时间旅行者手册

The TIME TRAVEL HANDBOOK

从维苏威火山爆发到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亲历旧制度的崩溃和现代世界的诞生
一场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旅程
历史爱好者的私人定制

[英] 约翰尼·阿克顿
[英] 大卫·戈德布拉特
[英] 詹姆斯·维利 / 合著

温灏雷 /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时间旅行者手册：从维苏威火山爆发到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作者:[英]约翰尼·阿克顿 大卫·戈德布拉特 詹姆斯·维利合

译者:温灏雷

ISBN:9787508670591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前言
维利、阿克顿和戈德布拉特的时空旅行

“历史自身在不断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假期。”

人们常说，过去是一个陌生的国度。我们则说，带上你的护照吧。在“维利、阿克顿和戈德布拉特（简称‘瓦格号’，WAG）的时间旅行”中，我们将带你回到旧时光，把你妥善安置。并在体验过那些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后带你回家。使用独特的“嗖-时光”（注册商标为Chronoswoosh™）时间交换等离子体穿梭技术，我们不仅能提供最精准的“回到过去某个时刻”的服务，而且还能保证最低程度地干扰时空的正常连续性。所以，你不会在错乱世纪中被遗弃，也不会在穿越回来之后发现自己变成了自己的姨奶奶。

在瓦格号上，我们相信，历史的第二轮重现不是闹剧，而是一场庆典，一场派对，一段假期。如果这正是你过去曾有的愿望，那么我们的“庆典与展览”旅行套餐正是为你量身打造的。试试封建王朝晚期的盛大场景——“金衣之地”：法国贵族和英国贵族聚集在壮观的营地中，喝酒、宴饮、比武格斗，面向英王亨利八世和法王法兰西斯一世脱帽行礼。1851年的万国博览会当然值得一看，我们为你提供了大好良机去探索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以及水晶宫里的珍宝。对于更想体验狂欢气氛的旅行者，我们还可以带你领略1945年伦敦的“胜利日”庆祝活动，以及1969年在纽约州北部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对于历史迷一类的时空旅行者，我们推荐你移步至“大事件”这一板块。我们精心挑选的“历史性的时刻”体现了历史变化之真切，令人感受到最非凡的体验。你将见证旧制度的崩溃和现代世界的诞生：英

国内战末期处决查理一世；或在法国大革命的高潮时期，同巴黎的妇女一起游行示威。对那些更喜爱现代气息的旅行者，我们还能为你提供“20世纪的历史性时刻”套餐，比如1914年，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萨拉热窝刺杀斐迪南大公事件；以及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它如何给欧洲的长期动荡画上了句号。

想要更真切地体验古代文化的旅行者，可以在“文体盛景”板块中找寻到瓦格号提供的很多有价值的资源。在这些精选的经典历史时刻中，旅行者将领略那些重大历史事件在发生的那一刻所呈现的辉煌。从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盛景到莎士比亚环球剧院的开幕之夜，从战争时期纽约市比博普的诞生到披头士成名于汉堡，或在“丛林中的怒吼”中穆罕默德·阿里如何大战乔治·福曼。总而言之，我们的旅行套餐一定能满足所有旅行者的各种口味。

针对更热爱冒险，具备坚韧不拔品质的旅行者，我们还为你准备了行程更丰富的“史诗级”旅程：与马可·波罗在13世纪中国的元上都待上六个月；或者是有机会亲历一段长达三年，与库克船长一道航行至澳大利亚的航程。对那些具备最强神经、能及时调整好情绪的旅行者，我们为你量身打造了“极端事件”板块：长期以来吸引着众人目光的维苏威火山爆发，庞贝古城的覆灭；放火烧了伦敦城的中世纪晚期农民起义；还有近距离观察第一次美国内战的旅程：因傲慢自大而走向混乱失败的“第一次奔牛之战”。

无论旅行者选择哪段旅程，《时间旅行者手册》都好比“密涅瓦的猫头鹰”[注]。我们已经调研过你将要去的地方，并且将于黄昏时分带你出发。后见之明已经成了我的有力后盾，我们用它来为你规划出“回到过去”的行程。我们每次都能将你在正确的时间瞬间传送到正确的地方，在关键的时刻告诉你住在哪儿，吃什么，以及如何“安全地”消费，当然还有如何回到现在。卡尔·马克思说过“人类创造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允许你创造历史，

但是我们能让你自选场景，身临其境。欢迎回到过去，跟着我们走吧！

附加条款：旅行须知

着装规范

混入人群是很重要的，越不显眼越好。正因为如此，瓦格号将为你的旅程提供最合适的服装。或许你已经置办了自认为合适的衣服或者想自己打扮，有这类打算的旅行者们，请一定要小心阅读本指南中的提示。在某些地方，你的肤色和长相会与当地人有明显不同，这肯定会吸引过多不必要的关注。瓦格号经验丰富的道具和化妆部门将为你提供个性化的服务，确保你的旅途平安。

健康问题

所有旅行者在行程开始前必须接受严格的健康检查。一种看似无害的病毒也可能对历史中的人群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因为他们尚未获得对这种病毒的免疫力。与此同理，去往高危地区的旅行者必须在返回后接受健康检查，如有必要，我们还将对旅行者采取隔离措施。有些行程相对更艰苦些，尤其是选择远程航行和极端事件板块的旅行者。我们有权拒绝那些身体状况不足以应付整段行程的旅行者加入时空穿越旅行。我们建议所有旅行者都应当购买相应的医疗保险。

语言和交流

旅行者们应当注意，即使在许多当代的行程中，即便使用母语交流也会有些障碍。如果一位英语世界的人没有做任何准备就去了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就会发现无论是理解别人或是让别人理解自己的话都很困难。为此，瓦格号在旅行前的准备中，为旅行者提供了一份基

础版当地语言训练模块，包括一门介绍性质的课程，内含肢体语言、习惯风俗和礼仪举止。各段旅程的报价都包含一套为期两天的住宿和旅行准备培训项目，请注意：这些课程都是强制性的。对所有旅行者来说，只有在接受了最基础的本培训之后，方可上路。

时空连续体

由于所有旅行者都经过了精心培训，这样便可以既融入历史，又不用太担心自己会产生什么异样的变化。（也正因为如此，恕我们不能提供像“登月”或与恺撒、拿破仑这样的名人亲密接触的机会。）不过，你还是应当加倍小心，不要做任何可能干扰所到达的历史场景的事情。时空连续体足够包容你的出现，以及你的细微动作，但请不要留下过于明显的印记。瓦格号保留把企图准备违反这一规定的旅行者立即遣返回现在的权利，并且不予退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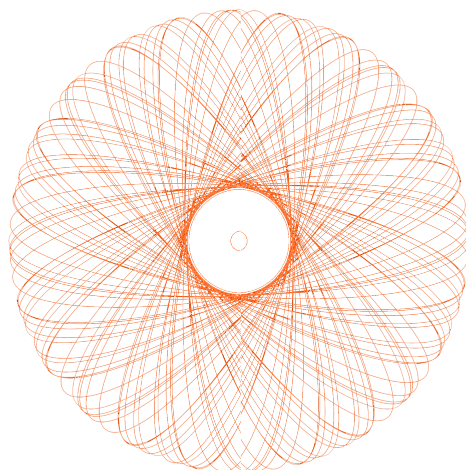
一些与其他普通人的日常交流是不受限制的，比如每天的饮食。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日常活动是微不足道的（例如，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喜欢的是金属乐而不是爵士乐，或者你的同伴名叫莱昂尼尔而不是帕姆）。这种细微变化可以当作是保护自我的一种办法。不用说，带回任何危险物品都是绝不允许的；同样，容易扰乱古代市场秩序的行为也是不可以的。因此绝对不能带着手机，也不能带照相机，更别想着带自拍杆了。

对那些因为没有遵守协议条款规定而引发的任何后果，瓦格号是不会为您背这个黑锅的。

---

1. 密涅瓦的猫头鹰，栖落在罗马神话中智慧女神密涅瓦（Minerva）身边的猫头鹰是思想和理性的象征。黑格尔用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中起飞来比喻哲学。

第一部分
庆典与展览



金衣之地

1520年6月8日—24日，加莱附近，英格兰

万国博览会

1851年5月1日—10月11日，伦敦

胜利日

1945年5月7日—8日，伦敦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1969年8月15日—18日，伯特利，纽约州

金衣之地

1520年6月8日—24日，加莱附近，英格兰

1520年的6月才过了两周，亨利八世与法兰西斯一世——英国国王与法国国王，以及他们手下的多数封建贵族，正聚集在法国北部开一个户外派对。他们在这里聚集表面上是为了达成和解，并庆祝法兰西斯的儿子与亨利的女儿举行订婚仪式，实际上这是一个浸淫在16世纪政治权力游戏之中的仪式。“金衣之地”（这名字是一群18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命名的）给这两位伟大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国王提供了一个非凡的机会，借以互相炫耀各自的实力及各自骑士之勇武。同时也给欧洲政坛闪耀的名流们相互交流创造了条件。

法国国王驻扎在奢华的帐篷里，亨利八世居住在华丽的行宫中。两位君主初次会面便一起观看了盛大的骑士竞赛。赛场上的项目有格斗、步战，中间穿插着热闹的游戏、宴会和歌舞。

【请注意，这趟旅程基于英军军营。对那些更想要体验法语环境的旅行者，我们将在不久之后为您提供类似的旅程。】

简介：盛大峰会

历史上在法国与英国国王之间举行的盛大峰会是有据可查的。早在1254年，英王亨利三世在沙特尔会见了法王路易九世，并骑马相会于巴黎，还举办了宴饮活动。诸事皆顺，于是1259年他们又举办了一次这样的活动，并签订了和平条约。1396年理查二世与查理六世的会

晤在规模和豪华上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刚好处于百年战争(注)期间，举行这样一次会晤，理查又迎娶法国7岁的伊莎贝尔公主为妻，自然也促成了一段短暂的和平。

自从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就像每个欧洲君主一样，英王亨利八世与法王法兰西斯一世都在战争上耗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毕竟，保卫并扩张其地盘（身体力行地表现封建贵族的尚武精神）是君主真正的目的。但是，在16世纪早期，有两股相互冲突的思想潮流并存于世。比如，新晋的人文主义作家伊拉斯谟认为，君主权力最佳体现是维持和平；而武士的信条则转而侧重为骑士法则中的自我约束。政治上，两位欧洲最重要的君主有理由希望停止内战。教皇利奥十世也希望看到西欧维持和平的局面，因为他害怕正在崛起的东方奥斯曼帝国会因西欧的内耗而逐步坐大，无法得到抑制。而英格兰的沃尔西红衣主教，正找机会将边缘的英格兰推向欧洲的政治中心。

1518年的《伦敦条约》只是个暂时的妥协。它其实只是沃尔西与教皇之间的一份调停书，并邀请所有欧洲国家接受持久的和平。法王多芬·法兰西斯与英国人签约并达成协议，要与亨利的女儿玛丽公主订婚。小小的印鉴代表着承诺，即国王们将举行会晤，并举办骑士竞赛。类似的安排表明了活动的重要性，两位君主通过比武和竞赛展示对彼此的信任，同时表示他们会坚守骑士精神，放弃战争。

接下来的18个月是在国王之间展开的送礼竞赛，还有举办活动的细节以及条约草案中细碎、政治问题之外的争吵。条约由法国元帅加斯帕德·德·克里格尼以及英方的沃塞斯特伯爵查尔斯·索默塞特和张伯伦勋爵共同起草。到1520年4月协议已经拟定，双方王室内府的高级官员们为筹划这一盛事，正忙着后勤方面的大量事务。双方各有超过6000人将前往此地。英格兰从全国各地调集人马；法国方面亦然。

旅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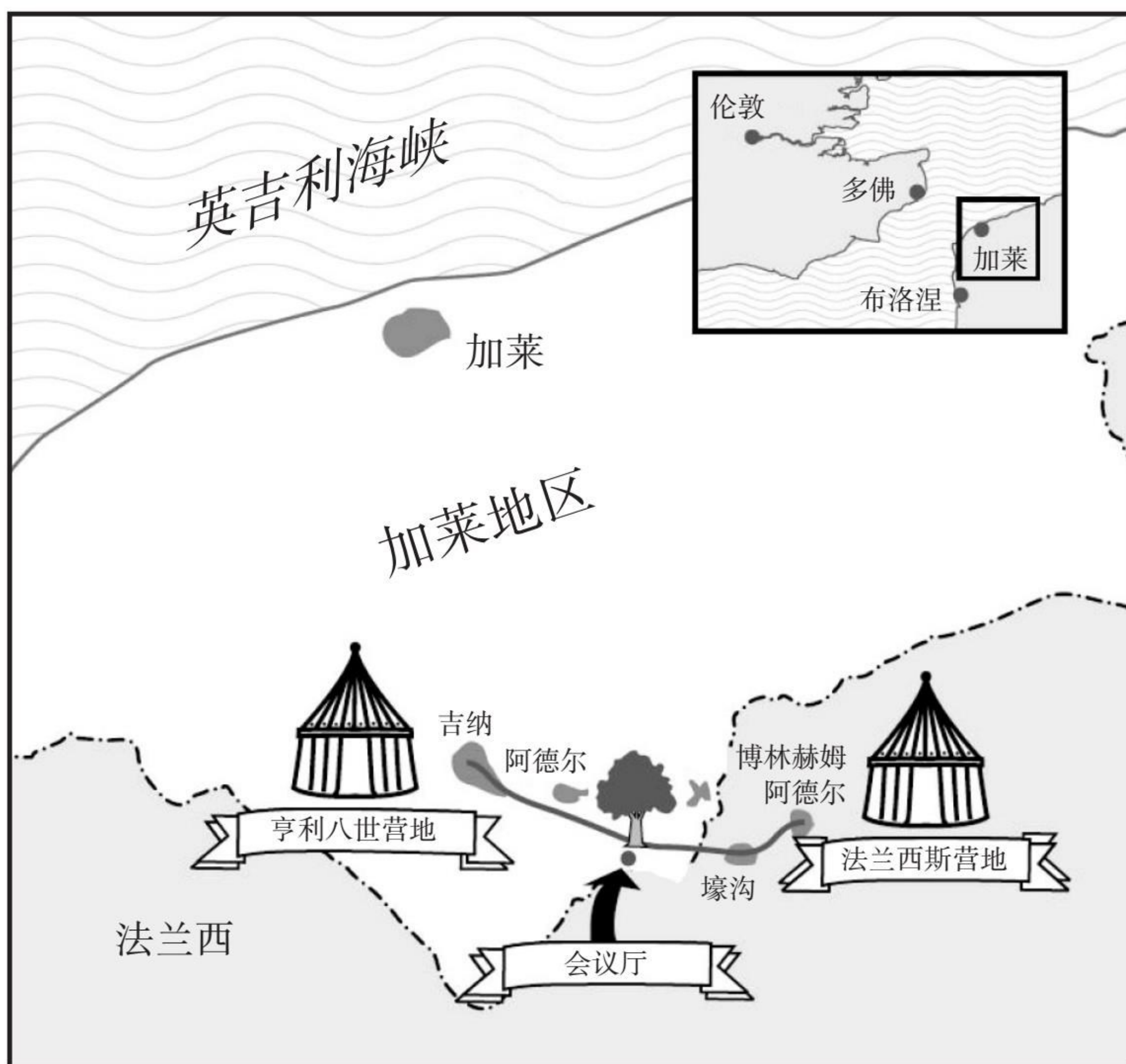
现在是1520年6月8日的清晨，本次时间旅行的目的地位于一条车辙很深的路上，这条路连接着两座小镇：阿德尔和吉纳（Ardres, Guines，现在都位于法国北部）。沿路前行，当还有一英里就到达吉纳时，你实际上已经进入英格兰境内了。说得更准确点，就是加莱的辖境。这个由英国占领的港口向内陆扩展了十英里，法国人于1347年把它割让给了英格兰人。旅行者们要注意：你得在6月24日返回这里以便离开。

英国王室将近6000人的浩荡队伍提前一天到达这里，但在路上的人流仍然络绎不绝。如果你向东前往英军在吉纳的营地，你可能会遇到法国贵族——大法官安东尼·杜波拉特和海军司令伯尼维特突然从你身边骑马飞驰而过。他们正在去英格兰营地，这是他们在活动开始前最后一次礼节性拜访英王。另有六位英格兰贵族也正从他们的营地出发前往阿德尔，拜见法兰西斯一世。一列缓慢行进的马车和骡子车，正在给英国营地运送大量的给养。可以预测到的是，一大批精明的流浪汉、乞丐和小偷终日在营地周围晃荡，他们都敏锐地嗅到了未来几天这里将有大量的残食和施舍品可以享用。

英国营地

当吉纳出现在你眼前时，能瞬间吸引住你的不是石头城堡，教堂的尖顶或是成片的房屋，而是一座由帐篷组成的巨大城市，超过300顶的大帐篷就摆在眼前。几乎所有的都铎贵族及其随从都住在这些帐篷里。圆形的、方形的、矩形的帐篷，都涂着耀眼的颜色。它们聚集在一起，组成了车水马龙的贵族大院。还有些回廊和柱廊组成的迷宫，把一打帐篷都连接起来。这里并不是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注)——尽管

旗帜、横幅和三角旗在风中飘扬。每根旗杆上都挂着旗子，位于中央帐篷的旗杆抬头便可看到，围着中间这些大帐篷外侧的，是那些地位低下的侍者，比如杂役、洗碗工、女仆等。营地的心脏位置，吉纳城堡的正前方，就是国王的行宫：一座宏伟的砖砌双层房，屋顶是帆布的。



住宿

当你走进英国营地时，可以看到这里的大帐篷都是精心打造的，镶在地上的彩色木板用来固定帐篷的基底。地板也是如此。实际上，这里遍地都是都铎家族的玫瑰纹饰和博福特家族的纹章。抬头向上看，撑起帐篷的柱杆顶端是一幅野生动物图，上面的动物刻画得精美生动，有龙、狮鹫、灰鬣狗、狮子、雄鹿和羚羊等。

在接下来的两星期，招待你的主人是阿德里安·福特斯鸠爵士。你得去找他住的大帐篷，上面有福特斯鸠家族的盾形纹章：蓝色盾牌，上面装饰着白色的斜带，以及波浪形的齿边，与之平行的是两条金色的斜线，用拉丁文的纹章术语来说，可称之为“azure a bend engrailed argent cotised or”。



阿德里安爵士是巴斯骑士，在赫特福德郡拥有土地。他最近刚成为鳏夫，并且未来五年都会深陷于丧妻之痛。只要不被他迎面撞到，他就很难在他的大帐篷中察觉到你这样一张陌生面孔的出现。请放心

地使用那顶圆形小帐篷，就是离福特斯鸠大帐篷最远的那端。请注意福特斯鸠营地里人员的装束，这些是你所需的东西，它们可以帮助你混入宴会大厅，但别想着在这里能找到一个座位。泔水桶才是你的职责所在。

国王的行宫

亨利的王宫在吉纳，大约一百码见方，四个部分环绕着中间的庭院。建筑都是石基的，砖墙有八英尺高，然后是栅栏和侧面的天窗：意式檐口装饰着十字架和树叶。地基之上，大块圆木组成了建筑的框架，上边用大尺寸的带有精美花纹的粗帆布盖着。整栋建筑在三个月之内完工，数千名熟练匠人参与建设，用的是从英格兰运来的木材和预制墙体，从佛兰德尔运来的玻璃，所用布料则采购自欧洲各地。

当你经过王宫前装饰华丽的仿制凉亭时，请留意这里精致的喷泉，顶端是酒神巴克斯的木雕画。如在宴饮日，它将变成两条由美酒组成的溪流——一条是白的，一条是红的——暗中有气泵压着它们。陶罐可以用来盛酒，因此你不会独自一人。门房周围伫立着圣米歇尔的雕像，这是为了向法国的守护者——圣徒骑士致敬。

进入宫殿的四方院子里，你会看到两侧的宏伟建筑；左边是红衣主教沃尔西的驻地，右边那些则是国王的妹妹萨福克女公爵玛丽的闺房。后方是两栋矩形的砖垒建筑：左边是亨利国王的住处，右边是凯瑟琳王后的住处。两座建筑还有地下通道连接。亨利寝宫的回廊周围，种着国王夫妇最喜爱的黄杨树，一直蜿蜒到吉纳城堡。这些地方戒备森严，很难进入。但是你至少可以在外边看一眼，值得一看的是凯瑟琳寝宫墙面上悬挂的九面花饰挂毯，它是用黄金和丝绸混纺而成的。在沃尔西的会客大厅，最引人注目的依然是华丽的挂毯。据说那

套展现彼特拉克的史诗《胜利》的挂毯就在这里。甚至在墙外你也能闻到甜甜的香味，仆人们用新切的灯芯草和鲜花来为王室住所增香。

最有可能允许你进入的建筑，是正对着入口处的辉煌大厅。这是一座两层砖房，地面这层一直都十分忙碌，用于举行各类活动，也是大法官、王室总务长及财政署长官——这三个在王室内府中最重要的官员的办公室。这个大厅也是为王室提供服务的场所，备有仓库、珠宝室、备餐室、香料室、藏酒室、洗碗间（有上下水的管道，一个供饮用，一个供清洗）、家禽室、储水间、食品柜。二层可以经由室内的楼梯直达，楼梯旁还有一座全副武装的士兵雕塑。站在宴会大厅里，仰望帆布顶，上面的复杂纹饰中还带着当时流行但晦涩的亚历山大·巴克莱的解经文字。时下他是一位极受王室欢迎的神学家。这位本笃会僧侣于1513年出版的讽刺诗《愚人船》，在1520年的会谈中起到了“破冰船”的作用。

穿过辉煌大厅你就会看到那里有一处短短的走廊，从这里可以进入宫内的小教堂，这是一处开阔的空间，四处以金银装饰。在第一层有两个皇家礼拜堂，它们被称为假日套间，是专门为王室准备的座位包厢。配套的圣餐台和金质烛台，与用华丽珍珠镶制的、近四英尺高的十字架放在一起。英国人此行带来了自己教会机构的全班人马，以便每天举行弥撒仪式。

饮食

在金衣之地，饮食是层级分明的。你可能有机会进入举办时间长达两周的大型宴会，但你最主要的一日三餐还是要在福特斯鸠的大帐篷里解决。对一般贵族及其内府人员来说，大部分食物都要靠自己供应。想象一下有很多浓菜汤、肉汤以及发硬的黑面包的场景。你必须竖起耳朵仔细听周围的消息，因为这里经常有很多公共宴会虽然是供

贵族们享用的，但是他们的仆人往往也能沾上光。营地周围的乞丐、麻风病人及想碰碰运气的当地人一直都在营地的厨房附近游荡。

严格来说，营地供应的水主要是用来清洗的。在英格兰营地，人们喝的东西主要是麦芽酒。麦芽酒总共有三种酿造层次，每酿一次，品质就会下降一层。第三酿的成果称为淡啤酒，是酒精含量最低的麦芽酒，经常供用人和儿童饮用。酒，如之前提到的那样，在宗教节日期间是免费供应的，但其他时候则难觅踪影。

宴会的菜品非常丰盛，美味可口，浓香四溢。菜品包括大量的家禽、野味、蒸或烤制的鱼、甜点、炖肉，还有烤肉。异国的珍稀鸟类，比如天鹅，可能也会上桌供人品尝。甚至在烹制之后还要还原这些珍禽活着时的样子，保留了头、脖子、羽毛，将其制作成一道可以食用的雕塑作品。根据英国王室的账单记录，大型宴会共消费了6475只各种鸟类，还有将近10万枚鸡蛋，以及3406只羊，842只牛腿和373头牛。

法国营地

让阿德里安·福特斯鸠爵士内府的低层用人直接出入法国的营地是极其冒犯的行为。因此我们也强烈建议旅行者不要就这样直接进入法国营地。在保持安全距离的前提下，有一个绝好的位置可以供你眺望。法国王室的驻地设在小镇阿德尔，在稍稍偏南于英国营地东边五英里的地方。到那边去的路和你来时的是同一条。你会看到按照国王命令，营地周围已经掘开了一条大沟环绕营地。修补镇上城墙的工作已经完成，这二者一起组成了营地的边界，而营地里面则塞满了近400顶大帐篷，以及大量前来参会的法国贵族。

在小镇的西边，可以看见法国国王的驻地。镇里原有的成排建筑，都被大帐篷连接到了一起，变成了国王的临时行宫。尤其值得一看的是位于小镇中心的巨大的宴会厅，它与一个长走廊相连，可以直通宫殿。英格兰骑士埃德蒙·豪这样描述它：“室内阳光充足、视野开阔，整个结构像是一只巨大的指南针。”它的外观像是一座圆形竞技场，共有三层石墙，墙与墙之间是一层层的花草，并且如豪所形容的，饰有“由花草组成的灌木丛，这里的一切都令人赏心悦目”。帆布顶上还画着金色的星星。

1513年，小镇阿德尔一举成名，主要是因为法国元帅贾斯巴·科里尼和皇家炮兵团团长雅克·迪迦略特·格诺里拉克。他们带着从海上运来的法国大炮成功翻越了阿尔卑斯山，为后勤补给立了大功，并在米兰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营地中大部分材料的准备工作已经在300英里以外的图尔完成了。当地的纺织公会提供了充足的熟练劳动力，能够满足法国王室传达的各种制作要求。在三个多月中，数千名织布、丝绸和皮革工匠一起缝制并组装了营地的大帐篷，在图尔大主教的驻地日夜不停地轮班赶工。其中最令人啧啧称奇的是王室内府的主宾大帐篷，帐篷身披金衣，装饰着三道蓝色天鹅绒制成的宽条，外包着金色的鸢尾标志。每个边上都挂着一只金球，还有圣米歇尔的蓝色木雕，雕像手执长矛和盾牌，脚下有一条被杀死的毒蛇。在营地中还有许多其他的帐篷都以一个硕大的金苹果作为装饰，由胡桃木雕刻而成。在附近还可以轻松地认出克劳德王后的大帐篷，因为它造型轻便，配着明亮的金色外衣。王后母亲的帐篷则是用紫罗兰色和深红色的面料制成的。



由简·克劳特绘制的法兰西斯一世肖像画——就在国王会晤的那段时间。金属挂坠上是圣米歇尔。他的服饰是经典的文艺复兴风格。

行程日记

6月8日，星期四，国王的会晤

你应于星期四上午10时左右就位，这时帐篷内的准备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马匹清洗得干干净净，马具也擦拭一新，空气中饱含着紧张而又充满期待的气息。大约下午5点，你会听见三声炮响，这表示亨利和他的随从已经离开了营地，到约定的会面地点去了。很快，远处的三声炮声也在阿德尔响起，表明法兰西斯和他的部下也出发了。

亨利带着抽选自王室卫队和沃尔西私人扈从的100多名弓箭手出发了，紧跟其后的是骑马的大队随从，都是内府的绅士和骑士。阿德里安·福特斯鸠爵士——如果他想去的话，也会被安排在这个队伍里。之后你会看到贵族出现在眼前，包括国王本人也在他们中间现身。多塞特侯爵走在亨利国王前面，手持着国家之剑。他左边的红衣主教沃尔西穿着深红色的丝质外衣，右边是骑兵长官亨利·吉尔福德爵士，随身带着给国王准备的备用装备。国王的后边是很多年轻的亲信和狩猎伙伴，之后是另一部分高级贵族，以及由他们负责护卫着的主教和外国使者。最后是随行的乐师和管家们：12名权杖员，12名号手，之后是12名司仪，他们都身着都铎制服。此时旅行者可以尽情地欣赏他们途中演奏的音乐。

法兰西斯的随从规模相比之下要小一些。我们强烈建议你在会见的地方——阿登山谷——观看他们的会晤，而不是在法国营地或是在路上的某个地方。你会看到200名重装弓兵，他们隶属于王室卫队，身着金色外衣，在骑兵队前面行走。紧接着是200名王室内府的绅士，以及100名瑞士雇佣军。12名号手的身后，是法国的大贵族们：波旁公爵、海军主官邦尼威，还有国王法兰西斯。在国王身旁拿着法国之剑的人是骑兵队长齐亚诺·达桑·塞韦里诺。剑藏于鞘，剑鞘上覆着的是蓝

色天鹅绒，饰以金色的鸢尾。走在骑兵队长之后的是洛林公爵、阿朗松公爵和旺多姆公爵，以及法国所有的红衣主教，还有圣米歇尔骑士团的骑士们。

当英国人的车队离开营地时，会有一支规模不小的步兵方阵加入，其中包括整个王室卫队。他们身着都铎制服，饰着金玫瑰花。步兵方阵处于整个队伍前面的位置，还有一部分在后面和侧翼，总共有近4000人。你还能看到许多来来回回的侦察兵，前去察看法国方面的动静；而法国的侦察兵也如此往返向他们的主子汇报。至少有一次，全体人员需要停止前进，等候国王和他的顾问们讨论继续前进是否安全的问题。但是在接近七点的时候，你应当进入阿登山谷了，两方的扈从将各自扎营，在相对的位置筑起土堆。

此时两边的音乐都停下来了。众人注视着法兰西斯迈出第一步，他笨拙地驱马向前走了几步，后边跟着他的三个主要扈从：沃塞斯特伯爵、亨利·吉尔福德爵士、理查德·温盖特爵士（他是英格兰驻法国王廷的大使），当然还有红衣主教沃尔西。要注意，温盖特穿着一件很炫的织锦斗篷，这是法兰西斯御赐的。但是，如你所见，这件华服并不能与两位国王光彩夺目的打扮相媲美。亨利穿着一件银色的紧身上衣，斗篷切口，上边装饰着金子，成串的珠宝绕着他的脖子，你还可以看到他胸前的嘉德勋章，和一枚挂着的大圣乔治的坠饰。亨利国王头上戴着一顶黑色帽子，上边插着羽毛。法国国王法兰西斯正穿着时下最流行的格纹短上衣，这种款式被称为查默（chammer），脚蹬一双缀着金银、宝石的白色皮革马靴；就像亨利一样，法国国王也戴着一顶黑色的镶着珠宝的天鹅绒帽。



亨利八世抵达英方营地。注意皇宫和位于右侧的酒喷泉，比武场地（右上方）以及一条龙，它将出现在最后一天的人群上空。

一阵萨克巴特号声之后，两位国王所带的队伍停止前进。国王继续骑行到约定的地点——一根矛刺入地面作为标识。当两位国王脱帽致礼时，双方的随从都会鼓足劲呐喊欢呼，而后在马背上相互拥抱。一群前来迎接的侍者会将两位国王带入一顶小帐篷中。当两位国王在帐篷里面时，你会注意到英国一方的随从并没有打乱层级，仍然有序地在小丘上列队。而在法国这边，人们则显得非常好奇，并逐渐游移至英国人那一边，进行着略显尴尬的对话。过了大约一小时，两位国王重现于众人面前，此时会有许多拥抱的场景出现。在焦急地四处张望的沃尔西宣布活动结束之前，各方的同伴之间也会相互拥抱。但在日落之前，两方的人马都将各自回营休息。

6月9日，星期五，荣耀之树

骑士比武真正开始的标志，是在荣耀之树上挂上盾牌。它位于比武操场的边上，树是由树莓和山楂树的树枝嫁接而成的，代表着英国和法国的新型伙伴关系。荣耀之树固定在一方石柱上，旁边围着木

栏。大约九点半，两位国王，以及从双方营地抽调出来的60名贵族和60名护卫，将出席在荣耀之树上挂盾的仪式。

为了表明这块地方是英格兰的领地，显示领主头等重要的地位，法兰西斯那边要先去挂上盾牌；亨利接着把盾牌挂在了其右边的位置。接着14名挂盾牌的骑士发出比武挑战，面向所有在略低于国王盾牌的位置挂盾的贵族。最终，有三块盾牌挂到了更低一点的枝头，这预示着三场比武即将到来：灰色和黑色的盾牌，意思是马背上的长矛比武；金色和黄褐色的是马背上格斗；银色是步战比武。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中，挑战者们将来到树前，触摸这三块盾牌，并把自己的盾牌挂在栏杆上。最终，将有超过200名挑战者被吸引前来参赛。

6月11日，星期日，赴酒席

在下午3点左右，一声炮响表示亨利已经出发前往法国营地，法兰西斯也出发前往英国营地的方向。在与各自的王后会面之后，两位国王进行了简单的寒暄。如果此时你能悄悄混进宴会，就会发现国王有他们自己的用餐区（当然不能随便进去），而大厅的其余空间被分成两部分，中间挂了一道像墙一样的挂毯。

在挂毯的一侧，有超过100位英国王室的贵族妇女正在用餐，还有20位绅士穿梭其间，却不吃东西。在另一边则是法国的首席大贵族波旁公爵、海军主官邦尼威，与他们的随从一起用餐。宴会之后有舞会，由小鼓、风笛和六弦提琴组成的乐队演奏，有一位客人专门等法兰西斯的私人乐队“横笛和长号”开始奏乐之后，才随之起舞，跳的还是意大利风格的舞蹈。在这里跳舞并非像大多数宫廷的化装舞会那样死板，舞者可以邀请周围的观众来一起摇摆。

6月12日，星期一，马背上的格斗开始

在星期一的早晨，英国营地的大部分人员都去了金衣之地（此时这个名字尚未被人知晓）。此地位于加莱的派斯，在吉纳和阿德尔之间；约有900英尺长，300英尺宽，四周围绕着八英尺深的壕沟，挖沟时顺便就把挖出的土拉去建了一道土墙。场地上已经装上了木制栏杆和桩柱，两头都是临时的凯旋拱门。在靠近吉纳的一侧，修建了两座坚固的武器装备库，这是专门为两位国王准备的。在阿德尔这边可以看到荣耀之树，正位于拱门之内。场地的左侧是刚完工的王后帐篷，王室内府和高级贵族在这里可以看到每天发生的大事；而场地的右侧则是一些不那么牢固、为其他人准备的三层大帐篷。亨利曾让人把周围的沟再挖得深一些，以防止有人入侵。但松软的土质和看起来快要下雨的天气意味着此举很可能会危及建筑物的安全，甚至动摇地基。因此不得不换了另一个办法，只增加了一道栏杆作罢。





亨利肖像画，作者是汉斯·霍尔宾。在这幅画之前，叉开腿站着被视为是非常不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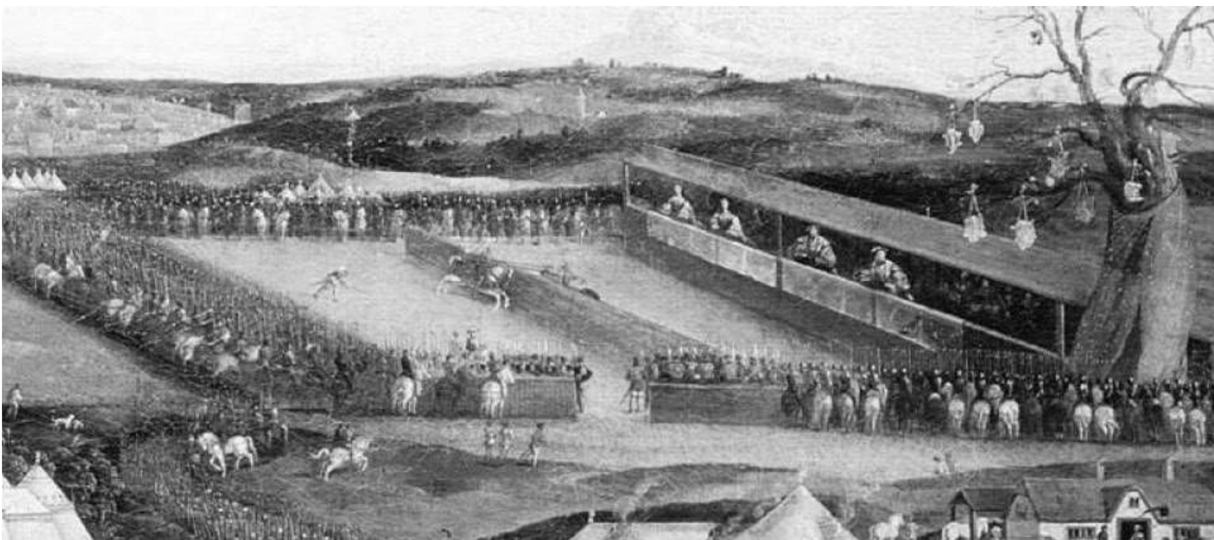
在场地的中心位置，有一道包裹着布的木栅，用来做缓坡。只有在15世纪末期引入了马背格斗之后，骑士控制动作的精准度才大大提升，从而减少了伤害。第二道栏杆位于木栅的两边，能帮着让马保持直线冲锋。

接近正午时分，两位王后——克劳德和凯瑟琳——即将入场，随后跟上来的是两位国王亨利与法兰西斯，率领他们各自的“天籁之队”——他们是骑士挑战的发起者，也是这场比武的主角。他们之后紧跟着的是两队“山鹿”，也就是挑战者们，由阿朗松公爵和海军主官邦尼威率领。人员入场之后还有很多演讲、典礼、拔矛仪式和鞠躬礼。最后马背比武才正式开始。

6月13日—17日，星期二至星期六，下雨天和摔跤

接下来五天的比武活动经常被大风和时来时往的夏季大暴雨打断。13日（星期二）的所有活动就因大雨而取消，地面也湿透了，组

织者将不得不把计数装置从缓坡处移走。这使得马上比武的质量和水平大大下降，因为从起跑到交手的这段距离，骑手们没法一直保持冲锋姿态。14日（星期三）是个同样沉闷、但在午后会稍有生气的日子，因为一场大型的摔跤比赛将要在泥地中举行，比赛双方分别是英格兰卫队和布列塔尼的摔跤运动员，同时还有英格兰弓法的展示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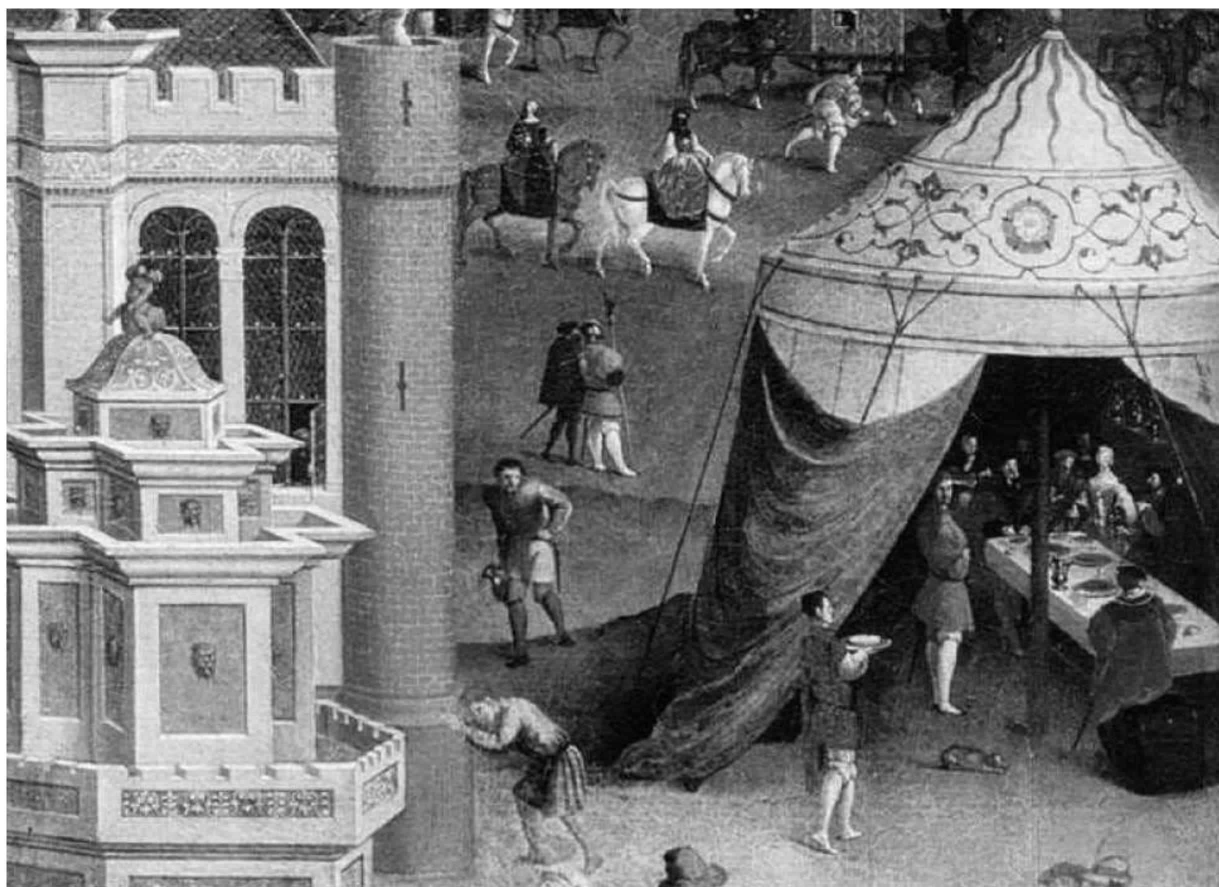


比武场地和荣誉之树——时间旅行者的位置在左边的人群中。

到星期四，即15日，地面也干得差不多了，可以重新开始马上比武了。亨利和法兰西斯也重新出现在赛场。亨利的马上比武对手是马绍尔·莱辛，这成为全天竞赛中的亮点。这也是裁缝的胜利之日，因为他缝制的斗篷装饰着菱形和金色的野蔷薇花，让国王亨利非常抢眼。16日，大雨又下了一天，尽管有几场比武仍在进行，但国王和王后均未出席，达官贵人们也未出现。17日（星期六）太阳终于露面了。在这个明媚的日子里，比武即将开始。亨利和法兰西斯将要出席今天的活动，他俩的状态都很好，双方的队伍在竞赛过程中各自打折了18根和14根长矛，这次率领比赛队伍的是德文郡伯爵。

6月18日，星期日，回到宴会

营地中今天将会充斥着谣言和八卦，因为法兰西斯将出人意料地在一大早就造访亨利的驻地，之后他们还一起去做了弥撒。在此之后亨利会离开营地去阿德尔，法兰西斯则在王后凯瑟琳的住处休息，一直到用餐时间。再次强调，举办宴会的餐厅在用餐时将会被分成两个部分。男士和女士分开用餐。但餐会结束之后，中间分隔空间的挂毯会取下来，接下来在大厅进行舞会。这一时段将由法兰西斯国王亲自主持。他步入宴会厅，后边跟着十多个随从，头戴长款天鹅绒头巾，身穿装饰着羽毛的长袍。



一定要小心烤天鹅这道菜，避免出现类似这幅画中左边那些穷人忍不住呕吐的惨状。

6月19日—20日，星期一至星期二，最后的马上比武，服装和参赛

比武竞赛的最后几天天晴气爽。在星期一，两位国王将亲自出席活动，并进行交换马匹和精致礼物的仪式。星期二他们会回到比赛

场。

在此可以尝试仔细观赏国王法兰西斯上台比武时的服饰，经过精心设计以彰显自己身份的东西全都穿戴在他的身上——胸针和刺绣——都是精心打磨过的骑士用具。法国王室成员将现场协助解读这些东西，所以有看不懂的地方可以尽管放心地去问他们。星期二这一天的格言，举例来说是“心与无尽的痛苦同在，当她，没有与我同在之时”。

星期二仍然是比赛日，这一天参赛者成对地在马上比拼，但场地是开放的，不用跨越障碍。他们使用的武器包括钝剑、木棒和短棍。但在比赛中最吸睛的还是马术的比拼。尤其是骑手们在急转弯和精确点位加速以保证冲锋发挥最大量能的瞬间。胜出的竞赛者将获得在王后的大帐篷前奔跑亮相和冲锋的机会。

6月21-22日，星期三和星期四，步战

这两天的步战包括个人的回合较量，在场地中间隔着木栅比拼——这样可以防止双方扭打在一起或者是给对方下绊子，以保证比武者更注重使用武器的技巧。参赛人员将使用短剑、矛和长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王亨利所穿盔甲的质量，本次会晤活动亨利并没有穿戴他最新最精巧的盔甲，在经过与法国人冗长复杂的交涉之后，亨利所穿的那套盔甲仍然可以显示出王室军械部的多项技术创新。国王法兰西斯则一直坚持使用封闭的面罩以及铜甲——一种镶满金属片的下摆护甲。而亨利则穿戴腿甲——一种压成薄铁片的裤子——还有重叠的金属片，以及束在皮条上的铁片，这些能为国王提供无敌的保护，而且关节处可以活动自如。

6月23日，星期五，骑士比武场上的弥撒

一大群工人正在夜间热火朝天地工作，他们在修补骑士比武场，并且要在这里修建一个巨大的观景台。台子上还要再建一个装饰豪华的大礼拜堂，里面布满挂毯和装饰着珠宝的十字架。（你可能会认出这些原本是王室祈祷堂的装饰品，它们的确是从英国营地原样搬来的。）令人惊奇的是，这项宏大的工程竟然按时完成了。你会发现祈祷堂正好修建在王后的大帐篷和观景走廊之间。

弥撒将在正午时分举行，由红衣主教沃尔西主持仪式。请注意在台上的各位教会人员所处位置的相对高度：沃尔西站在稍高于红衣主教博伊西的地方，两人位置都高于法兰西方面的其他红衣主教。而两方的主教们都处在更低一点的位置。伴奏的音乐和歌声来自两国的王室合唱团，以及亨利祈祷堂的管风琴。法兰西的风琴演奏家皮埃尔·莫顿，以及萨布克号和角号将演奏非常好听的礼拜仪式中的赞美诗《恳求主怜悯我们》。

请注意看，波旁红衣主教将手持福音书，并亲吻国王和王后。亨利和法兰西斯也会相互拥抱，并行帕克斯礼——即神圣之吻——而王后们也相互挽起胳膊。在升起圣主之前，要注意看圣饼和葡萄酒化身为基督身体的地方。在那时，你会看到天空出现一条龙，如同一位当时在场的观众后来记述的：“看哪！它飞了一大圈，细长而中空的怪兽在天上展开了身体。”后来与此有关的画作显示的是，大火正在烧灼怪兽。你可以看出这是个巨大的怪兽，如果尺寸够高，且可以完整地画出来的话，这个巨大的形象就像是一只法兰西的风筝。红衣主教沃尔西的脸这时非常抢风头，值得你留心看上一眼。

6月24日，星期六，最后的晚餐

两位国王为了最后的告别晚宴再次交换营地和寝宫。这时双方都要在餐前穿着假面舞会的服饰。如果你注意看的话，或许可以看到英王亨利骑马出去，穿得就像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刀神赫拉克勒斯，穿着镶金的狮皮衣，手持缠着绿色锦缎的短木棒。与他同行的人穿着希伯

来国王和基督教国王的混搭风格服装，就像是亚瑟王和查理曼。今晚的庆典上还给比赛的获胜者分发珠宝和其他奖品。庆典结束时干了这杯酒，回到福特斯鸠的大帐篷，时间旅行者就将等待时机结束这段旅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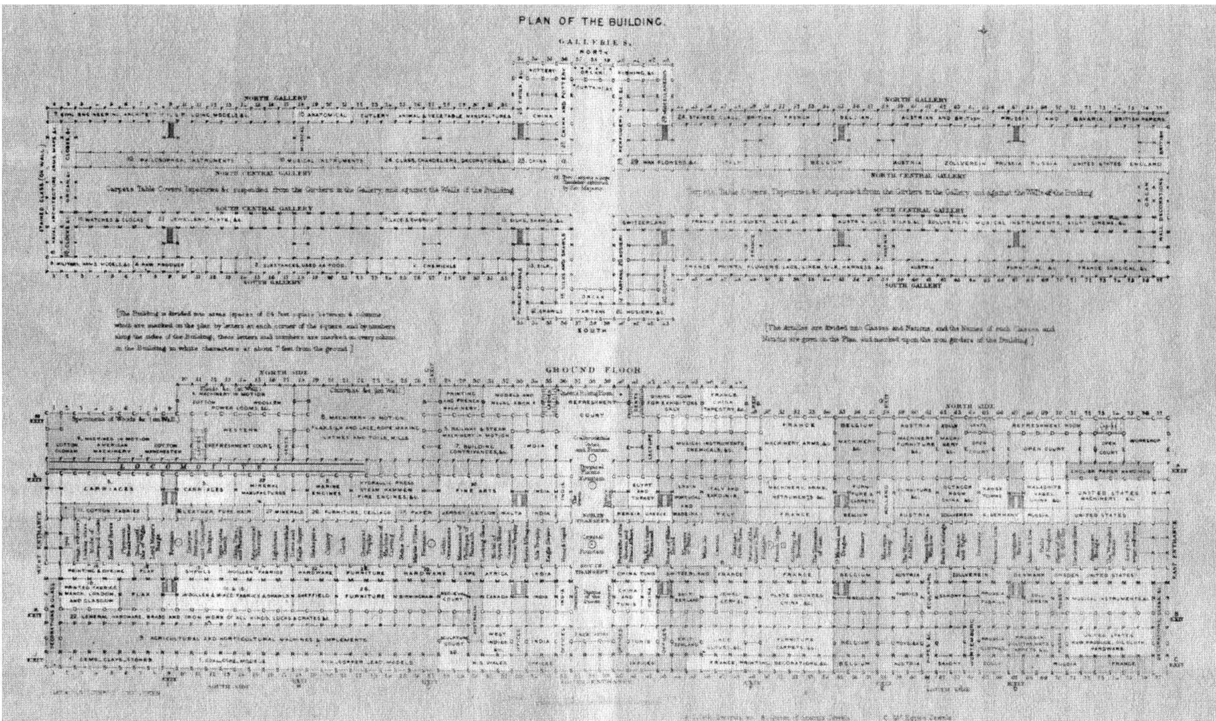
1. 百年战争，指英国和法国，以及后来加入的勃艮第，于1337年—1453年间的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长的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116年。
2. 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Glastonbury Festival，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音乐节之一，在英国阿瓦隆岛举行。

万国博览会

1851年5月1日—10月11日，伦敦

万国工业品博览会——这是万国博览会的全名——是一场于1851年夏天在伦敦举办的一次大型庆典，它展现了心灵手巧的人类所创造的奇迹。博览会在当时历史上最大的温室举行，精选了全世界超过10万件展品，吸引了6039195名参观者——这相当于当时整个不列颠帝国七分之二的人口。在大多数时间，参观者人数都徘徊在5万人的关口。尽管博览会号称是全球性的，但有近半数的展品都是来自东道国或其帝国的殖民地，颇有种拿不列颠帝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比较的意味。

此时正当不列颠帝国接近她实力顶峰的时候——1851年，她生产了全世界一半的钢铁，多一半的棉纺织品，以及获取了大量的税收收入——这并不惊奇，她干得相当好。在组织展览方面，东道国自然也有独特的优势。



放大版的展览会平面图会提供给每位旅行者。

现在我们对于跨国旅行和游览世博会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去四下看看万国博览会上的新奇东西并不是什么难事。而在当时，还从来都没有过这么多国家的人能聚集在同一个地点——除非是在战场相遇。也从来没有——至少在不列颠帝国——各个阶级能相处得如此轻松自由的情景。高高在上的贵族们仍然处于法国大革命的幽灵萦绕之下，难以释怀，更别提1848年横扫整个欧洲大陆的人民起义的浪潮了。这些革命之火令人感到非常焦虑。贵族们担心，当社会阶层的藩篱被打破之后，究竟会发生什么难以想象的事情。而在参观博览会的这一刻，摩肩接踵的人们却可以很好地相处。无论是公爵还是乡巴佬，都可以平等地盯着展品看，甚至还可以相互交流。

至于展品自身的魅力，时空穿越机器自然不会让你错失欣赏的机会。这些展品或是自身极为出众，或是非常值得一看，你还会观察到同行的参观者们看到展品时兴奋的模样。这里的许多展品在21世纪的人眼中其实都是很平常的东西，但是它们却足以使维多利亚时代的人

们兴奋不已。所以请抹去千年穹顶留下的痛苦记忆，耐心地端详那些真正能够改变世界的展品。

注意：这是一段两天的行程，可能会将旅行者置于博览会的任意一处。查看“票据”以了解更多细节。

简介：发明博览会

万国博览会之所以能成功举办，要感谢两个人。亨利·科尔（Henry Cole），邮票的发明人之一，还有法兰西斯·阿尔伯特·奥古斯都·伊曼努尔·萨克森–科堡·哥达，又名阿尔伯特亲王。（在投身于这个项目之前，阿尔伯特曾患上严重的病，可以被描述为“查尔斯王子综合征”：急切地需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尤其需要在公务能力方面超过与他一起生活的英国女王。）通过万国博览会，他似乎找到了治愈疾病的好机会，并几乎能够让伦敦的“聪明豆们”闭嘴。这些人视他为令人厌恶的、爱出风头的、清教徒式的德国暴发户。

1843年，阿尔伯特亲王成为英国艺术协会的主席，这个机构推动了很多伟大发明的诞生。两年后，这个机构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就在协会总部后面的河滨马路附近。获奖者之一叫菲力克斯·萨摩利（Felix Summerly），又名亨利·科尔，他的设计作品是一套精巧的茶具。科尔最终加入了协会，并于1848年以一封建议信吸引了阿尔伯特的注意。他在信中建议，三年后应当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展览会。亲王对这个建议含糊其辞。这时，科尔正在巴黎旅行，并参观了1849年的法国展览会。这座城市每隔几年就举办一次这样的展览，已经坚持了半个世纪。正是在这里，他了解到法国人正在认真考虑如何吸引全世界的人参与他们的展览会。可惜这个想法已经被法国人否定了，但科尔认定这是个好主意。在伦敦举办一次国际性的展览会，将对贸易行业产生积极的刺激作用。其他国家肯定会想要来参展。其中的原因部

分是出于竞争心理，部分则是害怕错过机会。但不列颠帝国，注定要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这又有什么不好的呢?

当科尔带着他想要办一场国际性展览的提议回到女王的丈夫那里时，阿尔伯特在一瞬间就被这个想法征服了。此后，事情进展得很快，并且已经决定，举办展览会的经费主要由捐献构成，不需要议会批准的税款。1850年1月，女王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来让这个梦想变为现实。

3月21日，一场华丽的宴会在伦敦市长的官邸埃及厅举行，目的是推广博览会即将举办的消息，并竭力争取达官显贵对这个项目的支持。前来出席宴会的包括地方长官、外国使节、政界人士以及军队的高级官员，将近200人。在宴会结束时，阿尔伯特亲王用如下的致辞来表达对来宾由衷的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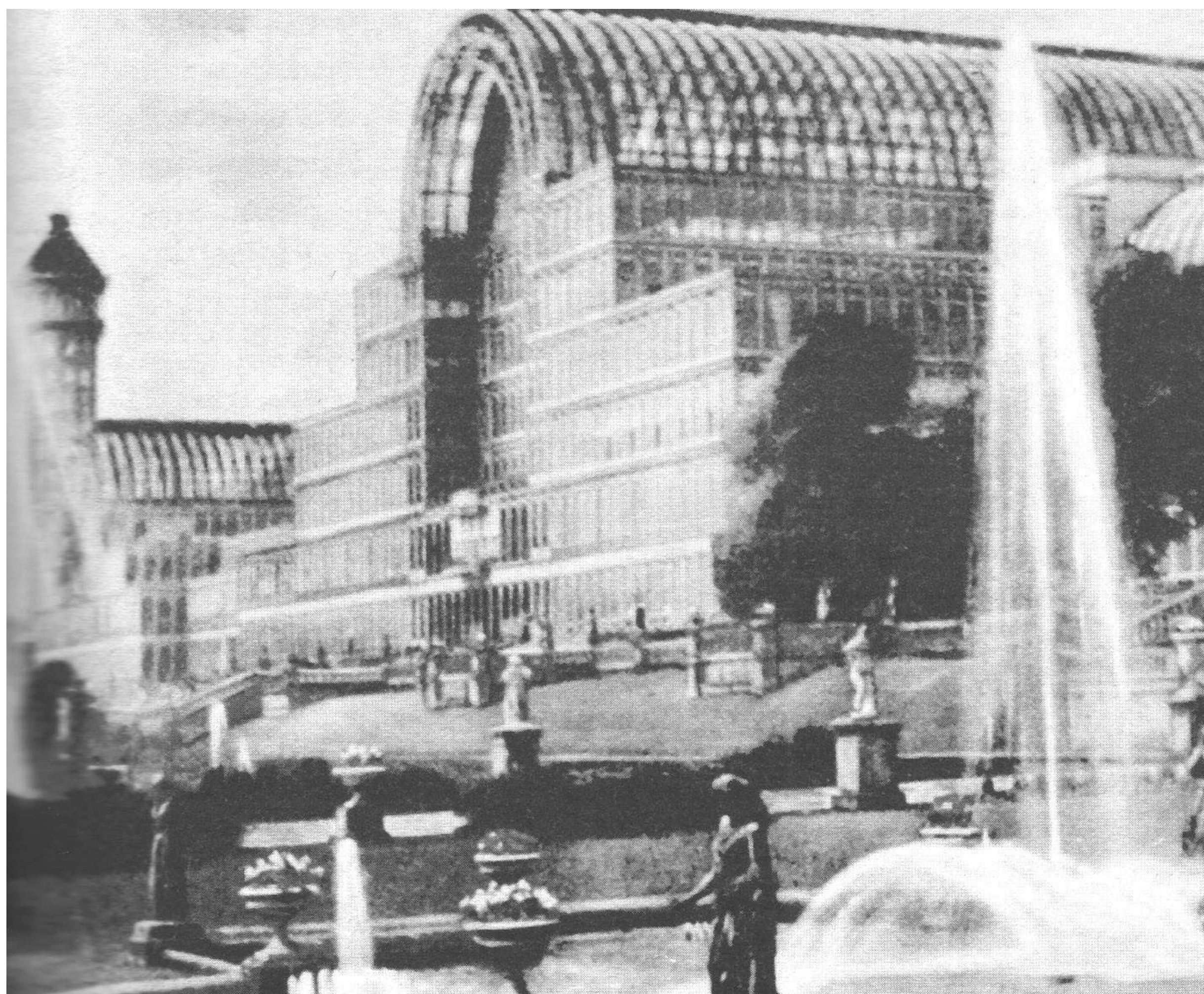
> “先生们，1851年的博览会是我们的一次好机会，它可以真正地检验我们发展的水平。全世界的人民都将赶来参加这个伟大展会。这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在这里所有的国家都能够找到指引未来前进的方向。”

接下来你将要看到的一切，都是给这段装腔作势的演说所做的论证。

旅程

预留给万国博览会的土地面积一共有18英亩，在海德公园里靠南边的位置。25年以后，阿尔伯特纪念碑将要在这里树立起来，这并不是巧合。而且还将有亲王手持一本万国博览会目录的雕像站在此处。

博览会地点的选择并非受到所有阶层人民的认可。在肯辛顿区居住的上流社会人士，担心大批下层民众会突然涌入他们的居住区，因而威胁着要举行示威反对博览会设立的地点。最终结果是他们搬到乡下去了，并取消了“这一季”（每年5月到6月举行的回合球赛）的体育活动。后来，争吵声渐渐平息，即使上流人士并不心甘情愿，但他们也只能接受。当地人的生意都因为客流量增加赚个金银满钵。其中一个很有名的受益人是某个查尔斯·哈罗德，大家野餐时要用到的东西，在他们家位于骑士桥街区的食杂店就能买得到。这家店距公园的南侧有几百码远，在几年之内，哈罗德家的店铺将急剧扩张。



这里展示的是水晶宫的南出入口。比起这张明信片上所展示的，实际情景更加繁忙。

水晶宫

皇家委员会开始邀请建筑师来为准备中的博览会场馆提供设计方案，但是已提交上来的245份方案里没有一份是令人满意的。为此，委员会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伊赞巴德·金顿·布鲁内尔的功劳。1850年6月22日，一幅大厦的新设计图出现在《伦敦新闻画刊》上，但却让每个人都凉透了心。原因之一是其很乏味的设计思路；另一方面，它仍然是砖砌的，必须为建设准备1900万块砖——即便此时英国所有的砖窑开足马力，也要好几个月才能供得上。看起来，这建筑是没希望能在预定的时间内完工了。

正在这关键的时刻，救星出现了，他此时身为德文郡公爵的首席园艺师。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之前的杰作是在查茨沃思建起一座巨大的温室，献给维多利亚·雷吉亚·莉莉。他使用了提前预制的钢结构框架为基础，然后再建造房屋。他认为，同样的技术可以用于建造更大的房屋结构，完全符合万国博览会的需要，而且还能节约一半的时间。由此帕克斯顿便适时地获得了这份工作。

尽管批评家约翰·罗斯金恶毒地把帕克斯顿的设计比作一副黄瓜架子，但至少如它所计划展现的那样，一切都令人印象深刻。水晶宫最初是想要建成像十字架那样的建筑，具体的形状还要在中世纪的主教堂和铁路终点站的造型之间做个选择。最终，它确定的形状像是个拉长了的十字架，近三分之一英里长，408英尺宽，共使用了330个大铁柱，数百个更小点的铁柱，还有超过30万个玻璃窗格。

一些实用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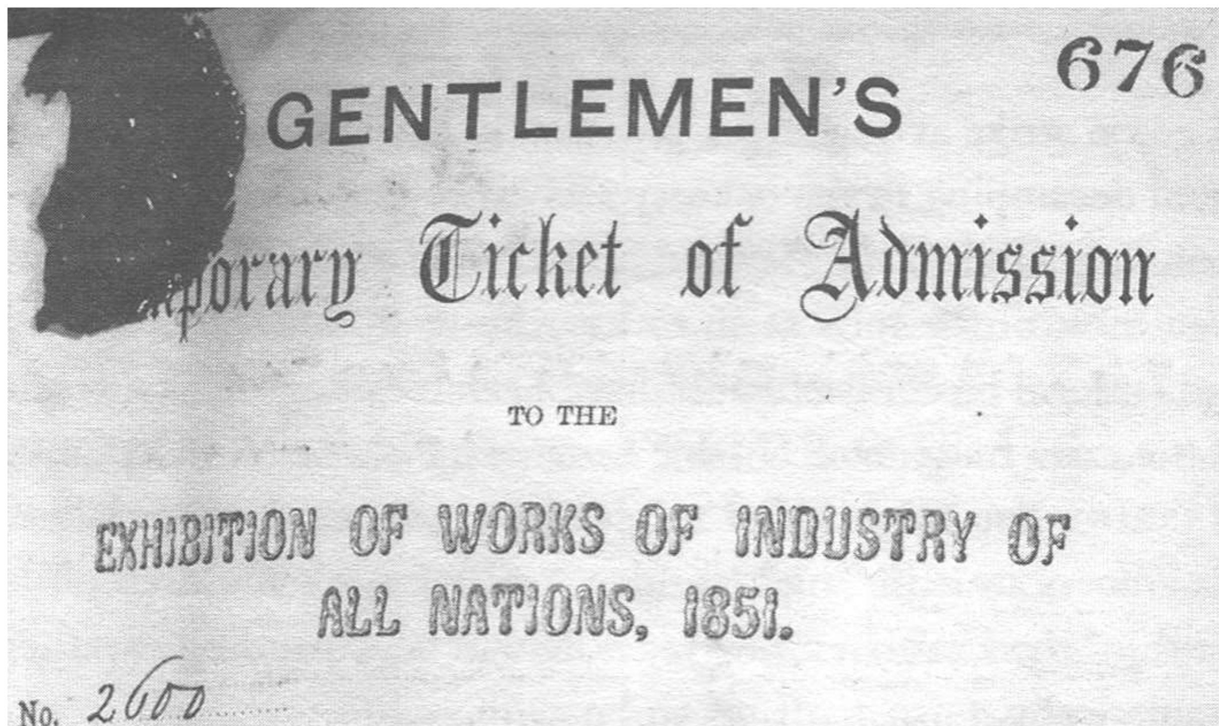
本公司已经在布鲁克街的米瓦特旅馆（Mivart’s Hotel）为你预定了房间（很快会有克拉里奇夫妇来买单）。一顿晚餐和住宿再加早餐，只要惊人的15先令（相当于今天的165英镑）。但是如果你更偏爱集体生活的话，我们还可以为你提供位于皮姆利科的拉内拉赫路上的托马斯·哈里森家具仓库的床位。这间仓库在博览会期间已经变成了旅社，设有1000张集体宿舍床位，并且重新换了名字，叫作“技工之家”。它的特色是有餐厅和吸烟区，洗衣设施很方便，而且还有医生。享受所有这些设施和服务，每晚只要1先令3便士。

我们还可以为你安排伦敦市内的住处，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在英格兰任何地方都可以，这样你就可以体验乘坐蒸汽机车去伦敦旅行。与你同行的旅行者们都会显得和你一样激动，大家都是刚体验到这种新鲜的出行方式，而他们在首都的见闻也会感染你，让你也变得兴奋起来。等到了伦敦，交通应该不是问题，但是要小心当地的公交车和出租车司机“宰客”。如果赶上下雨的话，他们还会突然加价。

门票

参观万国博览会，需要根据其营业时段来决定什么时候去比较划算。最初几周门票比较贵，而且如果你晚点来的话，胳膊肘也更能活动得开些，或许还能看到更多名人。但你也会失去体验和平民百姓们混杂在一起参观的机会，这也是一种遗憾。即使是观察普通民众时，你也会惊叹于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举止，而这在他们自己看来，也是非常值得骄傲的地方。如果想看到名人的话，你会有机会看到维多利亚女王在这里漫步。她并不会看完全部的展览，而在7月去巴尔莫勒尔堡之前，她可能要来此参观三十多次。你需要早点过去，女王的特殊优待是在开门前几小时就可以进去参观，而且还可能因为要等她的几位随从所以不得不拖延一段时间才允许其他人进入。提示：她是一位矮胖的柔弱妇人，戴着一顶王冠。你还有可能撞上查尔斯·狄更斯、查尔斯·达尔文、乔治·艾略特、刘易斯·卡罗尔、艾米莉·勃朗特或者丁尼

森。不同类别门票价格的差异很大。一张男士季票为3基尼，女士为2基尼（分别相当于今天的346英镑和231英镑），买这么贵的票看起来毫无必要，但是有了季票就可以去参加开幕典礼。入场费在头三天是1英镑，接下来的18天就跳水到5先令一张了。从周一到周四，票价是1先令，周五是2先令6便士，周六则是5先令。



博览会的男士季票。

穿什么

本公司会为旅行者提供备选的衣服，这要看你希望融入哪个社会阶层。对男士来说，一顶高顶礼帽、一根手杖是礼节上的必需品。如果你想看起来比较时髦的话，无论你想混入哪个阶层，戴点头饰都是很重要的。精心打理的维多利亚式胡须一定要和时代相配，但此时还尚未流行起来。如果你此行留着胡须或者络腮胡，那可能会被认为是法国人。对女士来说，此时流行的服装是荷叶边衬裙。但这时候的下装通常是质地较差的亚麻和马鬃毛混纺的布料，而不是带环的罩裙，

它要在之后几年才会逐渐流行开来。与此同时，几乎所有阶层的妇女都会戴一顶软帽。

吃什么

水晶宫里提供的餐饮实在不怎么样。有两家茶点店会出售一碟火腿或猪肉饼给你，价格是6便士，如果要加面包和黄油的话，还要再加2便士。史威士苏打水（当时博览会期间的“官方饮品”）在展场里卖6便士一瓶，一个小的冰激凌6便士，大份的1先令。在那个时代这样的食品这样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许多下层人民都在抱怨。我们的建议是自己外带食物进展场，这也可以帮你避开饮酒禁令。米瓦特旅馆可以提供打包午餐，或者如提示所言，你可以去逛逛查尔斯·哈罗德的食杂店，它就在骑士桥街区。

或者，你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去逛逛万国酒会——一个非常高端的、拥有1500个雅座的临时餐厅，这里还有皇家阿尔伯特餐厅，业主是个法国人，名叫亚莱克斯·索叶，是不列颠当时最知名的大厨。在到这里工作之前，他还表现了他人道主义的一面。在爱尔兰马铃薯大饥荒期间，他在当地开了施粥铺。在皇家阿尔伯特餐厅吃一顿非常考究的法式西餐将花掉你2—10先令（约合22—110英镑）。

紧急状况

你得时刻提防扒手的出现——这是费京时代的伦敦，当然在水晶宫里还是相对安全的，因为统治阶级很容易陷入谣言所制造的恐慌气氛。这里挤满了警察、便衣或是其他类型的安全人员。在水晶喷泉旁边还有个桌子是警察主管的失物招领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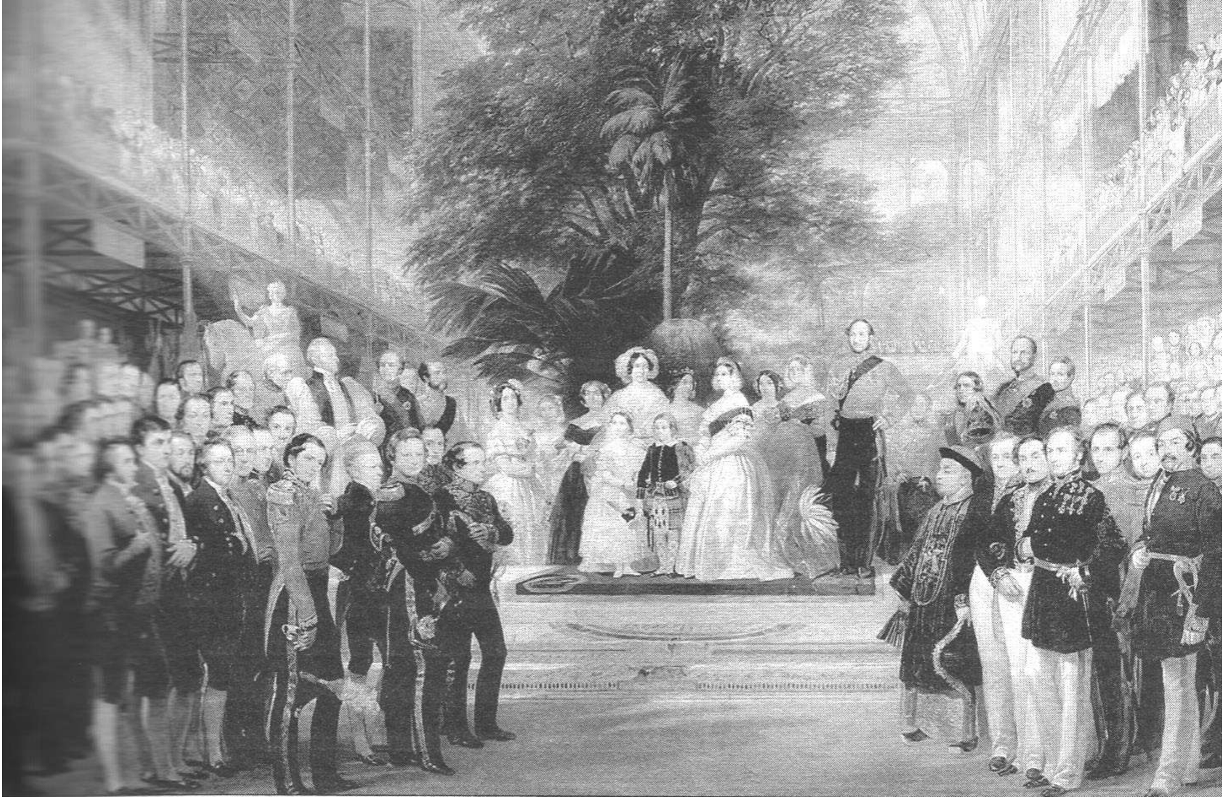
如果你的紧急情况是来自肠胃的话，你可以去上一下付费厕所（这也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付费厕所），非常前卫的洁具工程师乔治·詹宁斯刚刚把它发明出来。一次如厕将花去你一便士。如果你只是想

嘘嘘，男士可以免费使用小便器，但女士毫无选择，只能去“花上一便士”。

五月一日：开幕典礼

如果你买的是季票，你就可以在五月一日当天去参加开幕典礼。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会在正午稍早之前赶到，但是水晶宫的大门会在早晨9点打开。在那之前，你会被有礼貌地请进水晶宫，这样就可以有大把时间享受这段旅程了。海德公园以及从白金汉宫到这里来的路，从早晨6点开始就已经堵得严严实实了。到上午10点左右，有将近100万人填满了附近街道，他们之中有近十分之一是外国人。

走进水晶宫，找一个尽量离升高舞台近的地方坐下。台子基本在水晶宫的中间位置。这就是女王将要就座的地方，其中有一把华贵的椅子是从博览会的印度展区搬来的，覆盖着深红色的天鹅绒，上面是蓝色丝绸华盖，饰着鸢尾图案，图案是用鸵鸟毛做的。到上午10点钟，社会名流们开始陆续到达。你会看到威灵顿公爵——今天刚好82岁——正在与比他年纪稍大的安格尔西侯爵交谈。这是个动人的时刻。在滑铁卢战役期间，威灵顿明显对阿克斯布里奇勋爵缺乏同情心，自此这两人的关系也陷入僵局。“天啊，我失去了一条腿！”这段不朽的对话开始了，“天啊，所以在你这儿！”这就是它的结束。



开幕式上的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礼仪在这一天是必须做到的，别指望会有气球出现。

当正午临近时，公众的兴奋度已经接近极点。皇室人员到来时，会有嘹亮的号乐声为先导，接着远远传来礼炮齐鸣的声响，在廊柱间引起阵阵回响。接着一个大型乐团在靠近南出口的位置奏响国歌。当喧嚣声停止，阿尔伯特亲王会发表一个略有些沾沾自喜的演说，女王会给予回应，坎特伯雷大主教为博览会祈福，几个大教堂的弥撒唱诗班引吭高歌一曲汉德尔的《哈利路亚》。当他们的视线离开歌谱时，一个中国人会在这时出现在讲台前面，不停地朝国王夫妇鞠躬。大家都以为他会是什么头面人物，但实际上他只是个停在莱姆豪斯的中国帆船的船主，他被这样的宏大场面震撼到了。

之后，皇室一家会走进水晶宫，庄重地参观一些展品。女王在宣布博览会开幕后会走下台离开这里。几个心情激动的妇人，还会轮流去坐女王刚空出的椅子，座位上还带着女王的体温，让她们体验到了做女王的感觉。

现在，你就可以自由自在地探索水晶宫了。

展品

通常的旅行指南都会千篇一律地告诉你，参观完一个博物馆大概需要花掉多长时间之类的信息，但在这里我们要换个别的介绍方式：因为《时代周刊》曾经计算过，转完整个水晶宫，得花费将近200个小时。大致来说，不列颠及其帝国的展品就占满了水晶宫的整个西半部分，其余来自世界各地的展品都挤在东边。这意味着不列颠及其帝国的展品占据了一层的两边和一层的美术馆，而后部的展品都是越来越小的小东西。在展厅的尽头，你会发现很多古怪的东西、妓女和蒸汽朋克。

水晶宫客流量最大的地方，也是规模最大的南入口，穿过它可以直接走向华丽的耳堂。这里你会看到帕克斯顿已经解决了“十棵榆树”的难题：曾几何时所有人都觉得他肯定会失败，因为大家以为从这里修一条路进入水晶宫是件不可能的事。但他选择把它们合围起来，立即让人感受到了水晶宫的大气磅礴。如果走近最中间的水晶喷泉，这种印象会更深刻。这是福莱特·奥斯勒（Follet Ostler）的杰作，水晶喷泉用高度磨光的粉色玻璃制成，足有27英尺高。它非常的漂亮，已经成为价值连城的地标，也是郊游的人们最喜欢去的地方。

不列颠及其帝国

水晶宫一层的左半边都是英帝国展区。从北边的耳堂左拐，穿过不那么大的印度展区（好东西一般都放在另一边的主干道上，即水晶宫的中轴路），就能进入名字颇具误导性的“美术庭院”，其实这是一

个折中性质的展览，展品从人的毛发制成的花，到巨大的橡木餐柜，什么都有。这里的木制品是用肯尼沃斯城堡广场前的树直接雕制成的。往前一路向西边到头，就是“运动机器”展区。这或许是全水晶宫里最吸引人的展区了，展示了那些改变了这颗星球的、令人惊叹的全新科技。机械展品的动力来自蒸汽，由室外的一组锅炉房提供。另一个亮点是詹姆斯·奈士米发明的蒸汽锤，它有足够大的力量把大铁块夯平，但是又能足够精巧地打破装在玻璃酒杯里的熟鸡蛋壳，却不会弄碎酒杯（这个过程你可以亲眼得见）。另一个是德纳罗的专利信封机，它能在一小时之内把普通的一堆纸张制成2700个完全折好的、胶粘过的信封，并码放整齐。一台能在一分钟之内卷出100支香烟的机器也是极受人关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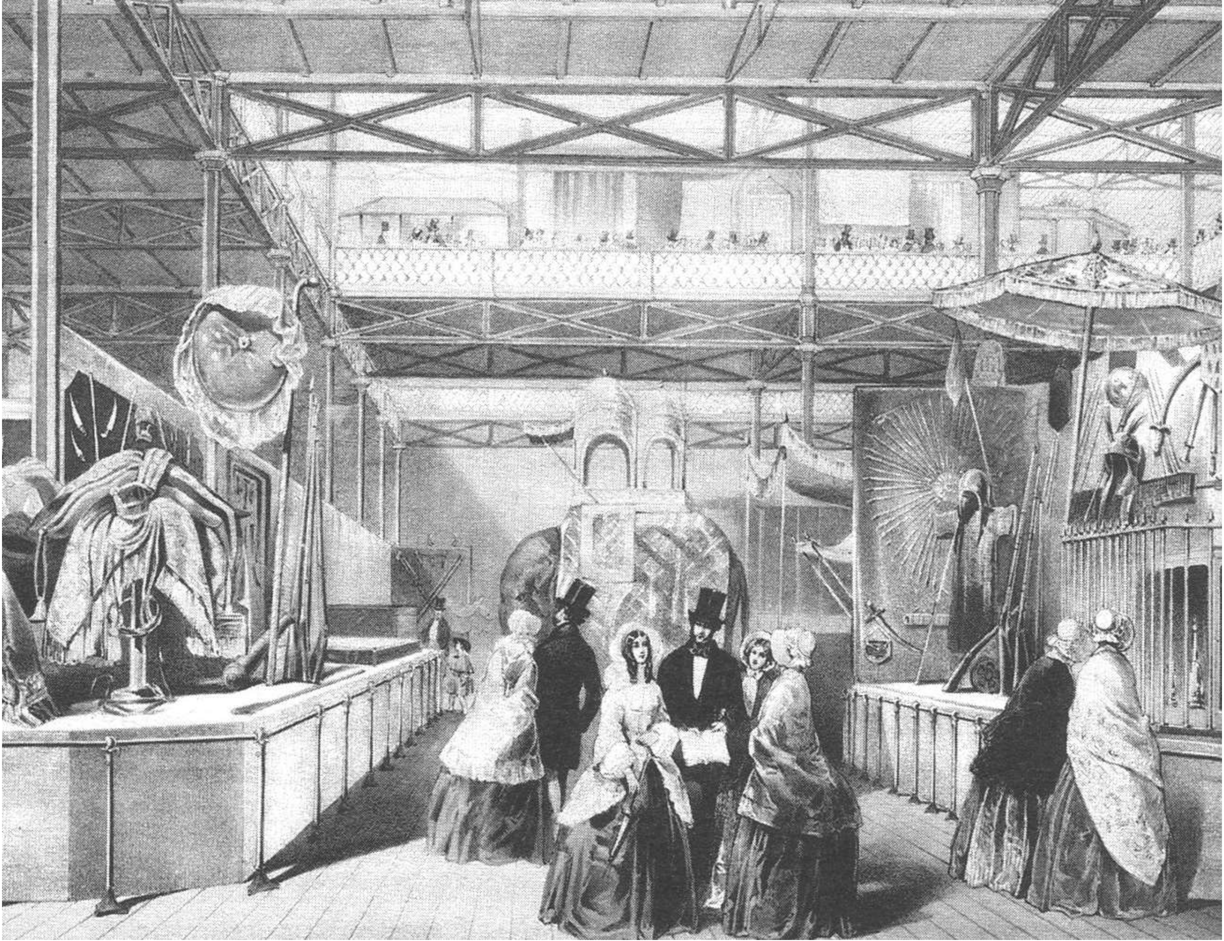
在展区的南侧，展示着各式各样的火车头。包括伦敦和西北部流行的1140马力“利物浦”机车，还有一条标准的电车轨道，或被称为“街上的火车道”，正如有些厂家描述的，但机车的最后一部分还没有造出来。你会发现同行的游客们对这种机车的反应，很像21世纪初的观众看到无人机时的反应。

当你感到已经尝够了蒸汽力量时，就可以向南移步到中轴路上。如果此时看水晶宫西墙，你会发现自己的镜像反射在全世界最大的镜子上。它的作用是使室内空间增大一倍，虽然这个空间已经够大了。转过身来，你会发现自己可以俯视水晶宫的整个中轴路，此时水晶喷泉已经成了一个小点，现在你距离它大约1.5弗隆远（1弗隆=1/8英里）。再向前走，碰见的第一件展品是一组80英尺大小的利物浦码头模型，里面还有按比例缩小的1600艘各式舰船。接下来是一连串的其他模型，包括最近才新开不久的不列颠尼亚铁路大桥，这是个工程奇迹，以平行的双线铁路桥跨越了梅奈海峡。这之后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令人啧啧称奇。鸵鸟毛在争夺你的注意力，它的旁边是早期的摄影作品；一头抹香鲸的下颌骨，它可以用来修建灯塔照明系统的站台；还

有一个巨大的电镀花瓶，上边画着阿尔伯特亲王，以及像威廉·莎士比亚和艾萨克·牛顿爵士这样名人的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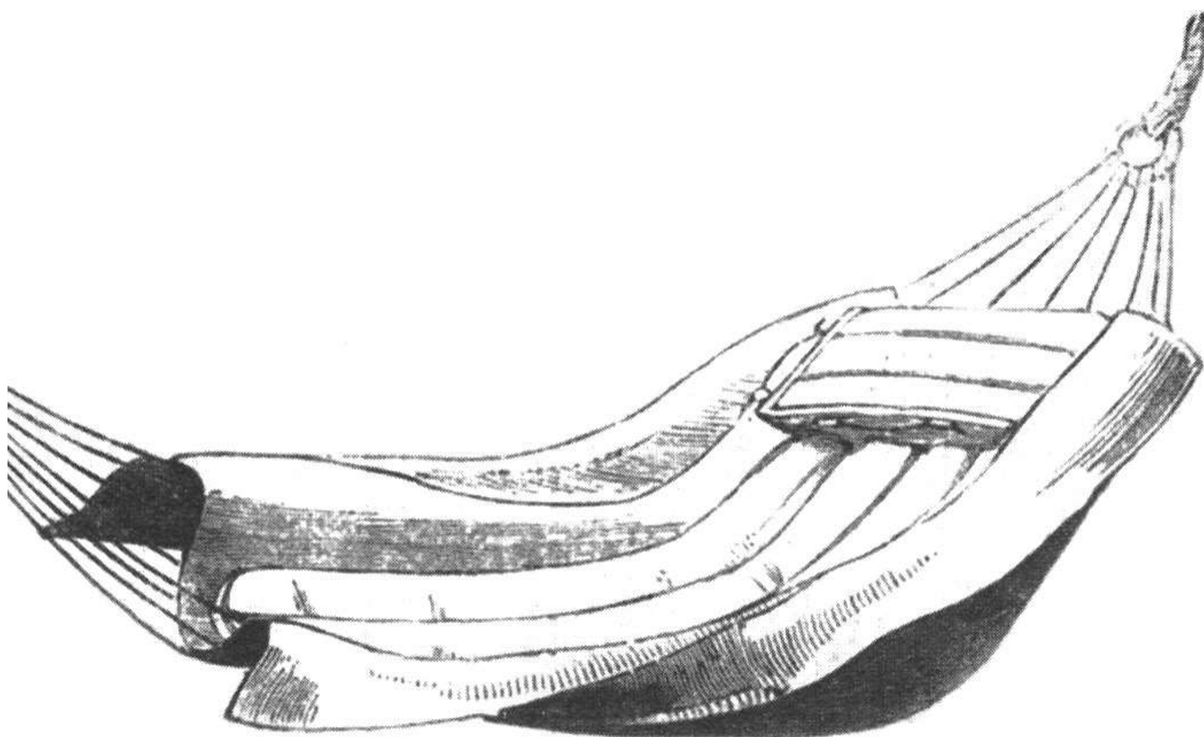
在水晶喷泉旁边歇够了之后，就可以去南半部分看看了。这里的名字叫作“西方正厅”。这其中第二大展区留给了印度——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其中有四件展品来自孟加拉的印度王公，都是献给维多利亚女王的珍贵礼物：带天鹅绒华盖的王座，两顶轿子，一顶由象牙雕制而成，另一顶则是华丽的象轿。如果你早几周参观的话，你会像其他人一样猜不出象轿的用处。第四件展品是一件大象标本，特地从埃塞克斯的莎福沃登博物馆搬来。四件展品放在一起一切就都变得明朗了：象轿是个外表包裹严实、带着华盖的座椅，它能放到大象的背上去。

向西直走到达的这个展区，是留给加拿大、西印度群岛、南非和新南威尔士的。加拿大最受欢迎的展品是雪地靴、雪橇和其他能抵御严寒的装备。最不吸引人的展品是纽芬兰陈列区的各种鳕鱼肝油产品。西印度群岛展区展示的是丰富多样的水果和鲜花，而澳大利亚和南非区则主要摆放着来自异域的野生动物标本，包括鸭嘴兽标本，一支103磅的象牙和几颗鸵鸟蛋。



象轿就是这样的？在印度展区的现代土邦的交通运输。

充当殖民地展区和不列颠地区展品之间缓冲地带的，是奥古斯塔斯·普金的“中世纪宫廷”和不列颠雕塑陈列室。设计普金的展览是有意想平衡一下大部分不列颠展品的工业化味道。展区的一边让给了教会用具，其他的展示空间安排了家具、挂毯和其他同类展品。它们都属于维多利亚哥特式风格，是复古15世纪50年代风格的理想化作品。尽管手工匠人的手艺令人惊叹，但许多参观者还是发现，这里陈列的展品很难发现与主题有关的内容，而这个博览会的主题是庆贺新的世界。



在博览会上有很多异想天开的发明。这是件典型的不列颠展品——一具吊床，可以变成救生小船——引起了众人的围观。

从另一方面来说，在雕塑陈列馆还是能看到新鲜东西的，尽管——或者说因为更恰当——有媒体对此做出了负面评论。媒体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都可以解释为因为有太多的裸体雕塑陈列，尤其是妇女的裸体雕像。尽管只是石头的雕像，然而一丝不挂的女性裸体在1851年也还尚未成为人们常见的东西。

在这个展厅和水晶宫的最西端之间，游客们仿佛突然之间又回到了工业革命的浪潮中。最靠近中轴路的陈列由城市主题组成，依次的展示板块是伯明翰（煤气设备和其他中产阶级实用的室内物件）、谢菲尔德（钢铁产品，包括折叠小刀的前身刀具，还有80件刀剑）、约克郡（羊毛纺织品）和曼彻斯特（纺织品）。后面还有很长的一串农业工具和农业机械展品，它们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那些穿罩衫的农

民。他们渴望地注视着展品，想象着这些农业机械可以给农业劳作带来更轻松的未来。

现在该上楼去看看了。

不列颠画廊

画廊位于水晶宫的一角，处于巨型十字架的中间位置。从远处看，护栏在周围绕了一大圈，人潮则缓缓向下移动，耳堂高高的屋顶处于最上方。走廊的南边，位于主入口的正上方。这时如果一直顺着逆时针方向走，就可以欣赏到西边的整个画廊，相当于一个小型的不列颠展览。

首先你将看到的是，不列颠展区部分占用了东边走廊的一点空间，其内容是展出“服饰新品”。展品包括从威灵顿帽一直到靴子等新型服饰，衣服采用有弹性的料子以免过于难受的束腰感，一双格子花纹的毛呢袜子，上面镶嵌了1300颗钻石。转到西侧画廊，你会被淹没在丝绸当中，它们来自斯帕托菲尔德和佩斯利，还有蕾丝花边、化学品和药品、枪械，包括革命性的发明——望远镜。

当你走进西侧走廊，注意那些标明“哲学、音乐、钟表和外科手术的仪器设备”的展品。那些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天才发明创新被专门设在一个陈列柜里，显得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展品中有一只防水表，在一杯水中嘀嗒作响显示流逝的时间，而且表是由电力驱动的。（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地球也被很好地诠释于一组膨胀的面巾纸做成的模型。而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梅里韦瑟博士设计的“暴风雨预言者”：这很可能是你见到的第一台由水蛭推动的天气预报设备。设计原理依靠的是水蛭的习性，当它们感知周围气压下降时就会离开水体，表明

大雨将至。在这个设备中，数量众多的水蛭集体离开将触发警钟敲响。

如果这件展品让你产生了想看到更多的水蛭的兴趣，那么在外科手术设备陈列区，还有一件非凡的机器模型。这个展区里还展示了一根手杖，里边可以装药、医疗器具和灌肠剂。一张带有自动装置的床，可以在预定时间将卧床者推出床外。英国人在公共场合有一种优良传统，比如这里就有一名欢快的警察扮成一只豚鼠活跃气氛。另一个在医疗方面堪称奇迹的展品，是一副可以活动的人体模型，它由7000个钢构件组成。

你现在正位于北耳堂的西侧，在你身边的是从斯塔福德郡和伍斯特郡运来的不列颠瓷器。这里有一个楼梯，你可以从这里下去。你可能需要“花上一便士”（参见“紧急情况”）；女士们和先生们都可以去两边的茶点房休息。建议你去休息一下：因为你即将要去对付“其余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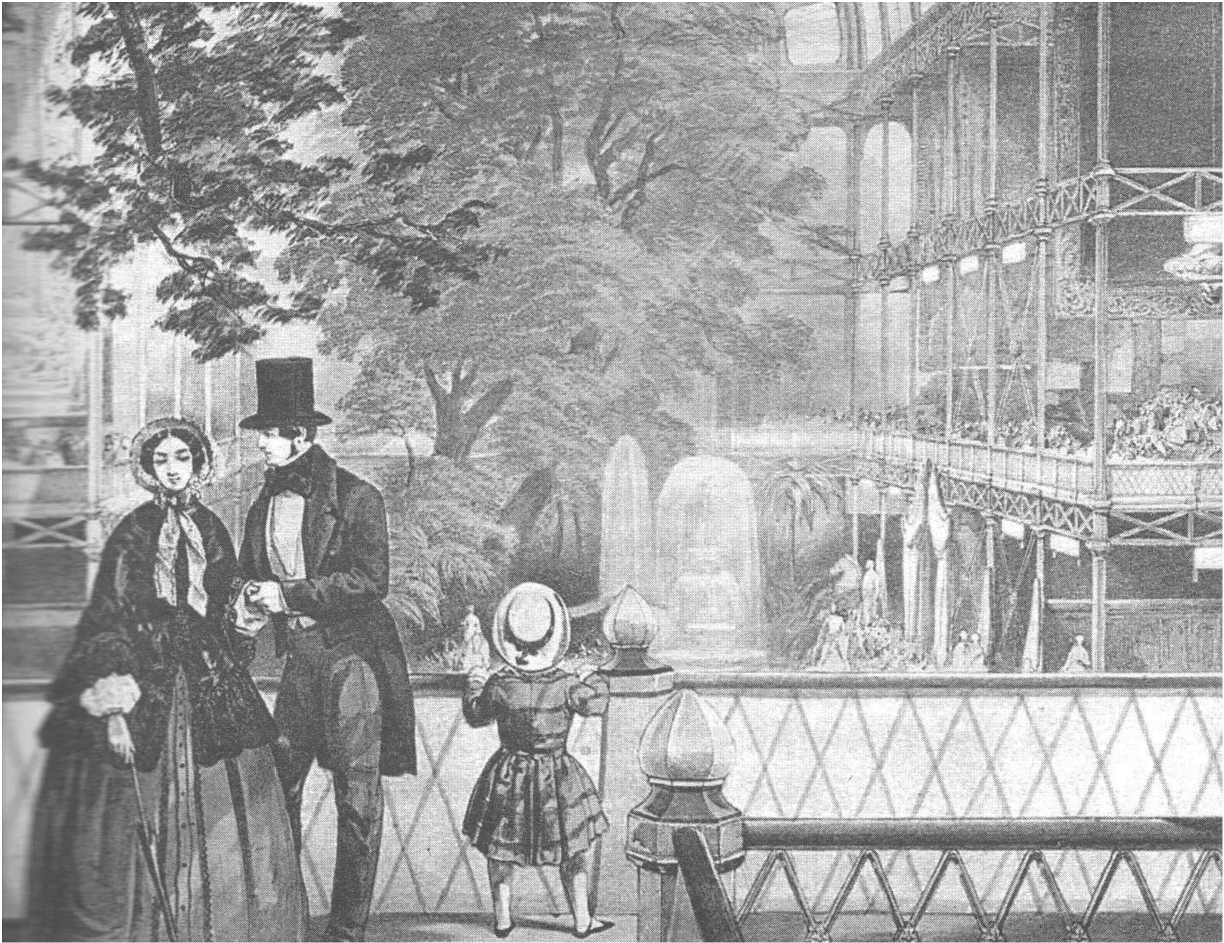
其余的世界

半个水晶宫用于展示大不列颠帝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展厅是这样规划的：主要的展出国家占据了中轴路的两边。（不重要的国家则挤在边边角角的位置。）还有一部分展品放在东半部分的第一层走廊。现在去一层最便利的办法是从之字形地区穿过中轴路，这样可以一次性地看完某一国家的所有展品。在画廊这一带，举例来说，要看到奥地利的全部展品是不可能的。不然会让你陷入极度的视觉疲劳中。所以最好让展品分布在各处，这样你会对自己说：“啊，看哪，又是奥地利的东西。”

一层的世界展品

当你步入除英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国家的展区之前，可以瞅一眼极具传奇色彩的光明之山巨钻（KOH-I-NOOR diamond），这是必看的展品之一。它重达191克拉，于两年前在旁遮普地区附近落入英国人手中。它被放置在一个酷似鸟笼的华丽装置中，位于中轴路上，就在水晶喷泉的东边。不幸的是，你得奋力向前挤到围着它的人群前面去才能一睹真容，但你肯定会感到失望。由于当时拙劣的切割技术和并不理想的光照条件，宝石很难发出夺目的光芒。这个劣势将在第二年得以改善，它将被裁至109克拉，但是此时此刻你能做的只有对着它吐槽。在这附近，你还将看到一组更加耀眼的超大宝石组合，人称“希望系列”，以及一大块从加利福尼亚的马里波沙金矿运来的金子。

你的之字形线路，现在可以从最东边开始了。起始点位于水晶喷泉的东北侧。这里有埃及、土耳其、波斯和希腊的展品，水烟管和精心装饰的武器，特色非常明显。希腊的展品主要是大理石雕塑，而土耳其人则在展现他们的烟瘾有多大，甚至一根拐杖都可以拿来当烟管使。



这是一处以榆树林围起来的极美的背景，正对着水晶喷泉，还有走廊之上的塔台。

中轴路的另一边是中国展区，主要是由伦敦商人们布置的，而非那个东方帝国亲力亲为。不出所料，那里有大量的精美瓷器、漆器、丝绸和竹制品。展品中最令游客印象深刻的，是风格奇异的根雕，还有可食用的燕窝模型。从名字可以想象出燕窝的原料，其实它是一道汤的主要食材，主要由金丝燕的唾液与羽绒、海藻等混杂凝结而成。这样的展品很难驱散欧洲人认为东方人是一群古怪的人的牢固观念。

在中国展区的东边是瑞士展品陈列区。那里有很多制作精美的玩具和家具，但是只有手表才能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它们被制成任何你能想象得到的样子，被放在任何你能想得到的地方——装在手镯上，嵌入耳环，置于指南针上。维多利亚女王尤其迷恋博览会的这个部分。穿过中轴路，你又会见到西班牙、葡萄牙和它们的殖民地展

区。由于是烟草的产地，这块展区显得极为抢眼，从哈瓦那雪茄到马尼拉雪茄，整个展区都因为几桶鼻烟而弥漫着香味。你还会看到一堵来自格拉纳达阿尔罕布拉宫的宫墙，还有一枚雕工精美的斗牛戒指。

再往东行进，最终将会走向统一的意大利展区，具体地说，就是罗马、托斯卡纳和萨丁王国。萨丁王国在这个历史阶段包括皮埃蒙德和萨伏伊。这一部分的主要看点是马赛克、精致雕刻的海贝壳和微雕技术。微雕的实例是在樱桃核上雕刻的圣乔治，以及他的龙和24个小头像。

东边中轴路的两侧就是法国展区，共有1740件参展品。法国是水晶宫里仅次于不列颠帝国的第二大展览单位。而东道主英国的苦恼，就在于老对手法国看上去把一切展品都做得更有型。塞夫勒瓷器和高比林挂毯都能轻而易举地超过英国生产的同类商品。幸运的是，来自海峡对岸的农业和其他机械，都是公认笨重的二流货色。法国展区还展出了一尊颇具争议的18英尺高的维多利亚女王雕塑，声称在制作过程中使用了锌，但这不是女王习惯使用的金属种类。

接下来是比利时和荷兰展区，展品也摆在主干道的两侧。荷兰的展品精选了世界上吸力最大的磁铁，以及一个与原物一样大小的尼弗豪森鹰（Kniphausen hawk）的精美作品，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鸟的外面还包裹着红宝石、红榴玉和紫水晶。比利时的展品主要是雕塑，尤其是一尊11世纪骑在马上的十字军战士，成为整个博览会上同类展品中最大件的展品。

移步至东边最远端，我们又来到了奥地利展区。此时这个帝国已经占据了中欧的大部分领土，以及巴尔干和意大利北部的一部分。奥地利提供的展品是精美的威尼斯玻璃和精心收藏的米兰雕塑。因为这个展区太受欢迎，所以主办方不得不在此设立单行道。从布达佩斯运来的精美浮雕，用银和铜制成，其内容反映的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胜利之战；而维也纳呈上的则是一只载有72个刻度盘的表。奥地利的首都

也是香水之都——这吸引了大批妇女前来此处——因为展会上的两个古龙香水喷泉，其中之一就安置在这里。

比奥地利展区更远的是德国展区。此时这一地区的技术水平还远不及20年后的德国所拥有的水准。展区被分成几个部分，分别代表萨克森、普鲁士、北方汉萨同盟和关税同盟，即几个德意志国家的关税联合体。此处的焦点在于另一个古龙香水喷泉，它真的是来自科隆（与古龙同音）。还有一只果盘，它有10岁小孩那么高，装饰着耀眼的珠宝，代表人类的进步——从游牧生活到农业，再到科学和艺术时代。一个现代人（假定是个德国人）的模型站在棕榈树的顶端，挥舞着火炬面向毒蛇魔鬼。而最受欢迎的德国展品是奥古斯特·奇思创作的雕塑——雕刻讲述的是希腊神话中的亚马孙族女战士在马背上遭到了一只老虎的攻击。它被置于中轴路上，正对着西侧巴西展区唯一的一件展品——一对宴会花束，但近距离查看，会发现花束其实是用皮革制成的。

东侧中轴路的远端，倒数第二个展区是俄国展区。沙皇尼古拉斯一世运来了价值连城的珠宝藏品，但是参观这里的展品需要观众脱掉袜子，因为整个房间都是由西伯利亚孔雀石制成的——从12英尺高的门到桌椅板凳。俄国展区对面是面积略小的斯堪的纳维亚展区，坦白地讲，这里是可以忽略不看的，除非你是瑞典钢铁的铁杆粉丝。

最后，你无疑会感到自己已经走遍了全世界。这时，你将来到一层展厅最后一个国家的展区——美国区。它的前厅是一个巨大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模型，还有一块重达7吨的锌。采矿业是美国经济的基石，所以这里展出了足够多的矿石标本，散布在展区的各个角落，能够使最狂热的地质学家感到兴奋。实际上，博览会的最初几周这里并没有太多观众，除了一些兴趣浓厚的英国人。他们对跨大西洋的姐妹国家抱着既嘲笑又恐惧的态度，然而许多来自美国的展品对解决交通问题很有帮助。

但是，东道主也不得不承认，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也带来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展品。农业工具特点鲜明，并且相比英国制造的同类产品更轻便、更快捷，也更便宜。在当时的前一年夏天，一系列测试已经得出了美国产品更胜一筹的结论。美国在“锁匠之战”中也崭露头角，来自新英格兰的阿尔弗雷德·查尔斯·霍布斯声称，他将出价200英镑买到两只由英国公司丘博和布拉默公司制造的一模一样的锁。努恩已经能够仿造他们公司出产的帕劳托匹克锁了。

其他值得一看的美国展品还有萨谬尔·柯尔特的革命性发明——左轮手枪，还有能在真空状态下保存遗体的棺材（正合那些对死亡着迷的维多利亚路人的口味），还有小型的便携式缝纫机。这种缝纫机让英国人第一次看到了科技能改变数百万妇女生活的希望。在几年之内，艾萨尔·辛格将在市场上出售他自制的这个版本的缝纫机。

如果这时你已经受够了因过多工业品而引发的“司汤达综合征”[注]，那就快去品尝那些叫不上名字的小吃吧，在水晶宫的东北角可以找得到，近处还有洗手间。休息完毕之后，你就该准备去楼上，参观水晶宫的最后一段旅程了。

东侧走廊的万国展品

相比之下，东边走廊那边值得驻足一看的东西并不很多。我们建议你直奔西南方向，你会乐于再次见到那些镶嵌着钻石的方格花纹袜子。继续往东走，你会发现好像又回到了法国展区，其实这一次是置身于纺织品展区。最抓人眼球的展品之一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一幅画像，整幅作品全部由人类的毛发制成。

东部走廊的南边伸展出去的一块空间是关税同盟的展区。中间是一排普鲁索–巴伐利亚钢琴，与之相配套的设备是当时杰出的波纹管运

行设施，叫作“爱奥罗迪空琴”。也有木制和锡制的玩具，加上一棵点亮的圣诞树——对当时的英国人来说这仍然是个新鲜玩意，虽然阿尔伯特亲王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这里最耀眼的展品，是来自斯图加特的赫尔曼·普鲁克奎特所制作的清新脱俗的滑稽玩具。这里有几百个动物标本，排列出拟人化的舞台造型。青蛙在修面，刺猬在滑冰，一只松貂教员看似在惩罚一群淘气的小兔子学生。

外部——以及离开

有几样展品因为体积太大没法摆在水晶宫里面展出，所以就摆在了外边空地的各处角落供人们观赏。在最东侧，你会看到来自法国的一艘救生艇和一座铸铁的喷泉，一块来自瑞典的巨型花岗岩，来自中国的垂柏树和一顶巨大的印度帐篷。在西边则是几块体积庞大的煤块，三块战船尺寸的锚，还有铁路平交道口的原尺寸模型——看起来有点像被遗弃的铁道。这附近还有马洛切蒂献给博览会的庆贺雕塑——狮心王理查——后来这尊雕塑也找到了它永久的居所——就在议会大厦的外边。

本次旅程就在这里结束，你将从这里返程。

---

1. 司汤达综合征，Stendhat Syndrome，指在艺术品密集的空间里，观赏者受到强烈美感刺激，引发的身体不适。该名称于1979年由精神病学家格乔耶拉·马盖里尼以19世纪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名字来命名。

胜利日

1945年5月7日—8日，伦敦

在经历了近六年的全面战争，以及食品定量供应的危局之后，伦敦终于从苦难中熬了过来。在这期间，市民们终日躲在掩体下，经历了闪电战和V2火箭的袭击，如今这一切都结束了。1945年5月8日，大家纷纷走上街头，准备举行一场盛大的派对。你将在丘吉尔发表胜利日讲话、众人为他祝酒的时候抵达这里，具体到达位置是在苏活区的波西米亚背街处。这一天你的主要行程是：首先在皮卡迪利广场看各大报纸头条如何报道这一切，然后在萨伏伊吃胜利日午餐，在被醉汉们挤爆之前去游览特拉法加广场。你会在白厅听到丘吉尔向公众发表演说，还会看到国王乔治六世与皇室成员一道从白金汉宫的阳台走向人山人海。人们彻夜跳着康加舞，女孩们拥吻着美国大兵，大家把酒桶喝个底儿朝天。

小贴士：本公司将于近日推出一套定制旅行套餐，内容是到纽约参加对日作战胜利日的庆祝活动，时间是1945年8月14日。这是“大苹果城”（纽约市的别称）在太平洋战争结束时举行的狂欢庆典。你将和时代广场的人群一道，接受“纸带浪潮”的洗礼。这也是这座城市从未有过的狂欢场面。

简介：1945年式的派对

这个国家从未经历过这样大的风浪。在1945年初的几个月中，德国军队排山倒海式的全面胜利，曾令所有人感到未来的希望十分渺

茫。而现在，英国贸易协会不用再担心成本问题，决定不把织造红色、白色和蓝色旗帜所消耗的棉花数量算在计划之内。劳工部则已经宣布——在战争结束之前，政府就已经开始考虑预想中的庆祝活动了——“点篝火时，可以使用那些政府认为没有保留价值的可燃物”。当挂满彩旗的篝火晚会在5月7日夜间如期举行的时候，伦敦仍然在焦急地等待着战胜国最后的正式声明，即宣布德国已经投降，欧洲战争结束。本来，丘吉尔已经准备好在5月7日早晨发表这个声明，但苏联人却要求必须先等他们那边确认消息。苏联人坚持要等投降书正式签署之后，关于这方面的新闻方可解禁，声明才可以发出。但是，苏联人的这些要求没有得到重视，最先放出投降消息的是位于纽约的美国联合通讯社，此时已有将近一百万人涌上曼哈顿的街头开始庆祝。因此，等待变得毫无意义，丘吉尔授权英国广播公司发布消息，即宣布次日（5月8日）为欧战胜利日。

旅程

你将于1945年5月7日下午6点抵达玻璃屋街，这里有一条小巷直通北边的皮卡迪利广场。请在5月9日早晨9点准时回到这里，准备离开。

当走进皮卡迪利广场时，你会明显感觉到，此时的伦敦仍处于战争状态：许多霓虹灯和照明设备处于关闭状态。你还会看到厄洛斯[注]雕像依旧用木板封着，上面挂着一幅推广战争公债的广告。尽管如此，你还是可以感受到众人期盼和兴奋的情绪即将暴发的前兆。战斗机在头顶盘旋着，城内的准备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卖报的人叫嚷着：“战争结束了！”你还会看到，这时有很多卫生卷纸飞出伦敦市中心办公室的窗户。

星期一，5月7日，胜利日前夜

你可以先去逛一下皮卡迪利广场附近地区，但是最好找个靠近无线电台的地方，比如这一带的奶品店或咖啡馆，因为在晚上7点40分左右，官方关于胜利日的声明将通过电台播出。英国广播公司电台的主播将念出如下文字：“三巨头一致同意，明天，也就是周二，被确定为欧战胜利日。它将成为法定的节假日。”之后你会听见数千艘停泊在泰晤士河上的驳船开始鸣笛以示庆祝。

这则新闻迅速地传遍全国，而皮卡迪利广场将成为庆典派对的举办之地。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中，会有近一万人在这里及附近的街上聚集。篝火堆已经准备完毕，它会在沙夫茨伯里大道点燃。你可以步行穿过苏活区，然后一路向北，这里有一处被炸毁的房屋地下室，里面燃起了一堆篝火。这是个好机会，因为此时尚未聚集起太多的人，你可以在这里加入康加舞的队伍，与一群仆人们围着篝火跳舞唱歌。但此时派对会被恶劣的天气打断，午夜时分有一场夏季暴雨倾盆而下。闪电划破夜空，大雨将持续好几个小时。幸运的是，这是你最后一次需要跑去找躲雨的地方，剩下的行程都将以晴好天气为主，而且5月8号会是如春天般温暖的一天。如果你想要上床休息，可以朝皮卡迪利广场和摄政街方向走，我们已经用你的名字订好了一间房，就在非常舒适的摄政宫酒店（皮卡迪利广场，W1；电话：摄政7000）。穿过一处院落，就可以看到一栋装饰派风格的雕花玻璃圆屋顶建筑，那就是摄政宫酒店了。



V代表胜利。这是丘吉尔教给这个国家的手势。如果你想加入他们，穿花呢夹克衫的女士会给你示范。

饮食

在英国，最近六年的社会消费品都一直处于定量供应状态，短期内也无力迅速加大供应量。在伦敦西区，尽管那里的餐馆、酒店和咖啡馆仍然开业，但是食物仍然很难买到，能买到的食物也不要奢望都是美味佳肴。所以，请务必将这一点牢记于心。我们已经用你的名字预定了午餐和晚餐，就在萨伏伊酒店（斯特兰德大街90号，WC1，电话：圣殿酒吧街4343）。尽管在此住宿的客人普遍都很富有，但是由

于战争时期的特殊限制条款，你在这里吃的两顿饭都只要很划算的5先令（多说一句，如果是不住店的客人，还要另收3先令6便士令人感到心痛的“房费”）。你会发现就餐的客人有一些是贵宾，像同盟国的军官们和内阁成员，他们正在这里跳着摇摆舞，伴奏曲是美国钢琴家卡罗尔·吉本斯（Carroll Gibbons）悦耳的琴声。胜利午餐包括三道宴会菜品和佐餐酒：一道胜利者–尼斯炖肉汤（La Tasse de Consommé Niçoise de la Victoire），一道英式烧鸡肉（La Volaille des lles Britanniques），一道欢庆解放的锡龙尼（La Citronette Joyeuse Deliverance），一道功勋战士的冰激凌甜点（La Coupe Glacee des Allies and Le Médaillon du Soldat）。胜利晚餐就没那么复杂了：只有汤、鸡肉和冰水蜜桃。

在里昂角落连锁餐厅（Lyon Corner Houses）可以找到性价比更高的食物，这家餐厅在西区有很多家分店。这些店都很有特色，它们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迎接每一位客人。如果身穿军装的客人进来——你有可能就是这样的装束，就能够享受免费的招待茶和小块圆面包。在这里用餐，价格还算公道。你会在一层找到这家餐厅。楼上的三层是主题餐厅（第四层是家更大的商店）。在用餐期间，你可以在这里打电话、发电报，或者修剪一下头发，还可以干洗衣物。餐厅内部的装修非常豪华，采用的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新艺术派（Art Nouveau）风格，让这个餐厅成为那个年代的“人民文化宫”。里面的侍者都是女性，穿着显眼的黑白色制服，人们称她们为“妮碧斯”[注]。同性恋旅行者会乐于见到这些隐蔽的角落，它们是由妮碧斯精心布置的，可以供人们方便地幽会。这些隐蔽的角落分布在斯特兰，位于考文垂大街和托特纳姆庭院路的十字路口。

酒店餐厅，公司已经给你安排好的，可供选择的有斯特兰宫酒店、摄政宫酒店和坎伯兰酒店。它们都是24小时营业的场所。对于那些想品尝那个时代饮食风味的客人，可以选择去当时在伦敦新开的第一代印度餐厅，距离苏活区胜利日派对的主要举办地只有一箭之遥。

正在营业的餐厅包括珀西街的杜尔巴、孟加拉印度菜，风车街的迪尔库什餐厅，还有华都街的沙利玛餐厅。

“街头派对”是饥饿的民众得以果腹的另一种选择。食品橱柜中摆放的食物会遭到洗劫，货架上空空如也，甚至原材料也被邻居和各家各户分享了。偶尔会见到蛋糕和司康饼，以及用鸡蛋粉和灰色油酥面团做成的东西，但恐怕也只有够胆量的人才会选择去尝试一下。无论哪种方式，大家都会放轻松，为了等到这一天大家已经憋屈很久了。



压力最大的是酒的供应。在伦敦市中心，许多餐馆晚上的啤酒供应很早就会断货。我们建议你要找机会早早去喝一杯，享受一下周五的晚间时光。还可以尝试感受一下苏活区小酒馆里的外卖，以及食杂店的服务。

5月8日，星期二，胜利日

5月8日的早晨天气晴朗。或许第一个能引起你注意的事物，是教堂敲钟的阵阵声响。它们将在这一天的其余时光中作为声音背景四处存在。皮卡迪利广场又成为一个享受这欢愉时光的好地方。卖报的人手里抱着当天的新报纸，你可以买一份看看。迎面走来的路人看一眼你手上报纸的头条，然后就开始与你攀谈起来。《每日邮报》今天的头条是“一切都结束了”，《每日电讯》选择了“这是胜利日”为标题。美国系的报纸《星条旗报》选择了有活力的标题“纳粹退场了”。《每日镜报》为了取悦读者，用当红的卡通小明星简（Jane）在战争胜利之日穿着浅黄色的衣服的照片作为头版头条。买上几份报纸，就能了解公共媒体是如何形容这一切的。

如果你想在派对开始之前享受一下片刻的宁静，不妨去纪念服务处看看，它通常于中午时分设在圣保罗大教堂。但是你最好挑个合适的时间去，因为很快那里就会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了。（建议你还是搭地铁去吧：中央线向东行驶的列车，从牛津广场到圣保罗大教堂。）

胜利日的下午

白金汉宫——最好从林荫路或者鸟笼道过去——并不是一处最佳的观景地。这里的石头都脏兮兮的，窗户要么破损不堪，要么仍然用砖封死。中间的阳台，围着深红色和金色的天鹅绒帘子，但这只能让它看起来更加残破。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街头舞会：战争期间的白领丽人紧握着美国大兵的手。

人们大约从早上10点开始在这里聚集。随后这里集合的人数将稳步增长，但是早上11点之前并没有那么多人，直到重要人物出现的时候才人潮拥挤：皇室成员坐着敞篷的马拉车，频繁出入宫门。人群拥挤的高峰出现在丘吉尔和英国皇室成员下午五点半和晚上九点半的两次露面。皇室成员——国王乔治和王后伊丽莎白，公主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在这一天里还有另外六次在阳台召见民众的活动。国王身着全套的军官礼服，王后戴着一顶夸张的大帽子，过一会儿她会换上镶钻的三重皇冠出席午夜的接见仪式。伊丽莎白公主穿着卡其色的套装，玛格丽特公主则是一身蓝色，略显出精神紧张的神态。两位公主将在稍晚些时候，在两位卫兵长官陪同下走向宫外。如果你看到了她们，需要慎重地考虑要不要跟上她们的步伐。

沿着林荫道走几分钟的路，就到了特拉法加广场，下午一点时，这里将会挤得水泄不通。这样的状态，将一直持续到5月9号的凌晨。尤其要注意的是，街头小贩们正在人群之外的国家美术馆处叫卖胜利玫瑰的饰物，有红的、白的和蓝色的，还有粘在小棍子上的英国国旗，以及用纸板做的派对帽和丘吉尔勋章。仔细听的话可以听到传来的叫卖声：“六便士的丘吉尔，超值！”午后，还会有一个小剧团表演上几段精彩的“吉尔伯特和沙利文轻歌剧”。你一定要留心今晚要出现的一位红裙女郎，她的裙子上装饰着白色的波尔卡点。两位英军军官会把她带到喷水池的最高处，围观的众人则拍手欢呼。

如果你对公开演讲和群众集会庆祝胜利的场景比较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现在动身去白厅——从特拉法加广场出发，穿过海军拱门和议会广场，刚经过纪念碑的地方就是白厅了。沿着这条路走，你会看到卫生部的阳台上已经插好了英国国旗，这可是胜利日一整天都要用到的东西。通往白厅的这条路约三分之二的位置，靠右侧的就是内阁办公室，还有一些房间。正是在这个地方，丘吉尔将在下午三点钟开始广播他的演讲。最后，走过纪念碑时，你还能在左手边看到议会大厦。从下午一点半开始，这些地方将被挤得水泄不通。如果你想占一个好位置的话，我们建议你务必于下午一点之前赶到那里。人群还是保持着秩序良好的状态，因此不必担心蜂拥而至的人潮造成混乱，当然这个环境也不太适合幽闭恐惧症患者。注意看，这时有一辆公交车在人群中缓慢移动，车身上面用粉笔写着字：“希特勒没赶上公交车。”下午2点40分，还会出现一小段精彩片段，一位海军军官出现在阳台上，正对着劳工部，他穿得就像滑稽剧中的希特勒，又表演了许久，不断赢得众人的喝彩。

下午3点，大本钟即将敲响整点时刻，人群迅速安静下来。丘吉尔发表的演说，通过白厅前面灯柱上挂着的数十个扩音器广播出来，“昨天凌晨2点41分，约德尔将军（General Jodl），德军最高司令部的代表，以及海军元帅邓尼茨（Grand Admiral Donitz），德国政府的指定

最高领导人，在司令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人群开始欢呼，既为停火宣言，也为海峡和英伦三岛的解放，并向艾森豪威尔和俄国人表示感谢。丘吉尔提醒人们，太平洋战争仍在继续，并于最后高呼：“前进吧，不列颠尼亚！自由万岁！上帝保佑国王！”随后，先由皇家骑兵卫队吹响军号，然后举行唱国歌的大型仪式。你现在所处的位置，可能是在议会广场的边缘，大约下午3点30分，你会在这里看到丘吉尔站在一辆敞篷车的后座上向人群挥手致意。车子在狂喜的人群中缓慢前进，他要从内阁办公室前往议会大厦。

议会里的事务将花去一个小时的时间。议员们聚集在一起聆听丘吉尔的演说，然后与上议院一起出席一场联合举行的庆祝仪式。首相在活动结束后晚一会儿才离开，因为他忘了拿他的雪茄烟。丘吉尔在下午5点左右时会信心满满地重新出现。当他乘车回到白金汉宫时，他已经沉浸于这场决定性的胜利。别忘了看一眼天上（你会先听见一阵持续时间很久的噪声），这时兰卡斯特轰炸机将要飞过人们的头顶，同时拉出很多条红色和绿色的烟带。

《伙计们都在这儿》——最受欢迎的金曲

美国人主导了1945年的音乐潮流，尤其是在舞池里的舞曲——大型乐队伴奏和摇摆风格的音乐人格林·缪勒、本尼·古德曼和安德鲁·西斯特占领了电视和广播。但是，在今晚的庆典上，传统的合唱节目更受人群的欢迎。在旅程中，你也许会想加入他们的演唱（歌单可以在你的口袋或手提袋中找到）。

《希望与荣耀之地》

油桶滚起来

布朗妈妈站起来

我们要在齐格菲防线晾衣服

在兰贝斯漫步

多佛的白岩壁

我们还会再见

收起你的牢骚

蒂珀雷里还很远

吻我道晚安，军士长



痛饮狂欢：在路上，一辆马车装着啤酒，经过皮卡迪利广场（此时人们仍然压抑着本能）。

胜利夜

对伦敦人来说，这一晚最令人兴奋的事情之一就是城市将在战争爆发之后首次打开市内的照明系统。一整天都会有人把黑色的幕布和挡光的纸片撕碎扔出窗外。这一晚，街灯都将打开，所有的公共建筑都会专门亮起灯，商店、剧院和电影院点亮霓虹灯。在午夜时分的秣市街，你可以在这个特殊时刻看到蒂沃利电影院的红色招牌照亮了整条街。体态丰满的妇女围着国旗围裙正与中年绅士跳舞，此时手风琴家正在演奏《南部边境》（*South of the Border*）。

尽管派对的中心仍然位于皮卡迪利广场，许多人在这里发表演说，社会名流在阳台上频频露面，但此时庆祝活动的焦点却在彩虹角。一家名叫卡德罗的旅馆，自1942年起就一直被美国军队占据，并且作为美国大兵在伦敦的社会活动中心已有三年时间。实际上它也发挥着磁铁的作用，吸引当地人来了解美国文化，包括音乐、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此时此刻，这里将成为庆祝派对的中心地区，大群人在这里进进出出，先在酒吧和舞厅里尽情摇摆，然后再回到街上。从午夜时分起，俱乐部的乐队便移位至出口上方的阳台上，并给舞者和狂欢者提供全天的伴奏。美国大兵们进行即兴的撒纸带庆祝活动，通过上层的窗户，把厕纸、文件、电话本和撕碎的报纸统统扔出窗外。

从下午三点开始到现在，这附近的交通已经完全瘫痪。越是接近傍晚，拥挤状况就越严重。注意看在灯柱的顶端，那里有挪威海员表演的“脱衣秀”，还有很多英国和美国的士兵在攀登厄洛斯神像。不时会有吉普车和出租车载着狂欢者们驶过，他们坐在车顶，以及车前的引擎盖上，但车子也只能以龟速前进。我们建议你不要加入他们。一个美国士兵的脸上已经粘上了口红印，此刻还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向他索吻的行列中。男男女女们都迫不及待献出飞吻，并收获来自不同人群的拥抱。

如果你想从皮卡迪利广场的人群中脱身休息一下的话，可以走一段路去莱斯特广场。这里的很多树梢都点上了漂亮的灯，这是一个远离喧嚣的好地方，距离发出刺耳声音的游行队伍也远一些。毗邻的苏活区街道甚至要更清净一些。迪恩街上的法国旅馆是个可以和自在的法国人喝上一杯的地方，在苏活区办公的流亡政府的官员们也在开庆祝派对。风车剧院位于大风车街，这里上演的粗俗下流的时事讽刺歌舞剧，自20世纪30年代起便方兴未艾，你可以经常去剧场了解一下最近发生了什么新鲜事，以及都有哪些人在里边看戏。对于那些想找刺激的旅行者，可以试试去位于沃德街的西姆沙姆俱乐部（Shim Sham Club）。

白金汉宫持续成为人群在夜间活动的聚集点。当人群越聚越多时，连旁边的圣詹姆斯公园也塞满了人。那些想看庆典的旅行者请一定记住，诺埃尔·科沃德（Noël Coward）的节目即将上演，就在晚上八点半左右，地点在宫门附近。与他一起演出的是“开心鬼”全班阵容——他的演出吸引了一大批伦敦西区的观众来到这里。剧中的明星包括塞西尔·帕克、费·康普顿和玛格丽特·卢瑟福德。还有广受欢迎的作曲家伊沃·诺维洛（Ivor Novello）也会和他们一起来。

晚上九点，国王乔治六世的讲话从白金汉宫实时广播到全国，并且最后还会在阳台与丘吉尔及其家人一起露面。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情绪都混在了一起，广场前的叫喊声显得更加沙哑了。留心看一眼号手汉弗莱·利特尔顿（Humphrey Lyttelton），此时他正在白金汉宫的正门口卖力地演奏着《胜利女神曲》。有人在腰上系上低音鼓与他一起演奏。一名美国水手拿着长号，还有一位行动略显迟缓的老者在独自演奏，一阵悦耳的低音从留声机中传来。20分钟后，边跳舞边表演的利特尔顿会演奏《上流社会》，随后他会爬上一辆手推车。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从圣詹姆斯街到皮卡迪利广场，然后再到特拉法加广场，再回到白金汉宫进行巡回表演。在这个时候，圣詹姆斯公园仍然值得一逛，这里的树木和小径都被灯火照亮，全市最大的篝

火之一也在这里熊熊燃烧。而在公园的阴暗角落里，你会看到有几对情侣正在旁若无人地亲热。



“我们失去信心了吗？”丘吉尔在面对群众的欢呼。旁边是二人组——贝文（右侧）和艾德礼（右侧第二位）——后者将很快取代丘吉尔的位置。

晚上丘吉尔在白厅的卫生部进行最后一次阳台露面。先于他露面的是内阁成员，有首相代表和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还有贸易委员会主席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注意看那些醉醺醺的保守党人和贵族，他们手中拿着棍，并对着丘吉尔大声喊叫。当丘吉尔在阳台露面的时候，他采用与群众呼应和对话的形式，而不是发表一篇讲话：“我们孤独奋战了整整一年，但是我们仍然屹立不倒。有人想要放弃吗？”人群咆哮着回答：“没有！”“我们失去信心了吗？”得到的回答是：“无所畏惧！”整个活动大约在晚上10点半圆满结束，这时首相带领人群合唱《希望与荣耀之地》。

离开西区

西区是庆祝活动的中心区，还有很多小型的更亲民的庆祝活动正在郊区举行，这里也值得你去一探究竟。

诺伍德（Norwood）：这是一场由雕像和篝火组成的街头派对，在伦敦南部的郊区尤其有特色。阿普斯利路自称有希特勒的灵魂，从吊索上游荡而来。这牛皮吹得很大，以至这条路被人群完全堵死了。附近的贝尔福路还有个穿着万字旗服饰的“希特勒”，身上标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不会再对欧洲提出领土要求了”，“不会”两个字被划掉了，“地狱”两个字替掉了划掉的“欧洲”，他们还计划在晚上八点左右烧掉“元首”。

（伦敦和克里登有郊区火车可以到南诺伍德。）

雷文司各特公园（Ravenscourt Park）：这个小公园里有一堆很大的篝火，公园位于汉默史密斯和奇斯威克之间。一支大型乐队还将在此通宵演出。你可以欣赏到奇异的景观：一群来自附近夏洛特皇后医院的护士在草坪上热舞。

（乘地铁皮卡迪利线到汉默史密斯，然后换乘区域线到达雷文司各特公园。）

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尽管这里并不是庆典的中心地区，但雷恩设计的大教堂的大圆顶却是城市中最明亮的焦点。交叉的灯光在圆顶顶端的金十字架上尤其夺目。随后在夜间点亮的壮观的“胜利的v”的照明景观将在圆顶上方出现。

（乘地铁中央线到圣保罗大教堂或河岸站。）

威尔斯登（Willesden）：汉诺威路上的年轻人特别兴奋地在威尔斯登点燃了篝火堆。走在去派对的路上时，你会看到贴在附近道路两侧灯柱上手写的海报。一个弹坑周围插着米字旗和彩旗，堆积着四处捡来的木头，在柴堆的吊索上面挂着一个非常逼真的“希特勒”，还有一具填充起来的戈林模型，身着制服的“他”胸前佩戴着两枚铁十字勋章，坐在一把放在希特勒脚下的椅子上。到晚上9点15分，一百多个青年人会聚集在这里，还有一架留声机摆在外边。晚上9点30分，篝火堆被点燃，一些人叫嚷着“别让他结束得这么快，让他再苟延残喘一会儿”，有些小孩便用软管浇灭“希特勒”身上的火，希望以此来“延长他的痛苦”。有人在燃放老式的爆竹，还有自制的烟花。之后街上还会出现一架钢琴，你会听到很多古典乐曲。开始人们跳的舞还都是羞羞答答的那种，但到了晚上11点，这个地方就成了狂欢之地。

（乘地铁贝克鲁线到女王公园下车。）

午夜的大本钟

当时间缓缓步入午夜时分时，欧洲战争正式宣告结束。这时，你或许会想去一下威斯敏斯特，大本钟将在那时敲响整点报时。不计其数的米字旗飘扬在上议院大厦，聚光灯让这些旗帜更加绚烂多姿。

最佳的观景位置在威斯敏斯特大桥的中部，位于议会广场的南边。从这里，你不仅可以看到大本钟和议会大厦，以及被灯光如花环般装饰一新的泰晤士河，还能看到河的南岸。你会看到岸边转动的聚光灯，还有伦敦市议会、议会厅都被染上了耀眼的红色、白色和蓝色的灯光。这时，在泰晤士河上航行的船只也装点着彩灯。

当午夜降临时，规模庞大的人群会渐渐安静下来，能打破这片宁静的，只有午夜钟声的最后一响。期待着此刻狂欢的欢呼声吧。爆竹

炸响，灯光闪烁，泰晤士河上的船都拉响汽笛。如果你发现在此时的午夜时分还有很安静的地方的话，那里肯定正在播着广播。英国广播公司的斯图亚特·锡伯德（Stuart Hibberd）宣布："当我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欧洲战争已经正式结束了。"

在这一刻你可能希望继续通宵，去各式派对尽享欢愉，而不是回到旅馆。而且你不会缺少一起纵酒欢唱的伙伴。对那些在此时想要躺下休息一会儿的人来说，格林公园、海德公园和圣詹姆斯公园仍然是好地方。这一夜不会下雨，天气凉爽而不寒冷。而且还会有很多火堆让你保持温暖和安全。警方的通报确认，这一天伦敦的犯罪案件数量几近为零。

---

1. 皮卡迪利广场中央耸立着一尊由艾伯特亲王所雕塑的厄洛斯单足挺立的雕像，是世界上第一个铝制的公共雕像。
2. 妮碧斯（音译），nippies，俚语，指漂亮、时髦的人。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1969年8月15日—18日，伯特利，纽约州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是美国最重要的反主流文化抗议运动的高潮。如其全称所示——“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和艺术博览会：水瓶座的盛会”，这个活动是1969年夏天在纽约州伯特利的马克思·雅斯格农场举行的一场连续三天的音乐节。这个音乐节不仅仅是一次单纯意义上的文化活动，它所表达的实际上是年轻人触及灵魂的深刻转变。

原计划音乐节会吸引10万人前来，结果最后却有50万人参加。人群穿过满目疮痍的破旧围栏，这也是组织者们失败的印记。正如他们预料的，到周五下午四点时，已经有大批观众聚集在主舞台前。组织者声称这是一场完全免费的活动。不久，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宣布这个地区已经进入混乱状态。

后面发生的事情被记述得很清楚。这里发生的一切，看上去都是那样的荒唐：基本需求都难以满足，后勤供应也跟不上。这一地区的道路，在几英里外就已经被堵得水泄不通，而且狂风和暴雨也让很多地方陷入泥泞之中。歌手们纷纷迟到了。日程安排更是一团糟，只有各色毒品一应俱全。但是有些东西比在人群中能引发亢奋的迷幻药劲头更大：一大群人自发的相互分享、给予和关照的精神迸发了出来。

在这里，你还有机会听到这个时代几乎所有最有名的歌手的现场演出：从拉美摇滚的桑塔纳（Santara）乐队到混搭文化的早期爵士乐队“斯赖与斯通一家”，从抗议歌曲的作者琼·贝兹和约翰·塞巴斯蒂安，到把忧伤和甜蜜完美融合的克罗斯比、斯提尔斯、纳什和杨格。吉米·

亨德里克斯的压轴表演让观众掌声不断。主办方承诺，将给予参与者们整整三天的“音乐和爱”。尽管事情没能像组织者们预先设想的那样发展，但是吸引了近50万人前来狂欢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简介：为什么会有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是四个二十多岁年轻人的智慧结晶：谜一样的迈克·朗（Michael Lang），他是一位爱赶时髦的杂货店主和三流音乐的发烧友；狂野的阿蒂·考菲尔德（Artie Kornfeld），他是国会唱片公司的副总；还有两位非常正直的住在曼哈顿的合租室友，乔尔·罗森曼（Joel Rosenman）和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二人都在从事风险投资方面的工作。

这四人开始产生这个想法，源于他们想在纽约州北部的伍德斯托克镇办一家新的嬉皮士的录音棚。那里有很多当时的一流乐手——像鲍勃·迪伦（Bob Dylan）和班德乐队（The Band）——已经打下了拓展事业的基础。而这家从未建成的录音棚却催生出了一场盛大的音乐节。受到曾成功举办于旧金山的大型闲坐聚会和蒙特利流行音乐节的启发——两者都举办于1967年的夏日，这一项目很快演变成了更大规模的活动计划，并且已经获得许多非凡乐手的支持。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创始者：迈克·朗和阿蒂·考菲尔德。他们脱掉了衬衫似乎损失了一切，但是结果却看起来很酷的样子。

起初A计划曾设想，要在沃克尔的一个老工业园里举办音乐节，此地距离伍德斯托克大约35英里。但是就在开幕的前几周，在已经售出很多门票的情况下，当地的抗议活动迫使工业园区的主人收回了合作的承诺。一系列的意外机会撞在一起，让组织者们来到了纽约的伯特利，在白湖附近找到了一个小村子。令人难以置信的救世主，此时化身为奶农马克思·雅斯格，他的自制酸奶酪、酸奶和巧克力奶在当地颇有名气。1969年7月末和8月初，活动组织者与马克思之间达成新的

协议，立即引发了各地的疯狂骚动。雅斯格的农场即将变成巨大的欢乐海洋。

一家来自新墨西哥的嬉皮士组织“小猪农场”已经将这个地方租了下来，负责运营音乐节期间的厨房和用来服食兴奋剂的帐篷。还有一群正在休假期的纽约警官应邀前来帮助维持必要的秩序。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安保力量，保安们接受过训练，会对人们说：“请别这么做，干点别的去吧。”

开幕那一天——1969年8月15日正值星期五，演出的舞台已经搭好了，音响系统正在调试，约5万人已经做好准备。大多数观众都没有买票，只是自己搭了帐篷，坐在那里等着演出开始。与此同时，涌入音乐节的观众人数仍在持续增长。

旅程

你到达和离开的地点，是一辆绿色和白色相间的1963年款大众牌野营车，停在伯特利北边大约0.5英里处的17号公路上。一下车你就能看到，这里只是数千个停车点中的一个：在卡茨吉尔区，沿着这条狭长的路，车龙蜿蜒着通过低矮的山丘和丛林。而车之间的缝隙被拥挤的人流填满，音乐节的看客们把车丢在路旁，然后再步行一路向西。休息一会，闻闻空气中飘荡的新鲜牛粪肥料和哥伦比亚金麻的芳香。随后，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右拐，就到了伯特利镇，以及白湖旁边的小村庄。你会看到人们已经开始在那里扎堆停车，往北边去的路都被堵得严严实实。在当地人眼里，来看音乐节的观众就是“一帮熊孩子”，是非常“不着调的”。有人已经开始在自家的花园前与来客们攀谈起来；还有人热心地提供咖啡和吃的东西，尤其是当全国的电视节目都把音乐节称为“灾区”之后。

那些喜欢提前做好准备的人，可以沿着14号公路走一小段路，到达康尼昂加湖，然后向左到百老汇街，你会看到一大群人正围着瓦萨默杂货店。电影《伍德斯托克》中就有杂货店的镜头，这家店的主人是友善的亚瑟和玛丽安·瓦萨默。这时，很多当地的商店都关了门，瓦萨默的商店将在这个漫长的周末里接待数以千计的顾客。这将是最后的好机会，你可以去囤一些巧克力、蛋糕、烟、酒、瑞兹拉[注]和厕纸——都是当今欢庆节日的常见物品，但是在伍德斯托克，这些都变成了稀缺货。

音乐节举办地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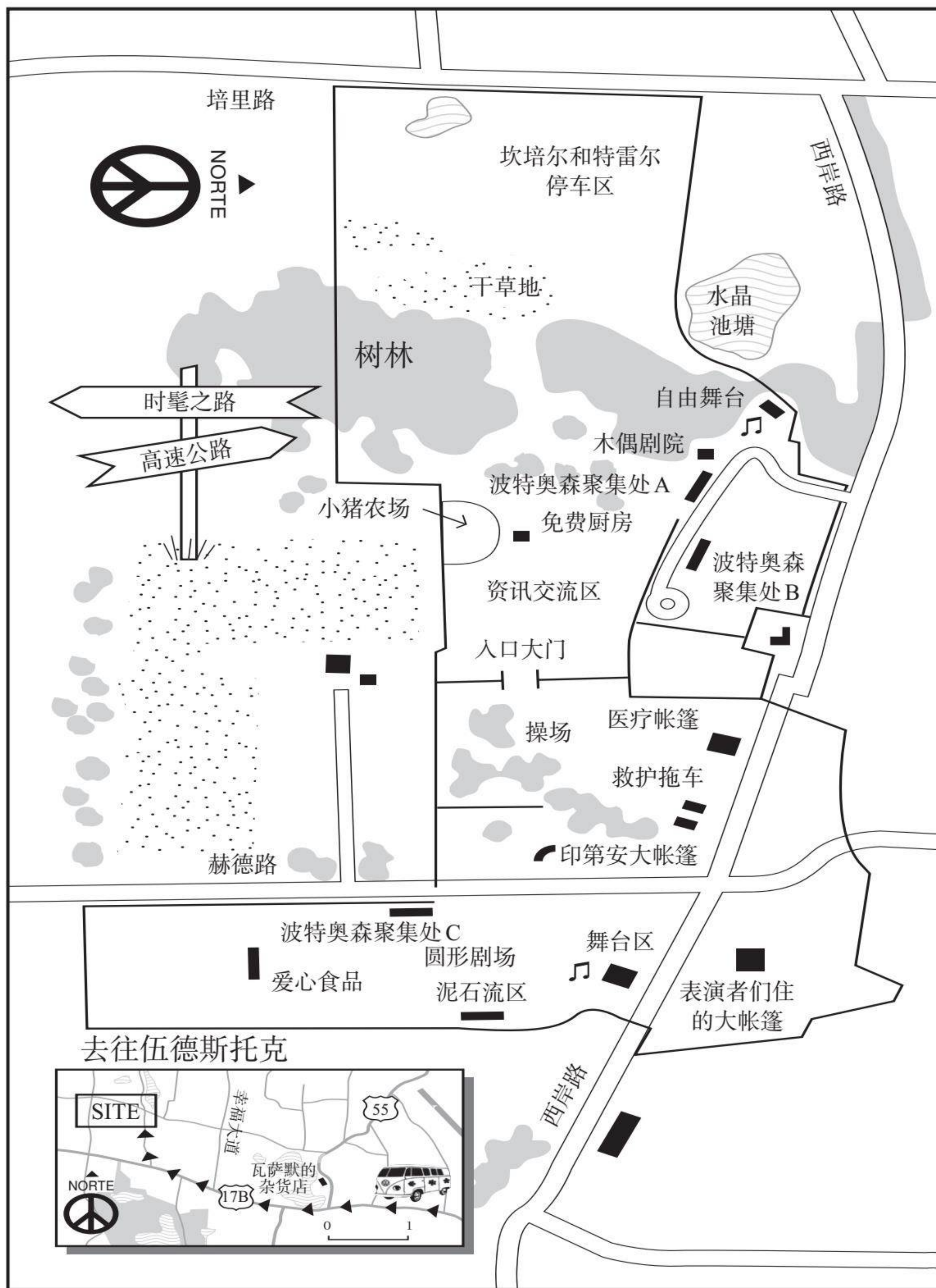
“当我们抵达伍德斯托克的时候，已经有50万人与我同在”，琼妮·米歇尔（Joni Mitchell）将在这里献上她写给音乐节的颂歌。现在是时候加入观众的行列了。沿着17号公路一直往西走，然后绕着白湖的南侧走到尽头。其实就等于是跟着大部队走，你唯一需要留心的是什么时候该右拐，到音乐节的举办地去。我们推荐你在跨过小河上的桥之前，先穿过峡谷，在大约出城2英里的地方，就能看到你左边的林地，然后还要花十分钟左右步行穿过一片草地。一定要牢记你拐弯的地方，我们一再强调这一点。在周一早晨时，你还要原路返回，回到那辆大众野营车上去。这样你就可以成功地避开高峰期的大拥堵。

营地

现在你可以俯视整个营地的全貌了。在主场地之外，还有栅栏围起来的一片空地。但是在周四晚上，会有大约5万人抵达这里，营地将达到饱和状态。人群还将不断蔓延到周围的林地里去。所以你得赶紧

先占一块地方，再找找附近有没有一堆一堆的锯木板。“小猪农场”之前曾经给宿营的人们留了一些材料，但组织者们鼓励大家自己动手生火。为了住得舒服点，还是自己动手去干吧。

这里的厕所和盥洗设施很少，处女座旅行者可能会不太舒服。如果你足够机智的话，可以预先在瓦萨默的店里买到存货纸巾。另外，在山脚下“波特奥森”[注]们集中的地方，设有几处带着围挡的厕所，就在印第安大帐篷的后边。这里也是音乐节的活动区域，位于山前的舞台区域，更靠近食品供应点。对那些比较爱干净的人来说，可以试一试又宽敞又相对干净的“菲利皮尼池塘”：从自由舞台的北边走大约15分钟就到了。在这里裸泳、潜水和嬉戏都是我们强烈推荐的活动项目，虽然这里并非是此行必须要去的景点。



培里路
NORTE
坎培尔和特雷尔
停车区
西岸路
干草地
水晶
池塘
树林
时髦之路
高速公路
自由舞台
木偶剧院
波特奥森聚集处A
小猪农场
免费厨房
波特奥森
聚集处B
资讯交流区
入口大门
医疗帐篷
操场
救护拖车
印第安大帐篷
赫德路
波特奥森聚集处C
舞台区
圆形剧场
爱心食品
泥石流区
表演者们住
的大帐篷
去往伍德斯托克
SITE
幸福大道
55
西岸路
瓦萨默的
杂货店
17B
NORTE
0
1

就在你四下里转转的这段时间里，在主舞台前方的一块地方已经形成了“资讯交流区”——在没有手机的世界里，这是很有必要的。这里圆柱上的留言条成为一个个布告栏，乐于助人的人们住在这里的帐篷区。你可能找不到你想要找的人，但是在这个周末，你一定会撞见一些有趣的人或事。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一个臭名昭著而又热爱表演的政客，成功说服了组织者，让自己的帐篷设在交流区。在这里，他和其他的“雅皮士”（Yippie，青年国际联盟）活动家们将分发一些匆忙拼凑的“资讯传单”给观众。举个例子来说，在周六早晨，你很可能会读到如下内容：“现在看起来一切都是完美的。但是想想明天吧。生活将愈加艰辛。如果面对现实，你感到郁闷，就在卡茨基尔山游击队的精神下团结起来，分享一切，放手去干吧！”在伍德斯托克，食物永远供不应求。所以需要你在别人身上想办法：与别人一起分享自己的食物，并且大方地接受别人的馈赠。尽管供水设备经常出故障，但是水并不会短缺，因为水管子到处都有。与听到的谣言相反，无论是自来水还是国民警卫队运来的瓶装水，都没有掺入任何摇头丸的成分。

天气预报

当你走到主场地时，就能够沐浴在夏末的温和阳光中。此时的天空还带着一点云彩。但是别让自己被好天气欺骗了：这里可是伍德斯托克。这里会下雨，但你还是会爱上它。里奇·海因斯（Richie Havens），即将于周五登台的乐手，之后这样评论天气状况：“大雨让人们开始相互交谈……分享他们的东西……所以我把它当作天气灾难中的一种补偿。”许多和你一样去音乐节的观众，都穿着短袖和牛仔裤，或者更少。这样的着装实际上非常合适，尽管组织方曾建议人们携带雨衣前来（或者能当作雨衣的东西）。此外还有存放小帐篷的野营车，就设在厨房旁边。

周五白天出现了令人愉悦的阳光和飞奔的云彩，到了晚上就变成了暴风骤雨。大约晚上十点，正是拉维·香卡（Ravi Shankar）的演出时段，雨开始下大了。之后虽然雨慢慢变小了，但是却下了一整夜。到周六早晨，又变成了毛毛细雨。早晨的演出在开演了几场之后，本来地面都干得差不多了。谁知午饭后，又一场暴风雨袭来，一直下到下午四点左右。当音乐再次响起时，尽管天气很暖和，但是空气非常潮湿，气温在70华氏度附近徘徊。一个小时之后就到了晚上，老天又开始下雨。雨下得最大的时候，正赶在乐队“感恩至死”（Grateful Dead）表演期间。因为多种原因，演出时长被迫缩短。因为乐队在水中表演时会有触电的危险。

星期天阳光充足而温暖，是惠风和畅的一天，但乌云在下午两点左右又一次开始聚集。大约下午四点半，正当乔·库克（Joe Cocker）刚刚结束他的演唱时，暴风雨终于来了，这次的大暴雨下了大约一小时。而这一天里其余的时间都没有下雨。对那些还有体力支撑下去的观众来说，周一早晨亮相的亨德里克斯，将带来一片金灿灿的晴朗。

饮食

在伍德斯托克，食物方面的安排令人十分不满，完全可以说是粗糙无序的。由于不能确保足量保质的伙食供应，组织者还订购分发了“爱心食品”，但收效甚微。他们借了65000美元的债务在山顶上建了一个能眺望四周的舞台，此后“爱心食品”也中断了供应，虽然只是一些简单的汉堡、热狗和汽水——但几小时内就被抢光了。



“我们心中始终惦记的是40万人的早餐问题。不断地为人们提供食物……如果你都没有力气吃饭了的话，就把它传给别人吧。”

如果你很想去讨一个汉堡，就得在周五的午后提前到那里去。在伍德斯托克宣布要举办一场免费的音乐盛宴之后，一伙从格林威治村前来的左派活动家就出现在此，高喊着“为人民献上免费食物”，但此刻看起来这些家伙的腿都要被吓软了。还有一小队从霍格农场/欢乐部队来的人会出现在这里（注意他们戴着颜色混杂的红袖章），拿出正在燃烧的很粗的香柱，试图让人群冷静下来。之后你会看到大多数人都会在摊位前驻足，用肉块换取汉堡，而厨房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在加快速度把肉烤熟。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他们将免费分发食物。你得赶紧去排队，不然食物很快就会被领光。

在这个周末，你最可靠的食物来源是“免费厨房”，它位于“资讯交流区”的西边。在整个音乐节期间，这里每天都会为观众提供三顿饭。

早餐是什锦燕麦粥、芝麻、蜂蜜、葡萄干和麦胚芽。午餐和晚餐是由几大桶碾碎的干小麦和糙米制成的主食，配上当地出产的时令蔬菜。还有一些精力充沛的伙计在分发酱料。队伍虽然排得长，但是分发的速度还挺快的。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吃饭的最大乐趣，是在这里能得到随机的食物。从周六起，国民警卫队的直升机和医疗服务队会带来一堆奇怪的罐头食物，不同品种都混杂在一起，包括数千件一盎司重的橄榄和金枪鱼罐头。但愿你随身携带了开罐头的工具。周六下午，你会看到很多熏肠三明治、赫尔谢面包棒、梅尔巴烤肉和塑料瓶装的可乐几乎是倾倒在人群中。伯特利和蒙蒂塞洛的居民也会把人群引上公交车，车上有自制的三明治和几盒煮熟的鸡蛋。

艺术节

每个人都不会忘记，伍德斯托克是为音乐而生的。但是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场范围更广阔的艺术盛宴。有许多演出并没有出现在几经修改的日程安排表上，但演出后保留下来的最佳节目都可以在主营地的东边欣赏得到，林地里外都有活跃的艺术家在表演。

在树丛中，靠近西岸路的是“自由舞台”。这里可能是由“快乐的恶作剧公社”（Merry Pranksters）修建并且维护的，它是一家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剧团。剧团把开来的汽车涂成学校巴士的样子，停在自由舞台的后边。这里表演的节目有瑜伽，在星期五午夜场演出的是琼·贝兹，她与一大组西藏锣同台，进行精神与沉思的主题表演。这是演出中最精彩的一部分，因为还有几队即兴的鼓手们加入其中——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艺术形式。

还有更多的演出可供选择。在将近200码高的斜坡上，木偶剧院全天都在上演节目。从自由舞台出发，努力穿过树丛，你会来到一处未来将成为停车场的地方。这里是一处营地的分流地和集结点，其中的“水晶池塘”是由一片绵延直到山丘的干草地和树荫地围绕而成的。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林地”，它占地近4英亩。这片宜人的树丛是两条主要通道的交叉路口，分别标着“高路”和“绝妙路”，都由一长串小精灵般的灯光照亮。沿路而行，你会遇到一群群乱中有序的塔罗牌占卜师、游吟诗人、沉思者、寻欢的情侣、卖念珠和毒品的小贩。



裸体装扮。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本公司强烈建议你要穿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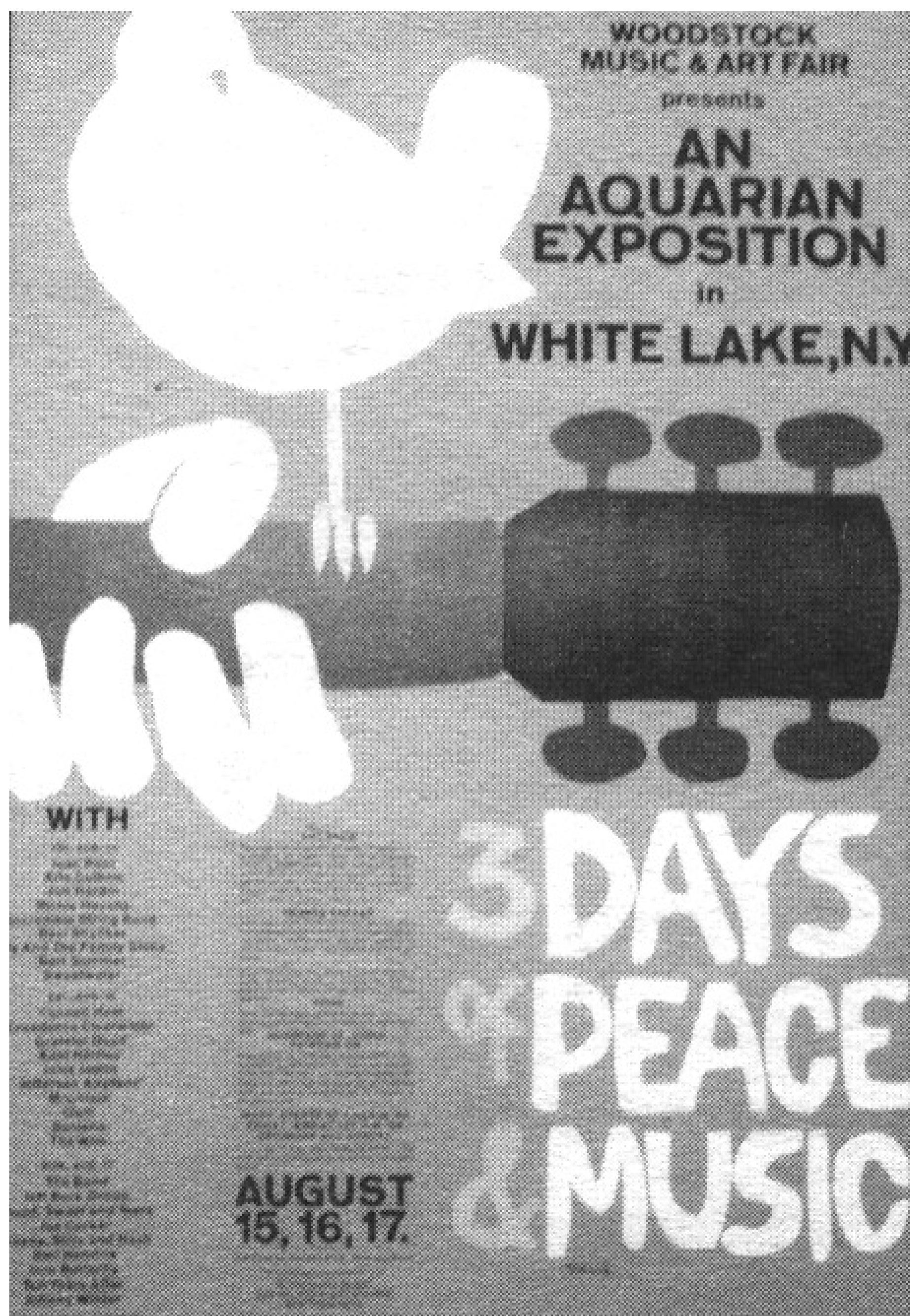
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将往东到主舞台方向去。当你跟随他们去往主舞台，越过刚被踏倒的栅栏时，注意看有几顶帐篷和停在山脚下的大型白色拖车。这里的帐篷是提供医疗救护服务的主要场所。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你的许多同伴们都赤着脚，而且他们中一小部分人的脚已经被玻璃和金属片扎伤。这里还会有数千个运气不佳的受伤人士，

他们的旅程不得不在这个周末终结。从周五的晚上开始，一些类似“说服”“引导”的服务也将出现在“小猪农场”。

在这一地区还有两个特殊的景点，分别是印第安大帐篷和操场。前者由好几顶帐篷和圆锥篷构成，里面展示的是当代最精美的印第安土著艺术作品。还有很多来自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的艺术家住在这个区域。操场由精致的绳木插在地上围成，是专门为人们在这里玩乐而设计的。有些身强体壮的人，可以顺着树干爬上去，在干草堆上欣赏美妙的山丘景观。

旅行日记：音乐

主舞台所在的位置像是自然形成的圆形竞技场，舞台周围已经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为了获得最佳的观看角度，请沿着小路走到靠近山脊的地方去。在山脚附近你可以亲眼看到主舞台，它有30码宽，但是从远处看会显得很小。舞台周围是很高的木质花园篱笆墙，后面是歌手们的候场区。此处值得你驻足几秒细细观赏，因为这周围是帐篷和圆锥篷组成的“城市”。这里还有奇妙的木制拱桥，参演人员可以从上面往返舞台。16个扩音喇叭排列在70英尺高的一串电杆上，一直蜿蜒向山上的塔台方向而去。在那里已经聚集了大约30万人。粗略的统计结果表明，观众中的白人和中产阶级居多，并且多是来自纽约的观众。但看看走过你面前的人，你会发现各种各样年轻人的脸：非裔、印第安裔和亚裔，大学在校生和辍学生，嬉皮士，雅皮士，政客，预科生和哈瑞·奎师那[注]的僧侣们。



这时，你也可以考虑一下自己更想坐在哪里看演唱会：是挨着篱笆墙、中间位置，还是在后面那条路上。无论你挑了哪里，音响效果都非常好，因为现场的演出条件很好。而且，为了能听到乐队的演唱，你最好始终坚持最初选择的位置。当音乐响起，太阳出来时，这里就不再留有任何供人转身的空间。如果你觉得有必要的话，此时就应当做出适当的妥协，到山顶上去，你会发现身旁都是些波特奥森。

当大雨来临的时候，低处会出现泥石流和水坑，所以山顶是你的最佳选择。

8月15日，星期五

周五那天，人群会聚集在主舞台的前方。从早晨开始，人们就一直在等着安排在午后开始的音乐会。你可能会感到空气中一股焦躁不安的气息：时间在渐渐流逝，却没有一个歌手露面。但是人们仍然坚信演出会进行。

刚过五点，奇普·蒙克（Chip Monck）出现在舞台上，在接下来三天的大多数时候他都担任音乐节的主持人，他发出每个观众都期盼已久的声音："坐下，站起来，干什么都可以！但是现在我们要开始了，我希望你能喜欢。女士们先生们，有请瑞奇·海文斯（Richie Havens）先生。"瑞奇·海文斯和他的乐队已经具备足够登上爵士音乐会的演唱水准，被有礼貌地推上了舞台。作为仅有的全班人马，乐队已经准备好了。注意贝斯手，就跟在海文斯的后边：他刚刚完成了一次史诗般的20英里跋涉，拿着他的吉他步行通过交通堵塞的路段。海文斯把自己与观众融为一体，在一场长达2个小时的即兴表演中演唱了前卫的民谣和反战歌曲，其中包括精彩的即兴演唱曲目。

在现场后台，制作人在拼命地寻找好节目，既能展现内在精神，又能表现外在的肉体。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发现了来自印度的瑜伽行者和大师——斯瓦米·齐达南达（Swami Satchidananda），正在后台晃荡。于是他被安排下一个登台，按时开始表演。在七点左右，你应该能听到他坚实的、调门颇高的声音，尽管你可能看不到他矮小的身躯，披着橙色的袍子，一头浓密的卷发，还有颇为壮观的白胡子。他盘腿坐在一个小台子上，旁边的信徒们都围着他坐下。齐达南达说："通过音乐，我们可以创造奇迹，音乐是天籁，这是能控制全宇宙的声音，并不只是原子的震动。声音的力量，要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力

量都要强大得多。”就这样，兄弟们！他的节目中出现了大合唱《哈里·欧姆》（*Hari-Om*）。

刚过七点半，本来安排在第二天首场演出的糖水乐队（Sweet Water）在不知不觉中提前登台。他们的表演融合了乡村摇滚与大提琴和长笛的精华。晚上8点20分，卷发的伯特·佐默尔（Bert Sommer），第一个民谣吉他独奏男孩之一，在现场表演了他引起轰动的流行金曲《詹妮弗》；并翻唱了才华横溢的“西蒙和加芬克尔”的歌曲《美利坚》，引发了全场的共鸣。一小时之后，接替他上台的是瘦削的蒂姆·哈丁（Tim Hardin），他是民谣圈子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对于后台的观众来说，哈丁已经“完全引爆”了后续的24小时，并且让人群陷入深深的迷醉之中，尽管他已经累得有些坚持不住了，但他还是设法将全场气氛推向新的高潮，他演唱了《自由简曲》（*Simple Song of Freedom*），还有他因之走红的金曲《假如我是木匠》（*If I Were a Carpenter*）。

放空心灵是你要做的一切。斯瓦米·齐达南达大师于周五的午后举行的宗教仪式。



放空心灵是你要做的一切。斯瓦米·齐达南达大师于周五的午后举行的宗教仪式。

接下来的演出简直就是大反转。音乐会是这样，天气也是如此。在十点左右，拉维·香卡——伟大的印度西塔琴演奏家，将登台分三个部分表演，都是来自印度的经典曲目。在天籁之音开启之前，就开始下起阵阵小雨。很快，小雨就变成了倾盆大雨。11点左右雨停下来时，就到了新近刚出道的纽约民谣歌手梅兰妮（Melanie）的演出时段。就在她登台前不久，前台扩音器发出的声音说道："这里是历史上聚集人数最多的演唱会现场，但是现在，无边的黑暗笼罩着一切，我们看不到你们，你们也相互看不见。所以当我数到三时，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划亮火柴。"每个带着火柴的人都按照舞台上发出的号召行事。每个能找到火种的人都会这样做，如果你听从了我们的建议随身带了一只打火机的话，那么你就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最后让火柴烧到手指头了。梅兰妮完全被现场的光亮燃起激情，写下了红极一时的歌曲《躺下来》（*Lay Down*）。

在距离午夜12点还有5分钟的时候，一位非常年轻的歌手阿洛·葛士瑞（Arlo Guthrie）将登台表演，他当时已经有些飘飘欲仙了。他是美国民谣的英雄人物和反战歌曲的先锋伍迪·葛士瑞（Woody Guthrie）的儿子。阿洛在过去的5个小时中都混在人群里，和他们一起抽着烟，期待着明天的演出。如今登上舞台，他仿佛已经有点迷失自我了。在他表演期间，嘴里不时含糊不清，或者记错了歌词和曲调。但瘾君子的偏执状态一旦爆发，使得《来到旧金山》（*Coming into Los Angeles*）、《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的演唱曲目都有了不俗的表现。凌晨1点后，这个晚上的最后一位歌手登台了：美国民谣皇后琼·贝兹。此时的她已经身怀六甲。表演期间的天气状况在毛毛雨和阵雨间来回切换。贝兹演唱的《我们奋勇向前》（*We Shall Overcome*）在此刻听来会让人感到别有一番滋味。

8月16日，星期六

今天第一个登上主舞台的，是来自“小猪农场”的汤姆·劳（Tom Law）。他让在场的所有观众陷入瑜伽般的沉思状态之中。从早上11点钟开始，穆斯里（Muesli）从一只巨大的塑料桶中钻了出来，而且此后他一直处于舞台的左手边。周六的演出始于一片静谧中，用的乐器是鲜为人知的羽毛管，但是只演奏了一小节，从下午12点30分开始，用上了沙锤还有许多其他打击乐器来增强节奏感。乐手们会把乐器抛向人群，你可以放心地为自己抓一只，但要记得千万别把它带回现实时空，否则它会干扰到时空连续体的正常运行。

许多艺术家的劣势在此时也会显露出来。即使在这个先锋的舞台上，也很难确保能给那些早早成名的人一些特殊的待遇。下午1点时，康特里·乔·麦克唐纳德（Country Joe McDonald）会献上独唱曲目。他的最佳状态将于演出的最后阶段爆发出来，麦克唐纳德精心安排了鱼跃式的欢呼：“给我F，给我U，给我C，给我K，你看到的是什么？”你可以轻松地加入人群的呼喊。在这之后，他会带来更精彩的弱拍歌曲《我感觉我被钉上了一块死亡之布》。这首歌是由汤姆·莱赫尔（Tom Lehrer）创作的，其中包含了黑色幽默，暗藏着反战的政治倾向。这也将成为当天首个引发集体大合唱的曲目。



“如果你唱歌的声音盖不过它，你怎么能指望战争停下来？”康特里·乔如是说。你可以尽情地融入他们。

你可能会像许多其他听众一样，想给自己安排点娱乐活动。但是在今天下午两点左右，当桑塔纳乐队上台表演时，出现了音乐节新的高潮，堪称本周末的音乐亮点之一。乐队混合了愤怒的摇滚吉他、键

盘手和富有冲击力的拉丁节奏，以至产生了观众为之疯狂的演出效果，观众们不断地与台上的乐手们互动着。灵魂中爆发的歇斯底里可能会消耗掉你大部分的体力。在靠近舞台的地方有一个裸体男人在跳舞，他的怀里还抱着一只羊。在刚刚过去的36个小时中的大部分时间，这个裸体男人都一直环绕着音乐节的场地行走，并且把那只羊抱在怀里。

桑塔纳乐队的表演结束之后，下起的小雨会让你逐渐冷静下来。但是当太阳重新回来时，正赶上约翰·B·塞巴斯蒂安登台演出。他戴着他标志性的框架眼镜，穿着佩斯利衬衣，在大约三点半登场。在这之前献唱的“爱勺”乐队主唱，和现在演唱的单飞歌手塞巴斯蒂安将完全掌控演出现场的局面。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主持人约翰·米尔斯在回忆这段时光时说：“当约翰·塞巴斯蒂安漫步走出来的时候，有些东西正奇妙地改变着舞台。”他短促而雄浑的嗓音，会让你和人群飘飘然起来，你的衣服会干透，而塞巴斯蒂安则与他的听众们一同迷失。他忘记了歌曲中的很多歌词，但是又会按着当时的场景即兴填上新词。当他朝着四周观看的时候，带着真心的敬畏。他在人群面前高声喊着：“啊，我们组成了一座真正的城市！”人群一致响应。随后是基伏·哈特利乐队的蓝调摇滚。然后是融合了印度民谣与爵士乐的“难以置信的弦乐队”（The Incredible String Band）。观众中的大多数此时看上去都有些迷惘，因为英国嬉皮士即兴调式的音调听起来总令人觉得怪怪的。

更多主流一些的节目还将于七点半继续。表演者是“热罐”乐队，演出了连唱带跳的踢踏舞。他们的表演看上去更加别具一格，因为他们还会使用高调假音。蓝调的领军歌手鲍勃·海特在演唱《去乡村》和《重新上路》时，中间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听众中有一个小流氓爬上舞台想要拥抱他。此前他们俩还曾一起抽雪茄并跳舞。在9点钟时，蒙丹将表演地道的摇滚乐。此时此刻，你需要与乐队一道与毛毛雨做斗争，而且老天马上会下起大雨。但是你要坚持下去，因为十点半

时，“感恩至死”就要登台了。乐队花了近两个小时在一望无际的人群中穿行，在这期间舞台已经变成了一个大水坑。当然，每当观众回想起这一晚，他们肯定不会认为这是他们所经历过的最好的时光。但鉴于过多古怪的即兴演奏，人为的干扰，夹杂着电子设备短路时引发的短暂噪声，这一切看上去至少还算是精彩纷呈，况且这是与“感恩至死”一起度过的时光。不过这一切会在他们演唱第5首歌《点亮你的爱》时被迫中断。那时电量负荷超载，引发了电路跳闸。

在这一夜余下的时间里，雨会渐渐变小。歌手们仍然风雨无阻，继续登台表演。在次日凌晨的几个小时里，千万别错过“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表演的节目《暴风雨》，这首属于他们的路易斯安那沼泽蓝调乐——未来将不会出现在音乐节的影片之中，因为乐队拒绝录影。詹尼斯·乔普林和科兹密克蓝调乐队，在穿着方面明显略逊一筹，他们当时已经喝了大量的香槟酒。但是，詹尼斯在返场节目《球与锁链》中，公然宣称蓝调乐是“号叫”，这将是非常惊人的言论。到3点半时，登台的表演者是“斯莱与斯通一家”，他们是来自加利福尼亚随性的多种族神通乐手，带来的是触及灵魂的、迷幻剂般的摇滚乐和朋克乐。此时，你会发现大多数观众已经蜷着身子睡着了。

尽管如此，乐队仍然保持着狂热的兴奋状态。惟妙惟肖的歌曲《带你远走高飞》，将把那些睡得最沉的人惊醒，并站起来与他们共舞。接下来在早晨5点钟出场的是“谁人乐队”，如同夸张炫耀般的叫喊声，这一切都非常适用于他们的摇滚歌曲《汤米》。注意看阿比·霍夫曼，他将在“弹球巫师”之后登台。冲上台抓住麦克风之后，他将发表一通内容杂乱的演说，主题是关于被监禁的“白豹”乐队主唱。“谁人乐队”的吉他手皮特·汤森会用吉他的背面掴打他，把他轰下台去。

黎明的出现，打断了电子乐声的怪异节奏。来自旧金山的乐队“杰弗逊飞机”的吉他手坎特纳这样回忆：“人们一醒来，就被吸引住了。有很多人爬出睡袋，人群在崩溃中燃烧起来了。”所以你最好试着早点

醒来，争取在他们的曲子《小白兔》送你进入超现实的仙境之前，歌曲将很快带你进入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之中。

8月17日，星期日

在星期天的早晨，你会发现自己和身边的人反应都略显迟缓。台上也没有人演出了。直到下午2点，乔·考克和“油脂乐队”才登台。首先，乐手们都集体吸食了毒品，所以他们会先用乐器放松一会儿，然后结结巴巴并摇晃着的考克才会加入他们。这些人磕磕绊绊地演唱着迪伦的《就像一个女人》和《我该放松一下》。等到全场的气氛达到高潮时，他们还是很用心地演唱了一曲《朋友们给我的一点帮助》。在这一环节结束之前，你最好待在右边的位置。接下来要当心的是：乌云开始聚集，大雨将至。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中，雨点无情地鞭笞着你和周围的所有人。如果你可以再坚持一会儿的话，就可以看到可怜的MC（说唱歌手）尝试着与台下人群一起反复地叫喊着：“雨停，雨停。”此时周边也会出现一些严重的塌方和泥石流。

但是，5点以后雨就基本停了。6点时太阳也出来了。如果你眼神不差的话，就会看到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手中拿着乐器，走向麦克风。马克思·雅斯格的演说是今天全天的一个亮点。聚集在一起的庞大人群，会感受到如同被大风浪震撼般的情感触动，他以像鸣钟般的声音吟出下面这段话：“我认为，你们已经向全世界证明了一些东西——近50万个孩子们能聚集在一起，享受三天的娱乐和音乐，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愿上帝保佑。”之后，观众再次沉浸在音乐中。伴随着“康特里·乔与鱼”乐队改编的乔的乐曲，演出从周六的午餐时间开始，这次表演是以乐队形式出现的。刚过八点钟，现场表演的节奏开始加速，英国蓝调摇滚乐队“十年之后”，带来了加速版的《早安小学妹》；而狂热但思路清晰的吉他手阿尔文·李，则演唱了一曲《我要回家》。

现在你可能感到有些萎靡不振了。而这时候全场观众的情绪也会变得更加低落，演出充满反思的味道。“乐队合唱团”最近刚发行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他们没有追随鲍勃·迪伦的风格，而是加入了强烈的摇滚民谣元素，尤其是“重金属”。强尼·温特的蓝调摇滚吉他始于午夜时分。这个得了白化病的德州斧匠，会在周一的凌晨1点半带来摇滚爵士乐《血，甜，泪》。充沛的精力在这时会更显得格外珍贵，当3点整的时候，最近才成立的“克罗斯比、斯提尔斯和纳什”乐队，小心地坐上高脚凳，演唱了一首完美的开场曲目《串烧：朱迪的蓝眼睛》，他们以完美的高音、和谐甜美的嗓音，重新诠释了这首忧郁的歌曲。他们演唱的环节结束之后，一位谜一般坏脾气的非凡歌手尼尔·杨加入了演讲。在他们各自演奏了一小段电子乐小节之后，尼尔·杨首先与斯蒂芬·斯提尔斯演唱了一段二重唱歌曲串烧，其中包括难以令人忘怀的《岁月流逝》。



记得我们提醒过你牢记停车的地方吗？难道你想要重温整个70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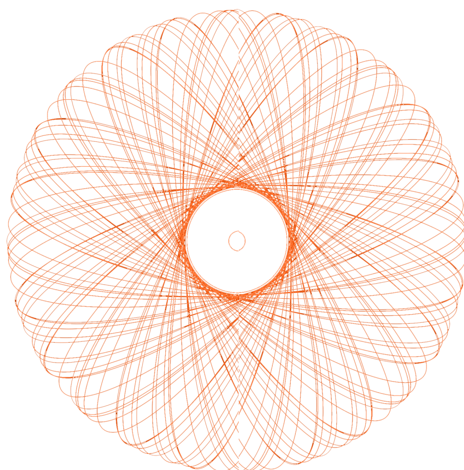
曙光初现，此时的你已经重归平静，进入缥缈的梦乡。这时一段哀伤的和声，由“克罗斯比、斯提尔斯和纳什”带给现场的观众。而此时的你，可能浑身沾满污泥，被雨淋透，已经筋疲力竭，但是仍然有5个小时的演出要继续，而且“保罗·巴特菲尔德布鲁斯乐队”即将登场。早晨6点开始，他们献上了一首快节奏的芝加哥蓝调乐，伴着吉他的相互协奏和口琴声。如果对你来说，音乐和咖啡因还略显不足，那么“沙啦啦”的怀旧流行古典乐应当可以发挥些效果。他们的热歌劲舞包含《监狱摇滚》和《舞步回旋》，这些都无法用弱拍节奏来表现，他们的演出将一直持续到早晨8点钟。

然后会有一个小时的暂停休息时间，在这期间，你可以随意点唱——直到早晨9点钟的终曲到来之前。这时，吉米·亨德里克斯和一支五人组成的乐队将以《重回我心》开场。经过两小时狂野迷幻的摇滚氛围的狂轰滥炸之后，圆形露天剧场感觉就像是个废弃的战场。此时，舞台前的观众将缩减至不到5万人。同时还留下了大批废弃物，包括堆积成山的垃圾和即将熄灭的火堆。此时，在表演《星条旗永不落》的亨德里克斯宣布他只是在制造一些“干扰”。随后，整个音乐节在一首令人振奋的《嘿，乔！》中落下帷幕。而你所经历的是真正的音乐历史。

---

1. 瑞兹拉（Rizla），一个卷烟纸的品牌，用来制成手卷烟。
2. 波特奥森（Port-O-San）：参与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一派信奉极端奉献主义思想的乌托邦分子。
3. 奎师那意识运动：印度瑜伽修行的一个分支派别。

第二部分
历史性的时刻



处决查理一世

1649年1月30日，星期二，伦敦

妇女进军凡尔赛

1789年10月4日—5日，巴黎/凡尔赛

刺杀斐迪南大公

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

柏林墙的倒塌

1989年11月9日—11日，柏林

处决查理一世

1649年1月30日，星期二，伦敦

这一天，国王查理一世走向绞刑架，并把他的脖子放在了断头台上。几个世纪以来，国王的绝对权力已经凌驾于教会之上——他们权力的“橡皮图章”是神授的，这就将国王摆在了仅次于上帝的位置上，并且他的臣下都不可以觊觎他的地位。处决查理的事件无疑表明，仅仅是因为国王的血统高贵而使他对其他所有人都颐指气使，这样的理由不再灵验了。

当然，查理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死于暴力的国王。手足相争，朝内攻伐，外来侵略，以及古老政变都使得不止一位国王死于非命。但查理一世却是自罗马帝国以来第一个因为坚守某种政治原则而遭屠戮的国王——即坚持议会统治，或者更具体地说，即尊重人民的选举权利。这一事件开启了一段新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所向披靡，从1776年的美国革命到法国大革命，这些事件打碎了君主掌握绝对权力的幻觉，它们告诉全世界的人民，国王不再是他们领地理所应当的统治者。

在这段24小时的旅途中，时光旅行的游客将与行刑现场的人群一起，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它将把地动山摇的革命声浪送入欧洲社会。你还会领略到这座城市的浓厚氛围，此时它正处于前途未卜的边缘：一些人认为世界末日就要来了，有些人看到了社会的新生即将到来，还有的人对即将到来的一切感到恐惧。

简介：英国内战

1649年12月6日早晨，普莱德上校与一个团的步兵包围了威斯敏斯特的下议院，他手持议会成员名单，念出了禁止再进入议会的人员的名字。他和他的手下共驱逐了大约180名议会成员（其中的100人早已经逃离了首都），并拘捕了其中的45人。

18个月前的第一次英国内战以英国议会的新模范军胜利告终。国王查理尽管成为他们的囚徒，但并没有放弃重夺权力的希望，他的支持者们亦然。于是，他们串通发动了一系列地方暴动，这些暴动被历史学家们称之为“第二次内战”。这场战争从1648年5月一直持续到当年的8月底：当科尔切斯特——最后一个王党分子的前哨站在围攻中陷落时，查理仍然相信他会有出头之日，并且现实也激励着他坚守下去：大多数议会成员更倾向于达成妥协性的协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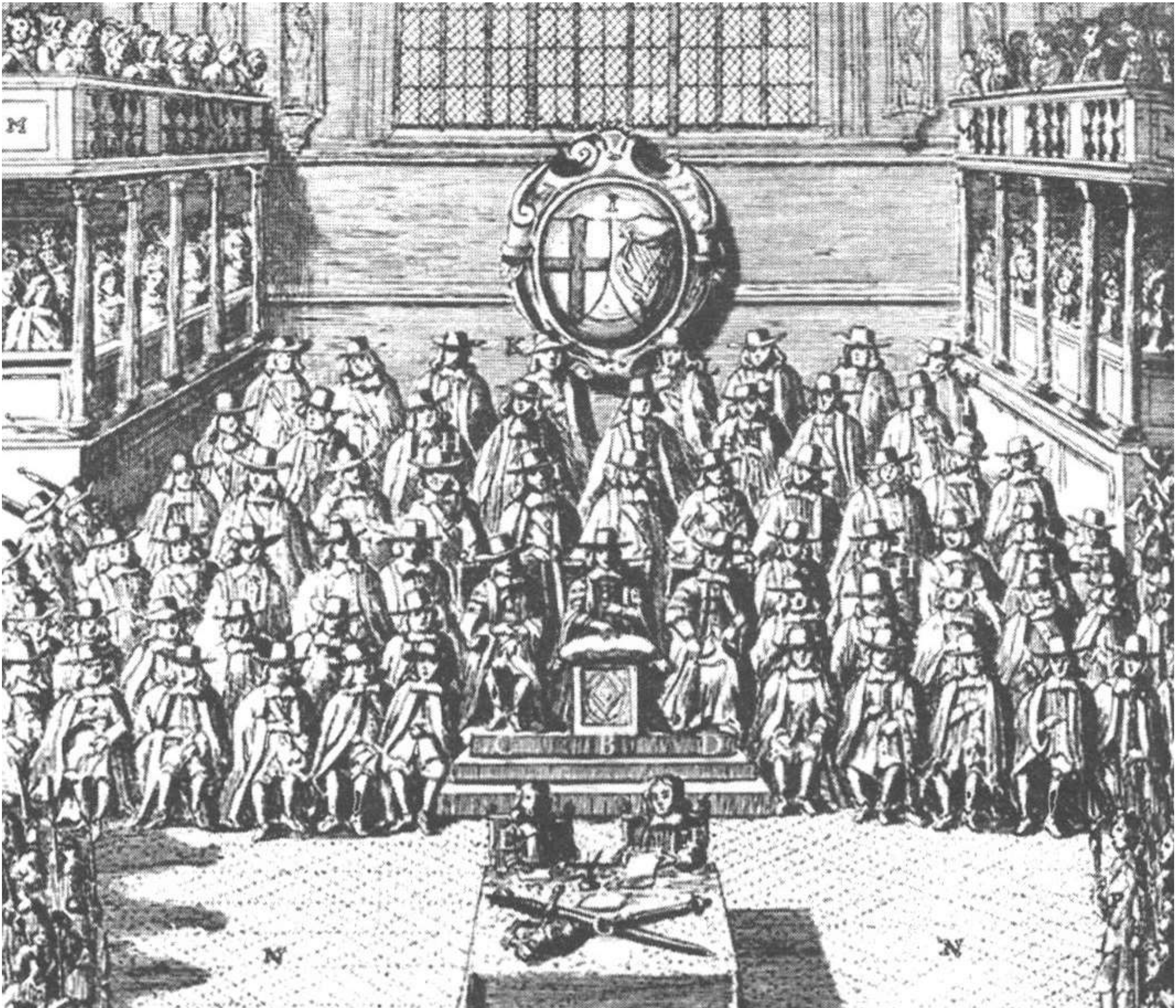
但军队并不这么想。此时的军队有4万人已经成为国内最激进的力量，他们视自己为革命成果的保卫者，视查理为罪犯，认为他应该为战争中丧命的20万~30万条生命负责。当议会拒绝讨论军方提出的权利法案时，7000名步兵向伦敦挺进，并于12月2日占领了伦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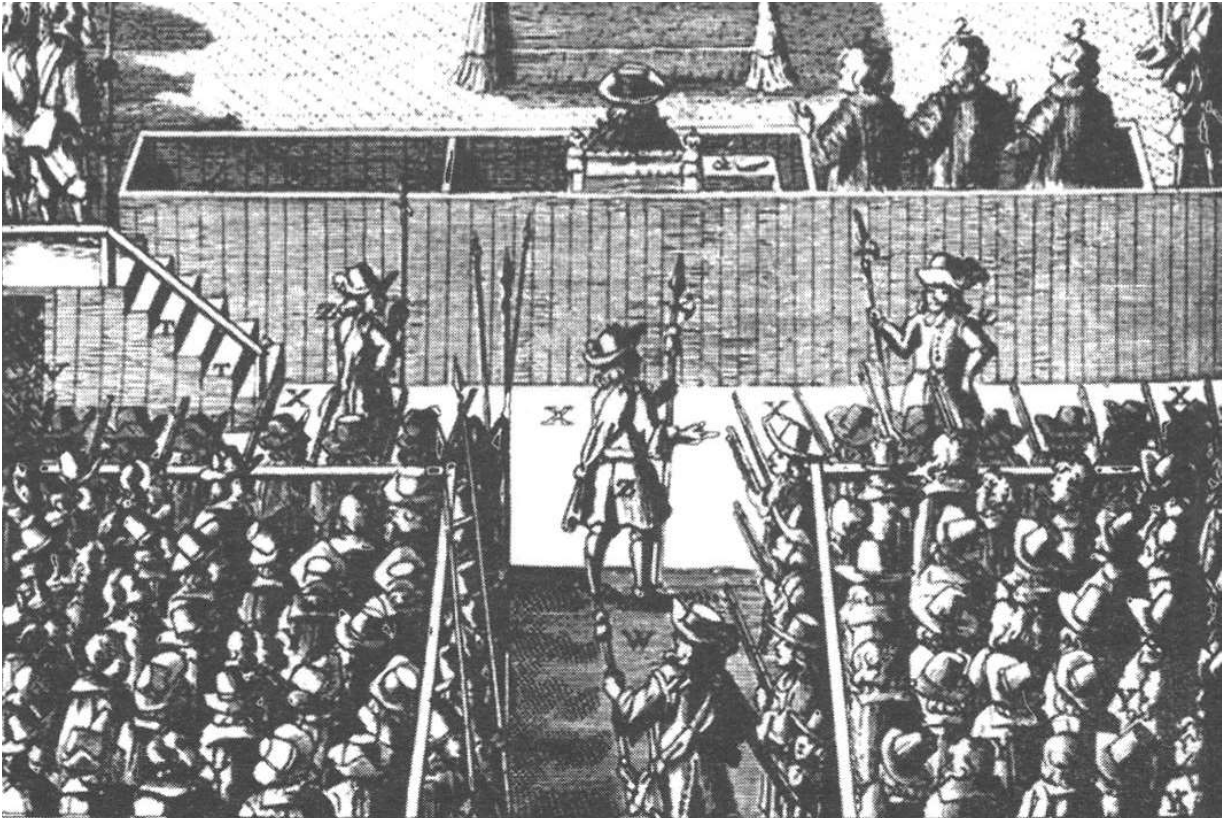
议会并未被此举吓破胆。12月4日，在经历了彻夜讨论之后，议会投票同意继续与国王谈判。次日，一个由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女婿亨利·埃尔顿主持的军队高级将领会议宣布，查理已经“背叛了人民重新给予他的信任，并挑起了反对人民的战争，企图将人民奴役”。为实现保卫革命成果的目标，他们决定要清除那些顽固的议员们。正如上文所述，这次清洗仅仅留下了下议院的80名议员——史称“残缺议会”。他们对军队俯首帖耳，表示一定会服从新的政治路线，重新考虑国王的命运。

从那时起，事情就进展得很快了。12月13日，议会与国王的谈判正式破裂。1月2日，上议院拒绝对国王查理进行指控之后，军队随即封闭了上议院会厅，并将议员们撵走。“残缺议会”随后投票决定对国王的审判应当继续进行。

审判始于1月20日，查理为自己进行辩护，仍然完全站在国王的神圣权力不可侵犯的立场上："没有任何世俗权力有资格审判我。我是你们的国王，虽然被质疑为是失职的……但是，必须服从国王的权威，这在旧约和新约的圣经中都是有明确规定的。"对查理的审判持续了三天，在第一天出庭时，他或坚持拒绝辩护，或拒绝承认法庭的合法性，所以查理最终被直接带出了法庭。接下来的两天是证人证言——30个证人作证，证明国王直接卷入了内战中的屠杀罪行。

经过进一步审理，1月27日法庭做出了判决结果：查理被指控"犯有叛逆罪、谋杀罪、抢劫罪、纵火罪、贪污罪、危害国家安全罪，并在战争期间犯下了滔天罪行，应当处以死刑"，在这个国家善良的民众眼里，查理一世国王就是暴君、叛徒、刽子手和人民公敌。





1649年1月，被告席上的查理，在威斯敏斯特宫面对高等法院法庭的审判。

旅程

时光旅行的游客将于1649年1月29日星期一下午2点抵达在圣马丁路的住处。这里距议会所在地大约有半英里远。在白天，旅行者还有几个小时可以探索一下周围地区。

1月29日，星期一

除了行刑现场以外，在路上你不会看到其他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剧院已经被封闭近10年了，尽管有四家剧院在新年期间曾短暂开业，但又很快被军队查封了。军队还逮捕了所有的演员。其他常见的娱乐消遣活动——摔跤、射箭、狩猎和斗兽——也都被一一禁止了。

沿着市内的街道行走，你会发现严峻的经济萧条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深入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为战争的影响，物价普遍高得离谱，民众的收入水平却很低。查理王室大批离去，加上他的王党追随者们和贵族一起逃走，直接影响到了奢侈品的销售——在空荡荡的商店里，金银珠宝、华丽钟表、丝绸和缎里子的衣服已经全都消失了。而且在这个满目荒芜的国度里，原来常见的熙熙攘攘的市场也消失了。食物的供应出现经常性的中断，而且趋向于周期性，因为乡下的大部分土地都撂了荒，牛肉、鱼和奶制品都处于极为短缺的状态。

这些匮乏的状况将在城市中引发极其热烈的政治和神学辩论，大家都在议论国王以及没有他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随意走进一家酒馆，你都能很容易地被卷入热烈的讨论和辩论之中。在你发言之前，我们建议你，先弄明白时间段及人们正在讨论的相关话题，还有他们究竟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去买张报纸。这里已经有6家获得执照的合法周刊。加上三份支持军队的报纸——《完美总结》（*A Perfect Summary*）、《军队的温和侦探》（*The Army's Modest Intelligencer*）以及《王国的真诚仆人》（*The Kindom's Faithful Servant*）——这些刊物都已经在最近几周之内加紧印刷，以迎合公众对新闻的贪婪胃口。最受欢迎的小报是《完美日报》（*A Perfect Diurnall*）。除了今天这期外，它一直是谨慎支持议会派的，其发行量大约是每天3000份。



砍掉他的头！查理的三面相画像，作者是安东尼·冯·迪克。

如果你想看看更激进的观点，可以留意一下最新一期的《温和派》（*The Modet*），由吉尔伯特·马勃特担任编辑，他于1647年被任命为军方主管新闻的审查员。这份报纸支持平等派的观点，一些不怎么团结的鼓动家们认为人类需要完全平等的社会，而给予每个人选举权就能够杜绝不平等的现象。他们的观点很受士兵、手工业者、工匠、学徒和在伦敦工作的苦力的欢迎。《温和派》上也有关于审判国王的更详细报道。你也可能在街上收到由人散发的三份非法的王党报纸——《忧郁信使》（*Mercurius Melancolicus*）、《实用信使》（*Mercuriuss Elemticus*）或者《埃利曼提库斯信使》（*Mercurius Pragmaticus*）——他们的编辑人员都是逃亡者。这三份报纸都是在移动式的小印刷点秘密印刷的，由街头小贩构成的销售网络贡献了传播

报纸的力量，而分发报纸的小贩们则冒着若被抓住就要被鞭笞的危险。

要想听到别人高声地宣讲各种政治观点，就得去圣保罗大教堂那边了。在那里，长老会派的布道师俄巴底亚，这会儿正在激昂地向人群布道，为查理辩护。如果想听与之相反的观点，就可以转头去白厅，你会看到休·皮特——最受欢迎的军队神父，正在向人群鼓吹建立共和国的好处。在很多街角处，你都会发现各种小册子的身影，它们表明双方的争论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两本最具代表性的小册子分别是约翰·古德温（John Goodwin）支持军队的《权利与权力一致》（*Right and Might Well Met*），以及王党分子编纂的《权力压倒权利》（*Might Overcoming Right*）。

无论你去哪儿，都很难避开堵塞交通的乞丐们——为了寻求生计，穷困的乡村劳动力都涌入了城市：他们中有截肢的老兵，战争寡妇及饥寒交迫的孤儿。不容错过的是军队驻扎的标志性建筑——科芬园广场，那里有少见的大房子，全都修建于17世纪30年代，曾作为社会精英人士的住所。现在则用来当成骑兵队的露天马厩，他们都把马拴在“贵族、骑士和绅士的家门口”。

穿衣、住宿和食物

你对衣着的选择涉及政治问题。骑士风格——复杂的飞边，夸张设计的绸缎束腰外衣，昂贵的配饰和垂发——是绝对不行的，除非你想被人贴上“邪恶的保皇党人”的标签。为了更好地融入社会，你最好穿着简单、朴素的一身衣服，这与清教徒运动产生的影响相关（与现代人的认识不同，黑色并不是清教徒重要的特征：因为黑色染料过于昂贵，并且褪色很快）。女性游客的头发需要剪短，并且戴上一顶亚麻帽，穿上紫红色的高领羊毛罩衫，上边有宽边白色领子和精细的蕾

丝刺绣，脚上要穿荷兰式的木底鞋。男士需要穿深绿色直到脚踝那么长的厚羊毛夹克，戴一顶黑色高顶礼帽以掩藏修剪过的头发，脚上要穿磨损得恰到好处的棕色皮靴。

住宿房间

我们已经为你在塞西尔庭院的公寓里租了一间房。一份已经签好的合同就放在桌上，合同中要求店家每天至少为住客准备一顿餐食。为了保持你的房间温暖，以抵御冬天刺骨的寒冷（这里非常的冷，泰晤士河都已经冻住了），我们已经弄到一批高度紧俏的煤；因为战争原因，煤属于稀缺商品。大多数人都依赖烧木头来维持室内温度。但即使这样，皇室森林也已经被砍伐殆尽了，周围已经没有足够的柴火可用。人们普遍感到绝望，大家都在四处搜集各种各样的木材，因此要时刻小心你的门、信箱、椅子、条凳和木栏杆被盗。

晚餐

晚餐时间是下午6点整。因为食物短缺，别指望能吃到什么美味的东西。你吃到的是浓汤，也只是草草地炖了一下——但这也是非常时期最重要的营养来源——在水中煮熟谷物，将其制成稠的麦片粥。你食用的浓汤里还兴许放了一点点极其珍贵的牛肉，以及一些根菜，这些菜也只有幸运的日子里才能见得到。另外还有一条长面包——现在的供应还是充足的。但是众人对饥荒的恐慌正在不断增加，而且一连好几年收成不好，今年夏天看上去又过于潮湿——可能这一年的农活都要白干了。

既然从法国进口酒类的路已经断了，我们只能提供一种西班牙甜酒。啤酒是一天中最主要的饮品，此时还可以喝得到。但是政府对酒类的税收很重，而且产量也受到限制，这是为了保证谷物价格不会暴涨。水果是这个时代最主要的甜点，却没有任何地方有售。取而代之的是厨师草草弄好的一些煎奶渣饼。制作渣饼需要用一品脱凝乳和四个鸡蛋，两个鸡蛋要去掉蛋白，此外还要放糖和肉豆蔻，然后把这些东西搅在一起，再放入少量面粉，用一点黄油煎一下，直到变成金黄色。

如果你还是更倾向于到外面找吃的，我们建议你去一家当地的小旅馆，它的名字非常应景，叫作“国王的脑袋”，位于大法官法院街和佛里特街的街角处。再强调一下，这家店里所能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也是很简单的。像所有的酒馆老板一样，店主已经受够了艰难时世。他现在一礼拜卖出去的酒都赶不上过去一天的销量，而且店里的餐饮销量也骤减了75%。但今晚“国王的脑袋”却处于爆满状态，挤满了普通的伦敦市民，他们正在热烈地讨论着明天即将发生的大事件。占好一个座位，然后听他们说话；或者如果你足够胆大的话，可以加入他们的激烈争论。

1月30日，星期二

你需要在拂晓时分出发。早餐由啤酒和昨晚剩下的面包组成。在这个刺骨、黑暗的早晨出发之前，我们会为你提供一份打包的午餐和一瓶啤酒来洗刷饥饿感；厨师已找来一大块稀有的切达干酪供你佐餐，你可以就着剩下的那块面包吃。我们建议你现在就去一下厕所——其实就是你房间里的一只夜壶——因为在行刑地点附近是没有公共厕所的。如果你在行刑现场实在想找个地方解决一下，几乎可以肯定你会在人群中走失；哪怕缺席一秒，都会使你错过重要的历史瞬间。

你将花20分钟抵达圣詹姆斯公园，它于1532年由亨利八世建立，并由詹姆斯一世修缮扩建。今天，公园的湖水已经冻住了，树木光秃秃的，植物和野生动物都不见踪影。在这里你可以加入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看客队伍，等着看一眼国王离开圣詹姆斯宫时的场景。詹姆斯宫是一座壮丽的由红砖砌成的双塔结构都铎建筑，原来曾是一处麻风病院的旧址。大约早晨10点，国王查理出现了，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48岁）要更苍老一些，脑后的头发和胡子都已经花白，皮肤呈土黄色，脸上带着沉重的黑眼圈。陪同他的人有伦敦主教威廉·朱克逊，他的护卫托马斯·赫伯特，还有马休·汤姆林森上校，后面跟着两个同行的戴头盔的步兵，穿着深红色的束腰外衣，举着矛，还有鼓手在前面敲着前进的坚实节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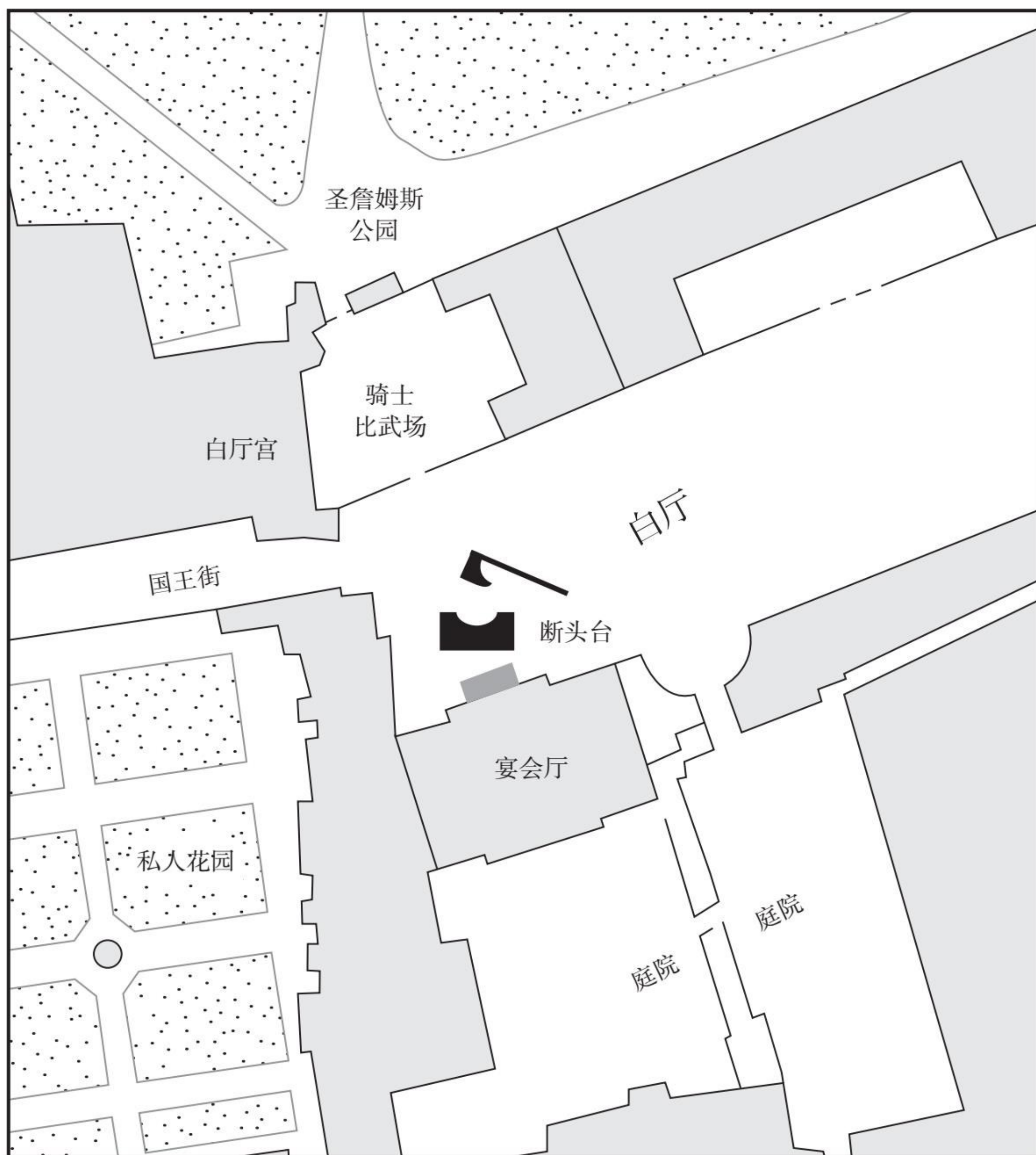
看客们一直辱骂着查理和与他同行的一个老人——国王以前的仆人——他像查理一样悲叹着，一行人步伐沉重地穿过公园，到达一处开放的木头楼梯口，从这里可以直通白厅内部。随后国王会进入他以前的房间——现在这里已经完全去除了华丽的装饰物，以前这里曾塞满了稀世珍宝，如今他将要在这里等待，然后上行刑台。

到达指定地点

从公园到国王街的路上，你还可以选择去溜达一圈。一条宽阔的大道连接着威斯敏斯特和查令十字街。从这里可以直通白厅，它的花园和正面临近的街道距离泰晤士河约有200码远。你可以在宴会厅的前面占一个好地方以利于观看，从这里正好可以看到红黑格子砖块的霍尔拜因门，它由亨利八世修建，用一处回廊连接白厅的居住区和比武场（空白的墙伫立在远处，就在国王街的对面），现在这里的附属建筑和其他在圣詹姆斯公园里的建筑，都已经被军队占据了，而且在附近的平台上还设置了一组枪手负责保卫。

尽管国王街已经被各阶层和各样式的人群填满，但是并没有产生任何类似一般节日的氛围，这与公开处决国王有直接关系：此时没有沿街叫卖的小贩或卖艺人，也没有骗子或吟游诗人，更没有喝多了的醉鬼。这里是令人忧郁的场合，加上压抑的气氛。两队骑兵驻扎在街的南北两端，每个人都配备了两支手枪和一把剑，穿着他们标志性的圆颅党人制服——奶黄色的束腰外衣，银色护胸甲，戴着头盔，还有弯边保护脖子和护脸面甲。

纯黑色的断头台已经设置完毕，一端顶着宴会大厅的石头墙面，上面绘制着古罗马式的装饰图案，圆柱和拱门。有三个或四个钉子（木制钉，连接四个滑轮）已经被敲进断头台，如果查理奋力抵抗的话，也能被轻易地制服。还有一处值得注意的地方，即那块放置得非常低的砧板，通常都应当有2英尺高，能让罪犯跪在那里，并顺畅地把脖子置于刀口下，把他的下巴放入挖空的凹槽上。然而今天，这块砧板离地只有10英寸，查理只能尴尬地弯下腰，才能把头放在砧板之上。



到了午餐时间，人群开始聚集，所有能站得下一个人的地方都挤满了人。还有人从窗户里探出身子，阳台站不下人们就挤在屋顶上。当你大嚼着奶酪，抿着啤酒时，应该想想此刻国王的处境，他将吃下此生的最后一顿饭——一片白面包和一杯红酒。

行刑现场

大约下午1点半，人流开始汇集在断头台附近。你可以看到朱克逊主教、汤姆林森上校、弗兰西斯·哈克上校，以及一些卫兵（包括平等派记者约翰·哈里斯）和几个拿着笔记本和墨水笔的速记员，他们已经准备好记录所发生的一切。众人关注的焦点是刽子手和他的助手，两人都穿着黑色的紧身衣，戴着面具、假发和假胡子。

刽子手一旦被人认出，就会带来一系列麻烦，这很容易理解。当前最热门的人选是理查德·布兰顿，他是首席刽子手。大家都叫他“小格里高利”——他的父亲也在行刑现场，布兰顿眼力好，拥有稳定的情绪和手法，以及难得的经验；在短暂的职业生涯中，他已经亲手处决过坎特伯雷大主教、一名伯爵和几名贵族。到6月份，他却最终死于高烧不退。布兰顿做临终忏悔时，承认别人花了30英镑雇他在处决国王时行刑。他的助手可能是一名志愿者，是一位立场坚定的共和派军人。

下午2点钟时国王露面了。他径直走出宴会大厅8个大门洞中的一个，并步入断头台。他穿了两件厚衣服，这样就不会被冻得发抖，以免给人留下他很害怕的印象。尽管查理所说的每个字都将被附近人群中的记者记录下来流传后世，但是此刻你却什么都听不到。能读懂唇语的人这时候就能显示出优势了。但是如果你能看到他的表情和肢体语言，你也能大致猜出来，查理在对谁说话，以及这样的交流持续了多久。

首先查理会展开一小张纸，他在上面写了些东西。现在他要读给现场的人们听。他的声音很微弱，每个音节在到达你耳朵之前都已经被湮没了。在他简短的演讲中，查理称自己为“人民的烈士”，并对那些谴责他使用“专制权力”以及“剑的力量”来统治国家的舆论进行了批驳，对此人群中并没有任何反应，他的演讲遇冷。一阵寒风打断了他

的进程，查理犹豫着对哈克上校说："小心点，别让我感到痛苦。"如果布兰顿的一刀下去没有干净利落地解决问题，那就还要用斧子补上好几下才能砍掉头颅。这无疑是件极为痛苦的事情。

接下来，查理跟朱克逊主教交谈，想得到确认他将会"在英格兰教会的庇佑之下像基督徒一样死去"。朱克逊尝试着安慰查理，提醒他将去往天堂，在那里他将"重获荣耀的王冠"。查理欣然点头，并回答："我从一个容易堕落的世界来，向着不朽的王冠走去；那里没有纷扰，是个没有人打扰的世界。"主教（像他的许多例行公事一样，他习惯于最后讲这几句话）同意这是个"划得来的事情"。

随后这里发生的一切有一点像剧场的舞台风格。布兰顿卷起犯人查理的头发，查理脱掉他的披风，披风上挂着宝石垂饰的嘉德骑士勋章，上面有圣乔治的头像，他把披风交给主教。然后脱掉紧身上衣，又穿回披风。这个过程结束之后，查理深吸了一口气，低头看了一眼低矮的砧板，看得出他有点心慌，他转向刽子手说："你动作得快点。"布兰顿一动不动："是的。"查理仍然不放心，又嘱咐了一遍："你们可以把它再弄高点。"布兰顿漠然地说："它就这么高，先生。"

尽管非常沮丧，但查理已经意识到这样僵持下去也是徒劳无功的。查理在自言自语地咕哝着什么，他站在那里，抬起来头和双手，又艰难地弯下腰去，把头搁在砧板上。当布兰顿确认查理的头发全都塞进帽子时，查理伸出他的胳膊，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等着我的信号。"（意思是"等着，直到我准备好"。）布兰顿，可能是第一次理解了他所做的事情是多么的凶残，所以谦和地轻声应了下来，并称查理为"陛下"。

当查理伸出双臂时，一阵意料中的沉寂笼罩了整条国王街。布兰顿举起他的巨斧——这把由伦敦塔提供的36英寸长、超过7磅重的斧子，刀头部分有16英寸长，其中10英寸是刀刃，锋利无比——斧子飞

快地落在查理的脖子上，砍在了颈椎骨的第三节和第四节之间，干净利落地切下了他的头。最后这一刀落下的同时，伴随着一阵恐惧的呻吟声——这是从人群中发出的绝望的声音。一名亲历者回忆说：“这样的叹息声，我以前从来都没有听到过，也没想到过，我可能再也不会听到这样的声音了。”你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布兰顿笨拙地向人群展示了一下查理的头，然后快速地将他的尸体放进棺材，盖上黑色的丝绒，然后搬进屋里。通常行刑的惯例是，罪孽深重的叛逆者们的头应当挂出来示众，但这次的弑君者显然不打算做得那么绝；他们担心会激起民众对查理的同情心，因处死国王而引起社会的动荡。反之，查理的头将与他的身体重新缝合起来，随后还要对他的遗体进行防腐处理，然后将尸身放进铅棺。尽管皇室大人物的丧葬传统理应得到尊重，但弑君者却不想将查理安葬在威斯敏斯特主教堂，而是将他的遗体于2月7日晚上运往温莎。两天后，查理被葬于亨利八世在圣乔治礼拜堂处的家族墓地里。



断头台上的查理一世，面对着人群，后边是一座装修华丽的宴会厅。这幅图是当时的作品。

离开

在手起刀落的几秒钟之后，一些围观者拿出手帕试图去蘸一些喷溅出来并滴落在断头台下鹅卵石上的国王的血——作为纪念品或好运符。但是军队会马上赶过来维持秩序，驱散已经麻木了的人群——麻木既是因为天气寒冷，也是因为刚才所目睹的一切。人群像溪流一般

缓缓离开，回到小巷和曲折的街道中。半小时之后，这个地方又变得空无一人了。

那些想再逛逛的人，会遭到骑兵队蛮横的驱赶。约翰·休森上校和他的骑兵中队会骑马穿过市中心，横扫从查令十字街到皇家交易所的地带，确认所有的伦敦人都直接回到了家中，而不是如他们平常在参加完一场大型的公共庆典之后那样在街上闲逛几个小时。城市空荡安静，而冬天的黑夜很快就降临了。此时的确到了该离开的时候。现在的你必须尽你所能，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住处，你将从那里动身离开。

妇女进军凡尔赛

1789年10月4日—5日，巴黎/ 凡尔赛

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的变革之一：它的典型特征是混乱；它带来的是因混乱而产生的所有难以避免的事情。在每个关键时刻，巴黎民众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每一次都推动了大革命向着更激进的方向奔去。妇女进军凡尔赛就为这些小规模的暴动树立了榜样，显示出人民力量的勇猛，给予了革命者主导事态发展的自信，并努力使发生的一切都按原有的设想进行下去。

在超过48个小时的时段中，一群饥寒交迫的巴黎工人阶级妇女——她们的同时代人称她们为“亚马孙女战士”——洗劫了凡尔赛宫，并迫使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四处逃亡，在重新回到巴黎后成为真正的囚徒。他们富丽堂皇的王宫被舍弃了，这里装修奢华的房间和镜厅内空无一人。房门一直关着，大门也锁着，茂盛的花园里到处都是巡逻的武装侍卫。几年之后，国王和王后都被送上断头台。这一切都始于那一天——巴黎妇女们向凡尔赛进军。

在这段旅程中，你将有一个晚上的时间，在巴黎游历漂亮的王宫花园，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全市人民都能任意进出的地方。次日（1789年10月5日），你将和妇女讨要面包的队伍一起，冲进凡尔赛宫，然后胜利返回巴黎，并享受第二个夜晚的庆祝派对。

简介：大革命与奥地利娼妇

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7月14日），巴黎因攻陷了巴士底狱而掀起了革命的高潮。巴士底狱是法国最臭名昭著的监狱。它是一切旧制度及腐化堕落的象征，新成立的国民公会的代表们，代表全国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决定将其拆除——这也是举行大型庆祝仪式的由头。然而，喜悦的氛围并未持续多久。国民公会用了整个8月的时间来废除封建制度，将旧制度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并起草了《人权宣言》。巴黎市民的恐惧心理在不断增长，他们非常害怕会有一场反扑的力量来清算革命，或者会有直接来自外国军事力量的干涉，或者是一场来自贵族的阴谋。更加雪上加霜的是，面包的供应严重短缺；尽管这个夏天法国已经有了近几年来第一个充裕的丰收年，然而已经出现的干旱天气预示着磨坊可能没有足够的水力来碾磨谷物。一块标准四磅面包的价格已经在一年内上涨了60%。整个9月期间，几乎所有面包店的老板都受到了沉重打击，不但因为面包价格太高，而且运粮车在运输途中还会频遭洗劫。

到了10月份，巴黎已经坐在了火山口上。10月2日，又发生了一次上流社会对巴黎民众的严重挑衅：那是一场盛大奢华的宴会，玛丽·安托瓦内特也参加了；宴会的名义是欢迎国王的弗兰德尔军团（黑色火枪手）前来驻防，他们被召至凡尔赛增强王宫的防御力量。这是一个放荡的夜晚，士兵们吟唱着皇室歌曲；他们军帽上配着的徽章，依然是黑色（王后的颜色）或者白色（国王的颜色）的纹章，而不是三色徽——对那些忠诚的大革命支持者们来说，这是分清敌我的重要标志。更糟的是，他们还高声诅咒大革命，并公然大肆践踏三色帽章。当这样的消息传到巴黎时，群众的怒火被迅速点燃了。实际上，流言还说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与军团的士兵们一起参与了一夜淫秽的狂欢。这些传言最终导致了妇女们下定决心向凡尔赛进军。



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农民模样装扮。

在行进过程中，你会震惊于巴黎妇女们对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深深仇恨，她们一直在用最粗野的脏话辱骂她，其中自然会使用到与性有关的下流词汇。玛丽·安托瓦内特15岁结婚，19岁成为法国王后。她之所以有这些坏名声，是因为民众认为她品行不端，而且贪图享乐，她常去巴黎的戏院，背着她的丈夫迷恋于荒淫的社交活动。1777年，第一部以她的风流韵事为题材的色情小说《阳痿》（*Anandria*）出版了，一时洛阳纸贵。其中包含了众人传言中所熟悉的情节——女同性恋、荡妇和热衷手淫，这些内容还被编成了歌曲、讽刺诗和其他书刊。其中最广为流传的书是《论历史上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生活》（*Essai Historique sur la Vie de Marie Antoinett*），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781年，1783年再版，之后每年都会出新版，直到这位可怜的王后去世十年之后。

更具有可信度的传言是大家都相信，王后是那种在卧房内为钱财而不惜出卖肉体的人。当普通民众都在忍饥挨饿时，她却从来不用考虑未来而肆意挥霍，而且她视珠宝为她的生命。在物质和道德两个层面的堕落结合在一起，其中自然既有真实的情况，也有杜撰的成分。接下来的几天里，你所见所闻的东西会有许多与此紧密相关。如果相

信她的确曾说过“他们为什么不吃蛋糕？”诸如此类的话，你可能已经被流言洗脑。她绝对不可能会说出任何类似这样的蠢话来——即便最愚蠢的人也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旅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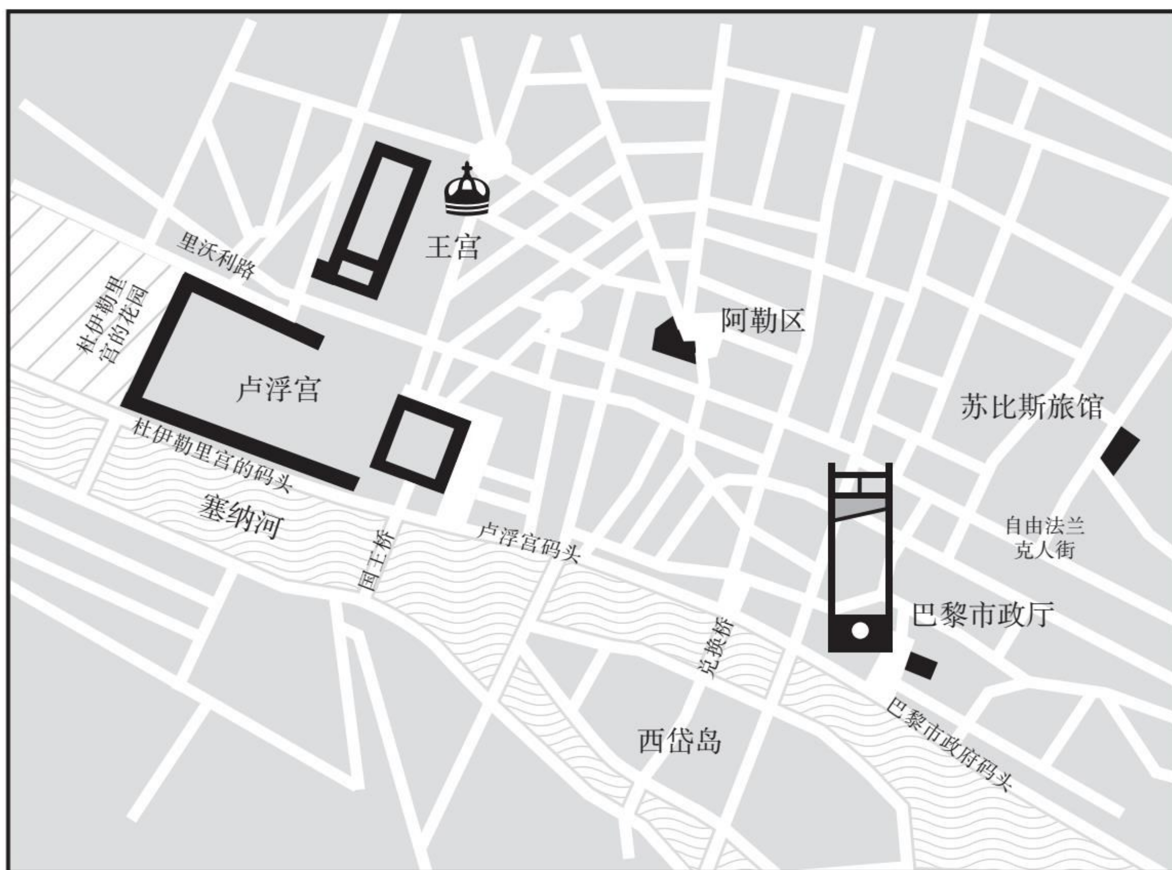
你将于1789年10月4日（星期日）下午3点30分抵达苏比斯旅馆的庭院。它位于弗朗克–布尔乔亚路60号，地处巴黎市中心的心脏地带。苏比斯是有名的官邸建筑——也是一家很棒的“民宿”——超豪华的大公馆之一，但大多数时间这里都是空荡荡的，而且它的主人一年中只有不到几天的时间会住在巴黎。我们选择的这处宅院是苏比斯王子的地产——他明显不住在这里——这里的数十间房子都是洛可可风格的装修，还留守着一小队仆人。每间房都配上了精美的家具，墙上挂着美术作品，还有大理石浴池、坐浴盆和特大号双人床。无论男女客人，房间都配备了适合他们的坐便椅——椅子中间有个洞，下面放着夜壶。男士的夜壶仅仅是功能性的，女士使用的夜壶还带有布尔达卢式的装饰，看起来更像是个装肉汁用的船形盘子。实际上仆人们会用手清理这些夜壶。

如果你在巴黎期间要晚上出去的话，应当穿典型的城市中产阶级的服饰。男士需要戴假发，穿深绿色夹克（前面敞开，有后襟），打白色的绑腿，穿到腿肚子那么高的皮靴，戴着高顶礼帽。女士则需要把头发扎起来，裹一条围巾，穿一条相对朴素的低胸衬裙。外衣可以穿宽松的及地裙，带着蕾丝褶边。男士还要手持一根银顶手杖，女士则要拿着阳伞。

星期日晚上，在巴黎王宫

巴黎王宫是一个应该在黄昏之后再去参观的景点。现在它对所有人都开放，里面的陈设应有尽有，它目前属于奥尔良公爵的财产，他于1776年继承这处地产，并决定把它改造成舒适的宫殿。建筑有三层拱廊与走廊相连，环绕着宫殿，其中共建有60个亭子，外侧被树林围起来，一起组成了宏伟的长廊步道。尽管商店都关了门——毕竟这是星期天——你还是可以瞄一眼摆设的时尚服饰、设计师的假发作品和精致的蕾丝服装，这些都展示在商店的橱窗里。

在长廊的步行道有小贩在卖各种小东西，你可以从小山一样的货堆里淘点宝出来。自从大革命取消了政府审查之后，舆论的能量已经被大规模地释放了出来；像《巴黎革命报》（*Révolutions de Paris*）经常刊登辛辣的散文、现场报道和配图的头条新闻，马拉（Marat）主编的颇具煽动性的《人民之友报》（*L'Ami du Deuple*）鼓动读者们“扫清腐败、皇室监狱里的罪犯和狡诈的贵族”。你或许还能买到一些关于讽刺现状和批评政治的小册子以及民谣歌谱，还有便宜的炮仗。只要12苏，你就可以买到爆竹、火箭和金龙烟花——这些到处都有卖，它们为狂欢节增添了些氛围。



在漫步期间，你还会看到售卖柠檬汽水的小贩，他们正卖力地叫卖着，我们建议你可以来一份试试：柠檬水是法国最受欢迎的软饮料，也是民族的骄傲，它被视为欧洲口味最佳的柠檬水。令人欣喜的是，你还可以在这里了解整个制作工艺：把三个或四个柠檬的外皮撒进一只大壶，壶里装满干净的泉水，盖好盖子后静置几个小时。接下来，把柠檬果肉榨的汁加进去，然后等待30分钟，再用粗糙的亚麻布过滤八次。留下的初榨汁在加了糖之后，再用布过滤两次或者更多，最后得到的就是极新鲜又解渴的柠檬饮料。喝上一两杯之后，你可能就需要去排空一下膀胱了；如果的确有需要的话，那里设有公厕——一处封闭的房间，内置几排木质座位，座位下面有排污洞，上面则是半月牙形的盖子。

如果想欣赏一下当下流行的娱乐节目，王宫内就有“薄酒莱戏院”，特色节目是三尺高的牵线木偶和儿童演员表演的剧目；另一个戏院“趣品汇”上演的都是剧院版的滑稽戏、情景剧和传奇剧，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观看。新出现的精彩节目——魔幻灯笼和光影表演——可以在环绕王宫的木质走廊里看到，附近还有怪诞秀表演；王宫里最大的画之一是保罗·巴特博得特（Paul Butterboldt）所画的《重达四百磅的人》；还有值得一看的是“被免去圣职的神父”，他一边弹着吉他，一边吟唱着淫秽的流行歌曲。

所有游客都不能错过的一处景点是在七号沙龙举办的“蜡像作品展”，展览由菲利普·科特斯主办，他是这种流行艺术的先锋人物，还是巴黎第一家蜡质作品博物馆“极品封面”的老板。在王宫，你可以花12苏坐在前排，或2苏坐在后排，欣赏蜡质作品带来的令人震撼的艺术效果。特别是各种皇室家族、文化和知识精英的蜡像，像伏尔泰，还有其他英雄人物。

对那些喜爱竞技游戏的游客来说，王宫内还设有台球桌和赌场，在上面提到的那些地方都能找到。过了晚上10点钟，成群的妓女会在柱廊一带集聚，大家都称这样的地方为“鞑靼人的营地”。

饮食

你没有必要离开王宫去找吃晚餐的地方。这里的餐馆已经是巴黎最有名的了。其中的佼佼者，当然也是最贵的一家，叫作德沙特尔咖啡馆。在这里你可以享用“资产阶级吃的菜”（就是对高级烹饪的总称），比如炸羊蹄、兔排配黄瓜、烤小牛肉点心和藤叶馅饼。稍微便宜点的，但是品质并不差的，是“普罗旺斯三兄弟餐厅”，由来自马赛的三兄弟运营。这里供应的主要是有地方特色的美食，比如马赛鱼汤和盐渍鳕鱼，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比如眼下面包短缺的时候，可能就

没法烤出那么优质的长面包了，而店家也难为无米之炊，所以请理解他们的困难处境。



卡米尔·德穆兰在向巴黎王宫的人群发表演说，就在德伊咖啡馆外。

如果想要喝咖啡的话，可以配些像果汁冰球或者冰激凌这样的甜点佐餐，如果再加点利口酒就更完美了。王宫里还有其他很多家咖啡馆可供选择。当下最火爆的一家叫“德伊咖啡馆”，经常有革命派的大佬们光顾这里，比如乔治·丹东（Georges Danton）和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一家名叫“咖啡”的店来自加勒比海的圣多明各，你可以在这里尝试味道浓烈的黑咖啡，或者加点奶（牛奶咖啡）；你甚至还能喝到摩卡咖啡。在板栗树下找一张桌子，坐在室外，你会被各色各样的巴黎人包围，他们正在忘我地辩论着政治话题。在很多桌子上都摆着国际象棋，客人可以随便玩：象棋是一种常见的桌游，在咖啡馆里玩象棋的人，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而且玩起来竞技氛围浓厚。所以，如果你是个象棋发烧友的

话，不妨拉过一把椅子，与革命期间的巴黎高手们过一过招。如果想要更优雅一些的环境，就去凯皇咖啡馆，那里有大理石的桌子、镜面墙和枝形吊灯。

法国面包

在你即将看到的大事件中，法国面包扮演的角色将是决定性的——对于18世纪的法国社会来说，其重要性是非比寻常的。在法国，面包可以做成各种形状和尺寸，从圆的到长的和细的［此时不要把它叫作法式长面包（baguettes），因为这个词要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才出现］，它独特的风味和口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中的主要成分。盐，可以用从盐沼中提炼的灰盐，或者来自诺曼底海岸的白色盐巴；水来自河流、喷泉、井，或者直接就是雨水；黄油；有时还有牛奶和糖；为了让面包更有光泽，偶尔还会加些鸡蛋。白色的石磨面粉都是用筛子筛过的细面，一般可以制成三种生面团：法莫（硬的），莫尔（软的）和巴塔德（杂糅的）。巴塔德是介于两种硬度之间的生面团，受欢迎的程度已经超过法莫，成为最流行的品种。

通过吃面包也能区分出法国的社会阶级。精英们常吃的是派恩·沫莱特（有可口脆皮的软面包）；资产阶级则主要食用巴塔德面包，它被应景地命名为“派恩·资产阶级”；还有最普遍的普通面包（硬质无皮面包）。在这段旅程中，你将尝试这些不同种类的面包，并体验“妇女进军”的意义。

下层社会

如果你想自然地融入工人阶级的男男女女——正是这些人明天将带你去凡尔赛——我们建议你可以抄近路，不必和工人阶级同吃同住同劳动，只要在菜市场（巴黎的主要市场）附近，任意走进一家繁忙的小酒馆，你就能喝到物美价廉的、来自波尔多和勃艮第的酒，以及一大碗汤羹。至于面包，如果有的话，它或者是“汤面包”，形状是扁平的，完全用面包壳和巴塔德生面团制成；或者就是巴黎大面包，即普通的硬面包，是当地工人阶级的主食。如果想要体验更低档次的饮食，可以去找街角众多酒馆中的任意一家，你可以买一瓶酒带走或者在店里站着喝（没有椅子），跟挣了一天工钱的劳工们混杂在一起——市场搬运工、洗烟囱工、马车夫——还有罪犯和妓女等。

在所有这些地方，你将听到客人们操着粗野的语言互相交谈，通常都是最受女菜农和卖鱼妇人欢迎的俚语。这种语言的名称源于词语poix（沥青），是种原生态而且颇具生机的地方土语，语音上大范围地省略元音，不讲究句法和语法，使用最基本的韵律，最适宜讲黄色笑话，演唱下流歌曲。这种方言很快流行起来，并逐渐被资产阶级和贵族们所接纳。他们从中取乐，并把方言的元素和精髓融入上流社会彬彬有礼的谈话之中。

1789年10月5日，星期一

当你在深夜游览了巴黎之后——巴黎直到凌晨4点才进入梦乡，你得在早晨7点钟去吃早餐，记得穿上你的“无产阶级套装”。女人们应当戴白色的无边帽，穿宽松的白色衬衫和白色的围裙，盖着下面的褶裙。男人们需要戴一顶小红帽，穿白衬衫和无袖的棕色皮马甲，还有蓝色的短裤（到膝盖那么长）。无论男女都需要佩戴三色帽章。最好再扎一条腰带，或者围着腰，或者绕着上半身。

在你的住地附近有一家糕点铺，你可以尝一下这里的面包和咖啡，这将是一顿丰盛的早餐。一般来说，面包与咖啡一起吃味道会更好，但是我们建议，你可以点一杯热巧克力代替咖啡：一杯冲泡的黑巧克力——加入香草和糖混合起来，搭配着可可酱——或者一种奶油配牛奶的热巧克力。自从17世纪进入法国，热巧克力广受法国人民的喜爱。虽然这些天里，热巧克力正撞上民众的满腔怒火——听说玛丽·安托瓦内特有她自己专属的巧克力，她正致力于创造新的吃法——热巧克力现在就像肉桂、肉蔻和丁香这样的香料一样，都已经成为常见的辅料。如果你吃够了一般面包想换换口味，可以试试卷心菜圆面包，这种面包的做法是把黄油、水、面粉和鸡蛋混合在一起，制成轻量的奶油泡芙生面团。这种小圆面包是由糕点师艾维斯刚刚发明出来的。

当你正享用早餐的时候，一阵警钟声从圣玛格丽特教堂方向传来，紧接着其他地方的钟声也敲响了，钟声召唤着巴黎市民迅速到街上去。这一连串的钟声始于一位年轻女性，她此时正在奋力地敲钟呐喊："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面包？"很快聚集的人数将近7000人，其中的妇女们大多数是卖鱼妇、门卫、商人和来自市郊圣安东尼区的小贩，手里拿着木棒、刀和棍子——中间也夹杂着男人，他们从周边地区赶来。聚集在一起的愤怒群众将游行到市政厅、巴黎的镇公所等举行大型抗议活动的核心地区，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他们的队伍。

在市政厅

早晨8点时，你应当已经抵达市政厅外的格列夫广场。有些妇女和男人们一起砸开了锁着的门。更胆大的人跟着他们一起闯了进去，当他们在四处寻找武器的时候，就顺便撕碎了那里的档案和账簿；但是，这并不是一场毫无秩序的洗劫。整个市政厅的金库只丢了100张

1000里弗的纸币，而且数周之后它们也被还了回来，此时存放在这里的350万里弗现金分文未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将空手而归：有700支来复枪和毛瑟枪，加上两门大炮，都被人们扣押并运送出去。情绪不断激化的人们正在不停地辱骂着市长——简·沙利文·贝利，一位天文学家，他的专长是研究木星的卫星——还有弗兰德尔军团和国王。

上午11点，状况变得更加糟糕，妇女们高喊着："要么去凡尔赛，要么挂灯柱。"这并不是空穴来风的威胁。在大革命时期这是很常见的场景：在斩首之前，把人民的公敌挂在路灯柱上示众。此时能出手相助的，是马休·茹尔当，他更有名的绰号是"斩首者茹尔当"。他通常身着一袭黑衣，随身带着一把短柄小斧和一把剁刀——茹尔当之前是个屠夫，他之所以能赢得如此可怕的绰号，是因为他参与了谋杀金融家约瑟夫·济富伦的行动。他把约瑟夫赤裸的尸体拖行了几条街，然后砍掉了他的头；随后他又把注意力转向了约瑟夫可怜的女婿伯蒂。在向伯蒂展示了一番他可怕的杀人技能之后，茹尔当将伯蒂剁成了肉泥。

妇女们将市政厅的军需官阿博特·勒菲弗尔吊起来，茹尔当正磨刀霍霍，此时一位解放巴士底狱的英雄——斯坦尼斯拉斯·梅勒德前来干预，并说服他们释放了勒菲弗尔。幸亏勒菲弗尔一直站在支持民众的一方，梅勒德方能够说服他们。现在，到了该向凡尔赛进军的时刻。

前进

梅勒德和一队鼓手在前边领路，在瓢泼大雨之中，你和巴黎妇女们一起开始了长达12英里的进军，一路都没有停歇。你们会在市中心穿越塞纳河，接下来是金匠码头和第九桥，然后再次经过卢浮宫以及杜伊勒里宫花园，在路易十五广场短暂停留之后，继续沿着爱丽舍宫和塞纳河右岸前进，直到抵达夏约宫。然后再到塞夫勒（此时大约已经走了一半路程），最后抵达的是凡尔赛之前的最后一站——维罗夫

莱。一路上，你会和他们一道唱着粗俗的歌曲，主题是一只放在国王身上的手。在路边惊讶的观者会不断加入你们的队伍，而沿路的店主们则赶紧用木板护住他们的店铺。

在凡尔赛

在路上走了6个小时之后，你们就到了凡尔赛镇。此时你们将沿着林荫大道、巴黎大街继续行进。那里会有当地官员欢迎你们，他们用和风细雨的语言和成桶的酒欢迎你们。你还会见到以夸张打扮亮相的戴洛涅瓦·德·梅丽古尔，她是一位异常貌美的年轻女子，骑在乌黑的马背上，戴着一顶羽毛帽，身穿深红色的骑士服，手中挥动着手枪和军刀；这位已经从良的高等妓女将很快成为运动的标志性人物，她的身上充满了女性的解放精神。

大多数人通常都在这里漫无目的地乱转，或是找酒喝，有一队妇女在男人们的帮助下拉出了一门大炮，继续沿着大街行进到军事广场，这里正对着凡尔赛宫。人们发现宫院的铁花格大门紧闭着，还有警卫守护——百人队和令人憎恶的弗兰德尔军团。并不甘心的妇女们威胁要开火，并且辱骂国王，因为国王拒绝签署《人权宣言》。

路易十六已经飞快地从狩猎地默冬赶了回来，同意接见示威者当中的一小部分人。当他出现的时候，妇女行列中有一个17岁的卖花女，皮尔利特·察贝莉，被这样的场面吓得昏了过去；国王会用嗅盐唤醒她，并保证所有运往巴黎的粮食都将立即送达。他的许诺引起了外围妇女们的怀疑。随着时间流逝，妇女们的怒气反而更盛。几次试图打开大门的行动都受到了弗兰德尔军团的阻挠。为了安抚愤怒的妇女，国王让御膳房清空储备，把所有库存的食物分发给大家——这可以让你们饱餐一顿王室才能享用的极美味的面包。当你们所有人进食的时候，恰好给国王留出了一部分时间。到了下午6点左右，国王宣布

他已经准备好签署《人权宣言》，并且批准了《八月法令》，彻底废除封建制度。国王这样的让步举措会让人群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都稍稍平和一些。四周几乎没有什么声音，只有几声零散的枪响偶尔打破宁静。



在德拉克洛瓦的革命题材画作《自由引领人民》中，戴洛瓦涅·德·梅丽古尔成为自由的象征。

当然，你现在可以先在四周逛逛，这时有很多人在欣赏王室的娱乐厅。这是一栋复杂的建筑，里面有巨大的空间，用来举行大规模的

庆典活动和仪式。娱乐厅位于巴黎大街22号，距离凡尔赛宫并不算远。当你到达这里的时候，大厅已经扩建了，足够容纳三级会议[注]于1789年5月5日在此开会，很快这里就将变成国民公会的驻地。大厅长150英尺，宽75英尺，高35英尺。宏伟的穹顶，彩绘的天花板，希腊式的柱廊，以及安放的圆圈座椅，环绕着巨大的辩论厅，这一切一定会让你叹为观止。



妇女在进军中。在雨中拖着一门大炮走12英里，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起初，只有你们当中的几个人陪着梅勒德进入大厅，在那里他向呆滞的代表们陈述你们的诉求。但是随后数百名示威者——因为长途跋涉而浑身湿淋淋，且一身臭泥——也进入会堂，他们中有一些人拿着猎刀，挂在腰间的利剑也发出威胁的信号。混乱状态一直持续着。代表们被迫挤在一起，以便能给每个人留出在长凳上的座位。一位妇女占据了主席的位子，并像议长一样发号施令。其他人还会朝天开

枪，轰鸣的枪声回响在巨穴般的大厅里。一位年轻的教士以鞠躬和亲吻手背的方式，试图阻止一位卖鱼的妇人进一步羞辱大主教；而这位妇女则无视他充满好意的举动，并且用很不礼貌的语言告诉他，她不想“被狗腿子亲吻”。

并非所有的人都受到如此轻蔑的对待。妇女们会很开心地围着米拉波（Mirabeau）——他是一位革命者，胖胖的脸上长着麻点。他激动人心的雄辩术和灵活的大脑已经让他声名远扬；而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当时是一位瘦削、腰杆挺直的地方律师，后来他因为施行恐怖政策而成为声名狼藉的革命者。这时罗伯斯庇尔正用幽默的语言鼓舞人心，竭力想要盖过这里的嘈杂声。

王宫之外：午夜

临近午夜时分，远处传来大队人马的脚步声，几千支火把在黑夜中向你靠近。他们是由将近2万人组成的国民卫队，6人一排，整齐地走在巴黎大街上。他们穿着带红色装饰的制服，外搭蓝色外套，配上白色的翻领和绑腿。这些颜色都与他们的帽章相配。这支半专业化的民兵，是由拉法耶特领导并组织起来保卫革命的队伍。拉法耶特既是一位支持美国独立战争的法国英雄，也是最近法国大革命运动的积极分子。他是这支军队的总司令，骑在白色的高头大马上。在他们的队伍后面跟着的是数千名武装民兵。整支部队于下午四点半才离开巴黎，因为拉法耶特的原因而推迟了出发时间，但是他最终没能说服他的部下不要参与凡尔赛的乱局。有几名他手下的军官坚持认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拉法耶特的下场也可能会像那些挂在灯柱上的人一样。当他们抵达这里的时候，拉法耶特迅速地以国王的名义保证了在场所有人的安全，并让众人耐心等待他的归来。当拉法耶特重新现身的时候，他带来了好消息：弗兰德尔军团将被遣散。大多数人坚持到

这时已经有些厌烦了，对这样的结果感到非常满意。到凌晨3点时，在确信最坏的状况已经结束的前提下，拉法耶特去了附近的爷爷家，顺便打了个盹。但是，几乎就在他准备离开这里的时候，一个17岁的细工木匠学徒，杰罗姆·赫利提尔，被黑色火枪手从王宫的窗户里开枪击毙。

回到国民公会

随着夜色消逝，你会听到一份来自王宫的最新的可靠情报，来自国王的每个让步都会让在场的群众热烈地欢呼起来，拉法耶特也对此表示欣慰。但是当兴奋状态开始消退，精疲力竭的感觉涌上心头时，这里的许多妇女就在她们坐着的地方昏睡过去；有些人甚至站着就睡着了。你可能也要准备在某个角落蜷缩起来打个盹。但是无论你打算如何休息，都切记不要睡过头了。你要确保在凌晨4点钟回到王宫前，因为有些事情就要发生了。

在王宫里

午夜时分，王室军队中会有一大部分士兵离开王宫，驻扎在王宫花园的远端，只在内阁庭院留下少量的巡逻人员。这时妇女们抓住机会，冲破了大门，如潮水般涌入了大理石厅。王宫里最隐秘的庭院是用大理石建造的，可以直通国王寝宫。庭院位于巨大的亭区首层——仅两个侧翼就有近一英里宽——里边还有廷臣的私人住所和政府官员的房间，他们的住处都相互正对着。


镜厅
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卧室
国王寝宫
底层
大理石庭院
王室庭院
王宫南翼
王宫北翼
阁臣南翼
阁臣庭院
阁臣北翼
N
S
军人广场
印章大道
巴黎大道
圣克卢街
欢愉食府

大约清晨4点40分，有几个妇女离开了中庭，开始四处寻找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有些人专门准备了围裙，号称要用来装她的肠子，还有一位妇女威胁着要撕碎她的心脏，砍掉她的头，油炸了她的肝。其他人则趁机溜进全法国最富裕阶级的房间，偷偷拿走那些值钱的东西——挂毯、烛台、金质的小饰品、瓷器。巴黎王宫的主人奥尔良公爵此时正倚靠在主楼梯上，身上穿着灰色的大衣，戴着耷拉的帽子，手中握着马鞭，正在国王卧室的门口注视着你。当你们向王室成员靠近时，那些受到惊吓的廷臣们正藏在椅子下面或者沙发底下。

快到王后卧室时，有两个护卫拦住了去路：他们的名字分别叫塔尔迪瓦和米奥芒德·圣玛丽。塔尔迪瓦犯了个致命的错误，他开枪打伤了几个人；随后他立即被人们制服然后拖出去斩首。你可不要被这血淋淋的场景分了心；米奥芒德此时正步步后退，试图堵住通往王后会客室的入口。他瞬间打开了门，留出一个缝隙，对着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女仆说话："保护好王后，他们要来杀死她！"随后，就在他再次将门关闭之后的几秒钟内，他被暴徒们控制住了。他们用来复枪的枪柄砸烂了米奥芒德的头颅。

紧接着，几名妇女冲进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房间，但是发现屋子是空的——这个奥地利妓女只穿着衬裙，已经仓皇逃走并安全抵达"牛眼"——一间上了锁的房间。房间周围有一圈窗户透着光亮，这样她就与国王和两个孩子重新团聚了——人们只能把怒火都发泄在了她的床上，用剑把床乱砍一通。

你们中的大多数人还会参与到洗劫壮丽的镜厅的行动中——它有17个拱门，共安放了21面大镜子。在找到猎物之前，你们的去路会被由拉扎尔·奥什率领的国民自卫军士兵堵住，他已经布置了防卫阵型，用掀翻的桌子设置了街垒，毛瑟枪上膛待发。这样的武力震慑会让人群的疯狂举动都停下来。

王宫花园

如果这种程度的暴力和故意伤害对你来说太过反胃的话，我们建议你可以去相对空旷一些的王宫花园里转转。漫步于几何形状的漂亮花坛，经过阿利·阿波隆及其附带的喷泉，你就到达了花园的中心：大运河。这是一片巨大的十字架形的水面景观，有1英里长，200英尺宽。右半边被称作“动物园酒吧”，里面都是国王收集的珍禽奇兽。左边是特里亚农宫酒吧，仿制了大型和小型的特里亚农宫——一座新古典主义式的城堡。这些建筑在公园的这一侧非常抢眼。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把她的特制便桶——一套最先进的抽水马桶——放在了小特里亚农宫。

在林地里沿着任何一个方向漫步，你都会偶遇各式令人惊叹的建筑：格罗特·德·萨图恩，是一处奉献给海中仙女的岩洞，里面装饰着贝壳，表现出它是一个海底的洞穴；还有一处幽静的树丛包围着的“矮林之源”，它是一栋圆形的宏伟建筑，共有32个拱门，28座喷泉；还有与世隔绝的“球厅”，它是一座露天的圆形竞技场，旁边还有一个小瀑布；以及“古代画廊”，有很多从罗马运来的珍贵的古代雕像。但是也不要在这里走得太远；你需要在早晨9点半回到宫前，等着看戏剧性的结局。

露台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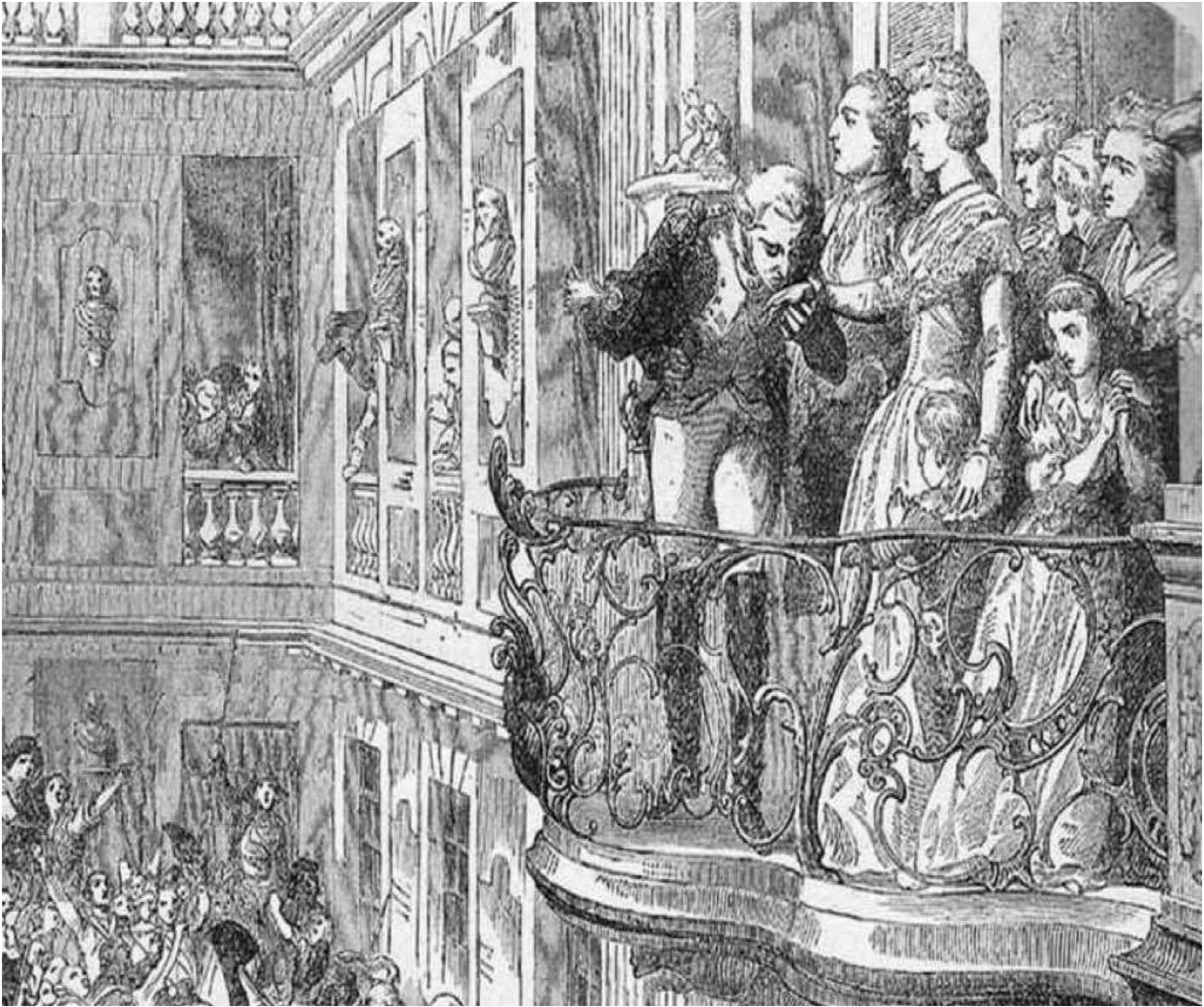
当王宫内的形势陷入僵局时，在王宫外欢呼的人群已经抓住了黑色火枪手，正准备将他开膛破肚，“斩首者茹尔当”正在指挥行刑。王宫护卫人员塔尔迪瓦和米奥芒德两个人的头颅，此时正被插在长矛尖上游行示众。米奥芒德的头由一位穿着伪罗马袍、扮成艺术家的模特拿在手中。这里的欢乐场面即将被拉法耶特打断。他骑着白色战马，

猛地冲入混乱的人群，解救了黑色火枪手，并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秩序。

拉法耶特命令国民卫队占领军事广场，并控制住宫内庭院和进入巴黎大街的入口处，然后掉头往王宫里走，此时他获准进入王后和国王的避难所。在这里，他试图说服国王和王后返回巴黎。国王一家起初是很不情愿的，但最后也只得服从大局。这一切花了拉法耶特两个小时，以达成最终的协议。此时，你和一大群暴徒们正聚集在大理石厅焦急地等待着结果。人们都害怕这天的早晨会在与国民卫队血染的冲突中结束这一切。

但谢天谢地，到早晨10点时，拉法耶特与国王一起出现在上方的阳台上。这时，路易国王承诺王室将返回巴黎，而且他将承担起责任——随后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接下来，拉法耶特会用给卫队成员的一顶帽子别上三色帽章的方式挽回皇家卫队的心；此时人群会再次给予积极的回应。接着出现了最戏剧性的一幕，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露面，为了赢得民众的怜悯，此时她选择带着自己的孩子们一起面对民众，但是看到这一幕的人们并不买账，纷纷吼叫着“别碰孩子！”

这一年的6月27日，玛丽·安托瓦内特曾站在相同的阳台上，向规模相似的人群介绍她的孩子——当时那些人是来庆祝国民公会成立的，人们满怀真情地回应了她。但今天不是这样。一种尴尬而紧张的静谧充斥着广场。拉法耶特意识到再走错一步就可能引发骚乱，结果会一发不可收拾。于是，他在王后面前突然弯下腰，并亲吻了她的手，避免了一场灾难，这时人群将再次表示出支持的姿态。



拉法耶特以亲吻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手的方式，制止了可能发生的弑君惨剧。

回到巴黎——以及离开

你和其他6万名群众将于下午1点离开凡尔赛。在这条蜿蜒而行动迟缓的队伍前后，由国民卫队担任开路和殿后工作；在队伍中间，纯金的皇家马车里载着国王、王后（她还随身带了一小盒首饰）以及他们的孩子，由拉法耶特专门护送；后面的车厢载着廷臣、大臣和国民公会的代表们。像你和其他普通民众一样，大家此时已经耗去了激动

的情绪。围着队伍一同行进的社会名流，为马车队提供保护。车里装的是珍贵的面粉，都是从王宫里拉出来的存货。



不幸的塔尔迪瓦和米奥芒德的头被插在矛尖上举回了巴黎。

人们的情绪是轻快的。妇女们在空中举着剑，热心地叫嚷着：“带着面包师和面包师的媳妇，还有面包师的孩子！”而国民卫队的士兵们也被现场的气氛感染了，把肉松面包挂在了他们举起的矛尖上。

同样被运到巴黎的，还有插在矛尖上的两个不幸的护卫的头颅——塔尔迪瓦和米奥芒德。现在死者的头颅被戴上了由塞夫勒的假发师提供的扑粉的假发，最终这两个头颅将展示于巴黎王宫。当庞大的人群穿过巴黎郊区的村庄时，当地人大多认为最好还是锁闭房门，少数人则出来观察。你会注意到，不时有愤怒的农民投掷的土块砸在皇家马车上。

到下午6点，你回到了格列夫广场。这时候人们又堵成了一团，国王夫妇进入市政厅，接见了等着迎接他们的市长贝利，以及从巴黎的60个区赶来的代表们。随后他们会在另一个阳台露面，引发更大规模的欢呼，人们呼喊着：“国王万岁！”而实际上，国王还有他已经吓破胆的妻子，将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里，去往他们在杜伊勒里宫的新家。

此时，盛大的街头派对已经开启，整个巴黎都在欢呼跳跃。市民们热衷于参加这种气氛热烈的欢庆活动，活动会一直持续到拂晓时分。然后，你就该回到旅馆了，你将从这里动身离开此地。

---

1. 三级会议，Eatates General，法国1789年革命前的立法机构，是法国中世纪的等级代表会议，由教士、贵族、市民三个等级的代表组成。1789年5月，路易十六召开了最后一次三级会议。

刺杀斐迪南大公

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

大公弗兰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和他的妻子霍恩伯格女公爵索菲（Sophie, Duchess of Hohenberg）惨遭刺杀，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结束他们生命的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连串重大危机之间，它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上百万人的死亡，三个帝国的覆灭，中欧和东欧的版图重组，还有许多其他后果。而这一切，将共同塑造20世纪的世界格局。如果没有发生刺杀哈布斯堡王位继承人事件的话，无论那些欧洲大国的争端多么激烈，可能都还不至于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极端事件。然而当这样的事情的确发生了，后续的各种极端事件便难以避免了。

刺杀大公夫妇其实是个偶然事件：各种机缘巧合导致了后来才有的结果。鉴于导致大公死亡所发生的一连串随机事件极易受到干扰，任何事件链条上微小细节的改变，都将对时空连续体造成严重危害，因此时光旅行者们必须在这段旅程中保持最大限度的小心谨慎，必须严格遵循我们的指南。

简介：塞尔维亚人和哈布斯堡王朝

19世纪奥斯曼帝国被迫从巴尔干半岛撤出，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有野心的新独立国家开始努力扩张它们的边界，填充这片真空，并占领那些它们自认为是理所应当的领土。这些国家中最具侵略性的是塞尔维亚，这里的民族主义者们梦想着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国家，

其中包括斯拉夫人曾大量散居的奥匈帝国境内土地，也包括地位比较特殊的波斯尼亚。在1878年的《柏林条约》中，波斯尼亚被置于奥匈哈布斯堡王朝的非正式控制之下，这就惹恼了刚刚获得独立地位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们。

对于热血的塞尔维亚空想家们来说，1908年哈布斯堡王朝正式吞并波斯尼亚为其合法领土，这是一种严重的挑衅行为。这些民族主义者中的许多人都在暗中相互联系，秘密结社，谋划着要推翻奥匈帝国，摆脱其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在这批青年中，就有刺杀事件中扣动扳机的那个青年人——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1894年7月，他出生在一个名叫奥保加戈的村庄，这里是一个靠近克罗地亚边境的贫穷乡村。普林西普是一个不安分的青年，他先后从军校和商业学校退学。1914年，他爱上了一杯使他兴奋的“鸡尾酒”：这里边勾兑的是无政府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思想。他已经准备好为之献出生命。在黑手党的帮助下，他联系上了一个与塞尔维亚的军事精英有联系的密谋小团体，普林西普和他的同伴决定在斐迪南大公到塞尔维亚首都访问时把他杀掉。



奥地利大公弗兰茨·斐迪南。

6月28日（星期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有如下原因：这一天不仅是皇室夫妇的结婚纪念日，而且还是圣维特日——一个纪念圣徒的节日。此外有些不吉利的是，这一天是臭名昭著的1389年科索沃战

争爆发的周年纪念日。在这场战争中，塞尔维亚军队与奥斯曼帝国打了一场决定命运的战役。尽管那时的塞尔维亚杀手曾策划谋杀奥斯曼苏丹，然而战争依然结束于塞尔维亚军队的大溃败，自此导致了奥斯曼帝国对这一地区近500年的殖民统治。如今，这场战争成为让塞尔维亚民族感到骄傲的标志性事件，并且每年这里的民众都热烈地纪念它。而让大公在“科索沃日”来萨拉热窝访问的计划，等于是火上浇油，就像摆出红布给一头公牛看一样。

旅程

萨拉热窝刺杀事件之旅的设计目的，是让旅行者有机会最大限度地靠近现场，但同时也会完全保障旅行者的安全，以及在复杂的时空连续体之间维持平衡。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让你感觉带着秘密任务出发，尾随着杀手，重走他们路上的每一步，感受杀手在现场时的真实感觉。你所要做的，就是隐藏，隐藏得越深越好，而且还要严格遵守时间表的安排；顺利地看到刺杀现场后，要立刻安全撤回，一切都依赖于你能否严格遵循我们的安排行事。

所有去萨拉热窝的游客都需要在当地警察局注册。但很明显，这并不是针对时空穿越旅行者的规定。因此，你会在28号刚过拂晓不久就抵达一处安全屋。在此行程中，男士应当穿普通的夹克和白衬衣，系领带，可以选择戴一顶土耳其帽或软呢子帽。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还会为你提供假胡子。女士应当穿及地长裙，戴手套，还有合适的帽子。为了应付警察的盘问，我们还为旅行者提供了假证件和一套逼真的说辞。你还会拿到一张小地图，上面是你在这一地区的行动流程。我们把地图画在一张糯米纸上，一旦你被逮捕，就可以立即把它吃了。

早餐

早晨7点30分你就得离开安全屋了，先走到位于库姆瑞亚街的弗拉伊尼奇糕点铺。在路上，你会感受到萨拉热窝是一个多文化交融的城市。清真寺和犹太教堂紧挨在一起，还有塞尔维亚的东正教和克罗地亚的天主教教堂也是如此。怪不得这座城市会以“欧洲的耶路撒冷”而著称。你还会看到哈布斯堡王朝的旗帜（黑色和黄色，上面有帝国之鹰）以及红黄相间的波斯尼亚旗帜飘扬在许多建筑之上，它们是为欢迎皇室来访而专门准备的。

在接近早晨7点44分时，你应当已经走进了弗拉伊尼奇糕点铺。在这里点一杯咖啡，再点一些吃的东西：我们强烈推荐这里的馅饼。你可以尝试一下“布莱克”，即油酥千层饼，里面夹着乳清奶酪。对那些喜欢甜品的人来说，可以试试“亚布科瓦茨”，里面塞着满满的苹果馅料。找座位的时候需要慎重一些，注意要和店门口保持些安全距离。因为再过不久，此行的杀手之一特里夫科·格拉贝日（Trifko Grabez）会走进这家店，他是一个纤瘦的男子——脑袋很大，留着一字胡，上身穿着黑色夹克和无领衫，还有达尼洛·伊利奇（Danilo Ilic）——他也是这起刺杀事件的组织者之一；他的打扮与格拉贝日几乎一模一样，除了系着条纹领带，以及与格拉贝日稍有不同的发型（短发带偏分）。这两个年轻人走近柜台，与老板一直有说有笑。这里的老板名叫久罗·弗拉伊尼奇，他的助手名叫厄纳·阿特拉斯。

接下来进入店中的，是尼德尔吉科·查布里诺维奇（Nedeljko Cabrinovic），而他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内乔”（Nedjo）。他更容易被一眼认出来，因为他穿的衣服看起来质量更好些。内乔跟他的同伴们打了声招呼，然后点了三块蛋糕和一杯咖啡。之后他们之中的三个人会向右边走，经过你的身边，直奔屋里的那张桌子去了。

在早晨8点，加夫里洛·普林西普会准时进入这家店。你很容易认出他来，他穿着一件并不合身的黑色夹克和白色衬衫，留着短发，鼻子宽大，上唇留着小胡子；他有一双深邃的深色眼睛，一脸心神不宁的表情，都会让你久久难以忘怀。他和他的同谋者们待在一起，虽然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但已经足够分发给每人一颗氰化物药丸，并塞给内乔一颗炸弹。

千万不要直勾勾地盯着他们看。此时此刻他们的内心异常焦虑，很容易受到惊吓，并且当有任何可疑的踪迹显露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有可能会放弃今天的行动。在他们走后，你需要等上至少十分钟之后，再离开咖啡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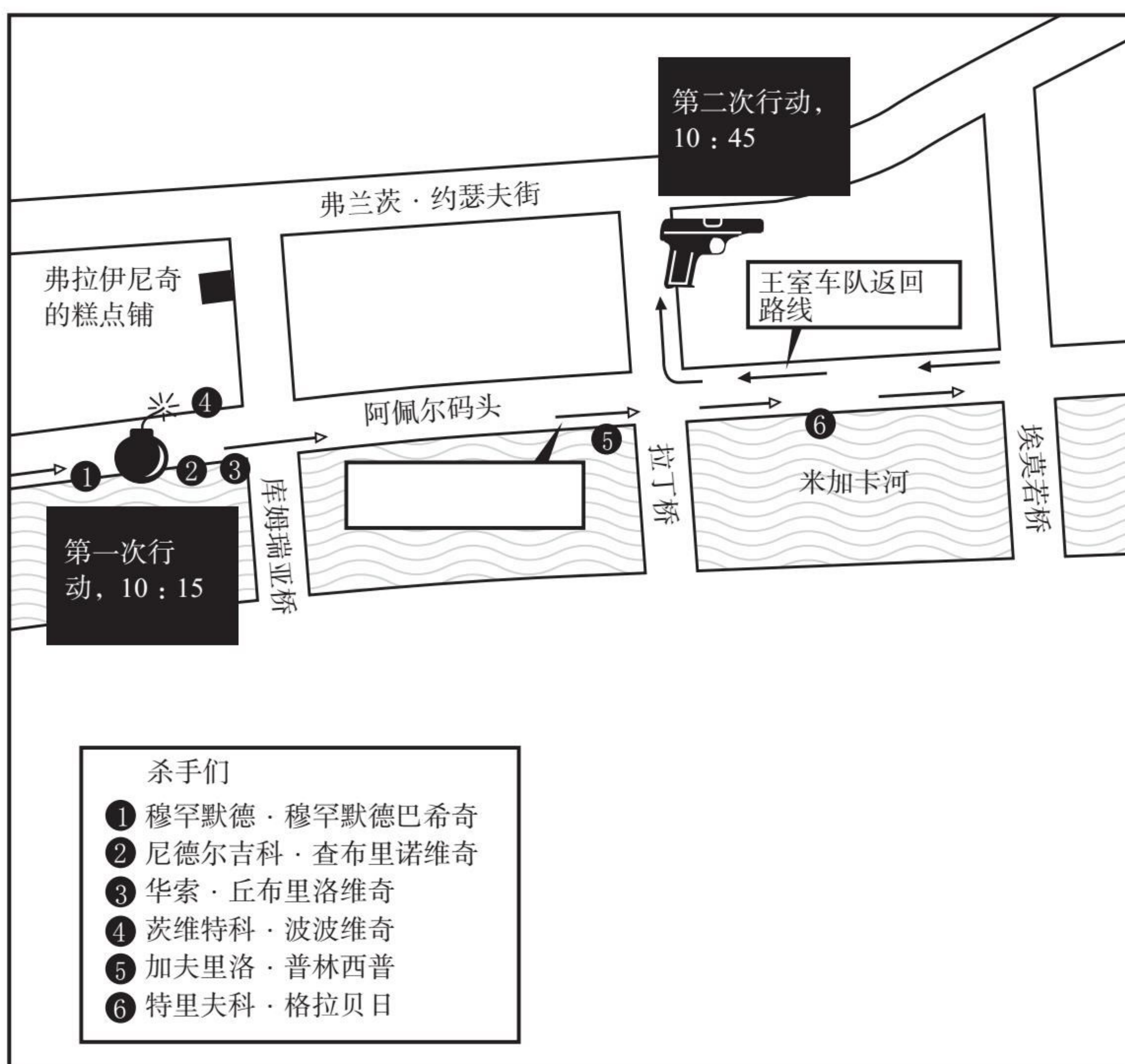
就位

现在你有足够的时间去做一点侦查工作。出了糕饼铺，再向南走一百码，就到了位于阿佩尔码头旁边的库姆瑞亚桥，沿着滨河路走，一路上都是皇家卫队的士兵们在来回穿行。正是在这座桥旁边，将发生第一次试图直取大公性命的暗杀事件。注意看它附近的灯柱，杀手扔出炸弹的时候，就站在这里行动。向东边看，你会看到好几座横跨米加卡河的桥。离这里最近的桥叫拉丁桥，是这座城市中最古老的桥。普林西普此时正在此地守候。

你有可能更想站在街的另一边，因为那里你能看到乘车前来的大公，看上去是个最佳位置，随后的爆炸现场也在这里。街两边的树提供了充足的荫凉，高大壮丽的民宅都是威尼斯风格的建筑。但是站在这里会比在河边更加拥挤，而且还会有被纷飞的弹片击中的危险。

一旦你决定了要站在什么地方，就得赶紧到那个位置去占位；如果继续在这里闲逛的话，很可能就会看花了眼，以至错过此行的目

的。你也可以选择站在拉丁桥对面的岔路口，即桥与弗兰茨·约瑟夫街的汇合处，约瑟夫街与阿佩尔码头就隔着一条河。在街角你会看到一家“莫里兹·席勒的犹太人熟食店”，还有一家百货商店。找到它们都很容易，因为店门口都有大幅招牌，货物堆满了橱窗。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是店主收藏的德国气泡酒的酒瓶。第二名杀手即将试图直接在熟食店的门口动手。当事情真正发生的那一刻，已经有大批人挤在弗兰茨·约瑟夫街，所以无论你选择站在哪里，都不会被人认出来。



周边的侦查到此结束。如果你现在想要回到第一处刺杀地，那么你还有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消磨。你最好在早晨9点45分之前到达那

里；再晚的话，看热闹的人群会挤满整个人行道，你需要保证你的最佳视野不会被攒动的人头堵得严严实实。

出于严格遵循时间表的考虑，我们还是建议你到河的另一边，回到拉丁桥和弗兰茨街的岔路口。在这里有一座美丽的公园。你可以坐在树下放松精神，看看远处雄伟的山峰，它的海拔超过5000英尺。高低起伏的山峰包围着这座城市，山上还点缀着果园和华丽的别墅。

你还有一个选择，即沿着弗兰茨·约瑟夫街向东走一小段路，有一家很大的土耳其大巴扎，它更出名的称呼是巴什察尔希亚，这里其实是城里最大的加齐哈兹·维伯格清真寺，它的侧面是令人惊叹的140英尺高的尖塔。清真寺的名字由奥斯曼帝国在波斯尼亚的统治者命名，正是他于16世纪中叶监督建造了这座清真寺。清真寺位于忙碌的市场中心，被无数小商贩的摊位占据着，包括卖地毯的人、手工艺者、水果蔬菜商贩、马具师和铜匠。这里也是个体验当地文化的绝佳景点，可以看到男人们穿着西服背心和宽松的裤子，蒙着面的妇女身着浅色的传统服饰。

第一次尝试

早晨9点50分，你需要到达在库姆瑞亚桥附近的指定位置。此时的天气温暖，阳光很好。人群中的气氛热烈而友好。为了避免引起麻烦，你千万不要大惊小怪的，这里只有很少量的警察在维持秩序。早晨10点，所有6名杀手都会到达这里，相互之间留着差不多的间隔，分布在阿佩尔码头的两边。处于人群中的第一个是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巴希奇（Mehmed Mehmedbasic），然后是内乔，他离你和库姆瑞亚桥都很近。华索·丘布里洛维奇（Vaso Cubrilovic）站在他旁边，茨维特科·波波维奇（Cvjetko Popovic）也是如此，都位于库姆瑞亚桥的角落。接下来是普林西普，他潜伏在拉丁桥附近。最后是特里夫科·格拉贝

日，守着更远的皇帝桥。他们中的四个人，包括普林西普，都配备了比利时制造的FN型的勃朗宁左轮手枪，以及.380ACP型子弹；所有人都随身携带了炸弹。

首先是由7辆马车组成的皇家卫队缓缓驶过——他们已经于早晨9点45分离开了萨拉热窝车站，并且在驱车前往阿佩尔码头之前，还简单地参观了一处兵营——这时已经是早晨10点零8分了。第一辆车里塞满了当地警察，他们替代了大公自己的私人警卫力量，而私人警卫则被错误地留在了车站。坐在第二辆车里的是市长大人和警察总长。

第三辆车是一辆格拉夫·施蒂夫特牌的黑色敞篷跑车，里面坐的正是大公夫妇。大公戴着一顶帽子，上边插着夸张的羽毛——浅绿色的孔雀毛；身穿一身蓝色哔叽军服，一排勋章装饰在胸前，还戴着白色手套。大公夫人紧挨着他坐在后排，穿着齐身长的白色连衣裙，腰间围着红色饰带。她戴着宽边帽子，上边插着深色鸵鸟羽毛；在白色面纱之上还装饰着一块貂尾皮；为了保持凉爽，她还带了一把白色女士阳伞和一把深色扇子。此时她的手里还捧着一小束花。面对着他们坐在稍低座位上的是当地的总督奥斯卡·波蒂奥雷克。在前排座位的是司机利奥波德·洛伊卡，他将在这次暗杀事件中扮演一个重要的乌龙角色。车中还有中校弗兰茨·冯·哈拉，他在1910年购买了这辆敞篷跑车。后面跟着的另外四辆车，分别载着其他官员和副手们。



大公和大公夫人离开萨拉热窝市政厅，登上他们所乘的车，在遇刺5分钟之前。

在上午10点12分，车队经过第一名杀手穆罕默德巴希克的面前——但是他未能得手。当车队到达库姆瑞亚桥时，内乔站了起来。在离开糕点铺之后，内乔利用这个空当去取了他为后人留下的珍贵照片——照片就在约瑟夫·施瑞的摄影室。内乔在去阿佩尔码头之前，总共在摄影师那里洗了6张照片。早晨10点15分，如果你离得足够近的话，就会看到内乔从夹克里掏出了炸弹，然后把它砸在灯柱上，由此点燃炸弹的引线。然而，他并没有等待12秒，让炸弹的引线充分燃烧，而是直接把炸弹扔向了大公乘坐的那辆车驶来的方向。



三名杀手在贝尔格莱德合影（1914年5月）：特里夫科·格拉贝日（左）、内乔（中）和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右）。

在路上疾驰的时候，大公的司机恰好听到了炸弹砸在灯柱上的声音，他还以为那是一声枪响，就把车往前多开了几英寸。这就意味着炸弹没能准确地扔进车里，而是击中了车顶，然后弹开落在了第四辆车的前边，然后炸弹才爆炸，并且事后在路面上留下了小弹坑。

当炸弹爆炸的时候，你有很多可供选择的观看场面：或者是围着车的混乱场景，或者是关注内乔尝试自杀的滑稽一幕。眼尖的人能看到内乔首先吞下了他的氰化物药丸，但似乎效力不大够，然后他又想到将自己溺毙，于是翻过堤坝跳进了米加卡河。不幸的是，这条河因其难闻的气味和棕色的浑浊河水而闻名，而且此时正是夏季，处于枯水期——河水大约只有一英寸那么深。当他从15英尺高的地方跳到河岸上之后，很快就被4个人追上，包括一名挥舞着军刀的宪兵，以及一名穆斯林侦探，他们已经准备好随时拔枪射击。这4个人轻易地就将内乔活捉了。

在路的另一边，当烟雾散尽时，现场留下了恐慌和混乱的人群。总督的助手头部受了伤，一位奥地利官员受了轻伤，7名路人被弹片击中，还有一名站在阳台上看热闹的妇人被剧烈的爆炸声震得耳膜穿孔。大公夫人的肩膀则被弹片轻微地擦伤了。

经过短暂的休整，车队再次出发，驶向计划中的下一站——市政厅。因此，车队还将路过其他的杀手，他们都没有移动一步，而此时围观的民众大多在四处走动、照相，热烈地讨论着八卦消息，或者琢磨接下来该干点什么。

第二次尝试

此时仍然不要自作主张。现在你要径直走向席勒的熟食店，假装得越自然越好。爆炸的新闻此时已经传到了熟食店，店里的几位顾客，包括席勒的夫人，现在都聚集在街上，高声地讨论着袭击事件。这时的你或许更想要进店里喝一杯烈酒压压惊。你可以选择来一杯当地的芥子白兰地，它是用李子酿制而成的，应该能满足你的需求。等你再次从店里出来，这时可能已经到了10点43分，普林西普就站在离店门口6英尺的地方。内乔失败之后，普林西普已经意识到事情发生了变化，回想起皇室车队原来的计划路线是要沿着弗兰茨·约瑟夫街走，所以他打算到那里去碰碰运气。

在你等候的时候，大公夫妇将按计划出席他们在市政厅的活动。他们似乎忘记了刚刚才经历的谋杀未遂事件。这期间只有一次让大公情绪失控——倒霉的市长没有及时更换他的欢迎致辞，仍然是十足的官话和陈词滥调，大公毫不客气地用气愤而激烈的言辞打断了他："你讲的好在哪里？我来萨拉热窝是友好访问的，但是却有人向我扔炸弹！"

10点38分，大公与夫人准备离开这里。尽管他们这一天剩下的预定行程都已经被取消了，并且大公的顾问也请求他不要再拖延，必须赶紧离开这座城市，但是大公仍然坚持要去医院探访伤员。

因为担心还有更多的杀手等着袭击车队，众人一致决定要绕开弗兰茨·约瑟夫街，紧贴着阿佩尔码头绕过那里。然而可悲的是，居然没有人想到要提醒所有的司机路线有变；所以当第一辆车到达拉丁桥时，司机仍然按原计划右拐进入了弗兰茨·约瑟夫街，后边跟着的大公的车也在上午10点45分抵达席勒家商店门口的十字路口。

总督波蒂奥雷克此时仍与大公夫妇坐在同一辆车里。突然他意识到车子走错了路，于是命令司机立即掉头。司机洛伊卡遵照命令停了下来，准备掉头。而此刻，车子正好停在了普林西普的前面。尽管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如此之好，普林西普还是迅速从怀里掏出了枪，转过头开了两枪。其中一颗子弹直穿过大公夫人那一侧的车体，然后从右大腿根处钻入了她的腹中。另一颗子弹击中了大公的脖子，打断了他的颈部静脉血管，并挤进了脊椎（两处伤口都很小，别指望在现场看到一大滩血或任何明显的伤口）。



普林西普冲向目标。这是一位画家这对一幕的印象，也是他为一份意大利报纸《星期日邮报》创作的画作。

在那一刻，大公夫妇并没有明显的动作，他们的头只是轻微地耷拉了下来，随后他们慢慢地朝着前面的座位跌了下去。他们乘坐的车再次开动之后，便立刻朝着河对岸驶了过去。与此同时，普林西普吞下了他那颗效力不足的氰化物药丸，并举起枪对准自己。但是附近的便衣迅速上前把他的枪夺走，普林西普也立即被愤怒的警察、士兵和市民制服，他被众人压在地上狠狠地揍了一顿。

面对历史上最重要的犯罪现场之一，你自然会想再靠近一点看到细小的行动。但是要注意：有些摄影师会在人群中立即拍下此时现场的照片。为了避免被照相机“抓拍”到，当普林西普被缴械的时候，你最好还是离他远一点。为了避免被误当作同谋，请你在枪击发生后十分钟内及时离开这里，以免不必要的麻烦。

离开

你将在上午11点45分准时离开这里。如果你还身处人群之中的话，请立即想办法脱身，然后绕别的路回到安全屋。11点30分，城市教堂的钟声敲响，并向世界宣布大公夫妇已经遇袭身亡。此时的街上充斥着愤怒、难过的民众，人们自发组织起抗议活动，穿城游行，叫喊着反塞尔维亚的口号。此时，你应当已经离开这里很远了，你的任务顺利完成。

如果你希望再扩展一下你的行程，并体验一下城市进入危机模式的氛围，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延迟离开的时间点可供选择，即晚上九点半。如果选择了这个时间，你在经历了早晨的行动之后可能需要一些小食品来补充能量。请你朝着土耳其大巴扎方向走，在那里找一家咖啡馆，点一道开胃菜；或者尝一下路边摊上的美味食物，这里有一种叫作“策瓦皮”（cevapi）的烤肉串，可以搭配香肠和洋葱制成的塔饼。如果你是素食主义者的话，可以选择尝尝“皮塔·迪·斯皮纳库”（pita di spinaku），吃的时候可以配上菠菜、农家乳酪和羊奶芝士。下午，到处都能遇到示威游行，此时人群充斥着整个萨拉热窝的大小街道；在你目击了刺杀所发生的一切之后，相信你也能感受到人群的愤怒情绪。

到傍晚时分，你很可能走得脚也痛，肚子也饿了。别着急，你会有一顿不错的“坐餐”。这里有很多提供当地特色美食的餐馆。波斯尼

亚的汤羹尤其可口，而且还能填饱肚子。“比亚”（beya）是一种鸡汤，里面有胡萝卜、秋葵、豆子、土豆、芹菜和西芹，而萨拉热窝汤则是用与此相似的蔬菜再加上小牛肉和酸奶油制成。两道汤其实都能当成一顿饭吃。当地的啤酒不仅味道好，而且后劲大。波斯尼亚酒尤其猛烈：它的做法是用糖、水和酵母混合之后，再加上少许朗姆酒，在密封的容器里发酵两周。然后将其置于调酒壶内，此时得到的混合物的上层便是精酿的兹瓦卡拉（白酒）和布拉提尼（红酒）。

城里最美味的菜肴可以在奥地利酒店品尝得到，那里是专门接待来访贵宾的地方。但是，在刺杀事件结束后这家店就关门了。这也是件很有趣的事——在塞尔维亚人开的欧洲酒店里坐坐。然而第二天，这里就被愤怒的暴徒打砸和洗劫一番。这就是一股肆意放纵的暴力在整个城市中突然释放的必然结果。

千万别再去酒吧了，因为那里已经布满了秘密警察、间谍和情报员，他们正准备抓捕任何看上去不太对劲的人。如果你不幸被盯上了，就有可能被丢进哈布斯堡王朝刑事司法系统的黑洞之中——那里充斥着腐败、贪污、腐朽，一旦进去了你就甭想再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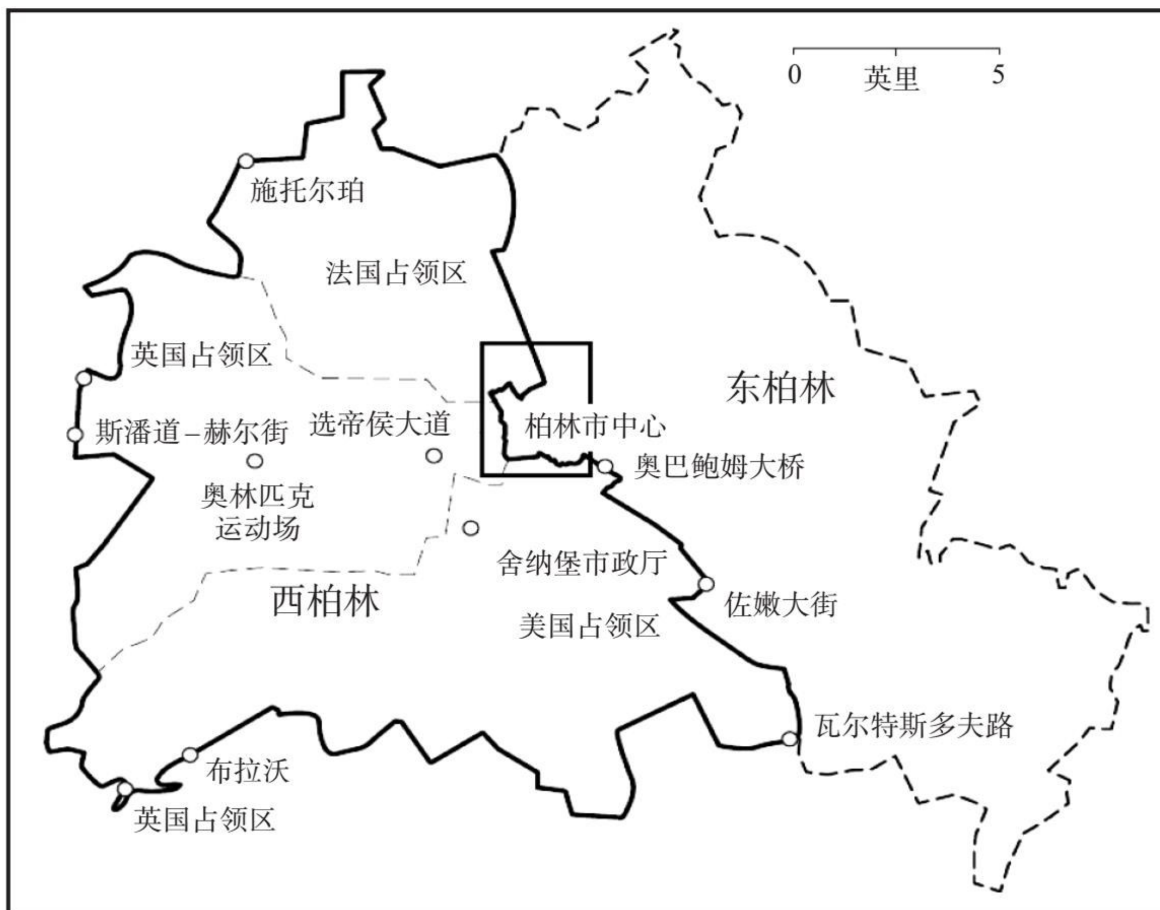
柏林墙的倒塌

1989年11月9日—11日，柏林

“上周发生在柏林的事件是颇具复杂意义的，这里面既有巴士底狱陷落般的意义，又有在新年之夜爆发出的压抑已久的狂喜。”这是《时代》杂志在柏林墙倒塌之后不久给出的评论。在这不寻常的三天以后，整个战后欧洲的历史都将重新书写，冷战在这里留下的痕迹也终究被清除。经过了近30年的期盼，此时有超过100万的东德人如潮水般涌过柏林墙到西柏林去。这座城市已经变成巨大的派对场所，庆祝两个柏林的重新统一，这里的人们分享着欢乐与惊喜。所有的这些都值得你去看一看。

简介：冷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被分成了四个部分——每个部分都由一方占领当局（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直接管辖。由于地处苏联辖境的腹地，柏林也依照相同的原则被分成了四个部分。后来，随着冷战的紧张气氛演变成了现实中的公开对抗，美国、英国和法国占领区决定合并各自的占领区，组成了联邦德国（FRG），或称西德。同时苏联占领区也变成了民主德国（GDR），或称东德。德国的首都柏林也依照同样的办法，建成了一块“飞地”——西柏林，安插在社会主义东德的腹地。



接下来的几年里，总有一股稳定的移民潮从东德逃往西柏林——总体上来看，主要是懂技术和有理想的年轻人。此后这些移民便一直留在了西德，这给东德的经济和政治稳定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东德政府开始采取措施，于1961年8月13日午夜开始修建一道柏林墙，这个社会主义政权宣称它是反法西斯的“护城堡垒”。这堵墙长达200公里，最终将整个西柏林圈在里面。除此之外，东德还在东西德边境修筑了围墙，并在墙内的东德一侧设置了栅栏和哨所，布置了军队巡逻，设下了雷区，到处都有军犬，而且还制定了对企图翻墙逃脱的人员直接击毙的政策。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试图翻墙逃亡，并已经有超过100名东德公民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堵墙形成的“死亡地带”，1986年摄于西柏林一侧。西柏林一侧墙上涂鸦的作者是蒂埃里·诺瓦。

28年后柏林墙依然矗立，但是背后维持它的政权却并不稳固。东德公民对政府的忠诚度已经被持续的高压政策消耗殆尽。这里的经济发展更是苍白无力，但是人们可以清晰地从电视上看到从西方传来的

光影。新上任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开启了新一轮改革，这轮改革影响了当时的东欧。1989年初，反对派贸易联盟、团结工会在波兰成功地组织了新政府。同时，匈牙利共产党也开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开放与奥地利的边境，并且拒绝东德和罗马尼亚的警察入境。有超过50万东德人采取过境匈牙利的方式逃跑，直到东德政府宣布禁止公民前往匈牙利旅游。这项政策反而刺激另一大批公民离开东德，他们纷纷前往位于布拉格、华沙和东柏林的西德大使馆，这些地方都是他们寻求庇护的地方。到了10月初，秘密列车已经运送了数千名东德人前往西方。随后更令人绝望的消息是，东德政府决心完全关闭边境。这样，东德的公民们所剩下的选择只有表达忠诚和发声抗议这两条路——接下来的几个月，尽管已经忍受了几十年的监视和压抑政策，但是东德人民还是选择讲出自己的真实意见。

抗议活动首先出现在德累斯顿，抗议人群首先包围了火车站，随后抗议活动演变成了全面的暴动。11月4日在莱比锡爆发了“星期一进军”运动，活动是由一家小型的抗议团体以及路德派教会暗中组织的，前来参与的人数迅速膨胀到10万。抗议活动由库尔特·马苏尔（Kurt Masur）任总指挥，他是城市乐团的指挥家。意志坚定而又忧郁的莱比锡人沿着城市的环形路游行示威，显示了他们甘作“反对派”的决心。

两天之后，东柏林的恐慌情绪也在持续增长。德国统一社会党已经开会讨论，并研究决定要对抗议运动加以管制，因为已经有超过50万人冲进东柏林市中心，这一切迫使当时手足无措的东德当局硬着头皮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对当前事态给予官方正式回应。这次新闻发布会在东西两德同时进行电视直播，发布会的播出时间是11月9日下午6点53分。由于当局尚未制定出能让各方满意的政策，所以发言人也只能宣布，政府将颁布一些新的法规（试图逐步推介给民众），而且这批法规将立即得以执行，其中部分涉及解决东西柏林间的通行办法（同样，我们未见到有原始文件支持这样的计划）。

这再也不是什么难题了。人们听到了边境开放的消息，于是他们就按照新闻说的开始行动了。

大事件

你将于1989年11月9日晚上6点抵达东柏林，地点在芬兰大街15号的门厅处。这栋建筑是这条大街上大量空屋的一部分。在修筑了柏林墙之后，东德政府已经将这里的住户们清空了。这里距离波恩霍默大街检查站仅有200码：沿街而行，在右侧你会看到边境交界处有新建的瞭望塔和高高架起的铁丝网。请你务必于11月11日午夜之前返回芬兰大街15号的门厅处。这三天的旅程将是令人愉悦的，室外阳光充足，但天气还是有点冷，到夜间气温会逼近零度。所以你得穿暖和点，我们强烈建议穿厚实的鞋子。

房间、食物和反主流文化

我们已经为你在东柏林弗里德里希大街的大都会酒店订好了一间房，它位于东柏林最有名的林荫大道的北边，菩提树下大道。这家酒店开业于1977年，作为引领潮流的国际饭店（东德的国家旅行社），酒店专门接待西德旅行者，并且只接受外国货币。这里仍然保持着20世纪70年代的装修风格——橙色的塑料招牌，棕色图案的壁纸——虽然都显得有些过时了，但对于这个动荡的周末来说，此处仍不失为一片舒适和安宁的绿洲。请注意，这里所有的房间都被严密地监听了。你讲话时如果要提及当局，或时空穿越以及尚未发生的事件，必须格外小心谨慎。对那些想要体验冒险的旅行者来说，你所住的房间的上面一层就是能够满足你需求的地方，此地名为“可以蹲坐的普伦茨劳

堡”，是东德反主流文化的中心地带。你也可以试试在利兴路61号或者博和弗利尔路7号加入他们的派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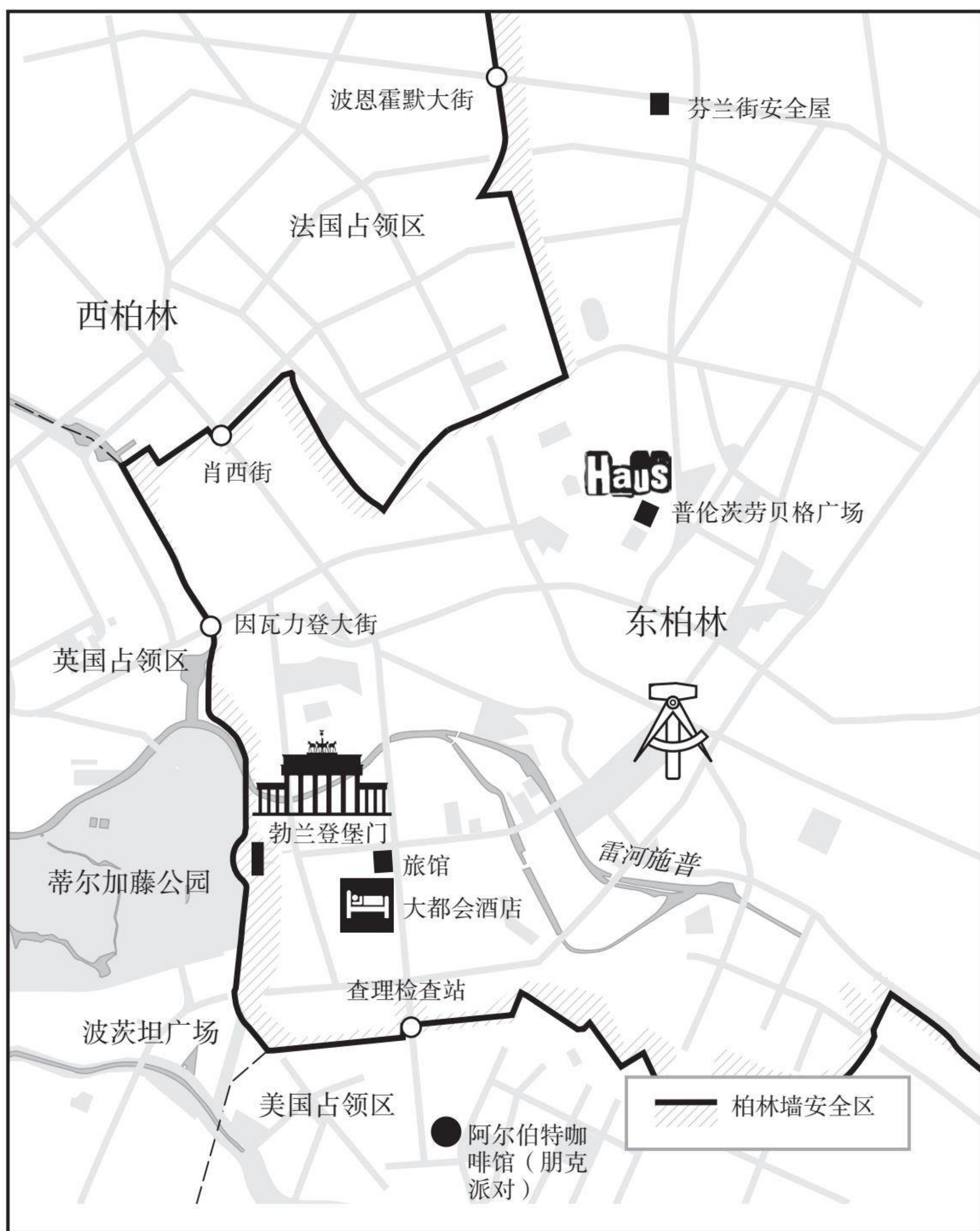
当你在东柏林居住时，我们强烈建议品尝一下当地的饮食。因为在推倒柏林墙以后的德国，就不会再有机会尝到这样的味道了。尤其是东柏林的热狗，它的颜色有些诡异，硬度也不是我们平常所吃到的那种；气泡饮料的口感很奇怪，像是多种化学品的调和物；杜松子酒的味道也是怪怪的。

我们希望大多数时光旅行者们能专注于柏林墙周围的活动。但如果你想体验一下西柏林的反主流文化，我们建议你去派克俱乐部感受一下，它位于海因里希·海纳路，克罗伊茨堡的后院，查理检查站的南侧。9号晚上，正赶上东德朋克小组“其他人”的表演；奇怪的是，许多东德乐队——甚至朋克乐队——最近都能拿到通往西柏林的通行证。当你抵达的时候，这里已经处于醉酒的状态，沉浸在上蹿下跳的狂热朋克派对之中了。在这个周末，同样值得一去的还有“丛林”，这是一家现代派的20世纪20年代风格的咖啡厅，里边聚集了这座城市最反传统的酗酒者们；最近常来这里的客人包括大卫·鲍伊（David Bowie）和伊基·波普（Iggy Pop）。

11月9日，星期四，分裂的柏林

此时，你已经站在波恩霍默大街检查站了，现在可以花一点时间去米特区的街上看看，这里有大量破败的建筑物。为了修建柏林墙，这一地区也被彻底清空了，原来住在这里的都是工人阶级，现在这里的居民都是对政府怨气很大的东德人。在检查站的周围，及街上的许多小酒吧里，你会听到当地人讨论沙波夫斯基（Schabowski）新闻发布会的深意，并期盼着边境真的能在一夜间彻底开放。

切记不要徘徊太久。从大约晚上7点20分之后，你会发现人群开始聚集在柏林墙东侧，波恩霍默大街检查站的入口。两个叫嚷声尤其大的年轻人——阿兰姆·拉多姆斯基（Aram Rademski）和西吉·薛费（Siggi Schefke）——会向那些困惑不解的边境守卫们大声质询，问他们是不是可以从这里通过到西边去。此时守卫中出现了一位高级军官。人群中的讨论更加嘈杂了，但是这时候还没有确切消息表明，东德人可以从这里到西柏林去。如果当时条件允许的话，你可以抬头看看检查站楼上，灯火通明的办公室窗前显现出的陆军中校哈拉尔·德雅阁（Harald Jäger）的身影，他是这晚在此值班的最高级别官员，会不时地到室外露面。他有张国字脸，留着偏分，当你和其他人正在检查站外等候的时候，他正发疯似的给上司打电话询问究竟该怎么办。这时周围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并且人群规模还在不断扩大。



到晚上8点时，等候的人群会增至数百人。还有一长串车辆加入等候的队伍，车上满载着人，都希望今晚能从这里过境。到晚上8点半，一辆警车开到人群的最前边。警车里的官员用扩音器对着人群喊话，

命令他们到附近的一个警察局去开具离境签证。此时你应当像人群中的大多数一样无视这样的命令。到了晚上9点，边境的守卫们会重新出现，并把人群中最具领导力的核心人物带到检查站的办公室里商谈。接下来的命令来自一直处于疑惑状态的史塔西（东德的国家安全机构）总部，这道命令是允许守卫给聚集在这里的人们的护照盖章，然后给他们打开一条去路，并把他们从这个国家永久驱逐出境。大约有30多人会照这个程序先盖章，随后前往西柏林。你不应该追随他们，而应当与大部分人待在一起。现在这里已经聚集了数千人之众，人群的最后行列一直排到了波恩霍默大街，并且街边的小巷也挤满了人。到处都是人，大家有节奏地呼喊着："开门！开门！"

接近晚上11点半时，哈拉尔·德雅阁凭着他的直觉，命令守卫们打开检查站的通行大门。他的两名下属——赫尔穆特·施托斯和卢茨·瓦斯尼克，出现在路障旁边，开始用手推开大门。突然间，已经等不及的人潮开始向前推挤，众人以合力推开了铁门。这一刻，有数千人在这里笑着，哭着，叫着。欢欣鼓舞的东柏林人冲破这道门奔向了新的世界。当你经过检查站的时候，可以驻足观察一下那些边境守卫们此时令人费解的怪异表情。

到西方去

经过波恩霍默大街检查站，再越过波色布鲁克大桥，你就抵达西柏林境内了。你可以在这里稍作停留，看看东德人整晚似熔岩流淌般地涌入这里。一些西柏林人也会自发地组织起来，看望并拥抱他们的同胞。但是我们建议你可以在这个晚上去逛逛，沿着墙走一走，看一看其他检查站正在面临怎样的局面。


ACHTUNG!
SIE VERLASSEN
WEST BERLIN

还能再站一个人。勃兰登堡门，11月9日。标语上的文字“请注意！你将离开西柏林”，已经被人涂改为“怎样，才能？”

往西南方向走大约15分钟，就到了荣军街检查站。史塔西和东德边境的守卫们正采用非常死板的人墙战术阻挡人群，而东德人则试图冲破人墙，正如喧闹不安的人群所奋力争取的，他们即将到达边境的另一边了。西柏林人同样在这里聚集。到夜里1点左右，你要注意看瓦尔特·莫波尔（Walter Momper）的亮相，他是社会民主党在西柏林的市长。你很容易就能认出他来——一个秃顶的男人，裹着鲜红的围巾，手持着扩音器。之后，他会向人群和东西两边的柏林守卫同时发表演讲，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并且让东柏林的守卫放行。到凌晨1点半，局势已经渐渐明朗，这一晚没有人能从这里到西柏林去。此时你需要从第一个路口左转离开荣军街，直奔西柏林最大的公园——蒂尔加藤公园。你肯定不会错过菩提树大道，因为它从东西方向横穿了整个公园。接下来，跟着人群向东走，步行400码之后，柏林墙又回到了你的视野之中。随后，你会看到以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圆形石柱支撑着的雄伟的勃兰登堡门。

虽然在勃兰登堡门并没有东德人设立的检查点，但是无论从东边还是西边，这里都无法通行。它成了夹在两段柏林墙之间的无主之地。从东西两边赶来的柏林人此时已经聚集在勃兰登堡门，他们准备熬一个通宵。这时的场面会变得更富有戏剧化，来自美国的电视台已经在这里扎营，安装了探照灯照亮两边的柏林墙，并开始他们的电视直播。西侧的柏林墙非常矮，几乎并不能构成什么障碍。如果你到得比较早的话，你会发现起初有一群人在这里不停地徘徊以寻找机会，在晚上9点以后，他们就开始直接爬墙了。我们建议你不要在这个时候加入他们，因为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东德守卫们将使用水枪压制人群，所以你要小心。但是，有一个年轻男子会勇敢地直面水枪，用别人递给他的一把伞给自己当盾牌。到夜深的时候，水枪不再喷水了，柏林墙西侧的人们占据了明显的优势。一大群东柏林人正在步行穿过微光照亮的广场，这里就是勃兰登堡门所在的地方。

这一夜行程的最后一站是查理检查站，它是最著名的边境出入口，位于西柏林的美国控制区，勃兰登堡门的西南侧。顺着柏林墙一直走到弗里德里希大街，你会看到一些小的金属棚屋。它们就是柏林墙西边一侧的检查站办公室。此处还有著名的艾德勒咖啡馆，这是一个冷战期间经常有间谍和军队官员出入的地方。你最好在傍晚时分到达这里，咖啡馆的老板阿尔布雷希特·劳正在往东走，端着一盘沉重的玻璃杯，里面装着气泡酒和热咖啡送给那些边境守卫们。守卫们自然会拒绝这些饮品，但阿尔布雷希特无论如何也要表现一番。守卫们随后会以增加更多路障的方式封锁边境，但是到午夜过后一刻钟时，人们将把这些路障统统掀翻，移到路边去。

11月10日，星期五，柏林中部

今天的行程将是在柏林中部随便逛逛。这一天将有超过50万人越过柏林墙。绝大多数人会选择步行，还有26000辆汽车越过边境，几乎四周的车都是东德特有的特拉班特牌和瓦特堡牌汽车。你很快就会习惯这些车所发出的独特声音，比如特拉班特落后的二冲程发动机。这些车的发动机散发出的独特气味，以及排气管里冒出的滚滚浓烟也令人印象深刻，因为这些汽车使用的是一种混合了汽油和机油的燃料。一些车辆还悬挂着东德国旗，但是中间的镰刀锤子标志被去掉了，剩下的部分乍看起来和西德的国旗差不多。

你大概会注意到东柏林人和西柏林人的穿着打扮存在明显的差异。从东柏林来的人都无一例外地穿着土褐色的衣服，以及单薄的外套。经济上的不平等是30年间东西德分裂的后果。在这一天上午10点的波茨坦广场，东西德的经济差距在这里表现得极为明显。西德总统理查德·冯·魏泽克来到这里，与在场的群众握手致意，然后走出他熠熠发光的黑色梅赛德斯轿车，他的车后面跟着的是脏兮兮的卡其色瓦特

堡轿车和一辆深绿色的特拉班特轿车。此时，你可以欣赏一下上百把锤子和凿子在墙的西侧留纪念的声音，它非常悦耳。在西边，最让人羡慕的就是他们拥有那些布满涂鸦的墙。这也是一个适合欣赏演讲的时刻，有商业眼光的人则抢占了商机：来自柏林墙的碎片和瓦砾很快变成了纪念物，同时印着以下标语的T恤衫：Ich war da-bei:Novenmber 9（11月9日，我曾在这里），已经成为柏林墙周围的热卖品。

今天的主题是与统一密切相关的。每个人都是柏林人，每个人都属于同一个德国。还有不计其数的人正在从西欧其他地方涌入这座城市。典型的例子是一个来到波茨坦广场的阿姆斯特丹人，他开了一辆卡车，车上满载着10000支玫瑰花，这些花是从荷兰最著名的花市直接运来的。还有更多的鲜花正在源源不断地运来。而鲜花并不是可以用来赠送礼物的唯一选择。实际上，柏林市内的公共交通系统在今明两天都将是免费的，巴士司机们拒绝收钱，地铁也快要被挤爆了。当地报纸出版的特刊《柏林晨报》，全天都在街头免费发放。许多柏林人自发组织起来，在一些咖啡馆或餐馆提供免费的饮品、小吃和咖啡。在靠近检查站的地方，有几辆卡车正在发放成包的新鲜水果、口香糖和香烟——另一个好处是，这些免费的礼物都是人们自发地相互分发，所以没有人会被落下。这些还只是免费发放的一小部分。在克罗伊茨贝格区的查理检查站附近，有人在分发大块的美味烤肉。有趣的是，靠鼻子带路你就能找到分发烤肉的地点。

当东德人第一次来到西德时，他们将得到一份来自西德政府的欢迎礼物——面值100的德国马克，可以凭身份证在任何一家西德的银行或邮局免费领取。柏林银行位于西柏林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库达姆大街上，这里绝对值得一看，比如这样的场面——排队的人已经排到了四分之一英里那么长。而这条街上，众多引人注目的豪华购物中心，让初来乍到的东德人非常眼红，然而他们并不会在这里花太多钱。相反，许多人手中拿着很多水果——香蕉、橙子和猕猴桃——这些是他们在东德至今都买不到的东西。

今天还有两件大事值得你绕道去围观一下。对政治迷来说，西德一流的政治家们将于下午两点半在舍纳堡市政厅发表演说。演说地点起初只是舍纳堡区的一座镇公所，自1950年起这里就已经成为柏林参议会的所在地，以及市长的驻地。而柏林的传统政府驻地——红色市政厅——仍然在柏林墙的另一侧，米特区的一片废墟之中。现在正在发表演说的人，包括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他刚刚匆忙结束了对波兰的访问，才抵达柏林不久。还有他的外交部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维利·勃兰特也是柏林人，他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曾经担任过西德总理；还有瓦尔特·莫波尔，现任西柏林市长。这里的媒体此时也全都处于极度的兴奋状态，摄影记者、摄像师和拿着吊杆麦克风的录音师不断地在前排推来搡去。对于科尔来说，关键的时刻到来了，他说："自由德国人的祖国万岁！自由的欧洲万岁！""我想要告诉所有住在东德的人们，我们站在你们这一边，我们仍然是一个国家！我们是一家人！"维利·勃兰特明显被这番话感动了，他在这一刻发出一番告诫："这是激动人心的一天。在一段长期航行之后，我们只是停在了一个小港湾。我们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去舍纳堡市政厅需要乘坐2号线地铁，从中部出发向东，在诺伦多尔夫广场换乘4号线；然后登上一辆向南开的列车就可以到达因斯布鲁克广场了。


HARLIE'S RETIRE

罗斯特罗波维奇正在柏林墙边演奏巴赫的曲子。请看涂鸦“退休的查理”。拿着喷漆罐的人可不会闲待着。

音乐爱好者们应当朝柏林墙的方向走。在查理检查站的西边，伟大的俄裔大提琴家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Mstislav Rostropovich）正在那里演奏。罗斯特罗波维奇1971年从苏联逃亡。最近他刚从巴黎来到这里，带来这场即兴的音乐会，向那些冒死翻越柏林墙的人表示敬意。他的开场曲是极富煽动力的大提琴曲《巴赫的第二号协奏曲》，即《萨拉班德舞曲》。

11月11日，星期六：一场足球赛

星期六几乎完全延续了星期五的状况，这一天有更多的东德人如潮水般涌过已经完全开放的边境出入口，这一幕仍然是西柏林人喜闻乐见的。位于格利尼克大桥和埃博斯瓦尔德尔大街的新设出入口将于今天正式开放，在那里有一台东德的推土机将推倒一段柏林墙，以减缓其他检查站的压力。

到上午10点，波茨坦广场出现了更多自发组织的集体活动。在那里有一群来自莱比锡阿尔特韦斯特的柏林人，聚集在一辆老式吉普车上。车停在靠近柏林墙的地方，他们试图把一条巨大的锁链固定到混凝土墙上，另一端绑到吉普车上。包围着他们的人群激动地高喊着：“滚蛋吧，墙！”以及现在无处不在的口号：“同一片土地，同一个民族。”这一刻自由自在的感觉正在不断升温，附近的排箫艺术家们正在演奏悦耳的曲子。而不久以后，这些自发的行动将受到阻挠，东德的边境守卫们会打开水枪射向吉普车。无助的群众则得到了西德警察的全力支持，他们紧靠着墙停放了很多辆厢式货车，将它们一字排开，以阻止局势进一步恶化。这时候人们会爬上柏林墙，向东德守卫发起反击，并且高喊着：“下来吧！难道你想在那边等着饿死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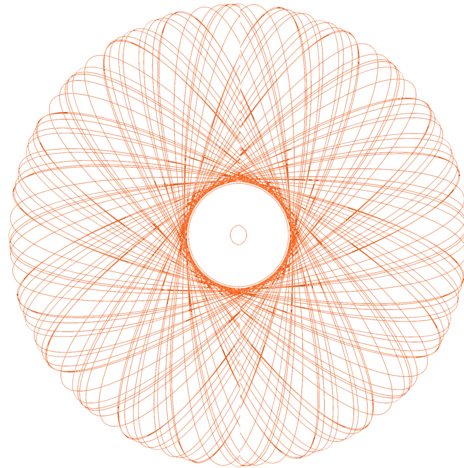
你还可以选择去看一场足球赛，比赛双方是柏林赫塔队对战华登舒特队。比赛将于下午3点半开始，地点在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这里曾是1936年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会场，位于城市的西边。在柏林墙打开之前，海报上宣传这场比赛是一场第二轮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的冠军争夺赛。但是自从11月10日早上10点，这场比赛已经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对于所有柏林人来说，他们将借此机会庆祝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1971年之前，柏林赫塔队的主场一直在市内的怀丁区，他们的大本营是森布鲁能体育场。1961年柏林墙树立起来的时候，就位于体育场东边几百码的地方。自此之后，赫塔队就挥别了东柏林的大批球迷。这么多年来，每当赫塔队在墙的另一边踢比赛时，都会有一些东柏林人聚集在柏林墙附近，听球场内球迷的呐喊声。而今天，他们终于有机会亲临现场，到他们的新主场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现场观战。10000张免费门票专门提供给那些持有东德身份证的球迷。如果你没有的话，也不用太担心，花钱买一张这样的球票并不是什么难事。

在开赛之前，体育场的解说员会喊出柏林所有市区的名字——东、西德都有——然后人群会尽情地予以回应。在上半场开始16分钟之后，华登舒特队抢先攻入一球；但是在第64分钟时，19岁的斯文·克雷奇默（Sven Kretschmer）抓住一个很好的机会为赫塔队扳平比分。这支球队比赛之后会获得源源不断的支持。在这个赛季结束的时候，它最终成为德甲中杀出的一匹黑马。

为了能看上这场球赛，你需要朝勃兰登堡门的南边走，走到地铁U1线的任意一站——默克尔恩桥站或者格莱斯德赖克站——然后登上开往西边的地铁，也就是鲁勒本方向。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就在这条地铁线上的倒数第二站。

第三部分
文体盛景



第23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公元161年8月，奥林匹亚，希腊

莎士比亚环球剧院的首演之夜

1599年6月11日—12日，伦敦

比博普的诞生

1942年2月15日—16日，哈林区，纽约

披头士乐队在汉堡

1960年—1962年，汉堡，德国

丛林中的怒吼

1974年10月29日—30日，金沙萨，扎伊尔

第23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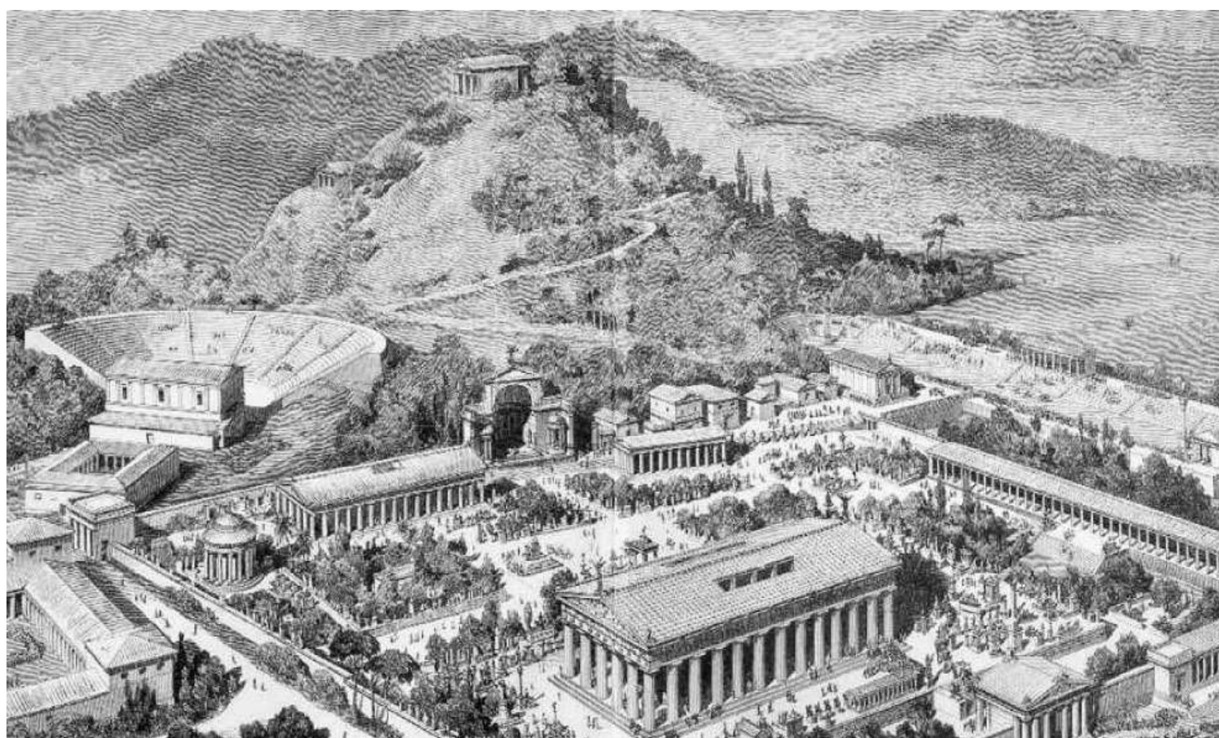
公元161年8月，奥林匹亚，希腊

在公元前5世纪，诗人品达（Pindar）曾称奥运会是“竞技的顶峰”。在你到达那里的时候，古代奥林匹亚举行的赛事，其实已经有超过一千年的历史了，并且仍然在满足着人们的需求。我们的旅程提供这样的机会——你将用一周的时间游览这座位于伯罗奔尼撒西北部起伏不定的平原，以及伊利斯草原上的小镇。这里随处可见令人惊叹的神庙、圣殿和浴室。这里的奥运会比赛场地新近在罗马帝国的资助下得以翻新和扩建，而且第235届奥运会几乎复原了所有的传统仪式，让奥运会重现古希腊时代的壮丽场面。这里还有按照统一标准建造的舒适、高质量的住所，这在古代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你还有宝贵的机会进入各种圣殿参观，还能赶上为期一周的宗教游行和祭祀仪式，观赏赛场上的五项全能、自由摔跤和战车竞赛，以及格斗比赛；还有得天独厚的机会，看到原汁原味的古代世界奇观。需要注意的是，奥运会期间的赛事只允许男人观看，所有的旅行者们都需要谨慎选择穿戴的服饰，如果需要的话请务必做好化妆工作。

简介：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奥林匹亚神殿坐落在伯罗奔尼撒东边的克罗索斯山脚下，这里已经成为精神朝圣的一方乐土。截止到时光旅行目的地的公元161年，人们对这座神殿的崇拜已经超过了一千年。早在公元前8世纪，象征永久的神殿建筑就已经在这里矗立起来，用于供奉古代希腊的母系诸神。据推算，有据可考的历史时期是在公元前776年，此时已经形成了成熟

的祭祀仪式（包括竞技），并流行于奥林匹亚，尽管这个时期它的影响力还仅限于特定区域。公元前6世纪时，这里的比赛开始吸引更多观众，并且形成了整个大希腊地区的盛会。而奥林匹亚自身则获得了建造宙斯神庙的重要机遇，这里的巨型宙斯雕像被视为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这一切都反映出古希腊人对于运动和身体文化的狂热，以及这一时期希腊地区城邦国家的蓬勃发展。奥运会承载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使命，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在公元前5世纪早期，奥运会的日程依然是固定的，运动员有5天时间参与赛事，并且大体上保持不变。直到2世纪罗马人征服希腊之后，征服者才给运动会多加了一天比赛时间。



注意找不同！这是一位艺术家的印象画作，画的是在古代的奥林匹亚带有围墙的阿尔提斯神庙。如图所示，宙斯神庙位于前广场。你需要费点工夫才能找到左边的大圆形剧场，它是一栋别出心裁的建筑。

正因为与希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罗马人大体上完整保留了奥运会的传统形式，只是在基础设施上进行了提升和改造。在本届奥运会，观赛者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良好体验。过去，游客们需要在奥林匹亚住上一周的时间，这里没有公厕，也不供应干净的饮用水；客人

们只能住在神殿附近，在田地里搭起简陋的棚子。而包围着他们的则是希腊8月的酷热天气和灰尘。

著名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Epictetus），坚持认为忍受这样简陋的条件也是值得的："你不是还没被烤焦吗？你不是也有地方住吗？洗澡有那么困难吗？当这里是湿的时候你身上不也是湿的吗？如果你自己不搞出声音来的话，别人会吵到你吗？但是我喜欢当你面对所有这些困难时，最艰难的困难你都能扛得住，那么你就没什么是忍不住的了。"与之相反的是，伊良（Aelian）断定这是一种不幸，它比强迫别人劳动还要更坏些："一个从开俄斯岛来的人，对着他的家奴发火，说道：'我不应该让你坐在脚踏车上，我应该带你去奥林匹亚。'对主人来说，这对家奴可能是个更严厉的惩罚。因为去参加奥运会，就意味着要在大太阳底下烤着，这并不比在磨坊里面碾磨谷物要好多少。"总之，即便在这样的"奥林匹亚村"，人们仍然能够享受些欢愉，而且现场需要大家自己来维持秩序，由志愿者来履行维持秩序的职责，这些人被称为"执鞭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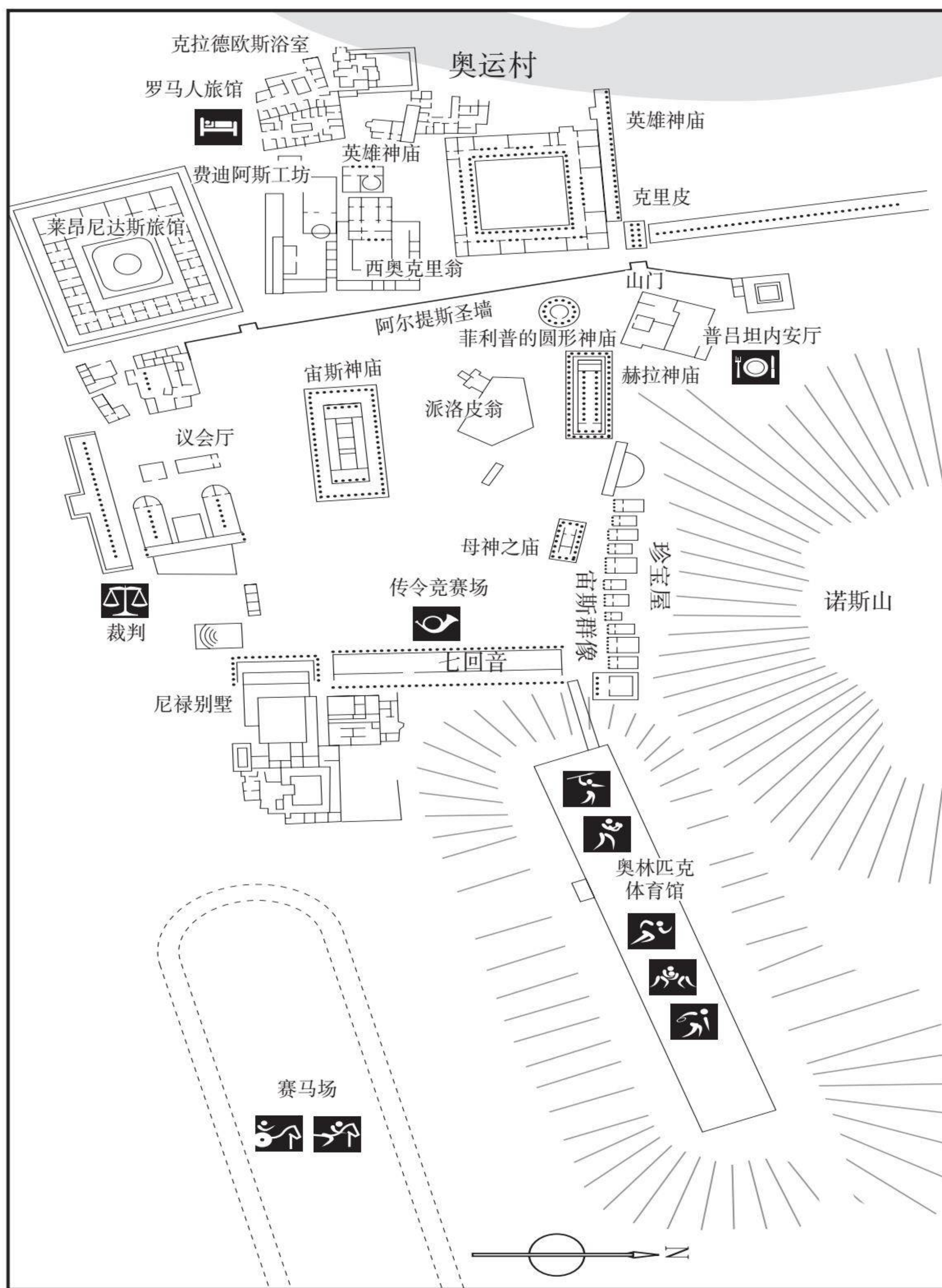
旅程

我们计划为那些热爱希腊文化的人提供更多行程，去体验一下更加艰苦的前罗马时代的奥运会。参加本次旅程的旅行者，将观看第235届奥运会——一次更罗马化的运动会，相对各方面条件要更好一些。罗马人已经准备好豪华的住宿和舒适的洗浴设施，以及卫生间。而且这一年的奥运会还能供应干净的饮用水，这也是史无前例的。这里的一切看上去就像全新的一样。在过去的10年中，雅典城的首富赫罗迪斯·阿提库斯已经在此修建了水神殿——一座奢华的纪念水神的神庙，献给他的亡妻，还建设管道系统为神庙供水和排污。在这届奥运会上，这些设施第一次发挥了它们的优势，可以让你倍感舒适，周围的

环境也变得更加卫生。你将在奥运会开幕之前乘船前往目的地，于午后到达，随后登上拉戴奥河的北岸。在那里会有人带你去附近的罗马复式酒店。你将于运动会的第6天，也就是最后一天的晚上从这里离开。

比赛现场

位于奥林匹亚市中心的是阿尔提斯圣殿及其附属建筑物，包括神庙和神龛。罗马人已经修复了阿尔提斯圣殿的围墙，给它加上了柱廊和纪念拱门，还规划了小路和花园。在此之前，这里是一处非常幽静的地方，但是在下一周，这里将抢去罗马广场的风头。数千名游客从罗马帝国的四面八方赶来，混杂着运动员、教练员、教士、社会名流、诗人、法官和裁判员。这里还会出现大批的侍者、厨师和杂役，他们都是贵族的随从。还有占卜者、赌徒和小商贩，他们会聚集在帐篷村周围的草原上。


克拉德欧斯浴室
奥运村
罗马人旅馆
英雄神庙
英雄神庙
费迪阿斯工坊
克里皮
莱昂尼达斯旅馆
西奥克里翁
山门
阿尔提斯圣墙
菲利普的圆形神庙
普吕坦内安厅
宙斯神庙
赫拉神庙
派洛皮翁
议会厅
母神之庙
珍宝屋
宙斯群像
传令竞赛场
诺斯山
裁判
七回音
尼禄别墅
奥林匹克
体育馆
赛马场
N

你将从大院的西北角通过山门，也就是一座镶嵌在墙里的纪念拱门，进入阿尔提斯圣殿。紧挨着你右手边的是普吕坦内安厅，这里是奥林匹亚及其赛会的“神经中枢”；它的旁边是一个小的圆形纪念碑，即菲利普的圆形神庙。普吕坦内安厅修建于公元前6世纪，这里住的都是奥林匹亚的高级祭司，还有永恒的圣火，至今仍在这里熊熊燃烧。在比赛期间，官员们将占用这栋建筑，在里面的餐厅宴请奥运会的冠军。菲利普的圆形神庙是一座小的圆形纪念碑，有着弯曲的大理石房顶，由一组艾奥尼亚式柱廊支撑起来。这是按照马其顿的菲利普的命令修建的，用来纪念他在公元前356年喀罗尼亚之战中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在这里，你还会在象牙和黄金上看到一组“全家福”雕像：菲利普，他的父亲；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以及他的第四个妻子，也就是亚历山大的母亲，奥林匹娅斯。

赫拉神庙

背对着菲利普的圆形神庙的入口，在你的左手边你将看到赫拉神庙，在右手边是派洛皮翁。更远处还有座小神龛，它被称作母神之庙。在母神之庙的后面，有一处高台，上面修建了几间小珍宝屋。派洛皮翁是建在古代墓地层上的新建墓群，现在它的周围修建了一道不规则的五边形围墙，并留了一排多利安式柱廊作为出入口。在这里，你可以享受白杨树林带来的宁静，欣赏橄榄树和雕像，还有成堆的墓葬和献祭留下的灰烬。你可能还会看到在这里有正式或非正式的祭祀仪式，尤其是烤肉的过程。请注意，祭祀仪式的最后一项活动是众人同吃同喝。作家保赛尼亚斯（Pausanias），当时去观看了奥运会，他这样记述道：“地方官们奉献给珀罗普斯一头黑色的公羊，然而任何吃掉祭品的人按惯例都不得再进入宙斯神庙。”所以如果你想尝尝黑山羊的味道，最好还是先去参观一下宙斯神庙。

多利克式的赫拉神庙修建于6世纪早期，但是它现在的样子看起来有点奇怪，像是刚刚重修过。这里的罗马石和雕像最近被用来替换掉了希腊人的古老工艺品，包括里面的木头柱。在赛事期间，这个神庙的主要功能是在长木桌上给奥运冠军们颁发橄榄枝花环。如果你朝北边看，此时在神庙的右边有一个体积很大的圆锥体的小丘，它是用压实的灰堆起来的——这就是宙斯神坛。自古以来，奉献祭祀后遗留下来的遗迹不断地累积，现在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高度足足超过了20英尺。

紧挨着赫拉神庙的是新开放的水神殿，现在正有一群人围着它品头论足。水神殿是赫罗迪斯·阿提库斯的作品。它大约修建于公元160年，目的是为了纪念阿提库斯的妻子雷姬拉（Regilla）——一位奥林匹亚得墨忒尔神庙的女祭司。神殿实际上是一座巨大的温泉房，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矩形水池，后面是两层大理石搭建的半圆形后堂，上面装饰着花彩装饰以及小雕像。屋顶是半圆形的。后堂的小佛龛里摆放着阿提库斯祖先们的祭位，以及必备的宙斯神雕像。整座建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头巨大的大理石牛，它被放置于水池中。但是真正的水神庙此时还尚未露面，因为这里只是建筑正面的景观。而罗马人主持修建的大型市政工程，首次将这里干净的温泉水，经石道运送到东边几英里之外的奥林匹亚。同等重要的设施是储水箱系统和输水管道，它们可以让干净的水顺利到达圣所，供人们饮用和沐浴。

在这附近的默顿神庙是个小型的多利克神庙，修建于公元前4世纪早期，本来是奉献给瑞亚神的。她是希腊土地之母盖亚（Gaia）的女儿。在神庙的后面，还留有一处小祭坛是献给盖亚的。但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默顿（Metroon）已经被列为罗马皇帝崇拜的诸神之一；在柱廊里到处都是皇室人员的雕像，有奥古斯都、克劳迪、提图斯和维斯帕先，还有尼禄的母亲阿格里皮娜和图密善的妻子多米尼加。

从默顿到古运动场的拱门之间，还有一条小路。也就是阿尔提斯圣殿东北角的大型纪念拱门，从那里一直到位于奥林匹克运动场的路两旁，都排列着各式各样的青铜宙斯塑像。这里就是宙斯像群，通过向作弊的运动员和违犯奥林匹亚法律的人员征收罚款而获资建造的。塑像上还写着警示和告诫语，为的是让运动员们在去比赛的路上看到，给他们提个醒。这里能看到的最早记录是在公元前388年举行第98届奥运会时，塞萨利的拳击手欧宝路被处罚金，因为他涉嫌贿赂比赛中的三个对手。半个世纪之后，又有6座塑像被树立起来，它们的主人是雅典人卡里珀斯，他涉嫌接受了来自潘克拉辛的运动员的贿赂。到了公元后的第二个世纪，位于宙斯群像后边的台阶处又建起了一座珍宝室，里面收藏的都是十足的珍品。它此时的历史已经超过了500年，由希腊地中海的殖民小城邦修建。这里曾经收藏了本城邦运动员和冠军所奉献的各种宝贝。

东侧：尼禄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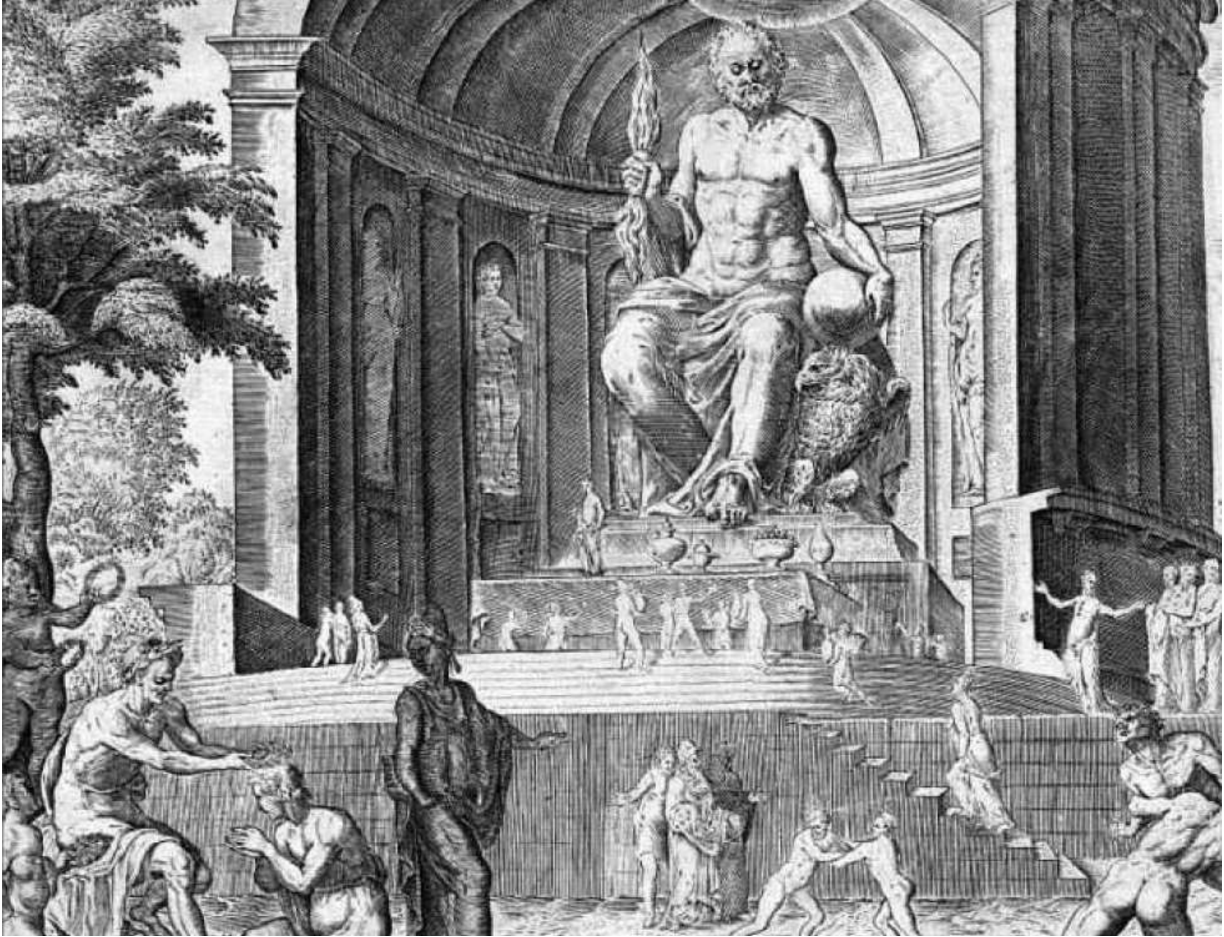
阿尔提斯神庙的整个东侧几乎被一排柱廊占得满满当当。它由马其顿的菲利普修建于公元4世纪，目的是为了纪念他在奥运会战车比赛中的胜利。在这里你会感受到非比寻常的听觉体验，因为神庙可以发出古希腊人熟知的“七回音”（heptaechos）。在这里甚至可以听到赛场上传来的声音——比如号手和发令官之间传递的信息。他们也是奥运会期间的另一个看点。这两种职业也算是竞技体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宣布比赛开始时需要吹响号声，这就需要使用各种细长形状的乐器发出声音，或者直接喊出运动员的名字、父亲或者他的家乡。除了履行这些基本的职责外，号手和发令官还会在比赛期间相互比拼，这样的场面将在奥运会期间随处可见。

在阿尔提斯圣殿的东南角，廊柱的后边，坐落着尼禄的别墅。这个喜怒无常的皇帝来到奥林匹亚后，把这里作为他在希腊领地长途旅行的一处驿站。为了迎合皇帝的日程，在几个世纪中曾经首次出现奥

运会专门推迟了两年以便迎接他的情景。当你在这里驻足的时候，还会听到许多有关尼禄的故事，特别是在公元67年，他如何在此地撞毁了他的十马战车，以及如何在众人的惊愕中赢得了所有音乐和文学竞赛的冠军。尼禄还在此地拥有一座古希腊神殿，本来是献给赫斯提（Hestia）的，却被他匆忙改造成了皇帝的行宫。从那时起，这座建筑的规模就扩大了，并且还设有独立的卫浴设施。在这里居住的，都是罗马精英中地位最为显赫的客人。

宙斯神庙

除了阿尔提斯圣殿以外，这里最大型的建筑并承担着运动会宗教中心职能的，是宙斯神庙。这座神庙始建于公元前5世纪早期，被视为多利克式神庙建筑的样板。这座建筑在大约公元前430年曾被改造过一次，因为需要安放一座由菲迪亚斯（Pheidas）雕刻的体态巨大的宙斯雕像。它也曾位列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走进宙斯神庙之前，你可以先花一点时间看看在三角山形墙那里的雕像，就在这栋建筑的东西两端：东边这组雕像反映的是古希腊神话中，由宙斯主持的在珀罗普斯和俄诺玛俄斯（Oinomaos）之间举行的战车比赛；西边这组则是在阿波罗神周围举行的拉庇斯人与半马人之战。同样值得一看的还有位于大理石屋顶上的狮首水龙头。金色的龙头位于屋内的四个角落，人们还使用了12块板条——也叫作排档间饰，来代表赫居里士手下的12名苦力。



宙斯雕像满意地观看着眼前的摔跤比赛。

走进神庙后，你会穿过一个小的矩形厅堂，地上铺着六边形的大理石地砖：这里是奥运会冠军接受橄榄枝花环的地方。宙斯的雕像，理所应当地置于神殿的中心位置。它有超过40英尺高，完全用黄金和象牙制成。找到宙斯并不困难，但是万一没看到的话，还有一个应急的办法找到他：他就是坐在王座上的那个家伙，戴着橄榄枝制成的花冠，手里拿着权杖。在他左手边的权杖顶上有一只鹰，在他右手边的是胜利女神，带翅膀的尼基。这里仅尼基的塑像就有6英尺高。现在你可得认真地欣赏它，因为在公元5世纪时，雕像被掳掠至君士坦丁堡，后来被一场大火彻底焚毁。

在宙斯神庙的南边，你会看到一丛神圣的橄榄树，这些树将为奥运冠军提供花冠。这里还有议事厅或者议事会，包括中间的开放式厅

堂和两翼的办公室、储藏室，在赛会期间此地将承担多项任务。这里的建筑将成为埃琳娜（Zlean）的驻地，她是本届奥运会的主办人。运动会的裁判员们也将在此落脚。这里还将是运动员们赛前注册检录的地方。如果有可能的话，还会有许多人忍不住去偷看他们的对手是谁，或者竞赛的起始位置在哪里。中间的厅堂将被用来听取任何有关贿赂的指控，或者腐败、作弊以及其他违反奥林匹克法律的行为。这个地方被一脸不屑的宙斯雕像俯视着，它的旁边是同样保持着不屑表情的雷神。请注意看一眼基座上的铭文，上面刻着的都是诅咒那些做伪证者和作弊者的言辞。

奥运村

在阿尔提斯圣殿的西边，还有一大群建筑坐落在平原之上，一直延伸到河边，这里就是奥运村。在奥运村的最北端有一些供运动员们训练的设施：体育馆，带门廊的体育场和格斗场。还有很多老旧建筑和神殿，现在住在那里的是奥林匹亚的祭司以及劳工。在最南端是新建的罗马宾馆和极其奢华的克拉德欧斯浴室，这里专供富有的游客和位高权重的官员居住。此外，这里还有一家老掉牙的莱昂尼达斯旅馆。

体育馆是一座巨大的方形建筑，它的入口是一组雄伟的柱廊。这里的中庭有200码长。带顶的柱廊及室内运动场把中庭一分为二，其中一块地方作为铁饼和标枪的训练场地，另一块则作为跑步的训练场。请注意位于南侧的那扇小绿门，它可以通向位于中庭边缘处的柱廊；从这里也可以通向格斗场，那是一处面积很大的方形场地，中间是个庭院，四周有柱廊围着，地上铺着沙子。你会发现这里到处都是拳击手、摔跤手、教练和救护人员。在庭院的南边，顺着柱廊就可以到达更衣室或者存衣室。在北边有个会客厅，专供训练后的运动员放松和社交使用。在四周漫步时，你还会看到储油房、除尘室和几个室内球

场。会客厅前面有条结实的步道，交替铺着波纹状和平滑的瓷砖——这里有时也被用作类似保龄球项目的滚球槽。

位于奥林匹亚地区中间的建筑是祭司的住处。祭司是奥运会期间的全职“牧师”，他们将全程参与处理所有的宗教事务——还要主持许多节庆活动。他们还在自己的住处为前来观赛的游客提供一些答疑服务。他们是全职的占卜者，偶尔也客串神庙中的乐师，还是负责祭祀的专家，以及樵夫，他们要负责诸多神庙的防火工作，要小心地贮藏烛火，以便在需要祭祀用火的时候使用。所有的奥秘和知识都集中于此，但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紧邻这里的那座英雄神庙是作什么用的。那里曾经是个小型的浴室，之后用作希腊神庙，现在则是崇拜罗马神祇的地方，里面还有一个献给潘神的祭坛。最后，这里还有一座为纪念费迪阿斯（Pheidas）而修建的建筑，它是奥林匹亚砖石技艺和砌石工艺的最高体现。费迪阿斯是公元5世纪希腊的著名雕塑家，他曾制作过最有名的古典希腊人物雕像——雅典卫城所有的青铜女神雅典娜，包括你在宙斯神庙看到的那尊坐着的宙斯，也是他的作品。

希腊人曾于公元3—4世纪在这里修建过一些小的旅社和宾馆，里面甚至配备了简陋的洗浴设施。但所有这些都被罗马人摧毁了。当罗马人在此重建阿尔提斯圣殿、平整土地时，逐个拆毁了希腊人在河岸边修建的简陋旅社，取而代之的是一排大型旅馆，铺着华丽的马赛克地面，屋内附带着克拉德欧斯浴室。这些建筑的外形非常美观，都带有巨大的拱顶结构的顶棚，多彩的大理石包层，还有汗蒸室、浴盆和公共卫生间，更不用说奥运会标准尺寸的冷热泳池了。

相比之下，莱昂尼达斯旅馆虽然被罗马人更新了许多设施，但仍然掩饰不住岁月的痕迹——当你到达那里的时候，它已经有将近500年的历史了。它最初的设计修建者是纳克索斯岛的列奥尼达（Leonidas），他于公元前332年修建了这座旅馆。现在你仍然可以看到他本尊的雕塑，就位于最北边的角落里。这栋建筑是中间带庭院的

四方形结构，以前曾是运动员的住所，现在被富裕的官员占用着，这让它的命运发生了转折。新的主人在老庭院新建了一个漂亮的水塘。

运动场

从凯旋拱门沿着小路走到尽头，奥林匹克体育场就出现在面前。它最初的建设规划产生于公元6世纪。现在建成的这个体育场是按照罗马晚期的规划建设的，位于诺斯山脚下，在原来规划的位置以南约50码的地方。这里的竞技场地是一块长方形的沙地，超过200码长，40码宽，四边都是草地包裹的路基，足够容纳45000名观众。当比赛进行的时候，观众大多数都是站着观看比赛的——虽然罗马人始终致力于改善室内的硬件设施，而且也在看台长边的部分安置了木质长椅。赛道旁边还安装了新的石头水道，更新了排水系统。

在南边看台的中心位置有一处石头平台，这里是留给希腊人的裁判席。在北侧看台，有一处大理石质地的得墨忒耳祭坛，这里的女祭司是全场仅有的一位允许观看比赛的女性。在体育场西侧的后台，你会看到更衣室，运动员们比赛之前将在那里做准备活动，存放衣物。这里也是相对安全的区域。

在体育场的南边，有一处大小三倍于它的场地，设为赛马场。这里的碎石环道长超过800码，宽80码，周围设立了低矮的人造看台。环道中间有一块石头，它被称为撞角，起到区分赛道的作用。同时赛道每个边的两端都有石柱，标示着起点和每一圈的转弯点。你会看到这里竖起了一尊希波达米亚（Hippodamia）的雕像（作弊的战车驾驭者珀罗普斯之妻），还有一座奉献给塔拉西珀斯（Taraxippos）的圆形祭坛。它是无处不在的幽灵，也是个爱折磨马的鬼魂，它在古代世界中最喜爱栖息在赛马场。最近有一份来自保塞尼亚斯的文献提到了一件有趣的事，即在比赛期间，骑手们一般都会把自己的马拴在这里：“在看台的过道上，站着塔拉西珀斯，一位让马感到害怕的人。他的灵魂居住在圆形祭坛里面，而这里的马都受到他的控制。赛马明显感受到

了一股突然袭来的恐惧，从外面看不出什么端倪，但恐惧袭来，引起了马儿的一阵骚动。战车都一齐垮了下来，驾驭战车的人都受了伤。自此，驭车者们都会提前祭拜，并向塔拉西珀斯祈祷，希望他能够保佑他们。”

运动会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程序在公元前486年就固定了下来，那时只有5天的比赛（日程）。而罗马人的到来则让赛程延长到了6天。请注意，所有的运动员都将裸体参赛。这一传统可能始于公元前720年，这是由墨伽拉的奥希普斯创立的。当他的裹腰布在比赛期间掉落之后，他依然赢得了冠军花环。事后，他认为裸体参赛有助于运动员提升速度。接下来，一位来自斯巴达的短跑选手阿肯撒斯也全身赤裸着赢得了比赛的胜利。就这样，这项创新之举固定下来并成为惯例。

每场比赛结束之后，颁奖仪式会来得比现在稍快一些。首先将由号手吹响号角，然后发令官会宣布冠军的名字，授予获胜者“全希腊最优秀”的称号，然后为他佩戴绶带。自发组织的庆祝派对和宴会将在颁发棕榈冠之后进行。体育场上的获胜者们将获得一枚冠军圆盘（Periageirmos）。更加正式的庆典和颁发橄榄枝花冠的仪式将于这周末举行。

第一天：宣誓

奥运会开幕第一天的大事件，是赛会评委们会聚集在一起，字面上的称呼是“希腊人的法官”。他们穿的是紫袍，在比赛期间他们也将身着同样的服饰。现在，他们要负责监督诸位参赛者在宙斯神庙宣誓。保塞尼亚斯记述说：“竞赛者们以及他们的随行人员和教练们都要

发誓，他们不会犯规，不会在比赛中要愚蠢的把戏；裁判们则发誓说，他们会确保公平，绝不接受贿赂。”

在你午后漫步走到回音廊柱，你会发现这里正在进行的是“克律克斯”，竞争选拔发令官的活动；以及“萨尔品克斯”，竞争选拔吹号手的活动。今天是个好机会，你可以在格斗场和体育馆观看运动员训练，还可以参观在阿尔提斯圣殿南边的草地上搭建起来的非正式的奥运村。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还可以混入某一栋豪宅里正在举行的奢华派对。

第二天：赛马

第二天的奥运会始于队列游行。宙斯神殿的祭司们和赛会评委们将聚集在市政厅，用外来的火焰点亮火炬，并依次祭献给诸神的其他圣坛，这些圣坛都散布在阿尔提斯圣殿周围。这里还会举行更多的血祭仪式，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会有许多苍蝇在这里乱飞。祭祀仪式完成之后，就到了去战车竞技场观战的时间了。

赛马是有钱人的游戏。这里既没有省钱的捷径，也没有严密的比赛规则，各式各样的马从整个罗马帝国汇聚到这个伯罗奔尼撒的角落。其中历史最长也是最负盛名的三种比赛方式之一就是驷马战车比赛。这里还会举行双马战车竞赛。最初赛马用的都是慢吞吞的骡子，或者只是简单的骑马竞赛。而现在战车竞赛比拼的是由成年马匹组成的马队牵引战车，需要绕着竞技场跑上12圈，其中还包括8岁的小马驹。现在总共有将近40支参赛队伍，这里的一切都使得赛场的氛围更激烈。在比赛中，马和骑手是最重要的。如果缺了马镫或者马鞍，就会对骑手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很有可能坠马。而无论哪一支队伍赢得比赛，都不会是骑手获得桂冠和荣誉；胜利的荣耀属于马。

你最好注意一下赛马跑道的起点——这里的赛道是专门为赛马设计的。在那些骑手进入赛道之前，会首先将马儿放出马栏。对于外侧

赛道的人来说，这样还会兼顾到比赛的公平，因为在内侧跑道的骑手会有稍短的距离优势。拴马的绳子都系在马栏旁边的铜鹰身上。在赛道的中间还有一个小型祭坛，在每一侧赛道的两端，都有一只铜质的海豚矗立在那里。

第三天：五项全能

今天举行的全部竞赛项目都是五项全能——由五个部分组成的挑战赛——开始是跑步，然后是掷铁饼、投标枪和跳高，最后是几个回合的摔跤比赛。跑步是比拼速度的竞赛，要在运动场以最快的速度跑一圈。



犯规！这件陶器上的画反映的是古希腊式自由摔跤的一幕，一位选手正试图去抠对手的眼睛，裁判将会取消他的比赛资格。

在奥运会比赛中，铁饼最初只是一块石头，之后换成了青铜质的重碟子，现在则使用铁制成的饼状物。为了公平起见，在赛场上，运

动员们将使用众人携带的最重的碟子进行比赛。别指望着能看到运动员们像现代奥运会一样，先如同芭蕾舞一样旋转起来再扔出铁饼。在这里，铁饼将从一个固定位置被扔出去，运动员只能站在一个叫作巴尔比斯的小台子上。铁饼掷出的距离会被裁判用木钉标识出来。你要牢记于心的是，在奥林匹亚并没有设置安全网，而且向你飞来的铁饼平均重量达到5磅，你必须加倍小心。

标枪项目也是要比谁扔得更远。标枪是一种尖端套上金属尖的轻质木杆。有些参赛者也会用皮绳缠绕的长标枪，扔出去时会展开并且旋转，这样就可以在飞行过程中控制方向。这可能是最接近于音乐会的一场比赛了，因为标枪上会绑上双排管。跳高比赛可能更让你看不懂了。参赛的选手们连续地从一块木板上起跳，但是会在身上绑上好几种重物，甚至还有人绑着哑铃。

奥运会上的摔跤有两种形式：沙坑摔跤或者叫加图·帕勒，即抓住对方，在沙坑里打滚搏斗；还有一种更正规的站立式摔跤，也称奥扫斯·帕勒，运动员们双脚站立，互相抱在一起，然后寻找机会绊倒或者过肩摔倒对手。罗马人乐于在比赛中添加更加暴力的元素，比如在某些比赛中允许运动员佩戴指节铜套。裁判会在一旁用一根木棒控制局面，尽管这并不发挥什么作用。在摔跤比赛中扭断对手的手指是被明令禁止的，还有抠眼睛也是绝对不行的。

如果一位运动员已经在五项全能的前四项中赢得了三项的胜利，他就会被直接宣布为获胜者，而不用再进行最后的摔跤比赛了。

第四天：珀罗普斯节

这一天是珀罗普斯（Pelops）节，是为了纪念一位在奥林匹亚非常有名，而又有着复杂故事的崇拜对象而设立的节日。当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珀罗普斯就被他的父亲坦塔洛斯切碎，煮熟之后献给众神食用——但他并未就此消失。小男孩被神灵复原，后来他获得了比萨

国王欧诺玛奥斯的女儿希波达米亚的帮助——在一场比赛中战胜了她父亲的战车——这些本身就是众神赐予的礼物。珀罗普斯希望赢得比赛，但他选择了去贿赂对方的骑手——一条赛道见证了降临在他身上的悲剧，还殃及了他的后代子孙。然而，到公元前6世纪晚期，就在他被埋葬的地方，人们将他变成了奥林匹亚的一位神祇。

赛会的全部评委们，还有数百名从很远的城市和罗马各省赶来参加仪式的使者，都会前往宙斯神庙参加那里的游行活动。他们将在那里献祭，会烤上100头牛。烤熟的牛肉成为宴会上招待来宾的菜肴。当你已经吃够了牛肉的时候，可以漫步到体育馆，那里正在举行“男孩节”的庆祝活动，以及专为青年人准备的奥林匹克竞赛。

第五天：赛跑和搏击

这一天的比赛项目从赛跑开始，共分为三种距离的竞赛：一种是“扁豆”，按照字面意思是距离最长的一种，即绕着赛道跑24圈，将近3英里远；第二种是“马场”，单程有210码；最后的是短跑，距离是赛道长边的两倍，需要在体育场里跑上一个来回，再加上一个急转弯。在一轮赛跑项目中最多可以有22名参赛者同台竞技。由于参赛人数众多，这里的激烈氛围丝毫不亚于最后的冠亚军争夺战。当运动员们到达赛场时，你应该能看到他们都把脚放进嵌在赛道里经过特殊设计的石头沟槽内，它们可以起到助跑的作用。

赛跑之后紧接着的是搏击竞赛。首先是摔跤项目，它的规则和五项全能里的摔跤差不多。然后是拳击。对当代来人说，很容易发现那时候的拳击比现在要凶残和粗野得多。最好不要对拳头上缠着皮条，甚至还戴着钉饰的个别选手感到惊讶。接下来的古希腊式自由搏击才称得上是“拼尽全力的运动”。这项比赛真的没什么规则可言，除了不能咬人、不能挖眼珠以外，运动员可以尽情地、不顾形象地抱在一起厮打，直到有人主动投降或者被对方打昏为止。

这一天的最后一个项目是重装步兵赛跑，也就是运动员们穿着盔甲赛跑。赤身裸体的参赛者们戴上头盔，拿着小圆盾进行比拼。在古希腊时代的运动员们还要戴着胫甲，如今因遭人厌烦而被舍弃了。

第六天：庆典与冠军

在运动会的最后一天，会举行一场所有的奥运冠军都参加的游行活动，人群一直行进到宙斯神庙，并在那里授予他们冠军桂冠。沿路看热闹的人群会聚集在一起，向他们抛洒水果、嫩枝和鲜花。如果你已经无法进入神庙——那就在外边听听里面吟唱的奥林匹克颂歌吧，它们是献给奥运冠军的。

此后会举办一场由赛会评委主持的特殊宴会，用来招待市政厅里的奥运冠军，然后再回到阿尔提斯圣殿。此时我们已经没有机会让你收到加入这场盛宴的邀请。但是，你会注意到人群正在缩小，因为大家都开始去河边找船和四轮马车了。一位曾经参加过在165年举行的奥运会的游客琉善，在拥挤的人群中抱怨道："奥运会结束的一刻很快就到来了——这是我看过的最精彩的一届奥运会，迄今我已经来看过四届了。因为许多人都要在这个时候离开，所以找到一辆马车并不容易。我只能等到人少的时候再走，但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你最好不要再逗留了。径直向离开的地点行进，早点到达位于河边的那栋复式房屋里的宾馆，准备返程。

莎士比亚环球剧院的首演之夜

1599年6月11日—12日，伦敦

在伦敦泰晤士河南岸重建的环球剧院，会让当代的观众产生一种错觉。似乎这里已经足够按照它本来的面貌，重现世界上最伟大的剧作家的作品了。但是，为何不去看看它原本的样子呢？在这段旅程中，时光旅行的旅行者将观看莎士比亚戏剧在这里的首场演出——《尤里乌斯·恺撒》。在这种伊丽莎白时代剧院的氛围之中，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会让你在目睹盛景之时感受到喜悦与激动。还能够了解到一些如今最常被人们引用的名句在被创作出来时是如何首次亮相的。

今天，剧院的演出被认为是应当受到尊重的；而回到莎士比亚的时代，戏院的演出却要面对世俗的蔑视和批评。就像是在富人家旁边住了一户穷人，毗邻而居并不等于就抹去了社会阶级和相互的区别。在伊丽莎白时代，身份的不同等级已经被世世代代固化了。

剧院曾是平等主义者们的主要阵地，更像是有共同追求的平台，舞台上表演的也不仅仅是娱乐节目，而是对这个民族和国家的评判与批评，针砭时弊。因此，剧院和剧团一直遭受教会势力的攻击，而且伦敦市政府也一直想找个借口让它们关门，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采取些措施对剧院进行骚扰。但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公众对戏剧的热爱之情，而且这是莎士比亚的天分使然——还有与他同时代的聪明人，克里斯多夫·马洛和本·琼森——帮助剧院巩固了地位。这也是剧作家们首次可以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备受欢迎之际，戏剧也开始像诗歌和散文一样出现在印刷品上。尽管如此，在许多人看来，戏剧仍然不配受到尊重。正因为有了像环球剧院这样的地方，莎士比亚的才华和抄写

员的劳动才没有白费，他们的作品因此能保存下来，留给后人更多的文化遗产。

这趟36小时的旅程还包括一天在伦敦的观光时间，可以让你体验这座大都市昔日的风采——在那时它是欧洲最大的城市。正是伦敦激励并滋养着莎士比亚。吟游诗人以广阔的视野为基础，面对着急速变化的城市和整个英国。当中世纪的旧世界逐渐淡出时，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新世界正在形成。

简介：环球剧院的诞生

在1598年12月28日的黎明时分，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正艰难地在雪地中行走，朝着位于肖迪奇的剧场剧院（或者简称剧场）的方向前进。剧场始建于1576年，是伦敦最古老和最负盛名的剧院之一，而且是张伯伦剧团的驻地。张伯伦剧团是由一群演员于1594年组建的，得到了亨斯顿勋爵的赞助，张伯伦勋爵、威廉·莎士比亚、理查德·博比奇、威尔·肯普、约翰·海明斯、奥古斯丁·菲利普斯和托马斯·蒲伯都曾给予剧团以帮助和支持。

在剧院演出超过一百场之后，张伯伦剧团面临着现实的困难：他们没能与房东谈拢关于剧院续租的租金问题。贾尔斯·爱伦（Giles Allen）当时提出了一个方案，即在黑修士的地盘上开垦一块新地。然而这个方案遭到居住在这里的富有市民的强烈反对。还有一个备选方案，是在泰晤士河南岸的南华克区——这里已经超出了市区边界，且不在枢密院的管辖范围——玫瑰剧院附近，这里正被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海军上将剧团占用着。这块地的租期合同约定的时间长达31年，而且是从1598年的圣诞节开始算起的。当时，剧团也有必要按自己的需求修建一座真正的剧院。如果一切都要重新选址和重建的话，经济负担又过于沉重了。所以他们想出了一个很冒险的办法。爱

伦本来就拥有这块土地，剧院也伫立于此，而张伯伦剧团正占用着这栋建筑。那么为何不把这里就地拆除，重修一座坚固又宽敞的新剧院呢？

爱伦这时正好去了埃塞克斯度假，一场专为皇室提供的演出已经定于新年前夜开演。控制好时间是个十分重要的事情。大家已经准备好向爱伦的几个朋友摊牌。男人们都去当小工，总工程由建筑大师彼得·斯特里特坐镇指挥。到黄昏时分，他们就已经基本拆除了整个剧院的原有框架，包括巨大而沉重的方形柱子。它们被放置在河边的一处仓库里。四天之后，清理工作基本完成，所有的材料也已由船和运货马车运送到这里，地基也挖好了（爱伦之后会起诉张伯伦剧团，但是却输掉了这场打了两年的官司）。

前期工程在1599年早春的时候大体完成，但随后袭来的一阵寒潮拖延了施工进度。紧接着5月末暴雨和洪水来袭。但是一旦天气变晴，地基的加固工程就完工了，木工和锯工会开工将框架重组。外墙是直接吊装到指定位置上的，内侧还增加了横向支架和弧形支架以保证稳固。然后就要开始进行“装修”的步骤了：每天都要把新运来的木材、龙骨、椽、隔板、座位和楼梯安装到位。装玻璃的工人随后出现，与此同时还有管道工和五金匠，盖茅屋顶的工人，泥瓦匠（他们会用石灰和金属丝包住木质框架，让它们看起来像是石头质地的），粉刷匠和专业人士能把台子上的木头柱做出大理石花纹的效果。

当夏天来临之际，新的剧院——命名为环球剧院——已接近完工。6月12日星期六这一天被选定为盛大的开业日。这一天（按照都铎王朝的儒略历）刚好赶上了夏至日，一轮圆月当空照，还可以在夜空中看到木星和金星，所有的迹象都预示着剧院将拥有美好的前程。对一个着迷于天文学的剧团来说，这样的吉兆绝不能视而不见。

张伯伦剧团的所有成员都觉得，这时候应该演一出新戏。而莎士比亚最近刚搬到南华克区，离克林克监狱的旧址非常近。那一年他刚

创作完成《亨利五世》的剧本，现在他正把目光投向古代世界。他很快写出了《尤里乌斯·恺撒》的剧本——总共有2500行，几乎全是韵文——它已经得到了剧院艺术总监、狂欢节主办方的认可，可以在当下演出。然后排练就开始了。在这期间，每个演员都要用自己的独立卷轴背台词——整个剧团都在拼尽全力准备首演。

旅程

你会在1559年6月11日（星期五）的早晨9点半到达南华克区中心区的外围，这里是一处荒地。往正东方向走接近四分之一英里，你就会看到有一条直达伦敦桥的大道，这个入口供各种各样的旅行者出入，无论是来自大陆，还是苏格兰东南部的大庄园、农场和乡村。

服饰、住宿和餐饮

在伊丽莎白时代，人们的着装是用来区分社会阶层和职业的。我们会把你打扮成中产阶级的模样；虽然不是达官显贵，但仍然显得富有而且成功，属于白手起家、高调行事的人士，这些特征都与莎士比亚类似。现在的服饰潮流是颜色鲜艳且混搭的欧洲风格：西班牙式的袖子，法国式的长外衣以及荷兰式的斗篷。

当天气变得温暖舒适的时候，你就不用穿那么多层衣服了。但是对于女性旅行者来说，还需要不同类型的衣服搭配着穿在裙子里面（裸露着胳膊和腿是不行的，但如果你还未婚的话，露出乳沟是可以的）。我们会为你准备一条可水洗的亚麻布长裙。上身需要在里面再套一条衬裙，然后是亚麻罩衫。前面是全遮着的，四周是布面的支架（裙撑），用来撑起你的衬裙。最后穿上外裙，上面装饰着翎颌和荷

叶边，以增添一些典雅的气质。再用一条方形围巾（打褶绣花紧身衣），或者也可以选择披风来做肩饰，还要记得穿丝袜。考虑到你要走很多路，必须要穿一双有搭扣的柔软皮质便鞋。其他饰品还包括珠宝和假发。为了抵挡城市中时刻散发的恶臭，你还得使用一种味道很浓的香水——安贝格，它由抹香鲸油制成；或者灵猫香水，用从灵猫身上提取的灵猫香制成，最后还得手持一只亚麻荷包，里面塞满薰衣草。

男士可以相对少穿些，一件亚麻衬衣，搭配马甲和外套。因为要去看戏的缘故，可以穿一件披风，穿上长筒袜、半长裤和高筒皮靴。记得要戴一顶有彩色帽檐和染色的皮礼帽，一对耳环，还可以在腰间别一把匕首，这样就算完成了整套装束。你可能会喜欢一种最新流行的发式，它属于欧洲大陆的舶来品。精心修剪过的小胡子也是时尚之选。

住宿

伦敦小旅馆的住宿条件还是蛮好的。你所住的房间将是非常宽敞和舒适的，墙上还贴着彩绘的墙布。一张带垂帘的大四柱床，上铺羽绒床垫以及羽绒枕头和枕套供客人使用。干净的亚麻床单、毯子、床罩和被子已经铺得整整齐齐，等着客人的到来。男人们就寝穿着睡衣和罩衫，妇女们要穿着像长衬衣一样的宽睡袍。其他的物品还包括蜡烛、烛台和摆在床边的夜壶。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屋里还会有一只封闭式马桶：看起来像一只方形的盒子，顶上掏了一个洞，放了一个座位，你可以直接坐在上边，在屋子里享受当时最先进的卫生设施。而公厕里的茅坑则污秽不堪。当你外出或什么时候突然内急的话，在塔街上有三个公厕，其中最大的一个位于伦敦桥，这里的粪便会直排进泰晤士河。

餐饮

那些垂涎都铎烧烤的人会感到相当失望。为了鼓励人们多吃鱼，现在政府已经下令将周五和周六吃肉列为违法行为。想象一下，你吃的鱼是用水煮熟的，或者在味道很重的香料中油炸一下，然后加上点水果和粗糖，配上蔬菜和一点沙拉，还有芝士和甜品。

你所吃的大多数食物都是从伦敦的几大市场里采购来的，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有机会接触到市场。市场每周营业6天，营业时间是从早晨6点到11点，下午从1点到5点。这里由伦敦市长及其顾问负责管理，他们拥有定价权，并对那些企图垄断市场的卖家征收罚金（在货物运抵市场前就开始拦截收费）。你吃的鱼就是从鱼市场和鱼街的鱼贩那里买来的。水果和蔬菜来自绿色教会街市场或者河边的昆什瑟（或者市里377家食杂店的任意一家），而芝士则来自上述这些市场或者街上的芝士店。虽然你暂时吃不到红肉，但是无论是在史密斯菲尔德，还是从奇普塞特的屠宰场刚运过来，你都能看到很多大块肉挂在铁钩或者铁钎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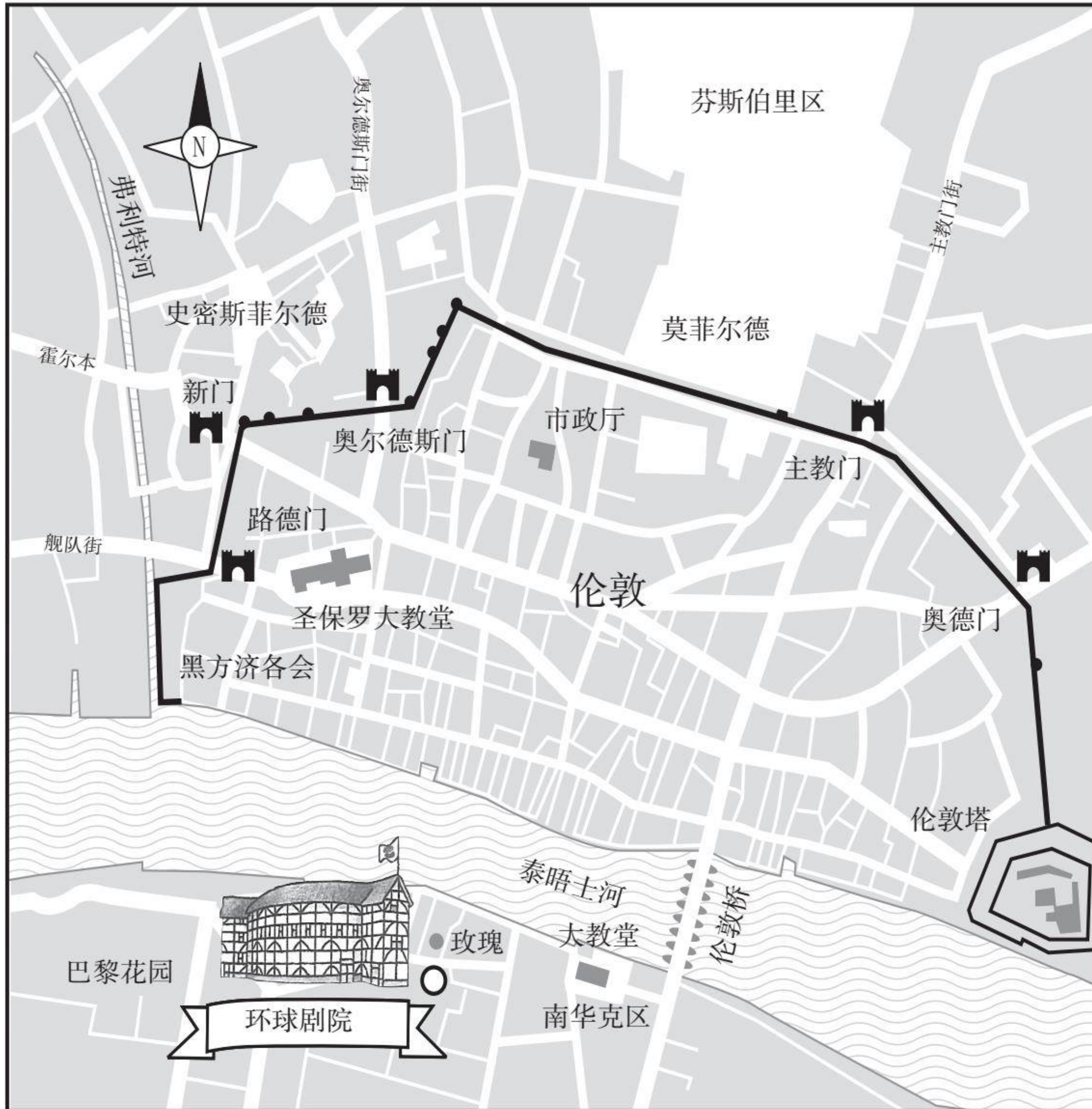


在伊丽莎白时代的酒馆里，人们常用的烟斗和啤酒杯。

这里没有人喝水。大家喝的都是罐装啤酒，由大麦芽、水和啤酒花制成；麦芽啤酒里则不含啤酒花，它在货架上的保质期只有三天；有近30种品牌的酒可供挑选。

6月11日，星期五：城市里

这里的马车、人和动物都挤在一起。沿街而行，排列在道路两旁的房屋令人印象深刻。伦敦桥此时是一处壮丽的景观，它是伦敦市中心的标志。在你双脚站立的地方，此刻可以看到两座研磨谷物的磨坊，还有活动式吊桥（已经不再发挥作用了），以及一座塔。塔上挂着16名被处死的犯人的头颅。在中间还有一处废弃的小教堂。



在这些地标建筑之间点缀着四层楼高的住宅楼，住户都是富裕的商人，有些房子的一楼被改造成了商铺。这些建筑中最奢华的是“无敌宅”，它的外部装修是文艺复兴风格的，无比华丽。它所用的部件都是在荷兰制造的，然后运到这里组装起来。建筑周围还带着角楼，有镀金的圆柱和弯曲的长廊，一部分建筑突出来，横越在河面上。当你走近它的北端时，会看到一座拱门，下面是一座巨大的水车。经过这里之后，你就正在走近奥德门，也就是市中心的前门。

这里有宽阔大街相交而成的十字路口，还有与之相连的窄街和曲折的胡同小巷。市中心就是一锅大杂烩，从赤贫阶级的贫民窟，到达官显贵的大豪宅，各式各样的建筑紧挨着政府机关、贸易市场、零售商店和教堂——有很多建筑处于废弃状态。步行范围之内就能游览很多花园，还有公共绿地。可是这些地方很多都被洗衣女工占去晾衣服了。

沿街漫步，有些路上铺着石板或者鹅卵石，其他的则是砾石路和夯实的土路。每个人看上去都是那样年轻；这里的人口有一半都在20岁以下。你会听到人们提到“这位先生”或者“那位太太”。如果有人叫你“猪鼻公”，意思是说他们觉得你长得很好看。但是，如果他们说你“值得在泰晤士河里撒一泡尿”，那就是明白无误地想羞辱你一把。当心那些看似彬彬有礼的人，其实他们一直都在伺机挑外地游客下手，先友好相待然后趁机抢劫；同时男性旅行者也应当洁身自好，管住“一念中的需求”；因为可能会突然出现一个性感的女人企图向你卖淫，接着把你的钱掏空后逃之夭夭。你还会遇到各种“野导游”和你搭讪，他们说要带你去镇上的欢乐舞场找乐子，其实是想让你把钱花个精光。在这里千万不要不假思索地就接受别人的帮助。

你还会看到小贩们在吆喝叫卖他们的商品，不时地拍打着篮子里的水果和糕点（表明很新鲜），以及在街头卖唱的艺人和吟游诗人。在某些地方你手里还有可能突然被塞上一张演出广告，上边就是宣传环球剧院盛大开业仪式的内容。被乞丐们缠上是很难脱身的——他们都有教会颁发的许可证，可以在固定的片区和特定的时间乞讨。你还会看到有人被绑在马车上游行，这是在公开羞辱未成年的罪犯，因为他们犯了法。有些人会被脸朝后绑在马背上，你还会看到有些人的一只或两只耳朵不见了：这些都是有前科的人，他们都遭受过被称为皮里尔英（Pillioring）的残忍刑罚。

在主教门大街吃午餐

正餐，一般是指中午吃的那一顿饭。我们推荐你去位于主教门大街上的公牛餐厅，或者绿龙饭店用餐。你有必要在吃饭之前去洗个手，洗完之后会有专人给你递上手巾擦手。菜单上不会出现伊丽莎白时代那种精致和华丽的极品菜肴。但是，你可以试试其他菜肴，比如易鲁斯·贝金，即用红酒做酱烹制的鳗鱼；布雷西里的派克，即用酒烤制的鱼；或者用啤酒、醋和香草煮熟的三文鱼。随餐赠送的芝士包括生干酪、硬奶酪（切达干酪）或者加了香草的软奶酪。还会有水果馅饼之类的甜品，里面是红酒草莓夹心，用糖、肉桂和生姜调制，或者用樱桃和芥末、肉桂和姜。如果你还想要的话，可以点上一品脱厚奶油。自选的调味料是糖、姜和玫瑰水。

在这里能喝到的最好的啤酒是马奇啤酒。如果你讨厌甜味的酒，那就不要点正在流行的“干白葡萄酒”，这是一种口感干涩、琥珀色的酒，产自西班牙，里面加了糖；马姆齐甜酒来自克里特岛；麝香葡萄酒来自法国；还有来自巴尔干的拉姆尼。对那些喜欢口感醇厚的红酒的人来说，一种来自勃艮第的杂牌酒更适合；如果你喜欢淡淡的酒香味，就来点产自加斯科尼的干红。最优质的白葡萄酒来自拉罗谢尔或者莱茵兰。用餐完毕时，你肯定想尝上一口弗兰德尔的白兰地。

午后的活动和伦敦塔

吃完饭，你就可以一头扎进喧闹的城市中，此时你会更想要找到些娱乐活动。如果你喜欢击剑，我们可以为你预订一节击剑课程，地点位于霍尔本的艾利大街。初学者可以在这里学习使用长剑、长棍和宽剑，你的老师是一名剑术行业协会的会员。如果你更喜欢手枪射击的话，那就往炮院那边走，它是位于主教门东边的一处封闭的大院，

周围都是砖墙和靶子。如果弓箭更吸引你的话，可以往北走出城，到芬斯伯里原野去。那里有200个靶子可以供专业人士或者像你这样的新手使用。

喜欢惊悚和探险的旅行者可以试试去伦敦塔漫游。但是要牢记在心的是，这里的地牢和刑讯室不只是供人参观的，它们还在频繁使用中。步入其中，你会看到地上有一处大洞，洞底距地面有20英尺深，犯人们会在绝望的黑暗中逐渐腐烂；还有臭名昭著的拉肢刑架，它将犯人的四肢向外拉，直到把人的骨头扯断；还有一间小休息室，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洞穴，人在里面不能完全站立。你还会看到一个特别可怕的精巧装置，人称“食腐肉兽之女”。这是一台具有多重构造的复杂器械，上面有固定的铁圈用来缚住罪犯的双脚，犯人的头则被塞进一个圆形铁环中，手被固定在铁手套里，还有铁质的装置（被称为“杰特”，jetters）用来固定他们的手臂和关节。

夜间的消遣

晚上，你会一直待在圣保罗大教堂旁边的贝尔酒店——这里依旧保留了1087年诺曼时代的风格。烛光晚餐在下午6点准时开席，这里还有音乐伴奏，有小提琴手、风笛手和吟唱诗人。但是四下里都是烟熏火燎的味道；你可以加入制造烟雾的吸烟者行列，只需要购买一只小烟斗。对那些有拼劲的人来说，象棋比赛更能激发他们的兴趣，或者打上一局保龄球。周围也会有赌博的人，或者是打扑克——扑克游戏有格里克、普里梅罗、一和三十、新切和川普——或者掷骰子，赌博之处经常围满了人。如果你不是真的技术过硬的话，就不要卷入他们的赌局，争论钱和名声可能会让你们之间的冲突迅速升级，最终发展到需要决斗至死才能解决问题。

无论你选择做什么，都必须在晚上9点宵禁以前离开，实行宵禁的信号是教堂敲响的钟声。这时的警卫有权力对违规者实行拘捕。他们会在城市里四处巡逻，确保每家酒馆都打烊了，商店都关门了。所有的市民都在紧闭房门后安然入睡。

6月12日，星期六：南华克区

城门将在黎明时分重新打开。之后很快就有早餐供应：一瓶啤酒加上抹了黄油的白面包或黑面包，每条面包上都标有记号以便面包师辨认，面包的价格和重量都是由市长规定的。早饭之后，在去黑修士桥那边乘驳船（水上出租车）之前，你还有几个小时需要消磨。或许此时的你想去圣保罗大教堂里面看看。尽管后世它因外表华丽而出名，但此时大教堂的外观却有些对不起观众。它刚刚经历过宗教改革时期的破坏活动——里面的神像、挂毯、雕塑和金饰都已经被毁坏殆尽了。然而，它仍然是一座令人惊叹的建筑，其规模和威严还是我们所熟悉的哥特式教堂的感觉。如果你精力够充沛的话，可以爬上300级台阶到达楼顶，在那里你可以看到意想不到的伦敦全景图。

你可能还想逛一下聚集在圣保罗大教堂庭院周围的书店，它们出售各个语种的书刊，有古希腊文、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和英文书；排在畅销书榜首位的是《福克斯殉道者名录》（*Foxes Book of Martyrs*，1563）。同样畅销的还有历书，别致的意大利散文集和当地的特色戏剧，包括一些莎士比亚的作品（但很抱歉，你此时不应该在这里买任何东西）。同样值得一去的地方还有附近的圣保罗十字街，在那里你会被福音派传教士们拉过去听他们高谈阔论。激进的清教徒们会心怀使命地提醒你，你是有罪的，而且可怕的折磨会在来世的路上等着你。

当你走到黑衣修士桥的时候，你会很容易地就招来一条驳船。河面上有数百艘这样的船，每条船都在船尾安置了两个座位，还有用来遮风避雨的雨篷。驾船者站在船头划船，他们都是经过两年学徒期之后才得到认证的，而且要通过“八把尺”（监管者）的竞争选拔之后才能在这里划船。这段旅程将花去你一个便士。

穿过泰晤士河时，河上航行的无数船只令人感到震撼。除了驳船以外，还有更大的载客平底船，每条船配10名划船者。装着天篷的条形小艇上面还有独立的驾驶舱。另外，好几打大船正排着队在伦敦桥的海关大楼处卸货。鱼群栖息在浑浊的灰色河水中，天鹅不时掠过水面飞行。

环球剧院的周边

南华克区的范围是从河岸往南，一直延伸了一英里远。而且这里修建的建筑都非常拥挤。简陋的廉价棚屋沿着密密麻麻的街区挤在一起。这里是船员、手工业者和外国人集中居住的地方，与他们摩肩接踵的大多是犯罪分子和妓女。南华克区共有300家酒吧，妓院的数量则要翻倍。混杂在所有已经熟悉的恶臭中，有一种更加难闻的味道来自酿造屋和制革店。

你午饭的最佳选择是位于马蹄铁巷的大象酒馆，这里恰好紧挨着环球剧院，并且只需要走几步就能到达乘坐驳船的渡口。别指望在这里能吃上一顿大餐：这里是南华克区，而且你是来看戏的。为了能给下午3点的演出占上个好位子，你至少得提前一个小时到达剧院。环球剧院直径大约为100英尺，屋顶上飘着旗子。剧院的座右铭“totus mundus agit histrionem”（这是个演员的世界）就刻在入口的房檐上，剧院可以容纳3300人。当你准备进去的时候，在外边等候的人群会突然开始加速膨胀。你会看到有几个贵族骑着马，更多人步行而来。衣

着华丽的社会名流们，还有像鹅群一样的法学院学生，纷纷从圣殿酒吧区和律师学院赶来，中间还混杂着小商贩、学徒和劳工。

这里还有让你眼花缭乱的魔术师和杂要艺人，他们想靠技艺吸引你掏出零钱。小贩们在贩售各种小食品：橙子、苹果、坚果、姜饼和罐装啤酒，还有烟斗带一包烟草的套装，3便士一套。你要当心，扒手和妓女可能就潜伏在你的身边。这时排队的队形变得更加混乱，而不是井然有序。当你到达验票人那里的时候，他会向你收一点钱。

步入剧院的厅堂，这里镀金的装饰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富有古典特色的装饰体现在这里的绘画、雕塑、挂毯和挂饰上。向左或向右都能进入三个座位区，每个座位区都是由三条木制长凳相连组成的，环绕着50英尺宽的舞台（入场费2便士）。准备好为一个好座位而与人争抢一番吧，除了你以外，这里还有将近1 000名戏迷也在找寻好位子。如果你只想将就一下，还有一处开阔的地方可以顺着斜坡看到舞台，地上覆盖着灰、矿渣和榛子壳，挤满了2000多名来自社会底层的观众，他们相互推搡着，只为了能争得一个看戏的好位置。

这时的你会暴露在6月刺眼的阳光下，而5英尺高的舞台上仍然是一片阴凉。你会发现这个舞台是多么的空旷和实用。两边各有两个出入口，中间用幕布隔开不同的区域，用于复杂剧情的剧目演出。这里可能设置一个正在床上睡觉的角色，或者正在濒死前的痛苦挣扎。天篷则由两根木柱子支撑着。

另外，除了几根柱子，桌子、椅子这些东西都在舞台下边（乐池）放着——舞台上现在基本是空的。这里还有一处地板门，但是今天下午不会用到它。舞台正上方还有一处露台，坐着半打乐师，拿着小号、鼓、各种喇叭、竖笛和琉特琴。当舞台上有需要的时候，会有火炬和蜡烛提供照明。一些简单的音效，比如马的胃鼓胀、鸟叫声和钟声，都由幕后的小组负责弄出音效。这里的工作人员还包括记账员，协助清理舞台的人，一名木匠和两名预备的场工。

自始至终，观众们都完全沉浸于戏剧之中。海鸥的叫声预示着不幸。不难想象，在最紧张的时刻，座位上的观众甚至都站了起来；演员穿帮的时候，观众也会喝倒彩，发出嘘声；还有献给那些精彩独白、代表着鼓励加油和祝福的掌声。尽管有粗鄙的一面，但总的来说观众们还是会专心欣赏的；有些人甚至带来了书和桌子，以便记录剧中重要的篇章。

戏里的故事

首场《尤里乌斯·恺撒》的演出时间是两个小时，中间没有中场休息时间；全剧总共有17场，会从头到尾一直演下去，以便给观众留下完整的印象。剧团里的16名演员参演，其中6名男孩将扮演剧中的女性角色，演员中的头牌是理查德·博比奇，此时正是他最火的时候。他也是戏剧界的领军人物，表演技艺更贴近自然主义风格。

109

THE TRAGEDIE OF IVLIVS CÆSAR.

Actus Primus. Scœna Prima.

Enter Flauius, Murellus, and certaine Commoners ouer the Stage.

Flauius.

HEnce: home you idle Creatures, get you home:
Is this a Holiday? What, know you not
(Being Mechanicall) you ought not walke
Vpon a labouring day, without the signe
Of your Profession? Speake, what Trade art thou?

Car. Why Sir, a Carpenter.

Mur. Where is thy Leather Apron, and thy Rule?
What dost thou with thy best Apparrell on?
You sir, what Trade are you?

Cobl. Truely Sir, in respect of a fine Workman, I am but as you would say, a Cobler.

Mur. But what Trade art thou? Answer me directly.

Cob. A Trade Sir, that I hope I may vse, with a safe Conscience, which is indeed Sir, a Mender of bad soules.

Fla. What Trade thou knaue? Thou naughty knaue, what Trade?

Cobl. Nay I beseech you Sir, be not out with me: yet if you be out Sir, I can mend you.

Mur. What mean'st thou by that? Mend mee, thou sawcy Fellow?

Cob. Why sir, Cobble you.

Fla. Thou art a Cobler, art thou?

Cob. Truly sir, all that I liue by, is with the Aule: I meddle with no Tradesmans matters, nor womens mat-

To see great *Pompey* passe the streets of Rome:
And when you saw his Chariot but appeare,
Haue you not made an Vniuersall shout,
That Tyber trembled vnderneath her bankes
To heare the replication of your sounds,
Made in her Concaue Shores?
And do you now put on your best attyre?
And do you now cull out a Holyday?
And do you now strew Flowers in his way,
That comes in Triumph ouer *Pompeyes* blood?
Be gone,
Runne to your houses, fall vpon your knees,
Pray to the Gods to intermit the plague
That needs must light on this Ingratitude.

Fla. Go, go, good Countrymen, and for this fault
Assemble all the poore men of your sort;
Draw them to Tyber bankes, and weepe your teares
Into the Channell, till the lowest streame
Do kisse the most exalted Shores of all.

Exeunt all the Commoners.

See where their basest mettle be not mou'd,
They vanish tongue-tyed in their guiltinesse:
Go you downe that way towards the Capitoll,
This way will I: Disrobe the Images,
If you do finde them deckt with Ceremonies.

Mur. May we do so?
You know it is the Feast of Lupercall.

《尤里乌斯·恺撒》的首页书影——尚未出版。

总的来看，此时的表演在现代观众看来是“夸张”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许多观众都会争着向前靠近，想看清楚演员的面部表情，所以表演者偏小的声音都会被淹没在人群的嘈杂之中。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演员们讲话的声音都很大，念出来的台词都透露出无比浮夸的感觉。手势和动作也同样是夸张的；演员们有一整套包含59种固

定手势的表演模式，以表达不同的情感和精神状态。尽管所有的演员在即兴创作上都是内行，但今天他们将严格按照剧本来演。演员的服装叫作“戏服”，在舞台上的位置叫“安息之所”。在《尤里乌斯·恺撒》一剧中，他们会穿着宽大外袍，短袍和斗篷，长礼袍和铠甲（用在某些战争场景中）。这些服装事宜都由服装仓库保管员处理。

当《尤里乌斯·恺撒》开演的时候，大家都想在剧中找到自己偏爱的人物形象。而对于平民百姓来说，他们先入为主的情绪，乃是不愿看到恺撒实现其独裁的野心。第二幕始于露台上奏响的音乐，这是主要角色将要入场的标志，后边还聚集了一大批“公民”。演出到第三幕时夜色已降，剧中阴谋的味道更重了。即将来临的刺杀，会让最后时刻准备行动的杀手们万分纠结，同时还伴有一阵狂浪而不祥的暴风骤雨。负责音效的人通常默默无闻：他们用一块金属箔板来制造雷声，用爆竹制造烟火，用一块系在轮子上的帆布来鼓风，用干燥过的碎点心落在白铁板上的声音来模拟雨声。

紧张的暴雨声在下一幕中持续着，这时剧中的恺撒开始沉思他未来的命运。随后就该上演刺杀恺撒的第8幕。当每一个同谋者将自己的匕首刺进恺撒的身体时，提前藏在演员衣服里的袋装羊血就会喷溅出来，鲜血洒在舞台上。当布鲁图刺入最后一刀时，恺撒这个被他最亲密的伙伴背叛刺杀的可怜虫，会说出那句后世流传了多年的台词：“还有你吗，布鲁图？”

这致命一击之后是著名的布鲁图和马克·安东尼的葬礼演说，两位演员攀上乐师们所在的露台表演这一幕。马克·安东尼令人激情澎湃的悼词，出现在永世不朽的开场白之中：“朋友们，罗马公民们，乡下的朋友们，请借我你们的双耳。我是来埋葬恺撒的，而不是来赞美他。”罗马人会对行凶者的暴行感到愤怒，一群暴怒的人会挨家挨户查找凶手。在第10幕中，不幸的诗人西拿上场：大家认为他就是嫌疑人，于是一拥而上把他打死了（此处需要更多羊血）。

现在演出该进入倒数第三场了：布鲁图和他的同伙卡西乌斯与他们率领的军队在菲利普比镇附近驻扎，准备与马克·安东尼和屋大维决一死战。这时候鼓声四起，号声高昂，台后的呐喊声也在帮着制造一种战争的氛围。在第12幕展现的是决战的前夜，恺撒的灵魂来到布鲁图的帐篷里，发出令人恐惧的警告：“你会在菲利普比看见我的。”为了让观众们感受到阴森恐怖的超自然场景，布景的工人们会把灯光放置在彩色桶的后边，它们所营造出来的阴暗彩光会照在演员们的身上，变成十分诡异的色彩。

最后四个短平快节奏的场景，包括战斗过程以及令人不快的场景（更多羊血喷溅）。由于担心观众流失，所以剧情安排上先是卡西乌斯，紧接着是布鲁图，二人相继倒在剑下，场上留下了剧中的胜利者们：马克·安东尼和屋大维，两个演员会继续表演直到剧终。

在随着人流涌出剧场之前，下一场剧目的演出信息就已经公布出来。此时演员们会跪在一起，为女王祈祷。然后整个剧团会表演既热闹又下流粗俗的吉格舞来欢送观众们退场。

演出之后

通常人们在演出结束后，都会去巴黎花园里走走，这里离环球剧院很近。在这里你可以买到酒，看别人玩碗和卡片的游戏。你还有机会看到斗熊表演，这是一种非常流行的娱乐形式。明星狗熊们纷纷有了自己的名字，像乔治·斯通、哈利·汉克斯和哈利·泰姆之类的。花上一个便士可以站在牲畜棚里，两便士可以买一个看台座位，狗熊被人领进来，身上绑着皮带，之后它还会被猎狗们疯狂地群起攻击，通常是英国獒犬。这种凶残的游戏能持续好几个小时，直到撕咬的双方都筋疲力竭，或者狗熊伤势过重而不能再继续为止。

离开

夜幕很快降临，继续在街上闲逛会变得很危险。这时你应当向南华克区的西南方向行进，经过几座农庄、丛林和沼泽地，很快你就会来到旅程开始的地方，你也将从这里动身离开。

比博普的诞生

1942年2月15日—16日，哈林区，纽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爵士乐曾经历过一场深刻的革命，并且产生了一种新的流派——比博普（Bebop）。浸淫在蓝调乐中，这种急速又反叛的乐风，和它内在的冷酷以及外在的魅力，产生了一种不可估量的影响力。不仅仅在爵士乐、非裔美国文化和流行音乐方面，而且在文学［垮掉的一代，尤其是克鲁亚克（Kerouac）］、艺术（抽象的表现派艺术家）、喜剧［现代独角喜剧的先锋，例如琳妮·布鲁斯（Lenny Bruce）和莫特·萨尔（Mort Sahl）］、欧洲电影（法国的新浪潮）和时尚（从电影明星到摩登派青年）领域，这一股文化浪潮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次长达48小时的旅程中，你会坐在一家传奇剧场的边缘位置，体验蜂鸣般嘈杂的纽约夜生活，在全世界最有名的舞厅萨伏伊，跳舞直到虚脱；到最前沿的爵士乐体验地——爵士音乐即兴演奏会——那里的土耳其青年党人和摇摆时代的大腕站在同一个舞台上，追求重新阐释爵士乐的意义。正是在这种不同代际之间的对话中，比博普诞生了。这段旅程经过精心设计，你会耳闻目睹这期间所发生的重大音乐事件；既可以感受到一流乐队的辉煌时刻，也会被新事物带来的精神力量所感染。

简介：比博普革命

这段旅程之所以能吸引很多人的注意力，是因为博普舞已经失传许久。美国音乐家联合会要求支付特许使用费的规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1942年7月31日一直到1944年11月，所有的协会会员都不允许（如果你还想继续工作的话，你就必须待在协会里）——无论是录音棚、广播或者是直播——给任何一家唱片公司制作伴奏带。结果，像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和迪奇·吉莱斯皮（Dizzy Gillespie）这样的艺术家就只能在战争结束之后才能推出他们的新音乐。这看上去有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大家对音乐的认知，尤其是在爵士乐内部的现代派与传统派之间，突然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这是促使比博普诞生的真正根源。当他们在街边弹唱的时候，你就有了得天独厚的机会抢先试听。

你的时间将花在纽约的三个重要地区，它们都位于爵士乐在这座城市的核心地带——哈林区。

萨伏伊舞厅

舞厅开业于1926年，并且占据了整块街区，位于第140大街和雷诺大街交汇处。萨伏伊舞厅也叫“快乐大脚之家”，是一流的爵士舞场地。不仅在纽约，而且在全世界都很有名。狂放的舞姿在这里首先流行起来，然后迅速传遍美国，并向欧洲输出。这里的老板叫莫·盖勒，经理是哈林区的商人查理·布坎南。这里的运营成本是每年50万美元，而每年客人花在这里的钱则是这个数目的两倍。在“乐队大战”，或者叫“歌喉之战”期间，室内乐队担当了吸引外地游客的主要角色。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奇克·韦伯乐团在萨伏伊舞厅独霸天下。年轻的鼓手和乐队主唱（严重的脊柱畸形导致他于1939年去世，刚满30岁）是个天才。在乐队的背后，还有第一支参与录制长盛不衰的专辑《萨伏伊的兄弟情》的制作团队。这是个无敌的团队，尤其是年轻人艾拉·菲兹杰拉，她曾于1937年击败本尼·古德曼，并于一年后击败贝西伯爵。

你到达这里的时候，正在萨伏伊表演的是“幸运米兰达”乐队。这是一支富有活力的摇滚乐队，走的是受节奏蓝调影响的“野兽派”路线。

明顿剧院

明顿是纽约人目光的焦点，它位于塞西尔酒店一层的宴会厅。这座酒店是一栋装修考究的五层建筑，在靠近第七大道的西118街。它的主人是亨利·明顿，一位次中音萨克斯的前乐手，第一位黑人工会的终身代表，他以前还经营过乐韵社——这里曾经培养过大腕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和胖子沃勒（Fats Waller）等。当音乐潮流出现向新鲜支脉发展的势头时，亨利关掉了这家店。之后又于1940年开了明顿，并雇佣前乐队主唱泰迪·希尔经营这家店。

希尔立即引进了一支新的室内乐队，成员都是年轻的音乐天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雇用了鼓手肯尼·克拉克（Kenny Clarke）（“克洛克–毛普”是他的昵称）担任音乐指导。克拉克以弱拍开场，像是暖场的预热，低音鼓则在乐队中渐有些起色，然后表演才正式开始。他重新定义了鼓手的角色——他很少提到节奏问题，而是提出要与乐手有更多互动，由此成为比博普的起源之一。克拉克后来引荐了塞隆尼斯·孟克（Thelonious Monk），他是一位极富创造力的天才，钢琴方面有很高的天赋。他已经处在创作杰作的前沿了，比如像《午夜时分》和《摇摆时代》这样的歌。



这里吸引着摇摆时代的明星们，像本尼·古德曼，贝西伯爵，科尔曼·霍金斯和莱斯特·普利茨·杨都曾到明顿来。查理·克里斯汀（Charlie Christian）曾在这里做过吉他手：他是同一代人里最早熟的粗鲁人，

他会在贝西和古德曼组建的最优秀团队中与队员打架，直到牙齿脱落。他还为他所热爱的音乐带来一轮新浪潮，未来它会被称作“摇滚乐”——尽管如此，令人悲伤的是，这只狂热的“摇滚猫”因为肺结核于1941年入院治疗，并在不久之后去世。

门罗的市郊夜总会

门罗因“海盗巢穴”而闻名，是人们工作之余消遣的绝佳之地。它位于西第134街198号，在一个像地窖般昏暗潮湿的地下室里——这恰恰符合它的“地下”声誉。这里由一位专注于做爵士乐的领军人物克拉克·门罗（Clark Monroe）负责运营。当小流氓巴伦·威尔金斯被一个叫作查尔斯顿的皮条客枪杀之后，他便接手了这家俱乐部。

旅程

你将于1942年2月15日（星期天）下午3点45分到达第125街和第七大道的路口处，随后便混杂在哈林区的居民们中间。这时他们正在享受周日的漫步，手里提着东西，大步向前，穿着令人难忘的衣服。在这段旅程中，你基本上会一直待在第七大道。哈林区最宽的林荫大道是横贯了23个街区的黑色百老汇或者叫大黑街。你将要去的大多数地方都在这条街上，或者在去往雷诺大道的步行范围以内。雷诺大道与第七大道平行，不但长度一样（有21个街区），而且声誉也差不多：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优秀的哈林文艺复兴作家，称它为“哈林的心跳”。这也是他一首诗的灵感来源，诗的名字叫《传奇大街的午夜》。

为了避免美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的“肤色歧视”带来的麻烦，保证你能享受这段旅程（无论你是什么种族）且不遭遇任何麻烦，你将被打扮成一位法国贵族的模样。此时的你是一位来自欧洲的逃亡者，在到达“大苹果城”（纽约）之前，你已经游遍了欧洲大陆。你所讲的英语可以和别人无障碍沟通，但不是很流利。而且你热爱爵士乐。

自从光彩照人的女演员约瑟芬·贝克（黑珍珠）于1925年风靡整个巴黎之后，爵士乐手们就已经在法国成了大明星，被尊崇为伟大的艺术家。并且更重要的是，人们把爵士乐手看作和普通人一样的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座城市会给他们提供避难所。所以，与这一切关系密切的爵士乐社区会张开双臂欢迎你的到来。同时，作为欧洲贵族阶层的一员，这样的身份会让你更容易享受到纽约高质量的生活条件（仅限VIP礼包）。

2月15日，星期日

位于你到达地点正前方的是特丽莎酒店，这是哈林区最高档和奢华的酒店——一座很高的白色建筑，具有明显的哥特式风格，占据了一整块街区。这里的主人是沃尔特·斯科特，对那些娱乐圈的名人来说，他就像是一块磁石——你可能会在电梯里碰见艾灵顿公爵，还有商业大亨和政治家们。对长期住客来说，这里每周付上8美元就可以租一间房。包括纳特·金·科尔（Nat King Cole），乐队主唱吉米·伦斯福德和轰动一时的流行乐队“墨点组合”都以这样的方式租住于此。

当你步入车水马龙的入口处时，会看到从出租车和豪华轿车里鱼贯而出的顾客们。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是从芝加哥和底特律赶来的，带着高尔夫俱乐部的全套装备——这是社会地位的最好象征——还有马具，这些装备都是最新款的。有钱人喜欢显示他们的财力。穿过一扇双开门，就能进入宽阔的休息厅。这里有灯火辉煌的大堂，周围是绿

色和米白花色的壁纸，然后走过光亮的镜面地砖，到接待台之后，由苗条、金褐色头发的埃洛伊斯·斯科特接待你。坐在她后面的人是马蒂·简，一位上过大学的控制台操作员。毗邻着接待台的是电梯和三个公用电话亭。

你的房间位于首层，价格是2美元一晚。漫步在铺着黑白色方砖的走廊之中，你可能会突然闻到一股强烈刺鼻的大麻的味道。不要尝试任何毒品，它们都对身体危害极大。我们建议你去外面转转，那儿有几家酒吧。或者从后边的厨房出去，那里有很多偷着抽大麻的人。一定要看清眼前的路，否则当你误入偏僻的吸毒窝点时，就会坠入深渊。

在舒适的房间里，躺在豪华的大床上，你会看到床头摆着一本凯布·卡拉威的《罗格猫：爵士乐迷》。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乐队指挥（最重要作品是《乞丐明妮》），已经出版了一本书，里面收录了200支摇摆舞的术语。在爵士乐世界里，人们更偏爱黑话。花上几分钟时间学会几个重要的短语吧，你在这次旅程期间可能会用得上：屁股（hip）=聪明又世故；吹掉他们的假发（blow their wigs）=表现出极度兴奋；一毛钱（dime note）=10美元账单；早黑（early black）=晚上；高级宴会（fine dinner）=漂亮妞；滑动你的胳膊（slide your jib）=轻松地交谈。

在衣橱里你会看到三种不同的套装。拿今晚来说，男士适合穿晚会便服，系上领结，而女士更适合套上镶着亮片的长袍，戴白手套。明天白天，无论男女都应当穿得更加保守一些：男士可以穿深蓝色的西服套装，女士则可以穿朴素的连衣裙。考虑到你将度过一个拥挤的夜晚，所以男士需要穿套装——宽肩，宽边的翻领，细条纹和外卷边的垂腿裤子。女士则要穿带亮色图案的上装和铅笔裙。现在是2月份的纽约，所以男士还需要带一件风衣，女士得带一件及地长的貂皮大衣（并不是真貂皮）。

到下午4点半时，请准时打开你房间里的收音机；它已经被预调到了当地电台，此时正在广播一段15分钟长的节目，由几名萨伏伊舞厅新来的乐手们表演。在这个周日的下午，杰·迈克山乐队，一支从堪萨斯城来的年轻的摇摆组合将来到这里演出。他们中就有演奏中音萨克斯的21岁的查理·帕克（昵称“庭鸟”，或简称“鸟”）。这是他第二次造访纽约。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只获得了几名乐迷的青睐，但是并没有人肯付给他薪水，因此他不得不与另一个朋友住在一起，靠给酒吧洗盘子赚点零花钱。而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不计其数的人开始关注他，你将听到的广播也即将把聚光灯转向他。

杰·迈克山乐队有5名成员，帕克是其中最具特色的乐手。《切诺基》这首曲子是超级震撼人心的，共有64个小节，还包括复杂的和声。帕克的即兴发挥——在和弦交替时候要些小花样，在跟上节奏时前后跳舞，然后再耐心等待，到下一个节拍时再重击流动的音符——这让每个听到曲子的人都能产生眩晕感。纽约众人的耳朵都为他竖了起来，包括5个市区以及更远的地方。帕克在电台的处女秀会吸引成群的爵士乐大佬们今晚到萨伏伊来，一睹他的真面目——届时你也会在那里。

萨伏伊的兄弟情

等你做好准备离开特丽莎，走过几个街区到达萨伏伊时，那里已经排起了大长队；在晚上8点之前入场，票价是60美分，过了8点就涨到85美分。步入宽敞的大厅，你会被这里的奢华震惊，这更像一座皇宫而不是舞厅。悬挂在你头顶上方的，是一盏巨大的雕花玻璃制成的枝形吊灯；你面前是大理石质的旋转楼梯。这里还有一个很宽敞的接待处，可以存放外衣。铺着一条地毯的镜面地休息厅可以让你“歇五拍”（试着别说“镇定一会儿”）。顺着楼梯往上走，就能进入一个很大

的舞厅——面积有10000平方英尺，可以容纳4000人。这里的巨大空间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设有桌子和带靠背的长沙发，你可以坐在这里，看看动静，歇歇脚，再喝点廉价啤酒；其余的地方都是用来跳舞的。



飞翔之鸟。查理·帕克（右边远处），与杰·迈克山乐队一同演出。

稠密而拥挤的人群里混杂着各行各业的人，各个年龄段都有。这就是萨伏伊的魅力，你可能会瞥见一两个电影明星，比如克拉克·盖博和葛丽泰·嘉宝都曾经在这里出现过。你还有机会看到一打体格很好的壮硕肌肉男，他们穿着燕尾礼服在室内徘徊。其实这些都是保安——前拳击手和篮球运动员，每晚酬金100美元——在杰克·拉鲁手下听命。想惹麻烦的人会被有礼貌而强硬地清除出场。在室内穿梭的还有萨伏伊的女侍者们，被称作“法国咖啡姑娘”，大部分人来自一个很出名的黑人街区糖山。她们的主要工作是保证每个客人都能欢度好时光。男性游客应当避免与她们发生过于亲密的接触，因为女侍者们很

可能会因为勾搭男顾客而被炒鱿鱼。但是如果你花费额外的25美分买一张票，就可以从她们中挑选一人做你今晚的舞伴。

地下装了弹簧的特制舞池，地面用的都是抛过光的枫木地板，用彩灯连缀起来，看上去非常漂亮。舞池主体部分的名字叫作“轨道”，它有250英尺长，50英尺宽，可以容纳数千人跳起非常暧昧亲密的舞蹈。不同的舞蹈类型包括：吉特巴舞、苏西Q、哈克巴克、蛇臀和查尔斯顿舞等，在这里仅列举这几个。“轨道”里主要是年轻的非裔美国人，他们秀出炫目的舞姿，表现出他们的英勇，而且看上去对跳舞很在行。一位在当地贩卖大麻的生意人是萨伏伊的常客。后来他会把他的名字改作马尔科姆X，他从未忘记，“黑人姑娘们穿着漂亮的丝质衣服和缎面裙子，她们的发型各式各样，男人们都穿着花哨的衣服，留着夸张的波浪发型。”对那些喜欢安静节奏的人来说，这里还有些地方是为跳探戈、狐步舞和其他古典舞的舞者留的。这里的顶级舞者被人们称为“酋长”。

如果心怀梦想的舞女，希望能在萨伏伊激烈的超级擂台上胜出，通常会聚集在“猫角”。这里是一块只有10平方英尺大小的空间，位于两个舞台的右侧。那里会如愿地有一群围观的群众，一些人在讨论着投资的价码。在这里的赢家会获邀加入400俱乐部，能够有机会在白天与乐队们一起排练。在风格上的持久创新是硬道理，它能区分天才竞争者与无能之辈。不要幻想自己能登上这里的擂台，除非你真的已经不能控制自己了。

在猫角也能独霸天下的是萨伏伊的林迪舞团（源自舞蹈林迪舞，于1927年为致敬查尔斯·林德伯格第一次飞越大西洋而创作），专业的舞者们有导师指导，导师以前在经纪公司工作，名叫赫伯特·怀特，是一位退役的拳击运动员。他是从当保安开始一路攀登上来的，从1938年开始接手林迪舞团，招揽了新鲜的天才血液，并帮助他的队员们积极参演电影，比如1941年的《炼狱沸腾》。有一条标志性的白色条纹

从他的黑发中穿过，你很难把他认错。注意看他带来的明星：弗兰基·曼宁，他有高超的原创技艺，能让他的躯体以锐角贴地，就像赛跑者在起跑区等着发令枪响。他会尽量压低身子，这样他才能顺利地鱼跃而起；还有一位年轻人阿尔·明斯，人称“疯狂绕腿”，因为他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另外还有精力旺盛、杀出重围的冠军诺玛·米勒。来自舞台上的动感音乐，让所有人的心都在怦怦地跳，身体都开始舞动起来。首先登台的将是杰·迈克山乐队。你会看到迪奇·吉莱斯皮——戴着他标志性的玳瑁眼镜，贝雷帽，留着山羊胡，手中拎着小号箱——以及在人群中难以觉察到的孟克。在乐手的周围，靠近舞台的地方，所有人都想要一睹偶像的非凡风采。在乐队演出的时段，帕克以纤瘦的形象露了面，他穿着破旧、皱巴巴的外套，戴着太阳镜，独唱了一曲《在此鼓掌欢迎查理》和《切诺基》，他的手指快速按动音键，像是放射出热烈的烟火，整个乐队被带入更疯狂的顶点。



在萨伏伊的“猫角”，林迪舞者表演摇摆舞。

这时的现场已经变得非常热烈了，接下来到了驻场乐队演出的时段，幸运的米兰德拉乐团，带来精彩绝伦的钢琴曲《克莱德·哈特》（在几周内迪奇会加入他们，他因为在舞台上的滑稽动作被凯比·卡罗威炒了鱿鱼）。虽然他们并没有懒散地站在那里，但是米兰德拉的乐队还是被迈克山和他的朋友们打败了。在“乐队大战”开始之前，听从杰指挥的暴徒就把米兰德拉乐队轰走了。

打烊后的时光

在萨伏伊吃饱喝足之后，你还可以去布拉多克的酒吧和烧烤店再放纵一把。它就挨着著名的阿波罗剧院，位于第七大道和第125街的路口；这里“买一赠一”的优惠非常受乐手们的欢迎，而且这里的牛排非常美味。男爵俱乐部也是非常精美和奢华的地方，它位于第132街，雷诺大道437号。你会被主持人拉里斯·梯尔逗得哈哈大笑，这里还有一些很有前途的喜剧演员，以及很有天赋的歌手埃塞尔·沃特斯。如果你喜欢不那么奢华的东西，就掉头前往丹·瓦力·智利戏院，位于第七大道的第139街和第140街之间，里面上演的都是即兴创作的好节目。

或者，你可以回到特丽莎，这里仍然很热闹，可以说是酷毙了。你可以在餐厅吃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去酒吧，它一直开到夜里2点。这里的经理叫约翰·托马斯，有一支7人组成的酒保团队在他手下干活，都是穿着白色短袍的男生，你可以花75美分来点威士忌喝喝。除了晚归的醉鬼们，这里还有赌徒和城里的绅士，你会注意到许多令人艳羡的漂亮姑娘来来去去。有些是妓女，还有些当地女孩希望在这里傍上“款爷”，或者是假扮欧洲贵族的男人。如果在酒吧打烊之后你还是不想上床休息的话，就可以去休息厅，那里仍然能找到乐子。你也可能在这里偶遇“幸运的米兰达”乐团成员，因为他们也住在这家酒店。

如果想找个更亲民，但是仍然能体验到爵士乐的地方，那么你应该了解一下伍德赛德酒店。它就在第七大道的萨伏伊和雷诺大道141号的街角。那些行为异常恶劣，引起许多人不满且不能完全被社会接受的人，都得到了房东的接纳与关爱。他名叫拉乌·B·伍兹，是贫民区的房东，在哈林区有几间廉价住房和破旧的公寓。在这里你会遇到皮条客、赌徒、妓女和粗鲁的妇女。但是这里却洋溢着爵士乐的兄弟情：贝西伯爵曾在这里打下人生基业（他于1939年写下《投入伍德赛德》），而且杰·迈克山的年轻成员们也曾住过这家旅馆。走到位于地下室的餐厅，你会看到乐手们正在切磋他们的“剁法”（技术）。

VIP套装：鹳吧

只要稍稍加一点钱，你就有机会看到纽约最独特的深夜演出了。这里是第53街的东3号，鹳吧。鹳吧开业于1929年，它的主人以前是一名走私犯，名叫谢尔曼·比林斯利，他吸引了像查理·卓别林、宾·克罗斯比和弗兰克·辛纳特拉这样的一线明星，还有文坛巨星欧内斯特·海明威，以及真正的重量级人物像乔·路易斯（从1938年到1949年蝉联世界冠军），以及其他商界和财界的重要人物。再加上那些总裁和少数几位皇室成员，你就能将东海岸的所有精英网罗于此了。



一辆高级轿车在萨伏伊外边等着接你，然后载着你快速穿过市区到达俱乐部。它的营业时间是上午11点开门，凌晨4点打烊。从外边看，这家店入口处的装潢的确是毫无个性的；只有一扇普通的门，门后边是狭窄的通道。再往里走，就有一条14克拉的纯金链子挡住了你的去路。但是你不必担心，会有一位戴高顶礼帽的门厅侍者帮助你。当你走进这里时，请拿出最好的仪态来。如果你不小心搞砸了的话，谢尔曼会毫不犹豫地请你出去。甚至那些名人也不例外：汉弗莱·鲍嘉就是一位著名的“受害者”，他曾遭到谢尔曼简单粗暴的对待。

鹳吧里提供各种服务，可以满足你的所有需求。这里有热带主题的“岛吧”，还有“鸡尾酒休息室”，用玻璃围起来的主宴会厅可以供乐队伴奏，客人跳舞，“幼兽屋”是一块很小的私密空间。在楼上，你会发现还有一个“独行侠的房间”，专供形单影只的客人使用，还有“喜事房”，专为开派对而设。现在你可能已经被吊足了胃口，那就径直走向宴会厅吧，那里提供的都是美式口味的上等菜肴：像巴尔的摩酱汁嫩

牛排（牛里脊，配上蘑菇、洋葱、小片牛腰和炖土豆），德比山鸡炖锅，皇家纽约乳鸽和佛罗里达煎鸭雏，佐餐的是高卢芝士，还有丰盛的餐后甜点。

如果你喜欢吃完饭之后再喝点酒，就去试试俱乐部的鸡尾酒吧，不曾尝试这里的鸡尾酒的人日后一定会后悔的。因为这里的鸡尾酒无疑是全纽约最好的。酒吧的男侍尤里乌斯·科萨尼，会为你制作他独创的酒品。尤里乌斯特调的鸡尾酒，是用君度酒、牙买加朗姆酒和一点青柠制成的；或者可以尝一下这里的特色饮品，斯托克俱乐部冷饮——杜松子酒、糖、半个橙子制成的果汁，摇晃均匀，过滤一下然后加刨冰喝。其他比较有特色的特调酒包括格拉瑞亚·斯旺森香槟鸡尾酒——用一品脱非常干涩的香槟酒，加上干邑白兰地和柠檬皮；亚历山大大帝——用伏特加、可可甜酒、咖啡烈酒和新鲜奶油，一起混合摇晃直至冷却；白雪公主——用金馥力娇、伏特加和橙汁调制；或者百万富翁鸡尾酒——用黑刺李杜松子酒、杏黄色白兰地、牙买加朗姆酒再混合点红石榴汁即可。

午夜时分，女性旅行者们应当聚集在主宴会厅里，参加星期日晚上的仪式。当钟声敲响12下时，会从天花板上释放成堆的气球，这有点像新年夜的味道。每个人都手持彩券。只有女性顾客才能参与这种轻松愉快的抓气球比赛，而且还有机会拿到奖品。你有可能赢到任何东西，比如一只漂亮的手镯甚至是一辆轿车（至少有三个气球里装了100美金钞票）。

到了打烊的时间，你乘坐的高级轿车会在外边等着载你回到特丽莎。然后你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2月16日，星期一

如果前一天晚上折腾得有些乏了的话，你可以选择在周一的早晨睡个懒觉。但是如果你已经决心再打起精神多逛几个景点，那么众所周知的曼哈顿地标正在等着你大驾光临：时代广场、第五大道、中央公园等等。关于午餐，我们的推荐是彩虹烧烤，它位于洛克菲勒中心的第65层，这里有绝妙的视野可以俯瞰整个市中心的景色，而且下面还有个滑冰场。彩虹烧烤开业于1934年，菜单上大部分都是法国菜，而且都属于高价高品质的菜肴。更中规中矩的美餐，则有从自助冷餐到烧烤等不同价位的选择。

如果你未能从哈林区的探索中获得足够的新鲜感，那么还有一个吃午餐的好地方可以推荐，那就是威尔的炸鸡店。这里供应味道绝佳的华夫饼和炸鸡，而且还是乐手们最钟爱的约会地点。你可能会偶遇一段心血来潮的独奏表演，来自绝妙的钢琴家泰迪·威尔逊——比莉·哈乐黛（Billie Holiday）就是在他的乐队里开始出名的。泰迪好像只是想趁午后的闲暇来这里练练琴。

吃完饭，可以花点时间去游览一下第七大道。你会看到激进的演说家们正在街角鼓吹革命理论，而真正的传教士则在宣扬上帝之道，民众口耳相传着这些人的奇闻轶事。比较有特色的是由维尔利斯·哈金斯开办的布莱顿书店，此外还有国家书店，它的老板是李维斯·H·米肖。两家店都属于很有品位的书店，销售的是精选的非洲裔美国文学，以及历史和政治思想方面的书籍。

明顿的狂欢夜

如果你已经回到特丽莎，并且换上了花哨的晚装，此时就可以径直走向塞西尔酒店了。酒店门口有深蓝色的雨篷覆盖着整个人行道。走进酒店第一层，你就能看到明顿的本尊了。再向深处走，你会看到在左手边有一溜长长的酒吧。坐在座位上的既有大牌政客，也有不名

一文的舞女；既有模仿偶像的阿飞，也有焦急等待上台的爵士乐手。如果想在人群中找个座位，那就需要给他们留下点好印象。酒吧的男侍——赫尔曼·普里查德，正在分装啤酒，25美分一杯。一口杯刚够抿嘴的威士忌标价35美分。位于你右侧的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衣帽间女郎，她会替你照看衣服和帽子。穿过旋转门，就来到了音乐厅。位于左手边的是一个小型舞台，离地大约有12英寸，前方还有一个同样尺寸的小舞池。在另一扇门背后是厨房。现在你可以找一把椅子坐下。这里的每一张桌上都铺着白色的桌布，桌上还摆着插着鲜花的小花瓶，酒吧可以提供明顿有名的日常餐点：炸鸡块、蹄膀、烤肋排、玉米碴粥、黑眼豆和热松饼。

今晚是个狂欢之夜，发起人是阿波罗剧院的经理波比·希夫曼，通常剧院在周一都是打烊状态。明顿给各个乐队发出了公开邀请，希望他们来此预订场地，附送免费饮品和麦琪饼干。除此之外，再加上明顿作为策源地的美誉，都让乐队更乐于在此献唱。到晚上10点时，屋内就已经挤满了等待开场的人。已经在台上就位的是肯尼·克拉克，以及浪子一般的19岁钢琴演奏家巴德·波维尔（Bud Powell），他是代替孟克来的（虽然塞隆尼斯可能还会旁听几个乐手的表演），还有热情的男高音唐·庇亚斯。很快就会有其他人陆续加入他们的行列，像伯德、迪奇、比莉·哈乐黛、科尔曼·霍金斯、烈焰红唇佩吉、本·韦伯斯特、莱斯特·杨，以及更多明星。在某些时刻还会有多达15名乐手同时站在舞台上放声歌唱。这里其实并不适合胆小鬼来。如果不能理解并且欣赏歌手们的音乐，那么听者就无法在这里继续待下去。其他观众则分别陶醉于快速的节奏、精妙的和弦或者古怪的乐调。



塞隆尼斯·孟克、霍华德·麦吉、罗伊·埃尔德里奇和泰迪·希尔在明顿剧院外的合影。

除了偶尔有些兴致不高的初来者，这里的气氛还是像在大学里一样热烈。然而在现场气氛逐渐升温的时候，你会看到两个男高音巨星——莱斯特·杨和本·韦伯斯特，却陷入了困兽之斗。酒吧的男侍者赫尔曼·普理查德将他们之间的决斗比作街上乱咬的疯狗。但在这样的氛围之下，这种事情在乐手之间也很常见，最终的结果仍然是他们将听众带入令人震颤的音乐深渊。每个歌手都带着他们的乐器在此卖力献唱，像《全心全意》《我要节奏》《月亮有多高》《四月的巴黎》和《要开心》这样的热门歌曲。迪奇最恰当地总结了听众的感觉："在周一晚上我们尽情享受了一切。"

聚集在门罗的店里

你有可能想在明顿一直待到它凌晨4点打烊，但是有很多年轻的实力唱将——飞鸟、迪奇等——他们将于凌晨2点左右抵达门罗，这时他们的场子才刚开始。你要准备好接纳周遭相当不舒适的环境。这家俱乐部基本上就是一间地下酒吧，只有个小厨房和勉强够用的小舞台。但是这里能带给人们一种紧张不安、黑暗冷酷的特殊感觉，这非常符合老板克拉克·门罗的心意。他自己就是个皮条客，认识附近所有的毒贩和瘾君子，并且闲暇时间里他还会囤些赃物来贩卖——银器、珠宝、毛皮和手表。每晚的午夜时分，他就来这里发掘“好声音”，顺便再做几笔买卖。他本人帅气迷人，身高6英尺，有着浅棕色的皮肤，直发，穿着奢华，还有光彩夺目的鞋子——总有女人在勾引他，克拉克也不会拒绝。

让他的地盘从一个肮脏破旧的剧院变身成为一个奇迹之地的，乃是音乐的魅力。当乐手们在明顿演出完毕，浑身充满活力热情之后，飞鸟和指挥就会加入室内乐团——阿尔蒂尼弹钢琴，鲁斯·吉吹小号，维克多·考森演奏次中音萨克斯，埃比尼泽·保罗弹奏贝斯，还有年轻的马克思·罗奇，经过数个小时的磨合之后，他将爵士乐的鼓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你会听到这个乐队将音节、节奏以及和音扩张到极限，然后猛地扭转到原来主调和副调的一段，再与之匹配。这就像是说出来的一种语言，翻译成了合拍的比博普曲调。在每个音符里都能听到未来之音，在每间酒吧里都能看到音乐家们正引领着爵士乐走向未知的新世界。

门罗将于早晨7点关门。出门刚撞上新一天的阳光，脑中还回荡着曲调，你此刻应当去西蒙·乔布餐厅吃一口早饭，它位于雷诺大道第161号，这里正是哈林区不断膨胀的拉丁裔人口聚集的核心区。你不仅可以品尝到浓郁的黑咖啡，还有美味香甜的古巴小蛋糕——蓬松的蛋糕中间夹上奶油奶酪、番石榴、凤梨和椰子，或者是番茄酱碎牛肉，

配上葡萄干和新鲜橄榄——你还有可能忍不住有点头跺脚的动作，因为周围有人在敲着节拍，你难免会受到感染；在街角摆着用来给康茄舞伴奏的鼓也是很常见的事。

离开

当你在西蒙·乔布餐厅吃得差不多的时候，就该回到你在特丽莎的房间了。你将从这里动身离开。

披头士乐队在汉堡

1960-1962年，汉堡，德国

每一年都会有将近50万游客从世界各地到位于伦敦西北部临近修道院路的录音棚附近，去找一条很普通的人行横道，来模仿披头士1969年庆功版唱片封面上的四人造型。当披头士正在创作他们的首张专辑时，这些游客中的许多人尚未出生。所以，如果能有机会与真正的披头士乐队亲密接触，那将是件多么令人开心的事情呀！——况且还是在他们成名之前。这段旅程将为旅行者们提供机会，跟踪披头士乐队最初的“五人团”。这时的他们正值在汉堡获得鼓励之际，准备从一个幼稚的节奏乐团转型成为成熟的正式乐队。自此他们将走向披头士令人狂热的顶峰，享受持久不衰的名利。为了紧随他们的步伐，你的旅程将被分为三个相互独立的部分。每个部分都处在不同的年份——1960年、1961年和1962年——这样就可以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体验三种不同的音乐现场，和三个不同的周末。

简介：圣保利区

每段旅程都将以披头士在汉堡的真实经历为主线；你口袋里的钱，身上穿的衣服，所去的地方，都将受披头士的喜好以及那个时代的生活方式所支配。循着这条路，你就能够亲历他们一路走来，直到成为大明星的人生转折。



你的大部分时间都将待在圣保利区，你将与拥挤破败的工人阶层为邻，这里紧挨着码头，也是臭名昭著的红灯区集散地。现如今，这片地区已经成了旅游景点。当你穿越时空来此地造访的时候，这里正因为暴力犯罪猖獗而被大部分汉堡居民深深厌恶。圣保利区的暂住人口包括妓女、皮条客和各色社会底层人士。这里充斥着色情用品店、脱衣舞俱乐部、酒吧和妓院，已然成为汉堡著名的黑社会巢穴，并且吸引着各式各样的流氓地痞前来汇集。除此之外，还有络绎不绝的海员和水手们往来于此。当他们在港口短暂停留时，也喜欢在这里寻欢

作乐。因此，发生打斗是这里常有的事，谋杀也不稀奇。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披头士才能成为披头士。

旅程之一

在1960年8月8日（星期一）这天，布鲁诺·考茨米德——一个矮胖精明的前马戏团演员和老板，正一如既往地在汉堡经营着恺撒凯勒俱乐部。他现在想花一周左右的时间，在伦敦找一支五人乐队为他的新俱乐部“因陀罗夜总会”开业做准备。阿兰·威廉姆斯——披头士的经纪人，说服了布鲁诺雇佣乐队，并签了协议。在8月17日到10月16日期间，除了每周一以外，每天晚上乐队都在这里演出。

在经历了一阵寻找护照的混乱之后——乐队成员当中没有一个人在此之前出过国——约翰、保罗、乔治、斯图亚特·萨克里夫（斯图）和皮特·贝斯特，他直到最后一分钟才极不情愿地加入，这使得他在这13周中成为乐队的第四任鼓手），乐队一共经历了36个小时的旅程。威廉姆斯将乐队成员塞进他的奥斯汀J4小巴车以节省路费。他们从利物浦出发，一路经过伦敦（这是这些男孩们第一次到首都），之后到哈维其，再乘夜航船到荷兰湾，随后是一段穿越德国的长途旅行。到达汉堡时已经是8月17日（星期三）的午夜时分了。那一晚，他们走出车子，第一次登上了因陀罗夜总会的舞台。



身穿皮衣的“五虎”乐队五名成员，照片是阿斯特丽德·基尔赫拍摄的：从左边起依次是皮特·贝斯特、乔治、约翰、保罗和斯图亚特·萨克里夫。

1960年8月26日，星期五

你将在9天后的下午5点到达位于班比奇诺的一处昏暗的摊位旁。这里是一家色情影剧院。此刻正是快要傍晚的时候。在离你几英尺远的地方，披头士刚从睡梦中醒来。他们的迷你寓所就在电影院的后部，位于影院银幕的上方，那里有个小侧门。

你可能会被吸引住，想要坐在座位上欣赏一下电影的高潮部分。但是我们建议你还是早点溜出去为好，趁着外面天还亮着，赶快探索一下这片地区，这时的危险系数也会小一些。在离开班比奇诺之前，最好先去趟厕所，因为这可能是你第一次亲眼看见披头士的好机会——这里正是他们盥洗、刮胡子和在夜场演出前做准备活动的地方。走出门到大街上，你会发现对面就是因陀罗夜总会，地址是格罗泽弗

海特街64号。夜总会的临街装饰以深红色为主，印度大象是这里的标志，大门入口处还摆着一把吉他和萨克斯作为装饰。

男性旅行者们的着装要和乐队成员的式样相匹配：就像街头小混混那样，留着小卷发，戴着墨镜，身穿淡紫色夹克、黑色衬衣、黑色窄腿裤，还有鳄鱼皮鞋；女性旅行者们需要穿米色的或者波点上衣，还有高于膝盖的裙子，穿波比袜和平底鞋。每人身上都要带着30马克的零花钱，这个数字相当于乐队每晚演出的薪水。这个水平属于较差的待遇了，比一个手工艺人的收入还要少。此外，你还得精明一些。说起来会有点复杂，因为这里少不了会有一些人试图骗你的钱，直到你把最后一个劳尼（德国铜币）都交给他。披头士没有固定住处，而你也不必找住处，并不是你不需要住处，而是因为你（就像乐队一样）少不了要熬夜。

披头士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格罗泽弗海特街，所以你也得这样安排。细心观察一下那些高大的老建筑，它们中有些是在战争中被炸毁的房屋遗迹，有些是被人偷住的房子。像棚屋一样的房子都变成了一排排的酒吧、性爱俱乐部和快餐小吃店。笨拙的保安在四处巡逻，犬吠声正欢迎着你的到来。在一位硕大的比基尼女郎的注视下，一座仿制的埃菲尔铁塔矗立在地面——这里的整个布局让人不禁想起狂野的西部，或者淘金热时期的小镇。当你走在铺着鹅卵石的窄街上时，就会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紧挨着脱衣舞俱乐部和X录音棚的恺撒凯勒俱乐部，乐队将于此后的几天里都住在这个嘈杂的地方。

走到格罗泽弗海特街的尽头，在此左拐即可进入主街，即绳索大街。这里的灯光稍有些晃眼，人们看起来比别处的更加忙碌，而且显得更国际化。这里能提供同样宽阔的视野和舞台，当然也会有更多的机会等着你。然而，也别太幼稚了，这里信奉的理念是只要速度快，不用多么好。霓虹灯霸占了这里的夜空，让这条狭长地带演变成了堕落狂欢的场所。

那些正在这附近闲逛，想再多看几眼圣保利区藏污纳垢之所的旅行者，此刻就应该离开绳索街，到大卫街去，那里有通向码头的路。在第三个路口右转进入赫伯特街，这是一条黑黢黢、脏兮兮的胡同，妓女们正冲着窗户疯狂揽客。

音乐现场

你得赶在晚上8点之前回到因陀罗。这里的场地很小，在房间的深处还有一个小舞台，舞台后面挂了一条褪色严重的红色幕帘，前面摆了很多张桌子。顾客们就在脱衣舞女郎、妓女、异装癖者之间游走——男扮女装在这里以及圣保利区的许多酒吧里都非常流行——有些海员和闲散的“摇滚小将”、年轻的当地粉丝，都在此地聚集起来，准备晚上一起到格罗泽弗海特街去冒险。你最好占一个离他们近点的位子。

在喧闹之中，打斗动起手来是很常见的事情。尤其是那些服务生，通常他们都是些前纳粹党的暴徒，心怀怨恨，时刻都在想找碴儿挑起是非。乔治·哈里森曾经说过：“所有的服务生都揣着催泪枪、警棍、指节金属套。”开始喝酒的时候，你要记得瓶装啤酒是最便宜的选择；一定要拒绝价格高得离谱的荷兰杜松子酒和劣质香槟。

披头士将进行四场每次一小时的演出：晚上8点半到9点半，10点到11点，11点半到12点半以及夜里1点到2点。填补演出之间空白时间的是乐队的返场，直到最后一刻；你将听到所有乐队最喜爱的艺术家的各种版本的金曲，像卡尔·柏金斯、艾尔维斯和吉尼·文森特，有些爵士时代的知名歌曲像《夏令时》《彩虹之上》《月光红尾》，早期摇滚乐歌手查克·贝利和胖子多米诺，当时高居榜首的影子乐队的《阿帕奇》，以及一段15分钟版的雷·查尔斯的节奏蓝调金曲《我该怎么说》。

他们的表演时常会显得有些笨拙，而且语无伦次。喜欢他们的顾客赠送的免费饮品不断地递上台来，然而这并没什么用。问题的关键在于，保罗作为吉他手却并不熟悉这种乐器，而斯图简直就是个乌龙贝斯手，皮特勉强算个合格的鼓手，但他并不能持续打出恰当的节拍来。为了能帮他抓住节拍，乐队的其他成员会在台上重重地跺脚；皮特会用力地敲击低音鼓来回应。噪声自然非常之大，以至住在因陀罗楼上的老妇被逼无奈向经理威尔海姆投诉。尽管有这么多毛病，但乐队还是给当时的客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男孩旺盛的精力和独特的个人气质，足以让你的后脊梁随之发紧。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的举止，与早期的朋克乐团类似，他们吐痰、打嗝、讲脏话，还冲着观众骂街。约翰尤其喜欢在与希特勒相关的话题上讽刺观众们。

到晚上9点45分，主持人拿着扩音器上台，15分钟后，工作人员就要逐个检查现场每个年轻面孔的身份证——任何18周岁以下的观众如果在晚上10点以后仍然滞留在酒吧，将被视为违法行为——并且工作人员还借机驱逐了所有容易惹麻烦的客人。幸运的是，看来还没有人意识到，这时候的乔治才17岁。

音乐现场之后

因陀罗于凌晨3点关门，此后你可能还想再去一下绳索街，看看其他的俱乐部，比如啤酒店、曼波舞、流浪者和“咔嚓”。请注意：这里普遍存在着一种被人称之为“尼普”的潜规则——即默默地将“附加费”加入你的账单，这样你结账时就会发现费用会比你预期的要高出许多，而且可能你都负担不起。如果付不起钱，结果就是要挨一顿胖揍。

或者，你可以选择前往位于格罗泽弗海特大街15号的哈罗德咖啡店。这里是披头士演出结束之后常去的地方之一。在那里你可以找到很多便宜的食品——汉堡、薯条、热狗——还有瓶装啤酒。你可以坐在一个带着平板木桌的小隔间里，盼望着能看到披头士的男孩们走进

来，点他们习惯吃的早餐，脆玉米片和牛奶，这样的选择说明他们既缺钱又老道。

离开

第二天早晨8点，披头士乐队成员会摇晃着身子回到他们在班比奇诺的临时住处。这时你就需要留意离开此地的指南了：沿着格罗泽弗海特大街一直走到和保罗卢森街交界的路口，然后沿着这条路走到沃西维尔街——就在第二个路口的左边。继续步行几码，直到看见一条胡同，它通向一片开阔的庭院，两边都是廉租公寓。你将从这里动身离开。几周之后，约翰会在这个地方照上一张照片，看似漫不经心地站在门边。这张照片后来会印在他1975年发行的摇滚唱片的封面上，这张专辑里有很多有名的曲子都是在汉堡一晚接一晚的演出中创作出来的。

旅程之二

披头士在因陀罗签约的演出于1960年10月4日提前结束，主要是因为他们制造了太过吵闹的噪声的缘故。布鲁诺·考茨米德把他们调换到恺撒凯勒去，但是在那里，事情由糟糕演变成更糟糕了。他们与布鲁诺的紧张关系现在演化成了公开的冲突。不走运的事情都赶在一起了，当局发现乔治的真实年龄之后，就把他驱逐出境了。布鲁诺则希望管理部门能把乐队其余成员以损坏舞台的罪名拘捕起来。到了1960年12月10日，约翰、保罗和皮特终于被悉数撵走了。



约翰·列侬1960年在汉堡，这张照片印在他1975年发行的摇滚唱片的封面上。你将从这个门口离开。

在这段时间，还发生了一件可以庆幸的事情，即乐队与两位汉堡的年轻人的友谊在不断升温：一位是克劳斯·沃尔曼，艺术学院的毕业生，还有阿斯特丽德·基尔赫，时尚摄影学校的毕业生。他俩当时都已经22岁了，比乐队其他成员的年纪都要大。乐队在这段时间还开阔了眼界，走出圣保利区，到这个城市的其他地方走了走。斯图和阿斯特丽德无法自拔地坠入爱河之中，并于11月28日订婚。斯图因此留在了汉堡，他准备在那里继续学习艺术。

尽管在恺撒凯勒与布鲁诺最终闹翻，披头士乐队还是给当地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并被邀请回到汉堡，在十佳俱乐部驻唱七个晚上。1961年3月28日是个星期二，约翰和乔治乘火车从利物浦的莱姆街出发，经过荷兰的哈里奇，最后于30日的凌晨3点16分到达了汉堡最大的火车站汉堡站。在这里他们见到了斯图和阿斯特丽德夫妇。两天后，保罗和皮特（因为缺少更好的替代）加入乐队，然后乐队于4月1日星期六在十佳俱乐部开唱。乔治形容这段时光是“绝妙的”。

1961年4月15日，星期六

4月15日下午5点，你会到达一处在沃威尔街的庭院，口袋里装了35马克，比上次稍多了一点。男性旅行者将穿着因披头士走红而流行起来的最新“汉堡装”——黑色皮夹克、黑丝绒衬衣、黑色皮裤、牛仔靴。女性旅行者将穿着黑色皮夹克、黑色翻领马球衫、黑色皮裙、黑丝袜和靴子。所有这些服饰都已经为你准备妥当了，它们来自城区的汉堡皮革时装店，也正是在那里披头士相中了这套衣服，激发了他们想要革新样式的冲动（这家店对他们来说价钱太贵了，所以他们还是去找了圣保利区的裁缝，只花了很少的钱就做好了这种款式的衣服）。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你今晚仍然没有房间可以住，也就是说这又将是一个不眠之夜。去看演出之前先填饱肚子是个极好的主意。现在要走到舒马克街去，它就在格罗泽弗海特附近，那里的异装癖和皮条客们正在门前徘徊。“查格·鲁”是一家既便宜又好吃的中餐馆，披头士经常来这吃饭——他们很喜欢吃这里的薄饼。吃完饭就该朝十佳俱乐部方向走了，它位于绳索街126号。

演出现场

十佳俱乐部设在一栋陈旧狭窄的三角墙结构的建筑里，入口处有延伸出来的边沿，涂着大片蓝色作为标志。这里营业的时间是从晚上7

点半开始。里面的一间大屋子就是俱乐部的所在之处，微微升起的舞台靠着边墙，直接正对着一个很大的舞池，吧台位于右侧。

你可能会碰巧遇到这里的老板，霍斯特·法斯彻（Horst Fascher），一位36岁的前业余拳击冠军。他因为在圣保利的街头械斗中打死了人，而蹲过9个月的监狱。你肯定还能看到他的跟班——乌维和曼弗莱德，也都是拳击手。他们的工作是负责保护乐队免遭任何令人不快的骚扰。但是总的来说，来十佳俱乐部的客人要比因陀罗的客人素质稍高一些，更讲卫生，而且来这里的大部分人都是摇滚乐的铁杆粉丝。霍斯特想让十佳俱乐部完全专注于音乐本身，并且让他的经理皮特·埃克霍恩安装了最先进的音响系统，以及宾索回声麦克风——这都是披头士喜爱的设备。

披头士乐队将从晚上8点一直演出到凌晨4点，其间每小时休息15分钟。保罗现在是钢琴演奏者，他已经优雅地甩掉了吉他的节奏，这让乐队的节奏感更好了。跺脚这个土办法仍然很有必要，是为了确保皮特能跟得上趟。你还有机会听保罗弹贝斯。而斯图，虽然已经在汉堡的一家艺术院校登记入学，但他经常逃课。热情地演奏了一批过去的曲目之后，他们开始怀念起了因陀罗。你会明显感觉到，他们现在变得更加团结了。乐队的歌声和谐流畅，而且比以前要默契许多。

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提升，部分要归功于加入乐队的托尼·谢尔丹。他专攻电吉他。谢尔丹是一名极具天赋的音乐家，作为一名摇滚歌手，他本来应该能做出一番不错的成绩，却在英国乐坛混不下去了。因为他有周期性的“懒癌”。如今他已经是个老汉堡人了，在很多俱乐部与来访的艺术家和小乐队合作过。但披头士的歌手们确实打动了他——乐队将继续与谢尔丹在汉堡灌制唱片，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录音棚录歌——这一切都在推动乐队不断提升自己，只有这样才能与谢尔丹合作得更好。



受到托尼·谢尔丹的启发（前排最右），披头士乐队的演奏技巧提高了。乐队在十佳俱乐部演出。

另一个影响乐队表演效果的因素是速度——根子在于嗑药而不是节拍。他们每夜都在讨论，在俱乐部演出的歌手们每个人都在关注这个问题。苯甲吗啉是一种备选的兴奋剂，它于1954年在德国注册并获得生产许可。从任何一家药店都可以买到这样的处方药，它可以帮助人们解除对强烈欲望的压制。药品给予他们旺盛的精力，保持马拉松式的演出的状态，一夜接着一夜在台上肆意挥洒激情；调大音量，让嗡嗡的轰鸣声更加强烈。这是一种发疯似的狂野表演，他们弹奏出的每个音符中都蕴涵着一种惊险的刺激，令人产生如临深渊的危险感觉。

到大约子夜1点，你会看到一群衣着光鲜的黑帮人士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坐在舞台右边的桌子旁，边看乐队表演边大口喝起酒来。这些人是披头士最忠实的粉丝之一：其中最著名的罪犯当属威尔弗莱德·舒尔茨，他号称汉堡黑社会的老大哥，被媒体称为“圣保利区教父”。还有长着结实肌肉的瓦尔特·斯普伦格，因对他人实施极为严重的肢体残害，法院判定他所犯下的罪行多达15条。因此，无论你在做什么，千万不要把你喝的东西溅到他们身上！这群人其实也是资深的乐迷，你会看到他们在不断地提出要求，甚至站在台上与乐队一起合唱。

演出之后

大约凌晨4点时，你会被撵到绳索大街上。忽略那些一直都存在的诱惑，直接去位于格罗泽弗海特街29号的格丽特和阿尔丰酒吧。那里的天花板很低，航海风格的内部装潢以及温暖舒适的壁炉会让你感觉像是到了老式的英伦酒吧。这种感觉因为其白色的外部装潢而显得更加逼真：小窗户，挂着篮子，还有醒目的标志。披头士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店主霍斯特·简诺维克让乐队住进他位于格罗泽弗海特街66号的公寓。所以当你要打发下半夜的时光时，可以选择在这里点一些喝的，享受一下这里欢乐友好的亲切氛围。

离开

周日早晨大约9点钟，披头士像往常一样到位于约翰内斯堡工厂20号的“英国海员使馆”散步。去这里只需要几分钟的路程，经过圣保利区的哈芬大街，以及毗邻的古斯塔夫·阿道夫教堂。这栋备受推崇的建筑一般用来招待英国海员和水手，如果想找个地方打个盹，那就在这里吧——每晚只要4马克，且只接待男士，而且早晨还会提供免费的英式早餐。亲切的小吃，加上英国的报纸，以及正宗的英式红茶，这正是吸引披头士的原因。你可以给自己找张桌子坐下，大吃一顿纯正的英式早餐——猪肝、培根、香肠、煎蛋、烤番茄、蘑菇和或烤或炸的面包。

吃完饭，你就要离开这个“使馆”了。右边紧挨着的是一座铁路桥。走到桥下的河道边，站在那里等一会儿，你将从此地离开。

旅程之三

在1962年1月24日星期三这天，布莱恩·爱泼斯坦签署文件成为披头士的经纪人。此后，乐队的事业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很快他们就在英国广播公司电台首次亮相，并且开始在利物浦的大山洞俱乐部表演爵士乐。同时，他们还被猎头曼弗里德·卫斯理德相中，他在圣保利区经营的连锁色情俱乐部生意收获颇丰，而且还计划在将要改建的电影院里开一家全新的摇滚俱乐部。他的出价高于皮特·埃克霍恩，后者想让乐队重回十佳俱乐部演出。卫斯理德则向披头士保证，提供从4月13日开始的两周住宿。

这一次演出的待遇要比以前好很多了，而且乐队是乘飞机去的汉堡。但整个行程都笼罩在乐队成员斯图突然去世的阴云之下，他因脑动脉瘤破裂于4月10日去世，刚好就在乐队抵达汉堡机场的那一天。这个噩耗对所有人的打击都很大，并且让他们在卫斯理德的星星俱乐部演出期间的情绪受到了严重干扰。约翰的状态明显不好，而且愤怒和悲伤让他在台上一直处于癫狂的状态。甚至有一天晚上当他来到演出现场时，居然打扮得像个清洁女工；另一天晚上他还把衣服脱到了腰部，并在脖子上套了一个马桶座圈。

乐队重回英国之后，大家才从这场噩梦中逐渐恢复过来。众人看到乐队回归到正常的节奏。在8月16日，在最终炒了皮特的鱿鱼之后（爱泼斯坦在其中居功至伟），林戈接任了鼓手的位子。林戈第一次见到他的乐队伙伴是在汉堡的恺撒凯勒期间，那时正是乐队时运不济的时候。1960年，当时他正与罗瑞·斯多姆还有飓风组合合作，从那时起他们就生活在利物浦，也开始与汉堡产生了交集。9月4日披头士乐

队完成了给百代公司录制的第一支小样，由“魔耳”乔治·马丁亲自指导。22日那天，披头士乐队第一次出现在电视上；10月5日，新专辑《爱我吧》正式发行，到当月末专辑已经在新歌速递排行榜上位居第27名。此时他们在德国还有未竟的事业。爱泼斯坦已经为他们再次预定了在星星俱乐部的演出，时间是从11月1日直到15日。此时正如约翰所说，这支乐队已经“完成了在汉堡舞台的使命，并且也该收工了”。

1962年11月11日，星期天

这次你将首先到达日耳曼尼亚酒店的大厅。尽管是一座老建筑，但是条件还不算差，共有三层楼，还带一间阁楼，位于迪特利夫-布瑞姆大街，从格罗泽弗海特街到这里大约有5分钟的步行路程。你的房间已经提前预订好并且付过款了。你会发现这里的一切都接近完美，所有的便利设施都很先进。承蒙卫斯理德支票簿的好意，披头士也住在这里。

与乐队刚成立时的旅程相比，这次旅程你共有73马克可以零花，几乎比你第一趟旅程的两倍还多。这里还有一份新的着装指南。男性旅行者将穿深蓝色的马海毛西装、白色衬衫，系细领带。此时乐队挑选服装的事都是由爱泼斯坦一手包办，他想让乐队更多地吸引主流流行音乐的听众。女性旅行者将身穿高领的黑色无袖连衣裙，高度到脚踝的高帮靴。鉴于这时正是冬天，晚上气温可能会在零度以下，所以我们会为你准备好大衣外套；对男士来说，准备的是一件到膝盖的海军蓝色粗呢子大衣；女士会配备一件深灰色的风衣外套。

这时你将离开酒店，向南沿着西蒙–冯–乌德勒支大街走，然后一直到格罗泽弗海特。星星俱乐部位于39号，紧挨着性爱电影剧院。你一眼就能认出演出地点，这里有一幅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曾经来这里演出的知名乐队的名字。广告牌被放在阴暗的入口上方，还有霓虹灯制成的俱乐部标志。

演出现场

刚走进星星俱乐部时你就会感受到视觉上的冲击，因为内部场地的面积比你去过的其他场地都要大：它可以同时容纳2000人，而且有一个巨大的舞池——带给人一种即将要永不停歇地疯狂下去的感觉。舞台是标准尺寸的，乐队背后的背景幕布上画的是城市风光。人群中的大多数都是摇滚乐的粉丝，其中夹杂着一些普通观众。这个地方很快会变得异常拥挤，你可能要拼尽全力才能找到一个位子。这种状况要持续到晚上10点，当18岁以下的孩子们被驱逐出去之后，才有可能变得松快一些。



在照片最后面的那位就是林戈。披头士乐队1962年在星星俱乐部嗨翻天的演出现场。

由于兜里装了更多的现金，这回你就可以买点自己喜欢喝的东西，而且不用担心挨揍。当心酒吧女招待里的一个特殊人物——贝蒂娜·德林，人称“大贝蒂”。她是位漂亮的好姑娘，乳房丰盈，身材凹凸有致，而且还很会聊天，她此时正与约翰热恋——他对坠入情网也是乐此不疲。

披头士将进行两场各一小时的演出，一场在晚上10点之前，另一场要更晚一些，并且中间还有其他乐手的演出：托尼·谢尔丹；罗伊·杨是生于伦敦的艺人，他的体型很像杰瑞·李·李维斯；大卫·琼斯是一名生于曼彻斯特的歌手，他将在美国与猴子合唱团一起蹿红，成为迄今为止第一个男孩组合乐队；另一支来自利物浦的乐队名字叫作“超大泰勒（6.5英尺高的主唱和吉他手）和他的多米诺斯”。

当披头士登上舞台时，你会立即注意到他们已经很不一样了，林戈通过保持慢拍摇滚控制着全乐队的整体节奏。他们早期演出时的低劣音质一去不复返。乐队的演出变得更加紧凑而灵活，并且有了靠谱的指挥。他们重新编曲了重金属摇滚乐的经典——《摇摆与呐喊》《露拉的爵士乐》《超越贝多芬》——还有从美国流行金曲中精选的《日落红帆》《再入爱河》，以及乐队的新作品，如胖子沃勒的《你的脚太大》。

今晚最耀眼的压轴节目不是别人，正是已经成为传奇的小理查德（Little Richard）和他的伴奏乐队“最美和声”。这位生于1932年、衣着鲜艳且拥有超强天赋的钢琴家，长期钻研福音、布鲁斯和摇滚乐，创作了很多轰动一时的作品，比如《什锦水果沙拉》《高挑美女》《露西尔》和《亲爱的茉莉小姐》——这些都毫无疑问地列在了披头士的保留曲目当中。现在处于事业十字路口的小理查德，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放弃世俗音乐，专做教会福音。但是，这种内心的纠结不会影响他的表演，你会目睹小理查德无与伦比的巅峰表演。演出时他身穿燕尾服、白衬衫，系蝴蝶领结，然后他会慢慢地脱掉身上的衣服，直到最

后只剩下裤子。这时他会离开座位，站在钢琴上，向众人展示他穿的那条肥大短裤。

在每个夜晚时分，披头士看起来都非常令人惊叹。他们在大师的指导下不断学习，台下的小理查德也会给他们提供精神上的指导。乐队的另一个福利，是与青年奇才比利·普雷斯顿的友谊，还有合作的键盘手和唱片公司。普雷斯顿会继续与披头士一道出现在像《回到过去》这样的压轴节目之中。除此之外，他们还于1969年1月30日在苹果公司总部的天台上录制相关影片。

离开

演出结束之后，你需要步行前往格罗泽弗海特街和绳索大街交汇的十字路口，在那里找到莫勒咖啡馆。这是栋单层的柠檬黄色建筑，屋顶是平直的，大幅广告牌挂在外侧，上面画着一名身材伟岸的主厨，戴着白色帽子。他身边紧挨着一个女仆，手持着五彩冰激凌甜筒，广告看起来好像这是一家美式小餐馆。室外摆着桌子，你可以在这里坐下来看看绳索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如果你不想在外边受冻，那就去屋里找一条长椅，点披头士常吃的那种早餐——火腿和煎蛋。莫勒的自制蛋糕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早晨8点半之前你得回到日耳曼尼亚酒店。这是你在披头士的旅程中第一次有机会享受一张床，但你只有两个小时感受一下片刻的奢华。然后你就得离开房间，准备回到现在了。

丛林中的怒吼

1974年10月29日—30日，金沙萨，扎伊尔注

竞技体育项目总会流露出它夸张的一面，但这次比赛的确非比寻常。首先是比赛举行的位置：“丛林中的怒吼”发生在非洲腹地的一座大型露天体育场里，其实就是一座扩建了的监狱。里面布满那种如同中世纪般令人毛骨悚然的黑暗角落。当全世界的眼睛都盯在这里的时候，就有50名罪犯在此被随机处决，目的是防止他们联合起来做些不该做的事情。其次是比赛的时机：这时正处于黑人种族自我意识不断增强的时代，非洲意识被唤醒了，新的卫星电视技术可以让金沙萨至少在这一个小时中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再次，是本场比赛的特殊背景：这场比赛得到了一位留着直发的前诈骗犯的支持。这一切都由名声不佳的独裁者进行资助，参赛的则是两位著名拳击手——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和乔治·弗里曼（George Foreman）——他们各自声称是目前世界上最具人格魅力的男人，而且是令人在精神上感到畏惧的代表性人物。

最后非比寻常的是比赛自身：这是一场大卫对战歌利亚，长者对战年轻人，健美者对战野兽的比赛，就像一场斗牛表演中的牛被放了出来，它正冲着斗牛士飞奔过去。可能全世界只有一个办法能打倒弗里曼，而阿里就掌握了这种方法，这是阿里人生的巅峰时刻。甚至弗里曼的人生轨迹也被这场比赛的魔力改变了。你可能没有机会看到奇迹在真实世界如何发生，但是你今晚的时光旅行就能看到奇迹。

简介：拳击比赛的设置与安排

这场比赛背后的组织天才正是唐·金，一个极具个性的家伙。他的卑鄙手段可能让马基雅维利都觉得反胃。金以前是从事非法洗钱业务的大亨，来自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为了一丝希望，或者至少说是看到了美元在向他招手，金就坚持做了长达四年的将人殴打至死的生意（那人只给了金600美元）。金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并不像马丁·路德·金的那样美好，但是对一个男孩来说已经非常具有刺激性。他想要主宰全世界的拳击运动。

金于1971年离开监狱，此后他鼓励穆罕默德·阿里出席了一场在克利夫兰举行的仪式，目的是为当地的医院筹募善款。此后的三年里，他一直在谋划办一场拳击史上最具野心的比赛。他用巫师般的腔调和言辞，说服了阿里和弗里曼签订了比赛的协议，价码开到了史无前例的500万美金。现在他唯一要做的，就是要找到愿意拿出这笔钱的冤大头。

金最终发现了他要找的这个人，约瑟夫–德赛尔·蒙博托，全名叫蒙博托·瑟瑟·塞孔·库库·内格本都·瓦·扎·班嘎，他是非洲中部扎伊尔共和国的总统，1972年他致力于重塑自己的公众形象。如果把他的名字翻译成英文，意思是“全能的武士，因他的坚韧不屈而终将胜利，他从征服中走来，往征服的方向去，留下烈火来做痕迹”。这已经成为他在政坛中与竞争对手们斗争的写照。阿里或许很希望他能先想到这个绰号。



当弗里曼和阿里抵达金沙萨时，蒙博托向扎伊尔人民介绍他们。

通过全面榨取扎伊尔富饶的自然资源，蒙博托已经登上了世界富豪排名榜第三或第七的位置。确切位置要看你按照哪个榜单来算了。（而他的人民算是世界上最穷困的人群之一了，人均年收入在70美金左右。）他可以很轻松地为这场搏击赛买单。而且，金已经在心里盘算过了，举办这样的盛会可以恰如其分地满足蒙博托的虚荣心。蒙博托虽然不是容易被愚弄的傻瓜，但是他还是被阿里的个人气质深深打动了。另外，他可以在巨大而又舒适的宫殿里通过闭路电视来观看整场拳击赛。

在未来的几年中，金会不可思议地站在几乎每个新的世界冠军的身边。当转交拳击界金腰带的时候，金咧着嘴笑的面容几乎成为很多比赛具有标志性的最终部分。

请注意：比赛起初是安排在9月25日，这是在原计划基础上又推迟了五周的最后日期。因为弗里曼的眼睛在训练中受了伤，他一直在养伤。这个不太顺利的日程又碰巧撞上了扎伊尔的74音乐节，它将于9月22日—24日在赛马场举行。来音乐节演出的大腕主要有詹姆斯·布朗，B·B·金，比尔·韦瑟尔和纺织工组合，还有一些其他非洲艺术家，包括米利亚姆·马克巴，塔布·莱·罗彻卢和弗兰克的特珀克爵士乐。该活动举办不久以后，时光旅行就会有新的旅程可供旅行者们选择了。

旅程

1974年10月29日的早晨，你将抵达位于金沙萨独立广场的中央火车站。比利时殖民者卷铺盖走人之后，至今还不到15年：雷堡市变成了金沙萨，在短暂的稳定和平中，这座城市发展成了一座繁荣兴盛的绿色首都，殖民广场的两侧都建起了新酒店，高层建筑和现代城市的气派已经初现。在这里打到一辆出租车并不难。

气候、住宿和饮食

当地的天气是炎热潮湿的。白天气温会维持在90多华氏度（约32℃），到午夜时分则会回落到80华氏度左右（约26℃）。比赛之夜的天空将是美丽晴朗的，一轮满月点亮星空。但是你要牢记于心的是，比赛结束之后的半小时里，就有一场特大暴雨倾盆而下。

当地的货币是扎伊尔，现在的官方汇价是0.5扎伊尔兑换1美元。你可以在黑市上找到更划算的价格。这样的建议对普通旅行者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当他们离开本国的时候通常已经换过钱了。但鉴于你将乘着时间机器离开这里，所以这并不是问题。一般来说，看一场比赛的票价是5扎伊尔（约合10美元）。但是当地人会找到其他门路，帮你买到更便宜的票。

如果你计划前一天早晨7点就上床睡觉的话，说明你是个聪明人。在比赛之夜（当地时间是凌晨4点开始比赛），你肯定还会在看完比赛之后补一觉。我们提供的房间在洲际酒店，位于巴特特拉大道，弗里曼和他的随行人员也住在这里，同行的还有美国小说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还有一间住房安排在梅姆林酒店，位于李普·都·塔克哈德大道5号。这是一家比较老的酒店，最近刚被比利时航空公司重新装修过，住在这里的优势是比较靠近机场。航空公司还有一家酒店叫比利时航空旅行者之家，是一栋位于一片视野开阔的平地上的漂亮别墅，这里也可以提供住宿。



如果想要体验这里的高端餐饮，你可以去蔓藤餐馆试试，它正对着BCC（Banque Centrale du Congo，刚果中央银行）大厦。同等价位的餐厅还有位于金沙萨高尔夫球场（俱乐部大道的入口处）附近的比利时皇家俱乐部。还有一处比较好的选择是蜂鸟餐厅，这是一家法式

小酒馆，位于卢萨卡大道61号。它建于20世纪50年代，特色菜是生肉吐司——其实就是一份鞑靼牛排。

啊，金沙萨！

除了拳击比赛以外，金沙萨还能给旅行者们提供其他形式多样的娱乐活动。在装修奢华的赛德克大厦（林荫大道，6月30日开业），人们大多数的购物需求都能在此得到满足。这里从前是一家摩托车展销店，现在则是市内一流的自助式购物中心。如果你想买非洲工艺品的话，就去“贼市”吧。在那里你有机会见到很多孔雀石和象牙制成的小饰品，还有卡赛地毯；但是要记住，我们的时光旅行者绝对不能把纪念品带回到现在。

在卡萨布武路上有一家独立后才新建的电影院，里面设施完备，值得一去。但是金沙萨最具特色的仍然是音乐、舞蹈和夜生活。实际上你所在的这段时间，正是金沙萨音乐市场发展的黄金阶段，很可能在隔壁的酒吧里你就可以听到金沙萨的“好声音”。这时在金沙萨音乐界表现一流的乐队中，最值得一听的有哉可·蓝加·蓝加、福瑞尔斯·索契和奥凯斯彻·贝拉贝拉、巴库马帝国，以及不可一世的弗兰克和奥凯斯彻·特珀克爵士乐。在苏格兰俱乐部，乐酒厂（要记住这也是一家名声不怎么好的馆子），或者地标性的佩吕什·青斑，你都有可能听到这些乐队中的其中一个正在献唱。在山顶上的霍加皮旅馆，位于彬扎奥棕区（旧城的西部），室内有巨大的舞池，就是看起来有点过时了。



如果想感受一下金沙萨的上流社会，就去彬扎的德维尼吧，它的对面就是总统住的大理石宫。在院墙的后边，你还会发现一处精致的花园。这里供应美味的法式菜肴，来此光顾的除了政府要员，还有黎巴嫩的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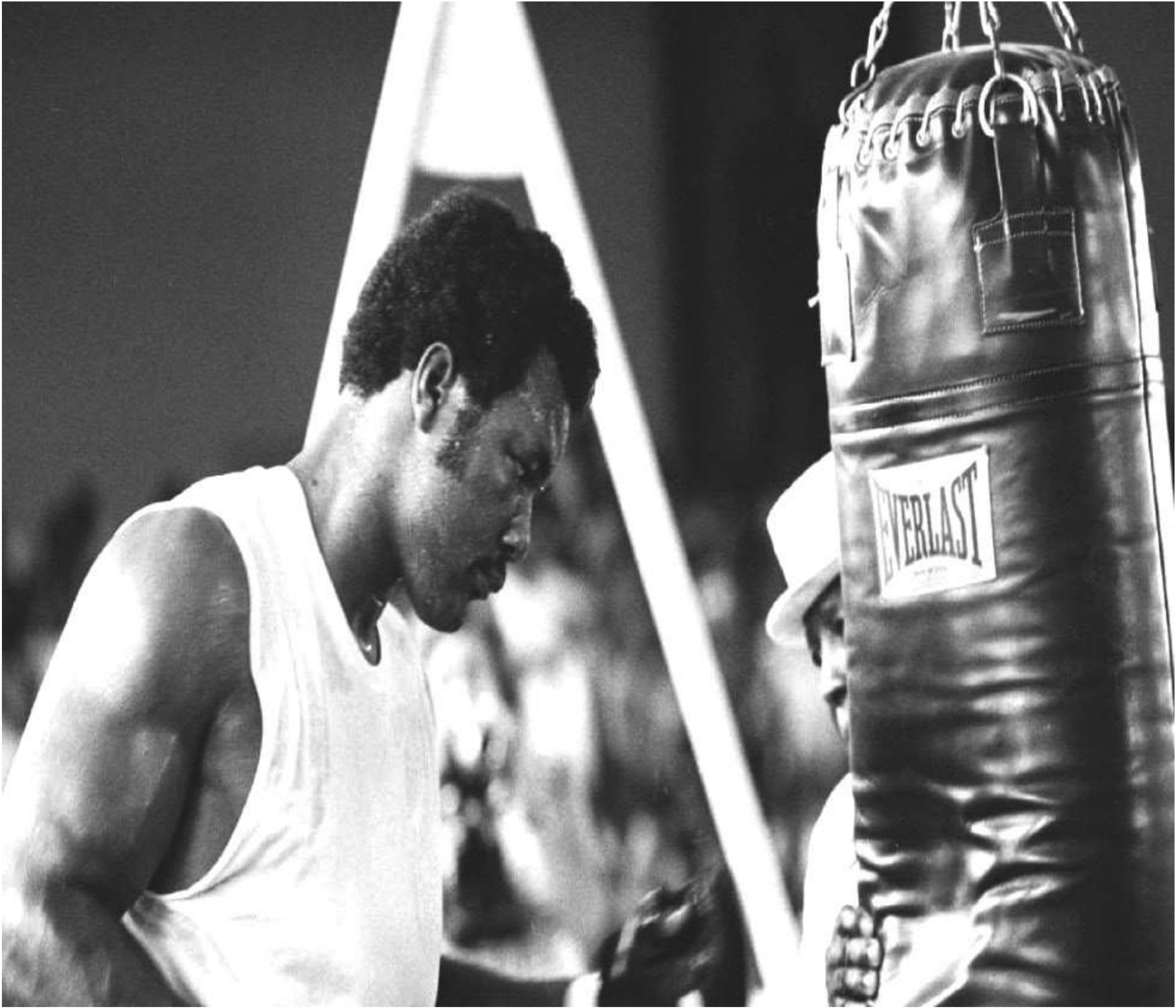
拳击比赛

这场比赛将于当地时间凌晨4点在布鲁塞尔黑人区的赛马场拉开帷幕，从恩多洛机场到达那里大约有1.5英里。虽然这个比赛时间很怪异（其实主要是为了配合美国当地电视台的直播时间），当地有将近6万名人前来观战。而贵宾区条件相当差。擂台设在足球场中间，上方竖着带波浪边的华盖，贵宾区也安排了这样的设置。大量海报上都印着蒙博托的照片，他戴着一顶金钱豹纹的帽子，坐在球门的后边。比赛开始之前，再加上晚上10点—11点之间的擂台赛，大多数当地人要一直仰着头看上几个小时。如果你选择站在他们中间，还有机会看到几场当地部落的舞蹈表演。

现在你可以留心看一眼那些坐在拳击台附近座位的人。这里面有很多人都是蒙博托的贴身侍卫，他们在那里一知半解地讨论着美国的重要节日。前重量级冠军乔伊·弗雷泽（Joe Frazier）穿着艳丽的绿色和黄色相间的夏威夷衬衫，外面套了一件红褐色的夹克，很容易把他从人群中认出来。一同前来观战的还有美国文坛名人诺曼·梅勒、乔治·普利普顿和亨特尔·S·汤普森。我们为时光旅行者准备的座位已经预订好了，就在贵宾席的后面，正对着蒙博托的画像。

乔治·弗里曼

如果能看到未来，1974年的乔治·弗里曼会感觉自己距离未来可爱的秃头电烤架大亨仍有一光年那么远。这位时年25岁的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是一个爱咆哮的打手，他的头上自带着独有的凶狠光环。他已经给扎伊尔的观众们留下了不太友善的印象。他高傲地昂着头，随时带着他的宠物——一只德国牧羊犬。这样的形象不可避免地让人们想起从前这里的霸主——比利时警察。而在舆论上，将与他展开较量的可能是几乎整个国家，人们普遍看好他的对手。但是从表面上看起来，弗里曼似乎并不是特别介意这件事。



弗里曼正在训练中。他依然打算给阿里“一拳猛击”，结束比赛。

阿里平时讲话非常简单明了，但是这时却总跟别人说个没完；弗里曼意欲节省体力，最大限度地展示出他残暴的一面。弗里曼成长于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他每天都和一帮小流氓混在一起，就是那种你肯定不想在夜路上碰见的那种小混混。在迷上拳击运动之前，弗里曼的生活方式一直是这样。1968年，他一路过关斩将，夺得了奥运会的拳击冠军。自那时起，他赢得了所有40场专业比赛的胜利，其中37场以将对手打昏为比赛结果。他最近的两次战绩，是分别对战乔伊·弗雷泽和肯·诺顿。这两个人都曾击败过阿里，弗里曼均在两个回合之内就击败了这两名对手，而且将弗雷泽重击到围栏多达6次。

弗里曼当时被视为历史上最凶狠的拳击手之一。只要看一眼他训练时用过的重沙袋就能确认这一点。每段训练结束之后，他用过的沙袋上都会有一个数英寸深的破口。如果让弗里曼困住阿里，那么阿里的身体就会遭遇沙袋那样的下场。世界冠军出拳重击的力量能给人们带来享受，在众望所归之中，他打出了这一拳。阿奇·摩尔（Archie Moore），堪称狡猾的前轻量级冠军，他曾经与弗里曼共同训练，二人也交过手。他非常担心弗里曼有可能会把阿里一拳打死。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微妙变化，弗里曼确实有实力可以迅速将阿里打败出局。

比赛推迟令人始料未及，弗里曼一直在位于金沙萨市中心的洲际酒店等待着消息。他每天都坚持健身，和他的队友们一起，在酒店北边沿着刚果河的河岸进行6英里的长跑。

穆罕默德·阿里

我们将从哪里开始认识穆罕默德·阿里呢？1942年，他出生于肯塔基州的卡修斯·马塞拉斯·克莱。20世纪60年代，“路易斯维尔大嘴巴”成为他最具争议的形象之一，并且仍在深刻地引发众人和媒体界的分歧，这样的情绪也被带进了比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震惊了世界”。22岁的他就赢得了世界重量级拳击的王冠。那是一场极精彩的比赛，对手乃是凶狠的桑尼·里斯顿（Sonny Liston）。此时的阿里还没有停下继续震撼世界的脚步。

拿到胜利王冠之后不久，阿里皈依了伊斯兰教，改了名字，并且加入了马尔科姆十世建立的伊斯兰国。从此也就疏远了大部分美国白人，没有人再喜欢这个又爱咆哮又不信上帝的拳击手了。三年之后，共有九个耀眼的冠军头衔护身的阿里，也遇到了树大招风的麻烦。当阿里拒绝加入美国军队前往越南打仗时（“不会有越共一直叫我黑鬼”），他的拳击执照被吊销了。在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里，他没有机会再登上拳击台。在一般人看来，这已经足够动摇他在拳击界的巅峰地

位。并且一直有人声称，阿里拒绝服兵役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然而风水轮流转，他的反战立场现在反而与时代主流的声音更加合拍了。

阿里打起拳来的感觉是旁若无人。他的速度极快，像是在少林寺受过轻量级的训练，可以突然甩出一组每秒六连击的套拳。他蔑视习惯打法，坚持要把拳握在稍低一些的地方，目的是能让他的拳头直达对手的头部，并且还留有余地，能探出身子躲避对方的回击，而不是试图用胳膊把对方锁住。当阿里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曾经让哥哥朝自己扔石头，借此来训练反应能力。现在，童子功的价值和效果已经非常明显了。

阿里也不像其他拳手那样为人处事。他是个有梦想的人，也是一名很有感染力的宣传家。他会作诗嘲弄对手，仅凭语言这一回合就能让别人输得心服口服。并且无论是在比赛开始之前还是比赛期间，哪怕是天塌下来也没法扰乱他的镇静自若。谦逊并非他的特性——他已经把自己描述为十年之中“最伟大的拳手”——他满满的自信看上去是一种自我价值的认同，也让他倍感兴奋。但是仍有许多人盼着能看到他玩火自焚的那一天。

自从阿里在1970年东山再起，他已经变得越来越圆滑世故了。虽然他的出拳速度始终保持着常人难以超越的状态——像只叮人的蜜蜂——但在闭关和二次出山之前的这段时间，他似乎不再那么自负地相信自己的超能力了。赛场上的他像一只蝴蝶，飞舞着、转着圈跳舞，并且还能顺利地避开对手的拳头。阿里仍然是口无遮拦的个性，但是这次他能不食言吗？我们等着看比赛的结果。阿里已经把自己封闭于恩塞列的别墅里，这里是蒙博托临近城市东边的宫殿之一。两个拳击手曾经在一起训练的那个体育场也在这附近。

	穆罕默德 · 阿里	乔治 · 弗里曼
年龄	32	25
胜局	44	40
击败对手	31	37
败局	2	0
身高	6′3″ （191cm）	6′3″ （191cm）
体重	216.5ib（98.2kg）	220ib（99.8kg）
臂展	80″ （203cm）	78.5″ （199cm）

录音带的故事

两位拳手之间的身材差异很快被他们的气场和光环扭曲了。其实他俩一样高（6英尺3英寸），但阿里的手臂稍长一点儿，而弗里曼则更重一些（多了3.5磅）。你此时当然不用参与赌博，因为你已经知道结果了。赛前大家广泛接受的赔率，在阿里胜出上是3赔1。

事先的准备

阿里第一个从更衣室中走了出来。面前是一面美国国旗引路，他穿着白色的斗篷，上面带着条纹式样的非洲式修边。他的小弟弟拉赫曼留着浓密的髭须，走在随行人员的前面。其他的重要人物分别是他的教练安格洛·邓迪，他的医生兼角场助手费迪·帕契克和他最好的朋友——啦啦队长德鲁·布朗，德鲁穿着一件整洁的丝质夹克，背上写着阿里的名字作为装饰。弗里曼让阿里等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大约7分钟，最终弗里曼身穿一件深红色袍子露面，迎接他的是一阵零散的嘘声。阿里不会因为比赛推迟而表现出烦躁不安的情绪。阿里抓住机会

引导观众反复呼喊：“阿里，打死他！”陪同弗里曼的是他的经纪人以及教练阿奇·摩尔。



“我一定要时刻保持英俊。”阿里正在为比赛做准备。

在刚开始的仪式上，一段急促且压根合不上拍子的美国国歌奏响了。这让人感觉就像是在出席一场新奥尔良的爵士乐葬礼。之后人群中会自发地唱起《扎伊尔颂歌》。接下来是长时间的平静。在这期间，拳手们在拳击场戴上了拳击手套（在回到更衣室里的时候，他们的双手都处于被监视的状态中）。最后裁判扎克·克莱顿会叫拳手们到拳击场中间来。在比赛前的混乱之中，阿里遭遇了弗里曼的恶毒眼神以及连珠炮式的咒骂。你无法听清这些词句，但是他白色护齿不停闪现，无疑证明他的嘴一直就没闲着。

拳击手们随后走向各自的角落，在结束了向安拉的祈祷之后，阿里跳起舞来。弗里曼做出一些挑衅的扩肩动作，抓住他那侧带有靠垫的绳子，让整个台子都摇晃起来。这个信号传递的信息是很明确的：“我才是这里的霸主。”

第一回合

阿里刚开始就表现出进攻态势，不停地跳跃着，就像他在20世纪60年代参加比赛那样。最重要的是，他将打出本场比赛的第一拳。事实上，他将打出本场比赛中大多数的连击拳——激烈的猫刺拳将无数次地挥向对手的头部。

这样，结果很快就会见分晓。阿里尝试着在比赛中采用两种高危险系数的打法。首先要抬起他的右手（虽然这是他的习惯），保持左脚向前的站姿。这样他的拳头就能打得更远，让弗里曼几乎没有机会躲闪。其他条件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公平的，让这个比赛看起来没什么兴致。但是在其他方面也存在某些不公平的地方。阿里的拳速几乎可以媲美空手道大师，而弗里曼则转不过弯来，总以为他要先出左拳。

一分钟之内你就会看到阿里拽着弗里曼的脑袋往下按，并且在他耳边低语。他将在整晚的比赛中重复这个动作。而弗里曼则会变得更加无情，他试图困住阿里，把他从相对安全的自由区域里隔出来。当他每次想要这样做的时候，他都会向对手做出恐吓性的勾手指动作。你会感到手足无措，开始为阿里的安危担心。但是每当弗里曼连续猛击阿里的身体时，阿里都能瞅准机会猛地打到这个得州佬的头部。

第二回合

在第一局近乎发狂的相互攻击之后，比赛节奏会稍稍慢下来一些。阿里现在开始释放他的第二个撒手锏了：先后撤到绳子边上，然后吸引弗里曼来攻击他的身体。这时候赛场上无声的约定是，谁也不

许打对方的头。阿里以高度的警觉推动着局面，在身前紧握着手套，保持着近乎无懈可击的防卫姿态，并且利用绳子的弹力留出一线空间，给任何可能挥向头部的拳头留下余地，这样他就能顺利躲开。阿里的“靠绳战术”，以及示意弗里曼上来打他的这些行为刺激了弗里曼。他开始改用强硬且弯曲身体的方式企图暴揍阿里一顿，并留出一条缝隙，想着这样阿里就会把他的头暴露出来，这时候再找机会狠狠地收拾他。在这一回合结束前的10秒钟，阿里会像演哑剧一样不停地摇头，表示弗里曼的拳头并没有奏效。

这时候就可以看出来，热烈的争论开始在场边显现。乔伊·弗雷泽的看法代表其中一种观点，他认为如果阿里撤到绳子边上的话，就会被虐杀；而美国足球明星吉姆·布朗则争辩说，阿里虽然老在绳子边上晃悠，但是一直是打得最好的。

第三回合

在一分钟内，阿里展现出不可思议的拳速，接下来是一整套组合拳。随后，弗里曼也出手了，惊人的一阵快拳打在阿里的身上。两分钟内，弗里曼会展示出他最好的拳法，拳拳都打在了阿里的左下巴。但是到了这一轮的最后关键时刻，弗里曼突然感到眼前发黑，之后他一个趔趄失足倒在了地上。铃响之后，你会看到阿里正盯着弗里曼，当时两人是分开的。“我不会被你吓到的。”阿里瞪着大眼睛这样说。

第四回合

阿里天才般的“靠绳战术”应用得越来越游刃有余。你会发现，他并没有阻止弗里曼去尝试破解这个迷局，弗里曼在台上不停地努力截住阿里的去路，但这样反而让他落入了对手的圈套之中。这时，阿里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于自己挥动的拳头，而且还可以借着弗里曼的力，完全不用刻意躲避。这简直成了柔道比赛。当弗里曼的一记重拳打过来的时候，大部分力量都会落在绳子上。阿里完全打破了既有的

规矩，让本来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变成了他最好的朋友。经过这一回合，不妨听听阿里是如何奚落弗里曼的：“你就这点儿本事吗？”

第五回合

这一局是整场比赛的巅峰时刻，从第30秒到120秒，阿里待在差不多同样的位置，还是靠在绳子上，而弗里曼则倾其所有不断地出拳。诺曼·梅勒曾在回忆中这样隐喻，此时阿里会摇晃着挪步，然后打出反击拳，像“耗尽所有冷静的人那样挥舞着索具”。弗里曼并不会伤害到阿里，只是徒劳地耗尽了自己的力气。在第五和第六回合之间，会有工人前来拉紧绳索，以防止阿里再往后靠。而阿里的教练安格洛·邓迪，则对着台上的工人尖叫，让他们住手。

第六回合

这一回合的节奏很慢，其间阿里会上前试探，判断弗里曼是否还有些力气，就像一个主厨在试菜。在第二分钟结束之前，阿里打出一套左短拳，然而并没有得到弗里曼的回应。

第七回合

这将是整场比赛中最安静的一个回合。双方有点陷入僵持的状态，弗里曼一直保持着这种状态，根本没有想往前迈出一步的欲望。他看起来像是在梦游，而阿里只是在陪着他耗时间。



阿里使出致命一击，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第八回合

阿里在这一回合的开始就志在必得。然而刚过了25秒，弗里曼就打出了一记重拳。但是打空了——这一拳的力量几乎要把他带出拳击台。这一回合进行到一半时，阿里移步到拳击台对面的角落里，然后一直待在那里，这样就可以避开弗里曼草率的乱拳。在还剩15秒钟的时候，弗里曼又打出一记空拳，然后靠在绳子上。阿里的眼睛这时突然间亮了起来。他迅速打出一套排山倒海般的组合拳，直接打击对手的面部，这让弗里曼旋转着扑向地面的帆布，像一架被击落的直升机。拳击台附近爆发出剧烈的骚动。现场的解说员大卫·福勒斯特尖叫起来："这是拳击史上从未有过的精彩一幕。"

余波——和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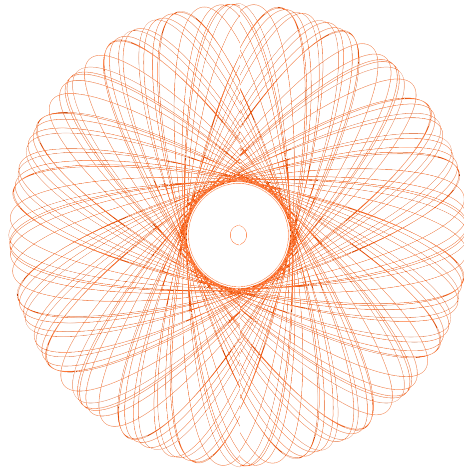
取得胜利之后的阿里在短时间内都处于虚脱状态，但是你可能看不到这些。因为在阿里周围都是跳跃和欢呼的人群，还有为他服务的人、粉丝和忙着为他挂东西的人。你可能还会看到唐·金正试图朝着阿里艰难地行进，但是脚却动弹不得。最终有几个戴着白色头盔的扎伊尔警察也会涌上拳击台。

金沙萨将变成欢乐的海洋，长时间的派对将一直持续到深夜和次日凌晨。这下你可以自如地加入他们了。但是要牢记，就在今天午夜，你离开这里的行程已经安排妥当。你必须及时回到中央火车站。

---

1.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旧称，原为比利时的殖民地，当时称比属刚果，1971年改国名为扎伊尔共和国。1997年5月，卡比拉宣布就任总统，恢复国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

第四部分
史诗般的旅程和航程



跟着马可·波罗游元上都

1275年7月—1276年2月，中国

库克船长的首次史诗性航行

1768年8月26日—1771年7月12日，太平洋

跟着马可·波罗游元上都

1275年7月-1276年2月，中国

马可·波罗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有名的旅行者了。他享有世界性的声望，几乎所有东西——从游轮到服饰，都曾以他的名字命名。他为何享有如此高的声誉？他的旅程并不是惊险而令人毛骨悚然的。按照真正探险的标准来考量，恐怕他都算不得是第一位去远东旅行的人。而让他能获得如此声望的原因，在于他曾在元代中国生活了17年，并且就在忽必烈大汗的帐下行走——传说中神秘的元上都。

这段旅程的主要任务是跟马可·波罗在可汗身边待上6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你将一直住在元上都：这是一座奇妙的城市，由忽必烈主持修建，主要作为他的夏宫。马可·波罗对这片宁静绿洲的描述影响了好几代人。它还曾给诗人柯勒律治以灵感，歌颂这片极具诱惑力的幻境。尽管元上都现在已不复存在，但你仍能通过时光机，领略到这座城市最闪耀的时刻。

自元上都起，你将有幸与马可·波罗及忽必烈的汗帐一道，去比元帝国更富庶的南方，即可汗国的新首都大都（今北京）。忽必烈的祖父成吉思汗曾对此地进行过严重的破坏，忽必烈干脆将此地重建一新。在查阅《易经》之后，他为新都敲定了新的名字，重新设计了这座城市的布局，以令人惊叹的棋盘式布局新建了宫殿和亭台。

这里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大的陆地帝国的中心——其中包括俄国、波斯、中亚和中国，你将沉浸在操着各国语言的人群摩肩接踵的北京城之中。你会看到复杂的宫廷仪式，在各种乐舞中狂欢，并加入

两场超大规模的帝国庆典：分别是忽必烈的生日和蒙历新年，两个庆典都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也是标志性的活动。

概述：大汗与波罗家族

在完胜其他对手之后，忽必烈于1260年称蒙古帝国大汗。尽管从形式上来说，他的统治疆域还包括了西部一带的蒙古领地，但他关注的重心仍然在中国及其邻近地区。他将西藏、朝鲜和云南地区也添入版图中，之后又把目光投向未竟的征服金国、南宋的事业。成吉思汗拿下了北方的半部，即金国的地盘。但人口稠密且繁荣的南宋统治地区仍然处于独立状态。在投入了数百艘舰船，数千人马和当时最具活力最猛烈的攻城武器，并打了一场长期的战争之后，南宋终于失去了抵抗能力。

有关忽必烈战功的传言逐渐传播开来，有一些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了欧洲。为了得到更多这方面的消息，马可·波罗的父亲尼科洛和他的叔父马菲奥，开始了他们漫长的中国之行。马菲奥曾经为了寻找商机去高加索旅行过。现在他正以缓慢的速度朝着中国行进。

幸运的是，忽必烈当时正打算在中国培养基督教势力——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位聂斯托利亚派基督徒——此时尚有道教、佛教和穆斯林相争，都想要赢得忽必烈的器重。忽必烈明白，如果他偏爱一种信仰而忽视其他，那就是自找麻烦：那些自认为未被雨露均沾的人可能会密谋造反，而热衷于原始宗教的狂热之徒则可能会在国内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威胁帝国的统治。最后，他还是倾向于再寻找一方宗教势力加以糅合，因此他非常欢迎威尼斯的旅行者们来访。

在得到忽必烈的热烈欢迎之后不久，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就踏上了归途。他们途中还有一项任务：他们需要尽快地将100位教皇的高

级代表，以及珍贵的基督圣物送回去。当他们最终返回威尼斯时，马可·波罗此时年仅15岁，但他已做好准备要加入他们的旅行。两年后，即1271年9月，这一班人马带着一封教皇交付的信件再次出发了。他们还带着一些圣墓中的圣油，这是一些威尼斯人在耶路撒冷做生意的时候偷出来的。



马可·波罗穿着鞑靼人的服饰。

这次赴中国的旅程花了他们约三年的时间。他们启程时因教皇政务繁忙而耽搁了些时日，为了在穿越死亡沙漠和翻越高寒雪山时避开当地不友善的原住民，他们还不得不绕了远路。但是他们于1275年抵达忽必烈帝国的边界之后，剩下的路就一帆风顺了。忽必烈让他们与一个蒙古使团同行，并赐以金匹亚兹——一种通关文牒，能确保他们不受干扰地来到忽必烈面前。

旅程

你将在诸多驿站之一偶遇波罗家族，因为驿站设置在大汗领地的驿道上，每隔一定距离都设有一处。驿站既是基本公共道路交通的重要结点，也是重要的补给站。你所在的驿站坐落在宣哈，距元上都还有几天的路程，它位于山间盆地，站内有几间布置得还不错的舒适房间。在这里你将得到补给，站内养了近300匹精力充沛的马匹，它们主要供军队护送使用，现在你将与它们共度首段旅程。

在宣哈，你会成为波罗的随从之一，而且在这一路上还将承担许多任务。想象一下那些仆人要做的事情，还有必要的鞠躬，替主人收拾残羹冷炙。但是，你将有机会看到一般人见不到的、只有波罗家族才进得去的忽必烈的汗帐。这样的特权肯定抵得上你这一路所受的所有委屈，所以要努力做好仆人应做的分内事。

无论在元上都还是北京，你都能够很自然地融入小队仆从之中。正是这些人的存在，帝国的车轮才得以持续转动——厨师、手工业者（金银、陶瓷和纺织）、杂役、经纪人、职业乐师、历史学家、翻译、口译家、占星家、医生、图书馆员、佛龛护卫、音乐家、建筑师——在这些人中间，你要忘掉过去的自己，给自己一些空间去漫游和探索。

夏季你穿的衣服看起来有点像现在的睡衣；到了冬天，你得穿上羊皮、羊毛或者其他动物毛皮制成的大衣，厚靴子和各式各样的蒙古皮帽。你会有足够多的现金，够得上你所有的旅行花费。忽必烈热衷于推行纸币，纸币也已经在中国流通了数百年之久。如今他又发行了三种新纸币，两种以银子为担保，一种以丝绸为担保。这些货币用纸制成。这种纸是用经过捶打的桑树树皮制成的，然后用木块制成雕版来印刷。拿着这一大包钱，你在路上可以有很多机会挥霍，把它们都花掉。

元上都（上都）

经过一片广袤的草原，你就能看到元上都城了。越过一排小山丘，山上点缀着石雕的神龛。请注意这些坚固的道路——多数车都是用犍牛或牦牛做牵引，许多道路都在此交汇。将近500辆牛车每日穿梭在这条路上，供应元上都12000人的日常生活物资。

你将沿着主干道——即皇道前行。此时你会惊叹于眼前数千匹纯白的马匹散落在大平原上，它们是忽必烈最珍视的动物。还有数量相当的麝，人们从它们身上得到独特的香料。沿着这条路线，你可以到外城去，这里密密麻麻地排列着泥砖砌成的房子。做生意的商铺和数千个小饭馆挤在一起。随风飘荡的都是撩人的美食香气。

再往前走，就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元上都了。此城的选址工作由忽必烈最重要的城镇规划师刘秉忠担当，当然还有他的风水顾问团成员。在一处名为“龙背”的地方，传说中的那条龙所处的位置已经被取代了，因此竖起一面耀眼的铁制三角旗，以阻止那条龙回来。

元上都被分成了三个部分，各部分都带有8米高外墙围成的广场，且筑有堡垒、瞭望塔和城门。每边城墙都有近2公里长。登上城墙，你

会看到大片蓝色、绿色和红色的屋顶瓦片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而当你步入城内时，又会被另一种视觉冲击所触动——街上的商人正带着货物匆忙穿梭，穿过拥挤的街区。你得当心脚下，无家可归的人已经在地上的坑洼处铺上木板和干草作为屋顶，并以此为家。若是步子压得太重了，就有可能突然跌进陌生人的卧室里！

沿路穿过城市时，要记得留意一下西门的市场。这里的牛、马、羊贸易十分兴盛，而且还有买卖奴隶的摊位。另一处值得一看的是北庭院，这是个类似动物园的地方，里面有美洲狮、狮子、老鹰和其他珍稀动物。

你要看的重点是一处用院墙从元上都城中专门隔出来的内广场，这里面就是皇城。到这里去需经过南门，也称御天门。过了护城河之后，你将经过一条两边布满房间的、约600米长的步道，通过第二道墙和第二道门，里面是宫城的所在地，它也被规划成网格状，里面是忽必烈及其家人和内廷侍者所居住的内殿、庙宇、办公地和政府官员的住处。

最后，当你越过另一道护城河时，将置身于最深处也是最重要的地方：宫城。里面有好几个蒙古包式的大亭子，它们的名字都是有内涵的，意在赋予它们迷人的光环，名字分别为“水晶”“吉祥”“智慧”“宽容”“坚如磐石”“一统天下”。接下来请做一次深呼吸，以便在进入宫城之前找到一种飘然的感觉。城里面有一栋两层高的建筑，在一处120米高的砖铺平台之上，砖面多由白色大理石制成，这些都是忽必烈专门从国外运来的。

与任何已知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一样，忽必烈也愿意让他的访客们多等上一阵。因此，你和波罗家族将在此稍作停留，等着宫城内的首次觐见。这时你们一行人需要换上颇具特色的鞋子，一双由白色皮革制成的精致拖鞋，所有的客人若要入宫朝觐都必须换上这样的鞋。你将被护送进入一个由120多间房组成的迷宫——它由两翼和中庭的大殿组成。元代诗人周伯琦曾这样描绘它：“层甍复阁接青冥，金色浮图七宝楹。”随后你将跟着波罗家族进入忽必烈的房间，并亲眼见到大汗——他身材矮壮，并表现出明显的痛风症状，而这是几年后他病亡的主要原因。他穿着华丽的金丝镶边龙袍，上面有复杂的纹饰。他的黑眼珠正在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

你和波罗家族应当在陛下面前战战兢兢，因为担心未能带来教皇的使者可能会让大汗愠怒。不过看来这个想法是多余的。忽必烈这时正开心地迎接波罗一家，顺便带着你，一同向着汗帐的深处走去。

元上都的生活

你会住在一顶蒙古包里，这是蒙古人的传统住所，位于一处为重要客人和商人准备的营地里，在靠近东门的地方。你住的蒙古包是以木制圆形结构为框架，上面覆盖着羊毛制的毡子，围墙也是以木格结构搭建的。蒙古包内部也是用毛毡拼成的，并饰以凶猛动物的图案。图案主要由五个部分组成，分别是火、土、水、金、木，加上几何图形，比如好几个前后相接的锤子图案。考虑到蒙古人传统的游牧生活习惯，所以你不应当为他们对厕所的原始安排而感到惊讶：想象一下你自己蹲在地上，身下是一个散发着恶臭的洞。但是，也会有令人欣慰的事情存在，就是这里有厕纸可以用——此时中国人已经有长达600多年使用厕纸的历史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露天的茅坑被认为有神灵潜藏其间。为了与存在的邪灵搏斗，天神（中国的造物主）需要保佑这些茅坑，里面住着神灵“紫色少女”。传说中是这么讲的，有一个原配夫人，因为忌妒丈夫偏向小老婆，于是便谋杀了她——把她猛推进厕所的粪坑里淹死了。天神后来怜悯她被弄脏了的灵魂，便把她变成神灵。

你不妨把厕所的事情先放一放。在蒙古包里生活的时日，会让你更容易体验户外生活，以及回归大自然的活力。这正是蒙古人的生活方式。温暖的天气和长时间的日照，你可以享受一下此刻的轻松愉悦。住在蒙古包里，每天晚上都可以在室外用餐，享受全景式的星光和夜空。

饮食

尽管城市中大多数居民都是中国人，忽必烈还是想让蒙古文化在元上都处于主导地位。蒙古人饮食文化的灵魂依托于一种低度的马奶

酒，它用马的乳汁酿成。马奶被挤进一个大袋子中，在它变酸发酵之前，用棍子不停地搅拌，直到可以从中分离出奶油来。你最好别一次喝太多，因为它可以随时供应。母马的乳汁也可以煮沸，然后冷却，这样可以得到凝结的奶油。剩下的东西可以加工成奶酪。这里存在这么多关于乳制品的生产，对那些有乳糖不耐受反应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除此之外，蒙古人最喜爱的佳肴还包括蒸或者煮熟的肉馅包子，还有在烧热的石头上烤熟的羊肉。肉汤也是常见的食物，比如羊骨汤，它的做法是将30根左右的羊骨加好调味料，然后倒入一桶水，煮熟即可食用。

这里还可以为你提供从原料到烹调技术都更复杂的菜肴，这些都是从忽必烈统治的其他地区传来的。比如沙枣汤，做这道汤需要的是羊腿、五粒豆蔻种子，还有带壳的鹰嘴豆，把这些东西一起煮熟，并滤掉渣滓。在做汤之前，还要加几颗沙枣、切片的羊胸肉、大白菜还有荨麻草，与其他原料混合在一起。

另一种更美味的食物是用奶油皮子制成的“雅格巴”。它用的是切好的羊肉、羊油、羊尾巴、柑橘皮、新鲜生姜、盐、酱油和辣椒，奶油皮子是混合了植物油的米粉和小麦粉制成的半成品。你还会看到有面食供应，面汤里面放的原料有羊肉、鸡蛋、生姜、羊肠和蘑菇，加的调料是胡椒、盐和醋。

素食者可能会发现蒙古人的饭菜难以下咽。此种情况下最好的选择是坚持吃面食，然后把肉挑出去，或者吃米饭，用凝乳以及葡萄干调味。而严守素食主义的旅行者就不要选择这个项目了。

狩猎

你在元上都活动的一个亮点，是有机会享用忽必烈的私人草原，就在城市的西北部。草原里面有喷泉、小溪、洁净的草地和若隐若现的小树林，它们共同组成了一幅壮阔的草原景观。但这座皇家园子的真正用途却是狩猎，这也是颇具蒙古文化特色的运动。忽必烈的园子里养了很多鹿、野兔、家兔和鸟等动物。多数狩猎都是在马背上使用弓和箭完成的，这是一门复杂的技艺。如果你毫无骑马的经验，几乎不可能完成任何狩猎任务。

忽必烈也圈养了多条猎狗——马史提夫犬、灰狗和猎犬。但是最引人注目的宠物却是体形巨大的陀螺隼。它主要生存于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这种生活在副极地地区的鸟类身上长着黑斑点，也有的是纯白色的，它的翼展距离非常宽。你将有机会亲眼看到，这只非常有力的隼张着嘴俯冲下来攻击一头鹿，用它的翅膀不停地在鹿的头和眼睛周围拍打。忽必烈还会释放他的宠物猎豹，这其实有点吓人。当它正在追逐猎物时，猎豹的速度和敏捷度可以被视为奇迹，此时它是自然界最杰出的捕猎者。



忽必烈汗带着隼狩猎——一幅小型画，出自15世纪的《奇迹世界之书》。

另一个不应错过的景点，是忽必烈的“竹宫”，也被称为“富丽宫”。这座气势恢宏的蒙古包，是大汗举行大多数官方活动的地方，这里的装潢非常奢华——如用动物皮制成的地毯——这对于他的先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这里还需要精心的设计，让它能容纳足够多的人和物，以迎合大汗的需求，同时还要轻便。为了建这座蒙古包，一共使用了200根丝绳，丝绳的一端都系在支柱的顶上，支柱的每一面都能看到一条巨大的金龙。放眼整栋建筑，尺寸不小，而且看起来仿佛飘在空中，似乎违反了物理学的基本规律。但对观者来说，这让它看上去更加无与伦比。它就像是从传奇故事中走出来的一样，幻梦变成了现实。

祭拜神灵

元上都里有许多座佛教或道教的寺院，它们之中最大的可以容纳数百名修行者。寺院都修成了佛塔的样子，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得到这种佛塔，它具有多重顶结构，明亮的色泽和龙饰图案。内部则有华美的装饰，纯金打造的神像和延续不断的香火。人们可以随意进出，在里面参加祭拜仪式。这些传统在中国历经千年未曾改变过。

虽然忽必烈很小心，从来不做越权干涉宗教的事情，但是他自己还是选择皈依大黑天神——佛教里的战争之神，以它作为自己的守护神。大黑天神的脸是黑色的，有着凶狠而明亮的眼睛，程式化的龇牙低吼，松散的黄色头发，以头骨作为头饰，这些元素对于一个不知疲倦的征服者来说都是喜闻乐见的。但是，也不能因此就说忽必烈已经放弃了自己祖先的信仰之根。在元上都，蒙古人的信仰活动也是很常见的。

蒙古人相信时间是循环的。他们的原始宗教有着明显的泛神论味道，尤其是把动物认作图腾或者祖先的标志。最著名的要数蓝狼或者红鹿，它们是蒙古人传说中的祖先。统治他们的是天神（腾格里），他就是最重要的神灵“永恒的蓝天”，太阳（火）和月亮（水）则组成了神的眼睛。在他之下是99名其他的男性诸神，其中有55名善神（白色），44名恶神（黑色）。作为一种机会均等的宗教，这里还有77名女性神（那提盖），这些都由全能的大地母亲统治着。

这样的万神殿以萨满巫师的巫术仪式呈现出来。由于有天赐的通灵能力，以及在生与死、人与动物的世界中来回穿行的奇异功能，萨满巫师还可以进入三种祖先的灵魂之中：主灵、保护神和守护灵。在巫术的仪式中，你会被神秘的颂歌吸引住，旁边有巫师连续而有节奏地击打手鼓的一侧。萨满巫师们戴着护身符和一面金属圆镜作为铠甲，它不仅可以转移灵魂的攻击，而且还能吸收来自宇宙的能量。为了强化这种体验，他们会为你提供酒和烟，并且希望你吸一口来自松枝燃烧的香气，这样就产生了一种绵绵不绝的、引起幻觉的兴奋感。

暂停你怀疑的思绪，听从他们的安排，跟上他们的节奏，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有了一种在时空中遨游的感觉。

离开与出巡

你在元上都的行程将于8月28日结束，一般来说此时正是夏末时节。这时忽必烈会离开元上都动身向南行进到北京。在这个吉祥的日子里，众人会为忽必烈举行一场盛大的欢送典礼。忽必烈正在向人群挥洒着马奶，奶来自他的白色母马，他用指尖把奶弹洒在地上，以奉献给神的荣耀。接下来出场的是一位巫师，他会喝下神圣的马奶。再次倒出来的奶就是特别为巫师们准备的，随后他们就开始了对腾格里“永恒蓝天”的祈祷仪式。

这个仪式结束之后，你也将一同踏上去元大都的旅程。与你一起上路的还有一连串像火车一样的车队，由运货马车组成，车上装满了上百件忽必烈的行李。行进的速度基本上是每天20公里，这样到北京大约会花去三周的时间。在路上，你会在很多小镇停留歇脚，这些小镇存在的唯一功能就是每年迎接忽必烈的队伍来往。停留的第一站是桓州，接下来是将台和查干淖尔——人称白湖，它因这里的天鹅、山鹑、野鸡和仙鹤而蜚声在外。之后经过中都、张北、张家口、宣化、图穆和黑城，最后顺着两山之间的峡谷一路走到尽头就到了平原地带。

接下来的48公里路都是在山峦之间的广袤平原上，大都城就建在此处。你去北京的这条路已经由服劳役的人们预先仔细地整修铺平了，所以走起来不会太颠簸。

大都（汗八里）

皇帝会带着你们一行人来到大都（也叫汗八里）的郊区。这里就是后来的北京城所在之处。现在这里已经是个大都市了，是房子的海洋，几乎没有多少地可以用来种植蔬菜或其他农作物。大的宅院和旅馆一般都是预留给外国旅行者和商人们的。有时你会突然闻到一阵浓烈的烟味，这是一直在燃烧的火葬柴堆散发出的味道。忽必烈已经颁布法令，宣布在主城区搞土葬是非法行为。你还会惊讶地发现这里有大批妓女正站在街边拉客，而忽必烈在他的新都城里把这些行为统统禁止掉了。

郊区

郊区是一处能更加体验到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有机会与汉族人、蒙古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擦肩而过，与那些卖丝绸、香料、首饰和珍珠的商人讨价还价。你还可以欣赏街头艺人的表演，也会被各个角落里隐藏的街边小吃吸引过去。立足于北派烹饪的鲁菜起源于中国，吃起来像是一种外卖餐食的味道，用的也是和外卖食品差不多的食材、香料和调味品。除此之外，这里当然有更多的饮茶机会，你这些天喝的茶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

这里也是个享受市郊夜生活的好地方。名目繁多的酒肆贩卖着米酒和当地的啤酒。你还有机会玩一把新鲜的游戏，比如麻将，或许你会沉溺于这样的赌博活动。纸牌自从9世纪初起，已经在中国流行多年。你可能会在牌桌上略占些优势，因为最近流行的纸牌玩法非常类似于现在的扑克牌。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去试试中国的棋类游戏。有一种棋子上面带着图案或者标志，然后掷多面的骰子。你还可以玩玩中国的象棋。十五子棋这里也有，但可能会是个比较昂贵的选项，这个游戏吸引着富豪们带着大笔钱在这里挥霍。

城市

北京与它之前的元上都的规划都遵循着同样的法则——它们都是刘秉忠的作品，还有一位来自中亚的建筑师做他的助手，名叫伊提亚尔·阿丹。这里的规划也是在内城之中修一座宫殿，然后再环建一座外城，雄伟的城墙包围着城市，再修一道城墙用来遮掩皇城的真貌。第三道城墙则用来护卫宫城。

当你走到高达9.1米且刚刚粉刷过的城墙边时，会看到城墙在这里拐向了南边，延伸6.4公里到南门或称皇门，你将从这里进入皇城。这里的街道都是方格状的，铺着石板路，配有很好的排水系统，整个这一片地区都是最富有、最有地位的家族的居住地。

在大都的住宿

在皇城里的帐篷区和在元上都的差不多，大点儿的蒙古包将留给非常重要的客人。小一点儿的蒙古包则是给官员和手工匠人准备的，还有些用作武备库。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选择住在这里，但是你可能会感到非常的湿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你可能更愿意离开蒙古包的世界，选择和你的主人们一起住在设备齐全、宽敞的大庭院中。然而，为波罗家族准备的寓所并不在这里，而是在郊区。忽必烈已经施予波罗家族足够的恩泽，不仅非常重视他们的意见和感受，而且还希望他们能离统治的中心地带更近一些。除了住处会更加舒适以外，你还有机会享用更好的如厕设施：一处封闭的木质隔间，里面是用于坐便的石头座椅，而且还带着扶手。座椅的下面是地洞，连通着冲水的设施，可以轻松地把排泄物冲走。这里还准备了质量极高的厕纸，不仅柔软而且还带着清香。

内部密室

陪伴着波罗家族，你会有很多次进入宫参观的机会。途经三连拱的大理石桥，穿过城壕，沿着分别从三道门穿过的三条步道漫步。这

里还有瞭望塔和五条供出入的门道，每条道路都通往皇城和忽必烈的私人花园，里面还有个满是鱼虾的湖。

忽必烈有一个很引人关注的想法是复建翡翠岛。它曾被成吉思汗遗弃，因而现在荒芜了不少。忽必烈已经重建了通往那里的桥，栽了树木美化山坡，铺设了曲折的台阶小径，修建了寺庙和凉亭，还给凉亭起了很多能唤起人们回忆的名字——比如“金露珠”“玉彩虹”“进欢”“永和”。一座很大的寺院就建在湖心岛中心的最高处。这是一座巨大的白塔。此时你可以享受一下幸福的时光，在静谧的岛上神游，领略它无与伦比的美丽景致。

这里还有宏伟的新建宫殿。一座平层建筑物拔地而起，不但有大理石的阳台、楼梯，而且两边还有若隐若现的木制工艺品，比如龙，以及其他猛兽和著名武士的雕塑。屋内共有7个厅，加上好几打的房间：用作客厅、收藏室、办公室和忽必烈的四个妻子和小妾们的卧室。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看到一些看上去很吓人的重装武士。这些人都是侍卫中的精英，包括忽必烈的贴身保镖——你最好还是给他们留下些好印象吧。

在这迷宫一样的建筑里，还隐藏着一座迷你宫殿。忽必烈在这里接受百官的朝拜。他一般就坐在镶满了玉和金子的龙椅上。紧挨着龙床的是一只重达四吨的玉瓮，里面装的是600加仑酒。或许在你逗留期间，再没有机会能够感受到忽必烈身上散发出来的威严气息，此刻眼前的一切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忽必烈坐在龙椅上向后靠着，轻松自如地发号施令。面对他的庞大帝国，他行使权力时竟是如此自然，完全一副胸有成竹的感觉，不时还看着侍者们给感激不尽的客人们频频斟酒。

在戏院的一晚

正如忽必烈所言，戏院是最能集中展示中华文化精髓的地方。所以，你会看到北京有从大型戏剧到在移动舞台上演出的小堂会在内的各种艺术形式。其中包括音乐、歌唱、诗歌、默剧、舞蹈和杂技，中间不时穿插着小幽默剧，演员们不断地抖出包袱，与观众们互动。

更正式的戏剧是四折戏，大多以爱情故事为主题。强势的女性角色是主角（旦角），剧情通常是重新加工润色的著名古代故事和神话故事。原创的内容并不是必备要素；观众们的欢乐来自从演出中看到他们喜爱的小角色——有些常见的角色比如丑角，包括喜剧化的反派人物和悍妇形象。除此之外，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角色是小丑，精心的装扮和程式化的动作，中国戏剧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舞台表现方式：比如说，在得了相思病、咳嗽发作和怀疑别人的时候，都要揉一下眼睛。

能把一部戏串联起来的关键是音乐。刚开始，你听到这种似乎不成调，以及明显不合拍的声音一齐发出来的时候，可能会感觉这简直太难听了。但是，请耐心等待，因为你会慢慢学会欣赏并开始敬佩这种宏大而又复杂的和谐音调，乐手们能够如此熟练灵巧地演奏多种弦乐、木管和打击乐器，这一切组成了你所听到的美妙“八音”。还会有很多种类型的古筝、胡琴和笛子等乐器，它们可以用手拨响，用弓演奏或者吹奏出声。组成木管声部的是长笛和竹笛，海螺壳。此外，这里还有全套的打击乐器——编钟、铜铃、钹、锣和一排皮鼓。在非常严密的安排中，乐师们演奏出无比精妙的声音，令人激情满满。

宴会

幸运的是，你在北京期间还有机会参加一年中两场最盛大的宴饮活动。一个是9月23日庆祝忽必烈生日的宴会，它将在能容纳6000人的辉煌大厅举行。你将和其他平民百姓站在一起，看忽必烈身着夹金织银的龙袍，前来出席的数千名贵族和客人们都穿着与他相似的衣服。



在宴会上，你会看到皇后察必，她是忽必烈最宠幸的夫人，也是特别顾问。她生于蒙古，在波罗家族访问忽必烈的过程中，她起了重要作用。

要特别留心的是，当你进入大厅的时候，一定要迈过门槛，千万不能让脚碰到它。这个习惯与蒙古包里的某些生活场景有关：如果你的脚碰到了门槛，那就意味着要走霉运了；如果故意为之，那就是非常无礼的冒犯行为。假如你在进入大厅的时候不小心被门槛绊倒了，那么大批守在门口的侍卫就会剥去你的衣服，用梃杖击打责罚你。唯一能缓和这个局面的理由是你喝酒喝得太多了，已经醉成一摊烂泥，不能走直道了。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放你一马。

你要参加的另一个重要宴会是2月初的“白色节”。这一天既是蒙历新年，也是旅程即将结束的日子。隆重的庆祝活动开始时，你和已经到场的客人们要一起磕四次头。接下来要演奏一段短促的乐曲。紧接着进行祈福仪式。随后忽必烈将与他的皇后一起坐在高台的桌子后边，面向宾客。皇后以她无双的智慧和克己的修养著称于世，此时她正紧挨着忽必烈。忽必烈的儿子和儿媳们则坐在与他脚面平齐的台子之下。在仪式现场的正中位置，有一张装饰华丽的自助餐桌和一只巨大的黄金酒碗。男侍者们忙着把酒分装到金质的酒壶中。第一杯酒必须敬给忽必烈，他先抿一小口，别人才能开始喝。类似的场景到吃饭的时候还会重现。这里的主要食物仍然是蒙古肉包子，你一定记得自己曾在元上都品尝过。你还会注意到那些伺候忽必烈的仆人都用丝质烫金的面纱包住了鼻子和嘴，这样他们的呼吸和气味都不会污染到忽必烈的食物了。

在这期间，乐队会演奏一些蒙古族的传统音乐。类似中国传统音乐，蒙古人演奏的大多是弦乐、木管乐或打击乐。最常见的乐器是马头琴，这是一种由三根弦制成的像琵琶一样需要拨弦演奏的乐器。马头琴的脖子很长，弹出来的声音像是五弦琴。还有长笛、双簧管，以及精致的带着铜嘴的金属小号。打击乐器包括小铃铛和手鼓。最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并令人吃惊的，是乐师们能够用喉咙发出独特的声

音。他们能同时发出两种不同调子的声音：喉部发出的低沉声音，同时还有高调的声音随之而出，形成旋律优美的乐曲，被称之为呼麦。听到颇具特色的呼麦歌唱家们催眠般的声音，会让人觉得灵魂被打动了，整个人都处于飘飘欲仙的状态。

当宴席结束的时候，还有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主要是歌舞、杂技和魔术。你需要控制住自己的酒量，因为痛饮和狂欢将一直持续到明天。

离开

当你的主人们仍在床上呼呼大睡或者看护着他们醉酒的同伴时，你必须要悄悄地溜走了。首先你得前往翡翠岛，到达那里之后，你将从永和寺动身离开。

库克船长的首次史诗性航行

1768年8月26日—1771年7月12日，太平洋

詹姆斯·库克船长在太平洋一共进行了三次史诗性的航行——我们很乐意向你提供第一次、也是最知名的一次旅程。这是一段长达三年的艰苦跋涉，远航的成就包括首次精准测绘新西兰海岸线以及“发现”澳大利亚。作为库克船队的一名成员，你会在这段旅程中经历跌宕起伏，而且你的个人意志和身体的耐受能力会经受极限挑战。这一切的回报是旅程中那些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和天然海岸的迷人风景，一路上你将看到各种各样惹人喜爱的野生动物，你还要挑战自我，和海洋的原始巨浪进行搏斗，在此之后站在甲板上看太平洋的日落。

你的航程将从英格兰的普利茅茨出发，然后横越大西洋，中途会在马德拉群岛以及里约热内卢停留；克服重重困难，穿越合恩角海峡，然后进入太平洋；你会在塔希提岛停留上几个月的时间，这个景色如天堂般的岛屿和它的传奇故事吸引着来访者们；然后扬帆到新西兰去，这里的原住民就没有那么友好了。在此你将环绕南岛和北岛航行，然后调头前往澳大利亚。在去往澳大利亚的路上，你会经历在大堡礁的九死一生，并且体验欧洲人与澳大利亚土著民的首次接触。在声明这块新大陆属于大英帝国之后，接下来的航行会让你受尽折磨，最终回到英格兰。

简介：科学考察

库克并不是第一个进入太平洋冒险的欧洲人，当他开始第一次航行的时候，欧洲地理学家们已经对太平洋有了一个总体印象，即这是一片新大陆——“未知的南方大陆”——正在等待着被人们发现。这里不仅让当时占据世界第一的海洋霸主英国着迷，欧洲其他想建立全球性帝国的竞争者们也对新大陆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其中包括法国、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

对于实现大英帝国未来的野心来说，“科学考察”是掩人耳目的最好说辞，它可以减轻对手的疑心。1768年2月，皇家学会向国王乔治三世请愿，希望得到资助去太平洋上航行，以观测金星凌日。如果观测数据足够准确的话，利用这种少见的天文现象的观测数据，可以计算出金星（还有其他行星）与太阳之间的距离。

查尔斯·格林是皇家天文学家的助理，已经被选为绘制星图的科学家。为了增强考察的科学味道，名单中还列入了一批植物学家。他们由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带队，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献身于系统性的分类植物群和动物群的研究事业中，这项研究由瑞典人卡尔·林奈发起。班克斯已经鼓励他的学生丹尼尔·索兰德和一个芬兰的博物学家赫尔曼·思珀灵（Herman Spöring），一同前来担任助手。到航程的末期，他的团队已经搜集到了30000份植物标本，包括110个新的群属和1300个新的物种。两位艺术家——悉尼·帕金森（Sydney Parkinson）和亚历山大·布坎（Alexander Buchan），也被邀请一道加入这段航程。

年届40的詹姆斯·库克原本来自约克郡的一个贫穷的农场，他掌握了卓越的制图技术，所以被任命为船长。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期间，他就曾帮助政府在纽芬兰圣劳伦斯海湾测绘和制图。英国皇家协会为他挑选了一艘船，命名为“奋进号”，它曾经是一艘运煤船——坚固的船壳重达368吨。船身有97英尺长，29英尺宽，有着宽阔平直的船头，方形的船尾和深深的船舱。为了确保航程安全，工人们把

整个船身都重新包了一遍，把缝隙填实。还在第三个内层甲板增加了一个新的小木屋和储藏室。船上还配备了大划艇和几只小舟，10门4磅重的火炮和12支便携火枪也给它的远航增添了些安全感。

船员包括了14名官员，12名皇家海军陆战队员，8名仆人（其中2人来自非洲班克斯），还有大约60名水手，都是从英国招募来的。大家称赞这艘船像是一只用来打猎的“灰狗”。船上还养了三只猫用来抓老鼠，还有一只山羊用来当吉祥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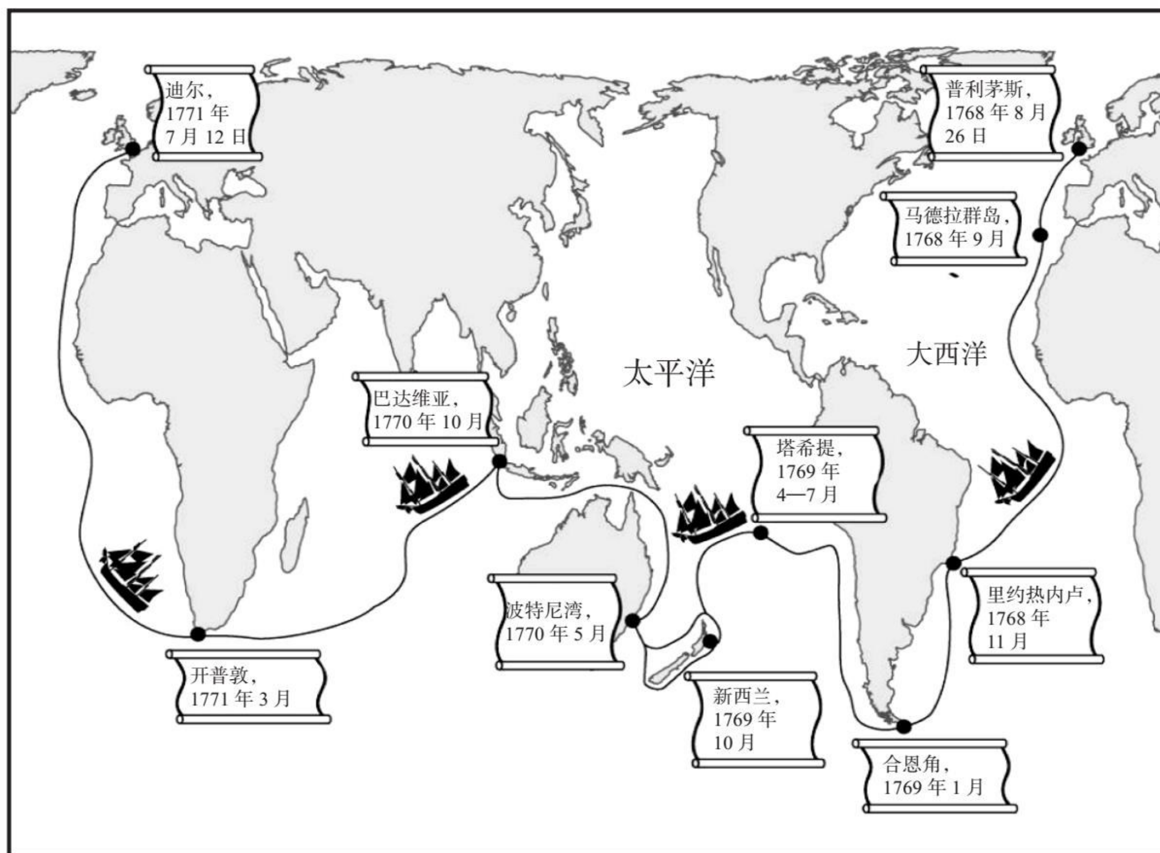
作为远航之前的习俗，任何船员都要经受住考验，其实这是给大家一个自愿离开的机会。18个人可以用脚来决定去留。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替换足够多的海员，其实主要就是靠抓壮丁。在船长只能凭印象招人的时候，正好给了你加入船队的机会。

旅程

你将于1768年8月18日到达位于普利茅斯的达特恩祈祷堂，这是个黑暗、狭窄的鹅卵石街道，正靠着港口。到处是暴力、肮脏，到处是妓院和酒吧，这里是抓壮丁的好地方。请坐在码头边一家名叫“伯灵顿武器库”的小酒吧里，等着有人来找你搭讪。每个“抓丁团”都由12人组成，领头的是征兵官，他也是按业绩算工钱的。他会给你一个机会，在被逼无奈和成为志愿者之间做选择。如果你能选了后者，那当然是极好的。作为一名“志愿者”，你会得到一枚由国王颁发的入伍标志，提前说一句，它能给你带来更好的待遇。

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里，你都将与这些船员们待在一起。因此你要迅速融入他们的生活圈子，这点十分重要。如果你打算与库克单独吃饭聊天，或者你想和任何其他在船上的绅士交朋友，那你会感到非常的痛苦和失望。你和他们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逾越的身份鸿沟。你们

在船上会有一些日常必需的交流，但是最终你还是要跟着底层水手们一起做事。总之，你的任务就是要负责护送库克环游世界，如果缺了你船也走不了多远。



一些在船上干活的经验——以及航行的经历——明显是很有用的，这样你就能提前熟悉船上的布置，了解船员平时所用的术语。这样的知识储备会让你赢得“合格船员”的名声。但是皇家海军不会介意你到底是不是个航海方面的菜鸟；你只会被简单地提及和评价——“这是个没出过海的人”。无论如何，你都不会（除非你特别健康并且适合这样的担当）被委派去完成最具挑战的任务，比如爬到高空上展开船帆，以及打开上桅杆。这些危险并且容易诱发眩晕的工作通常都留给最年轻、最敏捷的水手们，他们被称为“神之岛的人”。

除此之外，你还要在甲板上值班，拉开帆脚索、吊索和转帆索。他们会给你配备一把小刀用来割绳索，刀鞘要一直背在背上。至于其他，你的主要任务就是观察。你会被分配到船上的一个特殊位置进行监视，而且每次当值都要持续8个小时。但是这也要好过熬三个晚上连续不断地划船（这是在海上的标准日常工作），你只需要划两个晚上，这还要感谢库克的慷慨仁慈。

登船：实际生活

以下这些东西是给你准备的基本装备：一件单排扣马甲，棉质或者亚麻的长袖衬衫，带着短袖口和一粒扣子；宽松的条纹马裤，由帆布制成，可以遮住你的膝盖和臀部；为防止天气变凉，还有厚裤子和防水毛呢夹克；帽子是必备的，有可能是任何款式的三角帽，需要把帽沿立起来，这样雨水就不会打在脸上了，或者是一顶棕色的羊毛蒙茅斯帽；一双带着铜扣的黑色皮鞋，虽然在船上大多数时候打着赤脚就已经足够了；你可能想扎个头巾装饰一下，通常是黑色的，可以遮一下陈年污垢；最后还有一条亮色的围巾。

食物

在一段像这样的航程中，你的健康——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都将取决于食物的数量、质量及其多样性：你和你的组员们的精力充沛与否都取决于胃。水手的食谱很大程度上都由库克决定，食谱要能有效地防止坏血病，以及死亡率极高的消瘦症，这些疾病在水手中都很常见。

根据当时最新的科学研究，尤其是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1753年关于坏血病的论文，库克所选择的抗击坏血病的食物包括：100磅的便携汤料（用脱水蔬菜制成）、糖、西米、胡萝卜橘子酱、碾碎

的兰花根、醋、芥菜、麦芽、生洋葱、浓缩柠檬汁、岸上的绿菜和1860磅德国泡菜。离开普利茅斯的时候，奋进号携带及增加的食物包括：6000块猪肉和4000块牛肉、9吨面包、5吨面粉、1吨葡萄干、芝士、盐、豌豆、食用油和燕麦片，加上17头羊、4头猪和24只各类家禽。

你每天有45分钟吃早餐，90分钟吃午饭，每天要消耗掉近4500卡路里的热量。你的每周配给是4磅腌牛肉、2磅咸猪肉、3品脱麦类谷物、6盎司黄油和12盎司芝士。每逢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水手们都要吃素食；豌豆布丁和洋葱将代替肉类。船上的饼干确实是糟糕透顶，经常遭到大批昆虫的光顾，而且每顿饭昆虫们都会和你见面。

在航行期间，洁净的淡水主要来自停船休息时的补给，你可以狼吞虎咽地吃那些海岛上的食物：椰子、甘薯、香蕉、甜土豆、黄苹果、甘蔗和芭蕉。鱼和贝类也是换口味时常常受欢迎的选择。来自新西兰岩缝的美味牡蛎和龙虾；在澳大利亚附近可以享受大黄貂鱼的美味，它会从水里砰地跳到甲板上；还有经常把自己藏起来的大海龟，它的肉吃起来汁多美味，水手潜水的目的通常就是为了去找它。海鸟也会停在甲板上，其中最多的是信天翁。虽然船上的人更愿意把这种奇怪而笨拙的鸟视为死去水手之灵魂的神圣化身，但这也不能阻挡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用枪把它打死。这只信天翁随后被剥了皮，泡在酱料中，加入盐水煮成半熟，然后小火慢炖，直到它的肉质变得十分鲜嫩为止。

饮酒

除了食物以外，酒也是全体船员的支柱。船上共有250桶啤酒、44桶白兰地和17桶朗姆酒。你每天饮酒的定量是1加仑啤酒或者1品脱格洛格酒——用朗姆酒加水稀释而成；有时候船员们会用烈酒混着啤酒喝，制成一种调和口味的饮料酒。水手喝醉酒是常有的事，你不必感到惊讶，但你需要控制酒量，不能让自己处于醉酒状态；船上的诸多

问题都是由于过度饮酒引发的。一位船员曾因喝了3.5品脱朗姆酒最终导致身亡，而有4名水手因为偷朗姆酒而受到鞭笞。

如果你平时就滴酒不沾，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此时你解释自己禁欲的最好理由是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最好是清教徒。

除了饮酒以外，船上的娱乐活动还包括唱水手号子以及赌博。船员们什么都赌，从掰手腕到斗蟑螂。针对那些特别虔诚的宗教信徒，每周日早晨船上都会提供宗教服务。

住宿

睡觉的地方位于下层甲板。你的吊床仅仅有14英寸宽，在你和其他铺位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空隙，而且天花板距离你只有4英尺。身高超过6英尺的人睡在这里就会十分困难。同样，如果你患有幽闭恐惧症，那这次航程也是比较麻烦的。

上厕所也是个极具挑战性的活动。船员们的公厕其实就是从船头伸出的一截厚木板上的洞。个人隐私和如何保持优雅此时都不是你最需要担心的问题。需要时刻警惕的是——不要从木板上掉下来。面对狂浪的海面，你唯一想到的应该是如何抓得更紧。

你可以用一个装满冷水的大桶定期擦洗身体。衣服也可以泡在桶里洗，洗衣服用的是软肥皂。肥皂是用灰碱和动物油脂制成的。你的吊床和卧具是平铺的，在这方面所有人都一视同仁。衣服洗完之后可以挂在甲板上晾干。

处罚

每周都有一次在甲板上宣读战争条例的集会。条例最初拟定于1652年，最新的一次修订是在1757年，包含36个部分，规定了需要处罚的情节和在船上的处罚措施，列举了处罚够得上死刑的犯罪行为，

还有“这样的处罚……应当自然与犯罪的程度相匹配”，处罚意味着要遭到九尾鞭的抽打。九尾鞭被人们称作“船长的女儿”，这是一条大约2.5英尺长、由9节打蜡的细绳编成的绳子，每个节的尾部都打了结。最重的刑罚是在赤裸的背部抽打12下，鞭子会深深楔入皮肉，会出很多血。刑罚过后还得往伤口上撒盐以防止感染。



感谢上帝，在你的旅程中这里面的许多条款都用不到。但是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引起你的高度关注。千万不要犯傻去触犯第2条，其内容包括“渎神的誓言，诅咒，随地便溺，醉酒，不洁或者其他有伤风化的行为”；以及第33条，“打架斗殴，争吵和抛弃船员的行为”（在漫长而又气氛紧张的旅程中，这是个很容易中招的陷阱）；还有第27条，警告你不要在当班的时候睡觉或者从岗位上溜号，而这两种错误你都有可能犯。条款中最具争议的是第36条，它规定了“所有其他犯罪行为……未在条款中提及的”，这一条会给予船长自由裁量权，以惩罚任

何他所认为的不当行为。你是幸运的，因为库克极少使用鞭刑。他是一位慈祥的船长，相信应该人性地对待船员。但这并不意味着库克就是个软蛋，他也知道维持纪律的必要性，而且会依法行事。

无论在船上如何安排你的饮食，都不要抱怨食物太差。因为第21条规定禁止抱怨“食物不卫生和不够吃”，库克很在意这一点。船员中有两个人遭到鞭刑是因为他们拒绝食用定量配给的新鲜牛肉。

即便你不曾触犯过这些条款，你也不得不观看鞭刑。行刑处就在面前的桌子上，桶在甲板上摇晃着，不时地供犯人抿上一口水，还可以清理因多次鞭打而留下的伤口。

死亡

旅行中不可避免而又令人伤感的是同船的水手不断有人逝去。第一例死亡事件将发生在离开普利茅斯仅仅两周之后：一名水手被浮标绳和锚拽进海里淹死了。6个月后，不知是故意还是意外，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在船舷外失踪了；当抵达塔希提时，艺术家亚历山大·布坎因肠道疾病去世。当伤亡人数在后来的航程中持续增长的时候，缓和死亡带来的悲痛会帮助你稳定情绪。

穿越大西洋

1768年8月26日—11月13日

离开普利茅斯之后，1768年9月的大部分时间里，奋进号都在与狂风和暴雨搏斗。在一次最猛烈的风暴中，船上的一只备用小艇落到海里去了，随之而去的还有多只家禽。但是在这个月的13号，在船上的每个人都会得到放松的机会，因为会有4天时间停留在位于马德拉岛的丰沙尔港。

船在港口堵裂缝、喷漆的时候，你就有机会上岸喘息片刻了。丰沙尔是个繁忙的港口，你可以看到人满为患的酒吧和妓院。但是没有太多时间让你在这里细细地观光游览，因为白天你还要搬运新鲜给养，把它们送到奋进号上去。这次补给给每位水手多加了20磅洋葱，270磅新鲜牛肉，还有一只刚阉割过的小公牛，外加1200加仑啤酒、1600加仑烈性酒和3032加仑葡萄酒。

在10月26日这天，你会到达赤道，“越过这条线”之后就有机会玩一回和在海军服役时一样的蹦极跳：水手之中如果有谁之前从未越过这条线，将被海面弹回三次。大家在你身上系紧绳子，一端吊在横杆的顶端上，有三块木头供你使用——一块夹在你的两腿之间，一块用两手抱住，另一块绑在头上——然后拽着绳头把你吊在最高处，然后放手让你飞快地朝着海浪下坠，在触水之前再次被拉起来。你可能不太想参与这样的游戏，但是如果你不服从的话，就会被罚没收4天的酒水配额。

等到里约热内卢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已经是11月13日（星期天）了。这时候你会大嚼着口中那点可怜的食物，来表达此刻的喜悦之情。但是，巴西总督安当·罗利姆·德莫拉却不这么想。他视奋进号的科考特许证书为废纸一张，而且坚信和你们往来不会有什么好处，并且拒绝船上的任何人——包括库克，踏入这座城市半步。但他会允许奋斗号在这里补充水和食物。大家既感到生气，又感到挫败。12名船员会蔑视总督的命令，悄悄地溜进里约。不幸的是他们以走私偷渡的罪名被逮捕，并且要与其他犯人一起在十分简陋的监狱中过夜，他们都被用链子锁在了墙上。只有在库克给总督写了封信表达他无比的愤怒之后，被捕的船员才被释放。

进入太平洋

1768年12月2日—1769年4月12日

你们继续航行300海里到达了合恩角——即拉丁美洲的最南端，此时气温骤降，库克会给大家发放过冬衣物。这时刚好也迎来了新的一年。1769年1月11日，奋进号将到达火地岛，你会发现这里的原住民其实是住在一个圆形木结构的蜂窝形建筑里的，外面覆盖着海豹皮和枯树枝。他们是一群热情友好的人。

经过短暂的休息之后，你将面对迄今为止最为艰险的一段旅程：绕过合恩角。奋进号将别无选择地穿越雷麦尔海峡，这是一条像漏斗一样的水道。同时还有风暴的困扰，大风不断地制造潮汐般的浪涌，让汹涌的海水匆忙涌过狭长的瓶颈地带。奋进号像树枝一样脆弱地浮在波浪的泡沫上摇晃，历经三次都未能成功通过，但最终还是摆脱了死亡陷阱的威胁。

几天之后，你们的船在好成功湾下锚，并且遇见这里的原住民。你将亲眼看到他们特有的黑色和红色的身体彩绘，而植物学家们则一头扎进内岛搜索标本。1月21日你们将离开这里。之后的一段日子里，除了无尽的太平洋以外，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了。时间过得很慢，眼前千篇一律的景色因温暖的气候稍有舒缓。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浮出水面，有一些船员乐于为你讲解这些东西，因为他们曾经在皇家海军海豚号1767年探访塔希提的时候在船上当过差——在即将停留的下一站你会遇见地球上最善良的人。

塔希提

1769年4月13日—7月14日

有一天，你会看到陆地，它在大洋中只是一个小点，人们称它为泻湖岛。在玛塔维亚湾和那里的棕榈树，以及未经开发的海滩出现之前，你会陆续看见几个类似的岛。当地人会前来欢迎奋进号的到来，他们乘坐60英尺长的独木舟，带着热忱的问候和食物前来与你们贸易，交换小珠子和衣服。塔希提人发明的用于表示数字的符号，可以从1数到20——这种方法可以让他们一直数到20000——而且他们使用的历法是太阳历，已经会运用天文学知识解释星宿。

在塔希提的生活

在塔希提社会结构顶端的是酋长，下面是祭司，然后是大贵族和普通平民。但身份区别在这里表现得并不是特别明显，因为你所见到的每个人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当然还是会有细微差别。横穿岛屿可以到达当地人聚会的地方——坟场。这里看起来就是一堆石头，但其实都是很精致的纪念碑，用珊瑚制成，有台阶和圣坛以及弯曲的木桩。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奥珀里奥诺——一座金字塔，有11级大阶梯通向顶端的平台。按照传说，岛上的守护神名叫茂维（Mauwe），他的身材巨大，据说长了七个头，拥有超人的力量。早在人类出现以前，他就已经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各阶层的塔希提人几乎都不会穿我们所谓的衣服。在我们眼里，他们身上穿的那些衣服只不过是用树皮制成的遮羞物。他们从树上削下树皮，制成条状，然后把它们拼到一起粘牢，再用大木槌拍平。用锤平的树皮条十字交叉，编成块状。然后把它们染上红色、棕色或者黄色。塔希提人对图腾非常感兴趣，他们创造性地使用了骨头和油烟，你可能很想得到一枚他们部落的图腾作为纪念品。

这里有大量的水果和蔬菜供应，猪就在四周自由活动。而塔希提的特色美食是烤狗肉。不过要尝试一下这道狗肉席，你得迈过心中的那道坎（库克在日记中说，他从未吃过比这更香甜的肉）。首先，要把狗身上的毛都用火烧掉，然后掏空内脏，清洗干净。然后在地上挖

一个大约1英尺深的坑，并在坑底生火。火烧得足够旺的时候，就在火上放一块石头。当石头烧到通红的时候，就灭掉火苗。把绿叶铺在石头上，狗肉和狗肠也放在上面，然后盖上树叶，进行恒温烘烤。

用餐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的男人和女人从来不坐在一起用餐，这是当地的禁忌。如果你想在用餐期间喝酒的话，只能自己带酒，因为塔希提人的饮品只有椰奶和水。

你还有机会欣赏盛大的音乐招待会。塔希提人敲着中空的木头制成的手鼓，两边的鼓膜是用鲨鱼皮制成的。还有15英寸长的4孔竹笛，演奏时要把它插入鼻孔。与乐器相伴的舞蹈也是有性别之分的。跳舞的女性通常是刚进入青春期的漂亮姑娘：在表演提莫蒂舞时，几乎全裸的年轻姑娘们分成两组，相互投掷苹果。男性舞蹈则更具有战争色彩，舞蹈的基础动作都和摔跤的姿势有关。摔跤运动在岛上很流行，所以你有机会看到真正的摔跤。



塔希提妇女表演提莫蒂舞。当心苹果。

财产观念会成为船员在这里逗留期间与原住民产生摩擦的主要事由。塔希提人有一种“我的东西也是你的东西”的共有观念。私有财产以及偷窃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东西，因为他们还处于石器时代文明的阶段。当地人特别容易被玻璃或者金属制成的小东西吸引住。到这里之后的第一天，有两位先生就发现他们的口袋被人动过了，一个人丢了小望远镜，另一个人丢了鼻烟壶。从那时起，水手们丢东西的事情就没停过。总的来看，船员基本可以把东西要回来，用不着动刀动枪。但是当一名水手的毛瑟枪被人从手中夺走时，这名“窃贼”被当场击毙。6月14日丢失一把钉耙之后，库克在无计可施之际，决定没收当地人在海湾里所有的独木舟，直到他们把拿走的东西还回来。

金星凌日

你应该记得奋进号来到塔希提的目的是要观测并记录金星凌日的数据。库克会下令修筑一座要塞，以便妥善存贮天文观测仪器——一架铜质的象限仪，一台新发明的地坪经度指南针，一台高质量的六分仪，还有两台望远镜，装载着格里高利反光镜和抛物线形镜面。修筑要塞的工作在刚到达这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你将加入修建尖顶木栅栏的队伍。木栅栏的四个角都设有能灵活转动的火枪，放置在瞭望亭中。为了安全起见，两支重型舰载枪也将被用木头运到要塞旁边。

象限仪于5月1日树立起来，但是第二天就被偷走了。库克因此被激怒，他迅速下令将所有停在海湾里的独木舟扣留，直到原住民归还象限仪才能把独木舟还给他们。幸运的是，当天晚上它又被完好无损地送回来了。6月3日星期六，这天的天气很好，非常适合观测，然而不久，乌云就开始聚集，挡住了观测视线——库克会抱怨“这天气像是鬼影包裹着地球”。最终，三本手册上的历史数据都没能相互印证，因此无法验证并得到精确的测量结果。

到了7月9日，奋进号将做好再次出发的准备。随行的还有一名来自塔希提的年轻人，他叫图匹亚，只会嘟囔几句英语。但是，起航日

还是会推迟，因为有两名水手失联了，克莱门特·韦伯和萨姆·吉布森，他们俩企图擅自离开队伍躲藏起来，这样他们就能和塔希提的女朋友一直待在一起了。一支搜寻队被派上岸，为确保当地人能配合他们尽快找到失联的水手，船长干脆把他们的首领扣押为人质。在24小时之内，这两个得了相思病的水手就回到了奋进号上。然后将开始下一段冒险。

新西兰

1769年9月—1770年4月1日

在前往新西兰的路上，奋进号会在社会群岛进行短暂停留，那里的居民们会献上一头重达80磅的肥猪，这是你们的荣幸，也是这段无聊时光中唯一的亮点。9月份的海面开始出现狂野的风浪，天气变得寒冷，船上的气氛变得愈发紧张了：陆地什么时候还会出现？它真的存在吗？库克相信最终会有陆地出现，这要感谢荷兰探险家阿贝尔·塔斯曼（Abel Tasman）。他于1642年发现了新西兰，但是塔斯曼仅仅环绕了北岛；而你所参与的这次航行会沿着整个海岸线测绘所有人迹罕至的角落。



毛利人的战舟——并不是友好的标志。

终于，在10月8日这天，一幅梦境般的画面将映入你的眼帘。这里有白色的岩壁、沙滩、树林小丘、河谷和两座宏伟的紫色山峰。当你靠近海滩时，会看到一连串小木屋建在海滩上，这里的毛利人身上涂着战时的油彩和图腾，正在向你们靠近。他们划着50英尺长、5英尺宽的军用独木舟，每条独木舟都可乘百人。他们挥舞着长矛，并且发出明显带有攻击性的声音。你们携带的毛瑟枪会迫使他们掉头回去，这期间有一名毛利人被杀。而你们第一次试探性的登陆也没好到哪里去。船员和毛利人之间产生了一些误会。毛利人的武器叫帕图帕图——一把手持的沉重石刀，用青石磨制而成的刃部像锯齿一样锋利。虽然图匹亚尝试着与毛利人沟通，并且向他们赠送礼物，但是仍然有更多的毛瑟枪开了火，这回又打死了一名毛利战士。第二次登陆的结局像前次一样惨烈，又增加了4名毛利的遇难者。怪不得库克要给这个地区起名叫作“可怜湾”。

接下来，奋进号与毛利人的多次遭遇都是充满火药味的。在名副其实的“绑匪湾”，图匹亚的助手塔耶图——一名小男孩被绑架了，条件是要船员交出武器。同时在岛屿湾船员们会遇上一场阻击战，这时就要动用重型的舰载枪来驱散一队200多人的毛利人武装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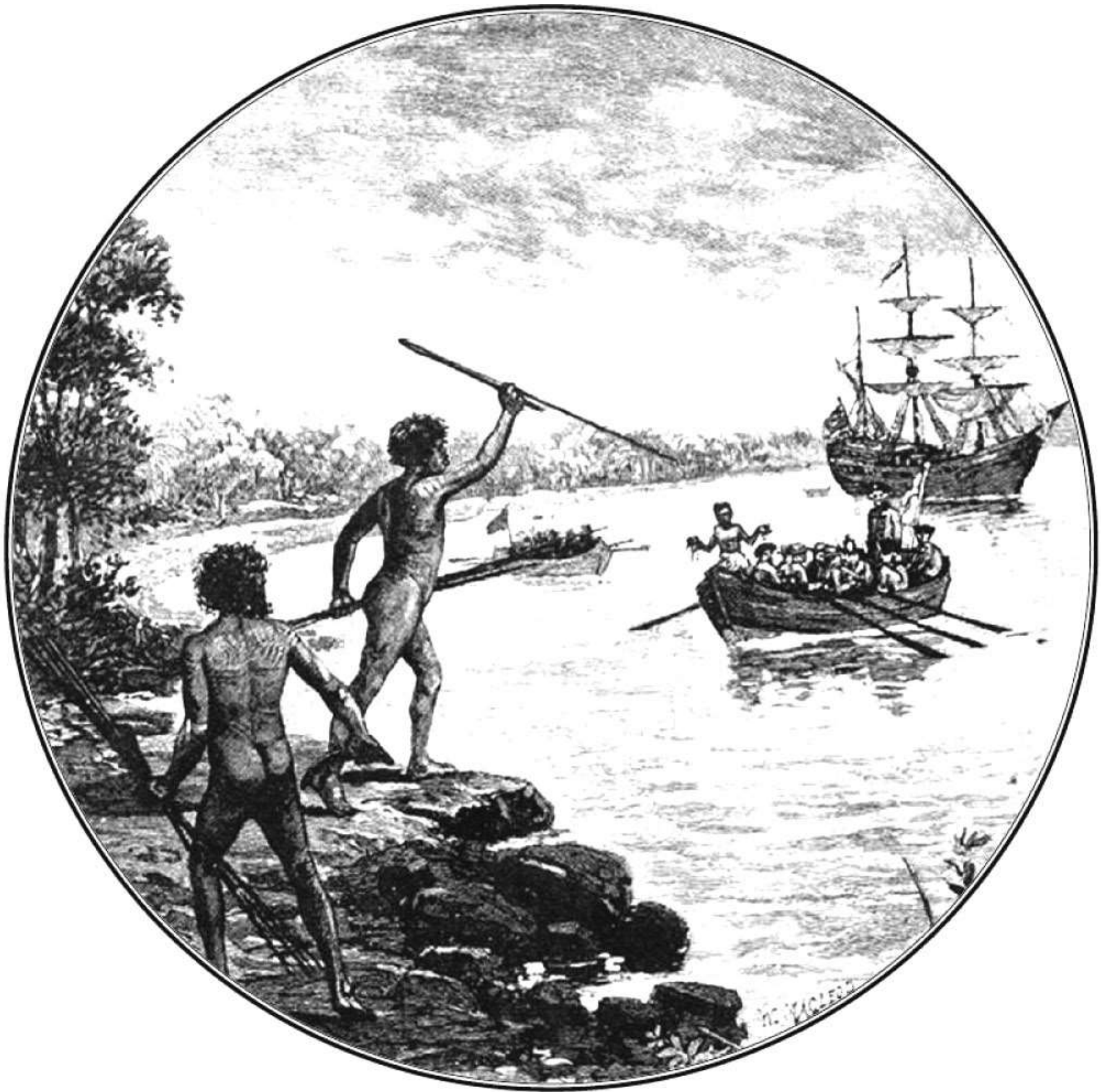
尽管如此，这里的人也会展现出他们友好的一面。比如在图拉戈湾你们要连续待上7天，并品味当地的生活和文化。毛利人天生是优秀的渔民，他们能用树枝制成捕龙虾的笼子，还能制造出巨型拖网。他们的衣服都是用像大麻一类的植物制成的（巴克克），屋子都是圆形结构的，有木桩支撑，屋顶上还铺着长长的茅草。你会为每间住房都带有简单的厕所而感到高兴。他们的乐器主要是木笛和螺号，舞蹈也是分性别的，妇女们要戴头饰，插着黑色的羽毛；而男人们跳的是战争舞，穿着全套的战时装备，看起来很像是一群橄榄球迷。

11月9号那天，你们将在环行到南岛之前成功地观测到水星凌日。你还会发现有一个泊船的好地方，这里既可以捕鱼，还能获得干净的淡水。它位于“谋杀犯湾”，靠近夏洛特皇后峡湾。你们将于第二年4月1日离开新西兰。

澳大利亚（新荷兰）

1770年4月19日—8月22日

4月19日奋进号将迎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在这一天瞭望台上的水手终于看到了海岸线，这里正是库克所说的“鲜为人知的澳大利亚”。为了找一个地方下锚，库克给路过的地方都起了名字，使其成为地标——比如竖直海角、鸽舍、圣乔治角、长鼻和红点。在登陆的地方，库克将其命名为波特尼湾。



4月29日进入港湾时，你一眼就能看到那些土著居民，他们在海边盖了一片小木屋。两个当地土著——一个年轻，一个年老，正朝奋进号走来。因为相互不理解和怀疑心作祟，土著的长矛会飞向船员，你们的毛瑟枪也会开火。有一个土著因此受了轻伤，他们的小木屋也被毁了。尽管开始的这一切并不顺利，但最终与当地土著的沟通仍然是和平进行的。你会注意到，这里的男人们都留着胡子，骨针穿过他们的鼻子。他们的脸上和身上都涂着白色的颜料。土著居民通常都会随身携带武器，手里拿着三英尺长的木棒，用它来弹射带着四个尖的骨

质飞镖，盾牌还配有回力镖（你要注意的是库克身边没人知道这些东西的威力和作用）。女人们身上则无外乎戴着由贝壳制成的项链和手镯，她们会与你保持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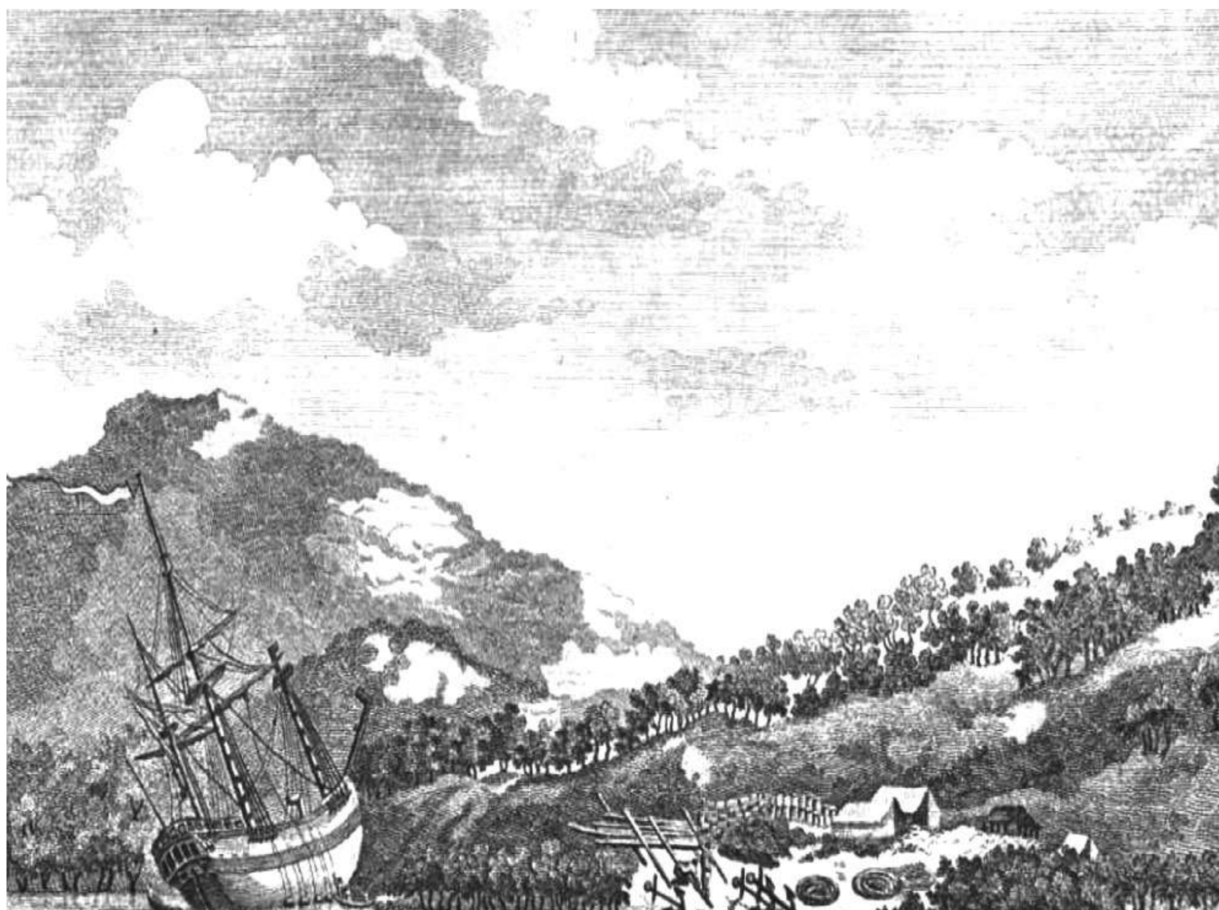
对于登陆点来说，波特尼湾是个天然的良港。植物学家们会在这里度过欢乐的一天。这里的野生物种不仅迷人（对你的同伴们来说），而且是全新的：袋鼠和澳洲野狗、果蝠、蜥蜴、蛇、巨大的毛毛虫和蝴蝶、绿色蚂蚁、蝎子、赤道鹦鹉……

如果继续前行，在到达美丽却充满危险的大堡礁之前，你会经过杰克逊港（悉尼海湾）、危险角、默顿角和摩羯角。6月11日，一座长条形的珊瑚礁会带来麻烦，它的尖牙让船体裂开了一条缝。库克知道唯一的希望只有迅速停到浅水处，或者直接搁浅。所以当船吃水已经很深的时候，船员必须立即为它减负：扔掉铁和石头等压舱物，那些腐败的存货和除了四支枪以外的其他东西都将被扔出船外。

到第二天，奋进号会进很多的水，船上的所有人都要参与排水工作。大家一道努力奋斗的经历将带来意外的收获，尤其是在库克已经打算让船自由漂行的时候，此时甚至已经有更多的水灌进船里。这可能是船员们度过的最好的时光了，他们一起工作，组成一架运行状况良好的机器，这些都将鼓舞着一直都很乐观的库克，他宣布："相比大家在这段航程中所做的一切，现在是最令人热泪盈眶的时刻。"

但是此时离海岸仍然有24英里远，而且船在继续缓慢下沉。直到一位名叫乔纳森·孟克豪斯的船员成功地堵住了裂缝，从而拯救了所有人。要完成这件事，首先需要一点点地把麻絮丝和丝绸缝进一张旧船帆中，然后把旧船帆拽到船底，再借着水压把它填进船体的缝隙中，这样就能把裂缝塞住，以阻止海水进船。完成这些工作之后，17号的早晨，奋进号被风浪卷上岸，然后停在那里。

完成修理奋进号的工作花去了两周时间。工作包括修补大裂缝，刮掉吸附在船底的藤壶，缝好撕裂的船帆。你的加入将使这些工作进度更快，而当你在海滩上露宿的时候，仍然有大把时间享受这里的休闲娱乐活动。



正在维修的奋进号，位于澳大利亚东海岸边。

到8月5日，奋进号又回到了海上，一步步前行穿过大堡礁。这里壮观绚丽的色彩的确是迷人的，但是船员们都不敢掉以轻心，紧张地观察着前方有没有再次让船漏水的危险之处：只要一步走错，珊瑚礁就会将它再次撕裂。有好几个小时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当海水平静下来时，清风徐来，奋进号走向毁灭的危险系数大大减小。这时候你可以放心地加入祈祷的行列了。大家的祷告将在最后一刻显灵。风向变了，它把奋进号从死神手中拉了回来。

奋进号已经沿着陆地走遍了整个东海岸，将于8月22日抵达约克角。库克会将此地命名为新南威尔士。这时你将站在甲板上，看着他和几个船员登上小小的属地岛。在这里他们将升起英国国旗，仪式结束于三声毛瑟枪的响声。回应的三声枪响来自奋进号，开枪是留给你来执行的任务。

归途

1770年8月23日—1771年7月12日

此时的奋进号浑身是伤——它的船板上布满船蛆，水泵也坏掉了，船底也在渗水。现在它将缓缓地驶向已知的世界，行经帝汶岛、爪哇岛和苏瓦，到荷属东印度去，并在最终遇见荷兰船队并一起下锚之前，与一艘孤单的英国商船一起停泊在巴达维亚港湾。

荷兰人统治的定居点巴达维亚此时已经有不少定居的人了——欧洲人、波利尼西亚人和中国人，其中有将近2万人住在城市中，还有10万人住在郊区。这里有当地市民们引以为傲的市政厅、教堂和运河网，简直就是阿姆斯特丹的翻版。不幸的是，此处刚刚经历过一场地震，水源被堵塞，运河变成了死水坑，充斥着数百万只蚊子，坑里的淤泥积聚着人类的粪便和动物尸体，这些东西不断地散发着恶臭。这里成为疟疾和痢疾滋生的理想场所，正是在这段日子里，大多数奋进号的船员都病倒了。（为了避免这场灾祸，你会在登陆之后很快遇见一位伪装成荷兰商船水手的本公司代表。当他假装在跟你闲聊的时候，会塞给你一些抗疟疾和治痢疾的药。这些药足以保护你免于感染——但只有你自己能用这些药。）待在巴达维亚的最后几天里，因为船的维修工程没能按期结束，出发的日期不得不往后推迟几日。而且这时还需要给奋进号增加新的人手，因为有7名船员死于疟疾，40人因

病重不能正常履职，而图匹亚——你们的塔希提向导，则是第一个死于疟疾的人。

回到海上，在王子岛短暂停留并补充了淡水之后，痢疾又会卷土重来。在接下来的数月中，又有32名船员因此病故。这将是你在这段航程中所经历的最黑暗的时刻。你在船上的同伴们有一半都已经不在了，两名斯堪的纳维亚的植物学家、同行的艺术家和天文学家都侥幸活了下来。

这时每个船员的精神都有些萎靡不振，直到好望角出现在你们的视野之中。两天后，即1771年3月15日，奋进号将抵达开普敦。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如梦境般的美丽景色令人陶醉。这里有纯白色的殖民风格建筑，还有葡萄园、果园和花园厨房，这一切都镶嵌在眼前的美景中。在这里，你可以排遣最后几个月的航行带给你的压力。你还可以在这里轻松地沿着如画的街道散步，看看当地的野生动物，比如鸵鸟、羚羊和斑马。你还会跟着船长吃到很多好吃的：库克会买下一整头牛供大家享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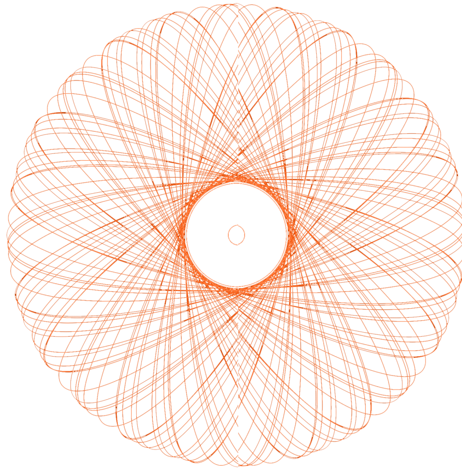
在精神稍稍振作了一些之后，大家会把吃剩下的肉排捆起来，为后面的旅程做准备。在穿越大西洋时，会有商船和你们做伴。5月15日那天你会在海上观测到日食。7月7日离开比斯开湾时，你就知道目的地已经近在咫尺了。7月10日，你可以用肉眼看到英国的海岸线。12日到达比奇角：那天的午后奋进号将在肯特的迪尔港下锚。

离开

请牢记，不要陷入欢迎奋进号归来的狂欢仪式中无法自拔，这非常重要。迪尔是个很小但却十分忙碌的港口，这里因酗酒、喧嚣和各种各样的恶习而闻名。因此，这里也是征兵办最喜欢来抓壮丁的地

方；你会发现自己很快又被别人盯上了，然后被抓进某一支队伍，上一条只有上帝才知道要去哪里的船。所以你要尽快找到多佛路，然后顺着路向南走大约2英里，到达一个叫上沃尔默的村庄。在那里你就可以放心地到皇家标准酒馆畅饮一杯，庆祝你的平安归来，然后再漫步一段距离，到老圣玛丽教堂的门前，你将从这里动身返程。

第五部分
极端事件



维苏威火山爆发

公元79年，8月23日—25日，庞贝

农民起义

1381年6月12日—15日，英格兰

第一次奔牛之战

1861年7月21日，华盛顿特区和弗吉尼亚，美国

维苏威火山爆发

公元79年8月23日—25日，庞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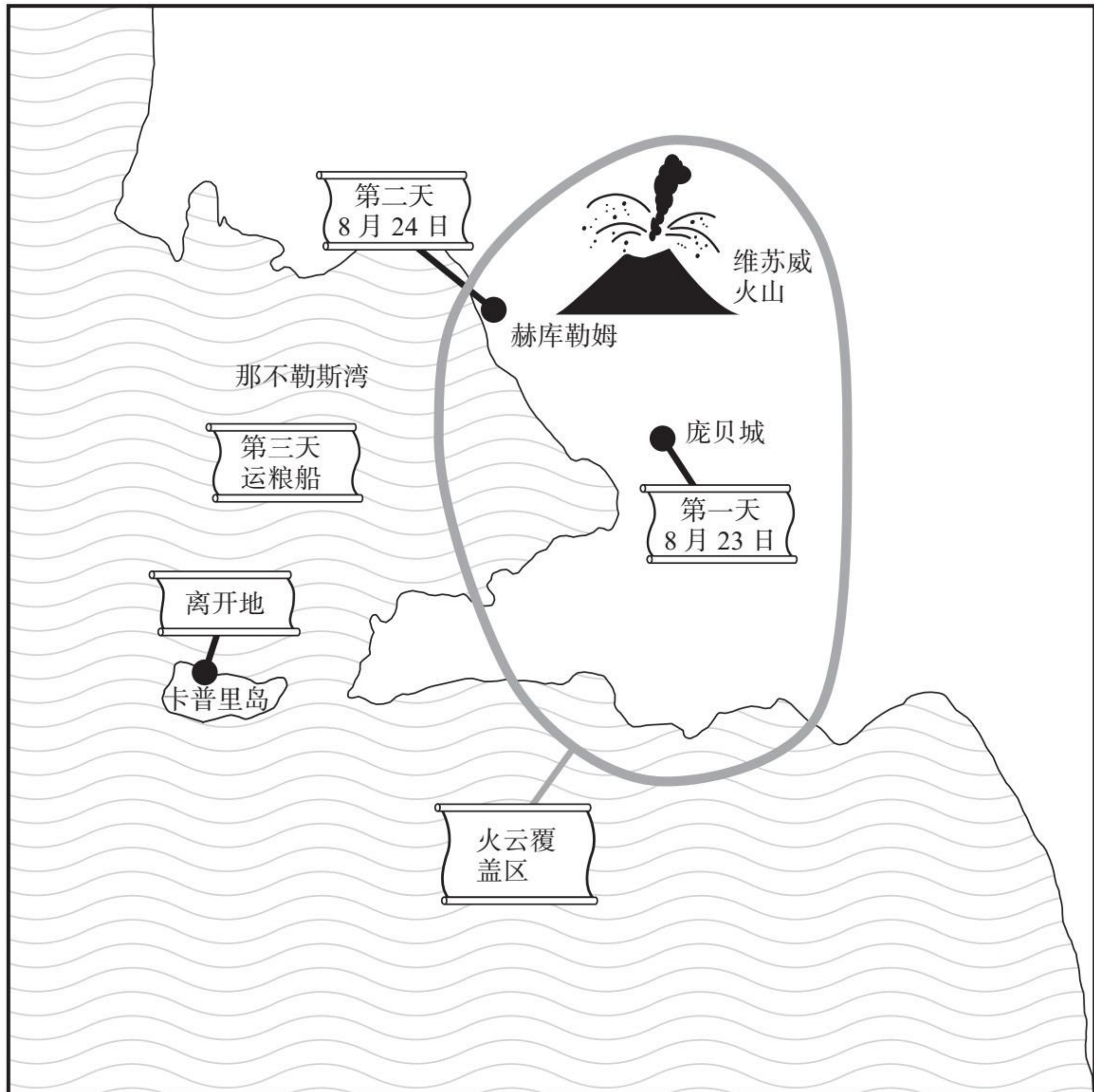
在人类历史上，维苏威火山大爆发并不是影响最大或最致命的事件。但是在我们的印象中，它的确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我们要感谢它所保留下的遗迹。年复一年，数千支考古队伍围绕着庞贝和赫库勒姆发掘当年的遗迹，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恢复一些罗马人的生活场景，因为爆发的火山非常准确地“抓住了时间”。现在你可以在真实的时空中体验罗马人的生活。这段极限旅程为你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你可以体验整个事件和高度发达的罗马城镇的日常生活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景观。欣赏过这些之后，你将被置于一处观景点，在这里可以看到火山喷发引发人间悲剧的全过程。当灾难在你眼前发生的时候，你会想起你曾经去过的某些地方；还可能会受到本能冲动的支配，想去警告当地人，他们应该离开城镇几日，并且把财产都转移走。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如果你感觉无法控制自己本能的慈悲之心，那么维苏威火山之行就不应该在你的选择之列。切记与当地人的交流不能太过亲密或友善。

你将在庞贝城待上一天一夜，另有一个白天待在海边小镇赫库勒姆，然后登上一艘专门为你租赁的船，它已经停靠在那不勒斯湾。从这里你将看到整个大灾难降临的全过程。由火山喷发形成的浓厚的黑色灰云，从长达数英里的各个方向盖住了周围的所有村庄。因此不太可能在陆地上找到一处很好的观景点。但是如果是在海上远距离观看，那么一切都变得畅通无阻，你可以顺利地观看正在发生的可怕灾难。

简介：维苏威火山

庞贝拥有极为宜人的气候。它临近海洋，土地肥沃，自从公元前6世纪起，这里就已经是一处繁荣的人类聚居地了。城市归于罗马的统治之下，其实也是迫不得已。公元前4世纪，庞贝曾参与了一场失败的叛乱，于公元前89年起兵反对它的领主。失败之后，庞贝又以完整和平的方式并入了罗马帝国，并且日益繁荣起来。人口目前在12000人左右，另外还有24000人生活在附近的乡村地区。这里一直都是意大利地区最适合发展农业的地方——富含矿物质的火山灰土壤培育了大量的谷物、葡萄、橄榄、杏子、无花果、桃子、杏仁和核桃。这里还是理想的牧羊地。乡村自己消耗不完的农产品都运到了城市中，然后运送到整个罗马帝国境内进行交易，从而换来更多的外国商品，香料、香水、纺织品、珠宝不断涌入庞贝，使这个地方成为重要的商贸集散中心。

赫库勒姆和庞贝的历史差不多，虽然它的规模要稍微小一些，但是却更富裕。在镇上和近郊地区都矗立着一些罗马帝国境内最漂亮的别墅。



维苏威火山——毁灭两座城市的始作俑者，是一座所谓的“罗锅山”，大约在25000年前形成于非洲板块和欧亚板块所构成的冲击。公元79年之前，这里至少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火山喷发，但是其危害程度没有任何一次能比你亲眼所见的这场灾难更严重。这次维苏威火山喷出的熔岩和碎石，体量在1500万吨/秒，而且形成了高温熔岩流——熔化的岩浆所携带的能量相当于广岛原子弹威力的10万倍。

旅程

你到达的位置位于庞贝城外，这里临近市民的家族墓地，里面是各式各样的坟墓。有宏大华丽、显示富裕和权力的多层结构的墓穴，也有最简单的墓碑。你穿着轻便的托加袍，它可以帮你迅速融入周围的环境。庞贝是一座生机勃勃的城市，从建筑物的颜色就可以看得出来。城市里的建筑都涂着鲜艳的红色、黄色和蓝色。走过一小段路，经过东北门，你就算是进了城。

住宿、食物和夜生活

你会住进一间位于庞贝市中心附近的奢华短租公寓，这是一座多功能建筑的上层居所。这里的房间明亮、通风而且宽敞，有很大的窗户和阳台，配备了高档木质家具。房间内还有独立卫浴设施（在地面上凿出来的沟槽之上安放着木质座椅，它可以一直连通到位于地下的污水池），给你提供放松和休息的机会。如果你想自己做饭的话，房间里还有一个带烤架的小型烤炉供你使用。

除此之外，城市的周边地区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鲜鱼是我们极力推荐的一种当地美食。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尝一下这里的特产，比如新鲜鱼露，即鱼子酱。它的做法是用海盐在缸里腌渍鱼子，再置于太阳底下发酵数月，然后倒入罐中。当地最味美的鱼当数青花鱼。但是要注意的是，吃质量低劣的海产品跟吃腐败变质的海鲜结果都差不多。

对于无肉不欢的人来说，最解馋的东西还是猪肉，通常是香肠或者血肠。如果你不想吃那么反胃的食物，还有一种罗马佳肴——睡鼠。睡鼠的主食是坚果，平时被养在特制的罐子里。吃法是在它体内塞满猪肉、胡椒和坚果，最后用鱼露封装好，用文火烹制到鲜嫩的程

度。还有一些质量上乘的食物可以在酒馆中吃得到，酒馆一般位于公共广场的食品市场附近。

另一个选择是街边摊或者直接从零售店里购买。这里到处都有烘焙作坊，当地人在屋子里用大烤炉制作新鲜的面包，但其实很像现在的比萨一类的东西。生面团需要在邻近的作坊里准备好，作坊的后面就是磨坊，由畜力提供研磨的动力。一条面包加上一些当地的奶酪和橄榄油，这就是你想要的美味午餐了。一定要品尝一下当地的葡萄酒，它的声誉很高，尤其要喝费勒年牌的葡萄酒。

我们建议你早点去吃晚饭，因为在天黑以后再出去就餐是一件挺冒险的事情，这需要你时刻保持高度的机敏。夜晚的庞贝除了星光以外再无其他光线，而且所有的民房、商店和工匠铺子都关门了，独霸街道的将是酗酒的狂欢者和行凶的抢劫犯。

尽管如此，如果你很想体验一下当地的夜生活，还是可以随便挑一家小酒馆去光顾一下。除了喝酒以外，还可以玩由掷骰子衍生出来的各种桌游。赌博则是所有桌游的本质，如果你想避免麻烦，最好是站在旁边看而不要参与。还要注意的是，这些小酒馆无一例外都是男人的世界。女性旅行者们可能会发现周遭环境很吓人，而且注定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难堪局面，因为你会被众人视为水性杨花的女人。

8月23日，庞贝的街头生活

庞贝并不是一个大城市，所以这里主要的交通方式就是步行。马车是在夜间才会出现的，那时狭窄的单向街会被堵得严严实实。商人们要运输货物时，需要用驴或者骡子拉着货车，这就能把你手足无措地堵在街上。交通拥堵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是城里到处都有保证道路交通安全的措施，比如设置路桩，划定单行道。

在城里过马路也是件极其危险的事情。人畜的屎尿、平时的生活垃圾都会被随意地泼洒在路上。幸亏这里有垫高了的结实的石板路。还有些地方为了避免人们踩到秽物，从街的一边到另一边会放置几块垫脚石，中间留下空当以便马车车轮可以顺利通过。8月的阳光下这里会变得有点热，所以你需要经常补充水分。幸运的是，当地人已经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通常只要是主干道的交汇处或者十字路口，都设有固定的休息区，那里的喷水池会喷出大量的新鲜净水，由地下水箱负责供水。城市中的供水是完全可以放心饮用的。水是从山上通过一条导水管引下来的，导水管连接着城墙外一座很高的水塔。水管进城后会分流进入一打或者更多的水塔。这些水塔都是用石头或砖砌成的，有20英尺高，顶上是铅质的水箱，在这里可以控制并储存新鲜的水流，利用铺设在步道之下的管道，人们就可以方便地用水了。

庞贝城里充满着生机盎然的景色，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得到。这里有宏伟的雕塑，雕像包括重要的市民和历史上的名人，以及献给永生神灵的神龛。离近点儿观看，你会发现好几打小雕像都刻在了街道两边的墙上，或者紧邻着商铺。尤其常见的雕塑是长着巨大阴茎的侏儒形象。除了作为生殖的象征和代表男性权力之外，阴茎在当地文化中还代表着好运气。

更令人震撼的是涂鸦。城市的生活被记录在这些乱涂乱画的涂鸦中，蚀刻在每处有可能留下印记的建筑表面。这些墙画可以向你讲述这里的政治和公共事务。人们如何庆贺即将来临的盛大节日，并以当地的庆典活动为荣。他们毫不避讳地宣扬性征服和性欲，以及有关爱的得失，还从伟大诗篇和古代作家的作品中借用各种形象来表达这一切。

这样的文化传统以及艺术化的表达方式影响到了商铺外悬挂的标志。最常见的样式是错综复杂的图案，比如一位建筑师通常采用的商标就是工具，比如凿子、木槌和普遍出现的阴茎图案。各种各样的零

售店和手艺人——纺织商人、高档时装店、理发店、香水屋、珠宝商、鞋匠、香料摊等等，它们都力求为顾客们提供绝佳的橱窗展示和购物体验。你还会注意到城里有许多家妓院。庞贝的确在这方面很有声望，罗马的男人们白天都来这里寻花问柳。

在四周闲逛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庞贝城里有很多地方正在施工，许多气势恢宏的公共建筑都处于停工状态。有些地方的工程进度的确神速，而在其他地方则除了一堆碎石以外什么也看不到。比如，圆形剧场是进行残酷的击剑比赛和浴血观战的地方，平时里面还养着野兽，现在因为要施工的原因就全都关闭了。这就是大地震的结果。公元62年2月5日，一场大约有5—6里氏震级的大地震袭击了这座城市。地震那天，广场上挤满了人。他们原本是来观看两场献祭仪式的，一个是纪念皇帝奥古斯都执政一周年，二是为护佑城市的神灵献祭。这些集体活动增加了地震时的混乱程度和死亡人数。

进入广场，这里是一片位于城市核心地带的巨大开阔空间，还残留着地震过后的印记。广场两侧都有柱廊，这里有两座大型神庙：一座是阿波罗神庙，现存的这座神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此外还有朱庇特、芝诺和密涅瓦的神庙。这里在地震中属于受损比较严重的区域。还有一座神庙是献给女祭司欧玛琪雅的，她是富裕的葡萄酒商人的女儿。巴西利卡则是庞贝最大的公共建筑，表面布满了各种涂鸦。你一定要抵制住诱惑，千万不要在涂鸦上面加上“到此一游”的旅游纪念。



一幅庞贝的巴克斯壁画展示出了那时的维苏威火山。你不会再看到这样的维苏威山了，因为它的整个锥形山体都被火山的喷发削平了。

阿波罗神庙外面的柱子和三角墙是值得一看的。爬上台阶到讲台上去，然后穿过高大的门，你会看到与阿波罗有关的各式男女神雕像。这里还放置着祭品和颂词，都是做祷告的人们留下的。除此之外，神庙的内部装饰相对朴素。里面只是一处平坦朴实的空房间，并不是用来作为主要宗教庆祝仪式或者典礼的场所（这些活动都适合在广场举行）。



啊，庞贝！罗马人对性的态度是开放的，而且你会看到各种各样描绘性行为的画作，画在公共或者私人建筑的墙体上。

如果不去浴室逛逛的话，那么在庞贝的旅程绝对是不完整的。你需要淡定地面对裸体这件事，因为浴室里每个人都是裸着的，目前的

设施都是按性别分开的。想要尽情享受男女混浴的旅行者恐怕要失望了，因为城内唯一一处让男人和女人有机会混在一起洗澡的中央浴室，正处于地震之后的紧张维修之中。

浴室前边的入口供男士使用，侧门供女士使用，你需要在更衣室里脱下托加袍，这里也是值得仔细观看的。为了提醒客人记得把自己的衣服放在哪里了，墙上画了一连串的性爱壁画做标识。这些都是罗马人能够接受的性爱文化的一部分。和你一起进来的其他入浴者们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这些东西，就径直走进浴池。

脱掉了托加袍，你就可以自由地活动了，可以游泳，晒日光浴，或者按摩。浴室的很多房间设计了不同的恒定温度：一间冷室、一间暖室、一间高温浴室，以及那些铁杆粉丝最钟爱的汗热浴室。但是此处有一样东西我们是不推荐的，那就是在水池里泡澡，水池是各种细菌滋生的温床。

在白天的某些时候，你可能也需要解决一下尿急的问题。这里有很多公厕可以用，但是别指望有小隔间来保护你的隐私。排空肠道在庞贝是一项公共活动。你会紧挨着旁边如厕的人，大家排成一排，坐在一个锁眼形状的座位上，它是从一长块大理石块上切割出来的，底下有沟槽直接通到地下污水池，可以收集并冲走排泄物。在你面前的地面上还有个小水槽，里面是流动的清水。当你方便完了的时候，可以拿起一块海绵（海绵绑在棍子上），拿它在水槽里泡一泡，然后把它小心地置于你的托加袍下把自己清理干净。

8月24日，赫库勒姆

你将于第二天早晨到达指定地点，然后朝着附近的赫库勒姆镇出发。极少数非常富裕的罗马人在这里生活，他们拥有大片的土地和豪

华的房屋。对于罗马帝国的精英们来说，赫库勒姆靠海的位置使它成为度假的理想地点。这也是观看第一次火山大喷发的最佳位置。

8月24日下午1点，维苏威火山突然闯入了人们的生活。它喷出一堆由灰烬和碎石组成的厚云，在天空中弥漫了数千码之长。当这团乌云掩盖了庞贝时，正位于维苏威火山西侧的赫库勒姆，只是下了些粉尘，留下大约几英寸深的煤灰层。你可能会因此迷住眼睛，感觉喉咙干、胸闷和鼻黏膜充血，尽管感到不适，但你仍有机会清晰地看到，整个庞贝上空就像盖了一张难闻的毛毯，而且它在缓缓降落。

赫库勒姆的一部分居民仍留在原地，他们以为最糟糕的时候已经结束了，但是更多的人开始逃离家园。很多漂亮的房子都被遗弃了，这是个去里面一探究竟的绝佳机会。

当你选定了一间合适的废弃房屋，刚进入时看到的是一片开阔的庭院，即中庭，从这里你可以进入迷宫般的屋子。这里有很多令人惊叹的东西：神龛里供着家神、华丽的镜子、油灯和青铜雕像，还有湿壁画覆在墙面、天花板甚至地板上。绘画的主题从神话、性到狩猎冒险应有尽有。家内的花园是房子主人可以炫耀的资本。花园里有些植物是自然生长的，这里长满了树木和藤蔓。其他的则是主人自己设计的，比如整齐规划的花坛，或者其他装饰。花园中间还有个漂亮的鱼池，波光粼粼的水池和精致的壁龛相映成趣。正当欣赏这一切的时候，你会发现周围怪异的安静令人感到震撼，这里只有死一般的寂静。房前屋后充满死气沉沉的气氛——没有人的餐厅里放着长沙发椅，桌子上留着吃了一半的食物，衣服随意地扔在一边，请注意这是突然被中断的生活场景。物品会保持这种停滞的状态，几个小时后，它们统统被冲走。

到了晚上，你得朝海岸方向走，那里有艘小划艇在等着你。它将带你去那不勒斯湾，到那里再换乘大船。最后一班摆渡船会一直等到晚上11点半，一分钟都不会多等。任何未能及时赶到集合地点的人都

将被遗弃，从而无法回到现在的时空。这并不是大家愿意见到的事情。赫库勒姆此时将充满炙热的气体，火山熔岩正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横扫这片地区，届时这里的温度将高达932华氏度（500摄氏度），随后整个城市将被埋在60英尺深的火山灰之下。

8月24日，那不勒斯湾

划艇会带你到我们租赁的一艘运粮船上。船有两张帆，能够在适合的风向中让船速维持在一定范围内。它行进的方向由侧划桨控制着，掌舵的桨位于船尾。这些东西由舵手通过缠在轴上的锚索实现操控。舵手握着舵柄，这是一根与船桨保持垂直的木棍。他与其他船员都是经过精心训练的水手。这里还为你提供一些小点心——煎得半熟的鸡蛋，放上松子酱，小扁豆配上香菜，新鲜牡蛎，以及切片的烤野猪肉。

你要准备好在甲板上观看那天晚上发生的大事件。刚开始，维苏威火山的喷发产生了灰云，它释放的气体在扩散，形成汹涌的火山碎屑。这个过程会不断地重复，一系列剧烈的脉冲所产生的温度高达572华氏度（300摄氏度）。其中第三波和第四波高温气流会荡平庞贝城，所经之地的所有生物都难以幸免，它们或是死于烧灼，或是死于呼吸困难。

从船上看到的维苏威火山顶，已经不再是阴燃的状态，而是火光冲天。在黑暗之中，火山形成的非常厚实的灰层已经布满了整片天空。即便夜色浓重，也被火山照得像是在白天。火山灰铺满了整片陆地，酷热产生的亮光像是几百个点燃的篝火堆。

你应该还能看到在海岸线上手忙脚乱逃命的人群。绝望的人们试图逃亡，却被困在不断上涨的海浪和不断袭来的火山热浪中。许多人

死在了如冰雹般落下的火红熔岩碎片之中——大量的石子和石块都变成了白热化的煤状物。当灾难在陆地上蔓延，你会注意到海面也变得不那么平静了，翻卷起来的巨大浪花不断地撞击着船只，船被撞得晃来晃去。海浪是由地震活动引起的；火山喷发产生了余震，引起海底波浪般的起伏，或引发海啸。

甚至此时你在船上也不是绝对安全的。晕船是个问题，而且你站在甲板上很容易打滑。某个偶然发生的浸水事故让船看上去仿佛要沉下去了似的，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你一定要保持镇静。这是一艘坚固的船，能够应付各种极端情况。我们从未失手过。

很快，在看完第6次和最后的火山碎屑喷发之后，我们的船将开往卡普里岛，并把你留在海滩上，做离开的最后准备。

农民起义

1381年6月12日—15日，英格兰

逐渐活跃起来的旧英格兰已经到了快要沸腾的地步。年仅14岁的国王理查二世已经接受了他被一个由叛徒和罪恶的谋臣组成的小集团架空的事实。这个小集团的成员包括：很快就能在自己侄子当政期间摄政的兰开斯特公爵、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坎特伯雷大主教、萨德伯里的西蒙（Simon of Sudbury）、王室司库罗伯特·哈尔斯（Robert Hales）。经过30年的社会动荡和高额赋税，来自肯特、埃塞克斯和伦敦的佃农、自耕农和城市自由民，都开始起来反抗压迫他们的人。你这次将加入的起义队伍来自布莱克西斯，此时起义军的领袖瓦特·泰勒、杰克·斯特劳正在和激进派的传教士约翰·保尔在一起；你会看到国王乘坐的驳船停在罗瑟希德，随后你将与愤怒的英国民众一起冲上伦敦桥，并在基督圣体节期间夺取这个城市的最高控制权。这是个感受中世纪伦敦的难得机会，此时城市中充斥着不对称的建筑，各阶层混居的社区，以及恶臭的味道，因此你不要流连太久。你所能见到的整座城市，都已经加入了狂热的反抗斗争。反抗者实行暴民专制，进行革命活动。



传教士约翰·保尔（骑马者）正在鼓舞瓦特·泰勒起义军的士气——这幅在1470年简·傅华萨的编年史中的手稿插图看起来有些古怪，尤其是农民军的装备。

简介：英格兰在反抗

农民起义是出现在英国14世纪30年代的一场骚乱。这一时期正值黑死病横扫欧亚大陆，历经14世纪的40年代和50年代，这场瘟疫使英国损失了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随着大量土地撂荒和劳动力不足，昔日社会政治权力的平衡状态开始在贵族和农民之间发生转变，现在明显更倾向于后者了。债务奴隶开始逃避他们的债务，躲到其他庄园或者市镇中去。虽然政府不断地尝试靠立法来限制工资水平，但是劳动

力的成本仍然在节节攀升。尽管《力役条例和力役法案》企图严厉地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但农奴制度仍处于无可挽回的解体进程之中。

当爱德华三世于1377年去世的时候，封建权威的广泛危机正在不断加深。当时他的孙子——即现在的理查二世，只有10岁。因此王朝只能靠由理查二世任命的摄政王进行统治，即他的叔父——兰开斯特公爵冈特的约翰。约翰被众人骂得很惨，因为他主导了极具危害性的对外政策（他将于起义爆发期间，在英格兰北部与苏格兰人达成另一笔和平交易）。英国由于与法国人长期持续的且毫无结果的百年战争，需要在1377年、1379年和1381年在全英国人口范围内征收三次极其高的人头税。前两次收税时就已经出现了一些抵抗和逃税的情况，而这第三次本应于1381年6月开始的征收人头税的行动，最终在埃塞克斯和肯特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抵抗运动直接导致了农民向征税官和地主展开全面进攻，而且农民还自发组织起来，焚烧了教会和庄园法庭的档案，以及宗教教令，因为上面都记载着封建义务和征收地租的情况。

此次抵抗运动将其自身定位于带有政治目的的革命活动，声明是为了拯救“国王理查德和普通民众”，并且只针对叛徒和那些将他们引上迷途的无能者。当国王想要在布莱克西斯附近接见起义农民的消息传到肯特郡的起义队伍中时，在伦敦城外的数万名起义军就开始向首都挺进。

旅程

旅行者们将于1381年6月12日，即星期二的中午，到达位于布莱克西斯灌木丛生的开阔地。这里处在泰晤士河的南岸，距离伦敦塔和伦敦城的上游大约有一英里。你会发现自己身处一群外省的起义农民和

伦敦社会底层民众中间，大家一起等待着国王理查二世的接见。为了满足那些更富有挑战精神的粉丝的要求，我们现在正在开发两段行程更长的远足之旅。它们将带你在到达布莱克西斯之前，体验一下起义刚开始爆发时的埃塞克斯和肯特。但是要注意旅行者必须要掌握一定基础的御马术，并且要拥有良好的身体状况。

埃塞克斯的起义

农民起义历时整整12天，这段时间要比此次在伦敦时光旅行的全部行程还要长。旅途会将起点安排在5月30日埃塞克斯布伦特伍德市镇的边缘地带。在这里，当地的治安官与村民即将发起一次有组织的反抗活动。反抗者们把国王的代表们驱逐出市镇，并且拒绝支付税款。圣灵降临节期间，你可以走上一小段路到博金的某个村子里去，加入一场由埃塞克斯的男人们组织的大型聚会，目睹不满情绪如何大爆发。他们已经准备好冲出这个地区，去点燃整个英格兰的怒火。

经过下一周，在埃塞克斯的南半部（这里所有的地方都能在一天之内到达）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革命之火。旅行者们如果希望加入埃塞克斯起义的集会，就得在6月10日到达位于科格索尔村附近的克莱星神殿。埃塞克斯的郡守在一夜之间就被起义者们杀死了。请注意，这次进攻将止步于位于泰晤士河北岸的奥德门或路德门。你需要自己步行向南经过伦敦桥到达布莱克西斯，你可能会发现此时城市的城门都紧闭着。尽管如此，你仍然能够在伦敦塔东边的码头附近找到一名渡船船工帮你进城。

燃烧中的肯特

旅行者将于6月5日抵达肯特的起义中心达特福德。此时，起义者们已经成功地发动周围的村庄支持他们的起义行动。你会发现上千人的武装队伍在这里集聚。第二天，即6月6日，你将加入他们向罗切斯特进军的行列，在那里起义军将夺取防御薄弱的城堡，并且绑架城堡的治安官——罗格·牛恩顿爵士。7号，他们将前往默斯顿，这里的民众将横扫监狱，释放颇具人格魅力且崇尚自由的异端传教士约翰·保尔，他在罗瑟希德的布道将于这周晚些时候进行，这可是不容错过的活动。

精力充沛的旅行者在此之后还可以加入正在浮出水面的起义军领导人瓦特·泰勒的队伍，他们正在向坎特伯雷挺进，已经抵达坎特伯雷以南约30英里的地方。6月10日，当泰勒进入坎特伯雷大教堂时，你就可以正式加入他的队伍。在这里他将呼吁大家选举出一位新的大主教，以前的大主教实在是太腐败了。他还呼吁市民们揪出藏在队伍中间的叛徒。先后有三个人被斩首，此后一场波及全镇的混乱事件紧随而至，起义军占领了城堡，破坏并打开了监狱大门。第二天清晨，泰勒接见了一位国王的使者，使者带来的消息称，国王理查德想要以私人身份与起义者会面，他此时正在布莱克西斯附近。对于那些想在起义军的行动中喘口气休息一下的旅行者，我们认为最好还是等到梅德斯通或者达特福德（罗切斯特是特别容易起火和发生骚乱的地方）的风头过了再说，起义军于6月11日下午的晚些时候会朝着布莱克西斯行进，你可以在此等候重新加入泰勒回程的队伍。

无论你选的是哪个行程，也无论你选哪条路去布莱克西斯，现在都要花一点儿时间来梳理一下自己的行程计划；你需要在6月16日早晨回到这里，准备动身离开这里。此处有一座名叫格林威治的小村庄正位于你的北侧。正是在这座低矮的山丘上，起义军的首领们将集聚于此。沿着道路穿过一片荒地，在离河流很远的地方，你会看见有两个向右拐的路口。第一个路口将带你去罗瑟希德，这里是起义军与国王

理查德会面的地方；第二个路口通往南华克区，一个位于泰晤士河南岸的郊区，面对着伦敦桥。

城市生活

伦敦城里有354家小酒馆，所以找地方去喝一杯不是什么难事。但是要注意，小酒馆都在市场的角落里，那里只卖酒和食物。如果看到店家的桌上铺着亚麻桌布，那就是优质酒馆的明显标志。通常酒馆提供的烈酒是波尔多红酒，售价每杯一便士。不要在这里点干红葡萄酒，因为这个名字的出现还要等到好几个世纪以后。你可以选择莱佩或奥赛中的任意一种，它们喝起来都像是浓烈的伊比利亚白葡萄酒。更好也更贵的莱茵白葡萄酒售价为2便士一杯，也是不错的。这些地方卖的食物，基本上都是些烤肉和点心之类的东西。

伦敦引以为傲的还有不计其数的啤酒屋，以及里面粗鲁的顾客和喧闹的环境。要格外当心你的钱包和背包。当你回到这些地方的时候，麦芽啤酒、苹果酒和蜂蜜酒应当正在搞特价促销活动，还有一些常见的小吃，像黑面包和芝士也在促销。在14世纪的伦敦，街边摊的小贩通常也是一道景观。由于在你到访期间会一直持续混乱的形势，所以出摊做生意的小贩会比以往少一些。但是，留心一下那些鼓起勇气来卖馅饼、面包和水果的小贩。这里有几句话要提醒一下想买肉饼吃的客人：有些不道德的商贩使用腐烂变质的碎肉制作肉饼卖给顾客的做法已经被曝光了。

伦敦的小吃街和商贩们通常都为顾客准备了更健康的储备食品：在6月份他们已经储满了无核水果及春季蔬菜。但是，需要再次提醒的是，市民的骚乱和暴民统治的状态会使食品供应在基督圣体节的周末变得非常困难。

穿什么

在14世纪的英国，阶级结构的变动威胁着现有的社会秩序。在社会底层的人民看来，高高在上的统治阶层在不停地颁布严厉的法律以维护封建制度。这些法律已经做出明确的规定，包括毛皮、纹章、衣服和穿着的类型，把每个社会阶层该穿什么服饰都限定得很清楚。但是就像残余的封建法一样，它此时已经是摇摇欲坠了。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虽然经历了这个周末的农民起义，旅行者最好还是按规矩穿衣服。在民众暴力程度最为严重时期的伦敦，如果你被误认为是律师、征税官或者陪审员，那将演变成极为不幸的事件。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旅行者，我们建议每个人此时都应当小心着装，首先身份要高于自耕农阶层，最好看起来像是个低级的自由民或者初级的抄写员。我们推荐的服饰是：对男士来说，穿男式紧身裤（但不要太鲜艳的颜色），长度到大腿的外套和紧身背心（在袖口和领口上不要有太多毛皮）；对女士来说，最好穿一件亚麻工服，一件朴素的及地长袍，或者女士袍子，一定要窄袖的，还要有披风。

住宿

我们已经为你提前预订好了两处地方住宿：一处是城墙之外的塔巴德旅店，位置在南华克区；另一处是在城墙以内的羔羊酒馆，位于列登贺市集。前者相对安全些，也是在夜里更安全的栖身之处，但是住在羔羊酒馆的好处是能让你更靠近发生火并的地方。你可以随意挑选一处。在你到达之时，店家会要求提前支付房费。这一地区的平均价格是一张床过一夜收1便士，付2便士就可以外加一顿饭（再加点儿钱就能有酒和肉）。我们建议给每个人的预算至少4便士。你的马要寄养在马场，而且需要饲料喂养，这又需要各花费2便士。因为社会秩序的混乱，还需要做好准备应对物价上涨。房间的床都是最简单的木制

架子床，四角用绳子系紧，但是你可以期待至少能享用两种床垫，稻草的和大麻的。

医疗

黑死病在英格兰南部的最后一次大暴发发生在1369年。但是所有此行的旅行者都需要预先接种瘟疫疫苗。除此之外，旅行者们还需要接种抗伤寒菌、肺结核和肝炎的疫苗。但是，你遇到最多的健康问题可能都是肠胃问题。在行程之前，我们会发给每一位旅行者用于紧急情况的泻立停。



在这样的短途旅行中，感染麻风病的危险性是极低的。所以不用担心那些出现在伦敦、埃塞克斯和肯特的麻风病人。

6月12日，星期二：遇见叛乱者

在布莱克西斯的人们会感到厌倦，饥饿，却满怀希望。大多数时日都被消耗在头天晚上的柴火堆周围，大家听着乡野鄙夫们带来的故事，等待着从国王那边传来的消息。你应当留心听那些奇异的传闻，此刻流言正在横扫这片临时营地。王后琼显然已经对起义军表达了祝福，而且据说白金汉伯爵也会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起义军的首领在河边的小山上，会把人质约翰·牛恩顿爵士送到伦敦塔，仅有1英里左右的路程。午后，两名骑马的王室传令官接近了小山。他们传来国王的谕旨，要求明天早晨在罗瑟希德与起义军会面。

在南华克区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和舒适的夜晚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你在塔巴德旅馆有一间已经预定好的房间）。我们建议你最晚下午4点到达这里。因为到6点很多邻近的房屋都会起火。起义军的第一个目标，将会是马夏尔西监狱，位置就在旅馆隔壁。你会看到很多南华克区的人们加入了行动的行列。经过晚上的这段时间，大量在南华克区本属于王座法院监狱长官理查德·伊姆沃斯的房屋被烧毁，因为他是当地人非常憎恶的人物。被烧掉的还有其他房屋和档案，它们属于那些被认出来的陪审员和征税官们。在夜里的晚些时候，许多起义者们会离开南华克区，向西边的兰贝斯宫进发，那里是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家。你应该能看出来，这队起义军是相当克制的。他们占领兰贝斯宫的主要目的，是寻找并烧毁大主教的档案记录，并打开主教的酒桶。欢庆的派对会在宫中的厨房继续，而且气氛更加活跃；注意听听大家那一天唱的歌《一场又一场狂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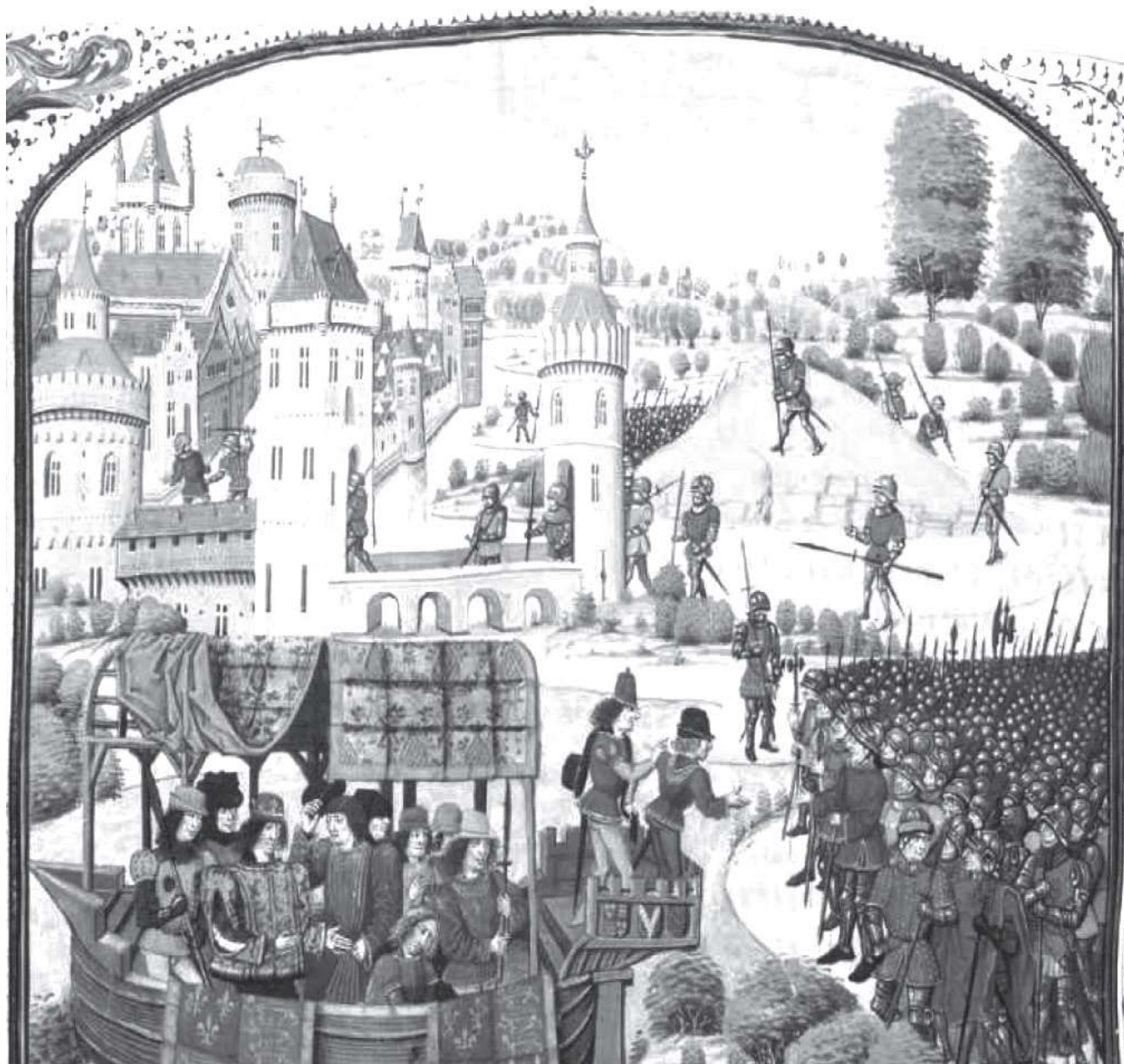
6月13日，星期三：泰勒、国王和篝火之夜

无论你是在布莱克西斯还是在南华克区过夜，都需要在清晨早早起床，加入瓦特·泰勒以及约有十分之一的起义军组成的队伍，在泰晤士河南岸的王室庄园罗瑟希德驻扎。泰勒站在靠近两面圣乔治大旗的位置，旗子在人群上空飘扬。起义军在等待国王理查德和他的随从依次露面。这个早晨的活动亮点之一是约翰·保尔的布道。这位激进的传教士被肯特郡的义军于6月6日从罗切斯特解救出来。他在演说中使用了众所周知的格言："当亚当耕田，夏娃织布的时候，谁是贵族？"这种朴素的平均主义信仰所发出的声音，让封建统治阶级的脊梁开始瑟瑟发抖。

此时注意看你的左边，载着国王理查德的驳船和四艘随行的大船出现在长长的泰晤士河之上。陪同国王的是萨德伯里大主教，司库罗伯特·哈尔斯，华威伯爵和萨尔斯伯利伯爵。岸上的许多人在大声欢呼，直到王室船队在大约30码开外停船，船上的国王和同行人拒绝登陆。这时人群中会有一些讨论。当起义军首领回应国王提出的要一份手写请愿书的要求时，队伍中出现了一阵忙乱。有人走进河水中，把请愿书递交过去。这是一份长长的列表，内容是要求改革，还有特别的呼吁，要求处决理查德宫廷里的首席成员，比如冈特的约翰和伦敦主教考特尼，还有萨德伯里大主教和司库哈尔斯，这些人现在都在船上。经过一阵讨价还价之后，王室随从便返回上游，把肯特的起义军留在岸上，此时起义军已经处于一种骚乱状态了。

从早晨的晚些时候开始，处在愤怒中的起义军将从罗瑟希德和布莱克西斯两个地方朝南华克区和伦敦桥进发。你要小心南华克区鱼池旁的妓院，它的主人是伦敦市长威廉·华斯。当起义军路过此处的时候，这里将陷入一片火海。此后许多起义军会聚集在伦敦桥南边三分之一处。这时他们的去路被堵住了，因为伦敦桥开启了活动吊桥。另一队起义军在经过商铺和教堂的时候，通过相连的石桥，一大群人在

这里欢迎起义军的到来。在这个时候，大家都愿意相信起义军并不是暴徒，他们的到来只是为了警醒那些叛徒们，并且已经承诺在城市中按市场价购买食物。然而，事情并非按众人想象的那样发展下去。吊桥最终被放了下来。而且，伴随着异常不满的声音和哭号声，人群将涌过这里，进入城市。



理查二世差点接见了布莱克西斯的起义军。画中的伦敦塔，位于国王所乘驳船的后面。

当你经过这里，朝北到达大桥街时，可以花一点儿时间停留在第一个十字路口。比灵斯门就在你的右边，制绳厂在你的左边。有些人在你的周围晃悠，并向右拐到比灵斯门，然后去伦敦塔，那里已经有

一大群人聚集在塔丘，正在高声辱骂躲在里面的王室随从。有一部分人会直走朝向芬丘奇街，然后来到奥德门，这里聚集着各阶层的埃塞克斯起义军，正在等着进入城市。当你经过这片地区的时候，要注意寻找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他现在就在奥德门那边租住了一套寓所。人群中的大多数人将会往左拐，朝西边的路德门和新门方向走，那里有许多其他的起义军在扎营。在新门的起义军分成了两部分，分别驻扎在城墙的另一边——新门监狱，以及向北四分之三英里处的黄金巷。圣玛丽小修道院位于克拉肯威尔，这里住的都是医院骑士团的头头儿们。

到目前为止，最庞大的一群起义军将前往西方接近路德门。跟着他们走，让圣保罗大教堂的尖顶一直保持在你的右手边。路德门本身也是值得一看的景观。它最近刚刚重建过，用拆自富裕犹太商人的房子的石头修筑一新（在13世纪时的犹太人要么被杀掉，要么被驱逐），而且还装饰着古代不列颠国王的雕像——包括传奇的路德王。正如他们所说，穿过城门，这条路将通往牧场、农庄、果园以及属于萨利斯伯里主教和卡迈尔派白衣修士的大庄园，或称白方济会士。虽然有一小队人马会往北走，并砸烂弗利特监狱的大门，但是几乎没有起义者会进入这些庄园。剩下的所有人都沿着弗利特街走，或者去修道院，或者再多走一英里到斯特兰德，去寻找最大的宅院——冈特的约翰所在的萨伏伊宫。

修道院在12世纪时通常会作为圣殿骑士团的总部，但是他们解体之后这里就落入了医院骑士团之手。紧接着医院骑士团把整套宫殿出租给了伦敦律师公会，给见习律师提供住宿，兼作法律文书的仓库。大约下午4点，这里被起义军占领，有人开始拆除房屋的附属建筑，有人点燃了巨大的火堆，将卷宗、汇付单、书本和案例记录都扔进了花园里的火堆之中。

在这之后，你的注意力要转向斯特兰德，继续沿着弗利特街向西走。这里你会看到一处大宅院群落，里边都是埃克塞特、巴斯、兰达夫、考文垂和沃塞斯特主教的房子。但是和这些房屋比起来，更华丽的还要属萨伏伊宫。它位于斯特兰德的南边，路程大约是从市中心到威斯敏斯特的一半。当你到达这里的时候，此处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宫门安在结实的石墙上，但是它的锁已经被人取了下来。虽然起义军的本意是想给宅院的主人点儿教训而不是来抢劫，但是他们在萨伏伊宫内的破坏活动也显得非常刺眼。宅子里的桌布、衣服等各类纺织品都被烧成了灰烬。珠宝宁肯扔在地上也不装进口袋顺走。镶金的盘子——无论是银质的还是金质器皿的，都被砸坏而非偷走。唯有一次例外，那是在午夜时分，一名起义军士兵偷走了一些碟子，被发现后他的下场是被临时法庭审判并施以刑罚。所以请不要被室内的东西诱惑，以免被抓。四下里有人们醉酒大笑的声音，还有人高喊着正义的口号。在宫殿的深处有人点燃了小火苗。当宫殿里的三桶火药被这把火意外引燃时，萨伏伊宫最终变成了一片火海。

夜晚

接近夜晚时，起义军行动的中心转移到了奇普塞特，去这里的时候你要多加小心。此地位于城市的中心地带，有片不太大的小广场，一直以来都是供布道、公开行刑以及群众集会的地方。它位于牛奶街、面包街、树木街的交汇处。你可以轻易地辨认出埃莉诺十字，它是一座由四个六边形的石头台阶组成、上边有六座雕像的建筑，雕像刻画的都是前王后埃莉诺（由爱德华一世修建，哀悼他亡妻遗体从林肯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旅程，）。这天晚上以及接下来的几天中，广场将作为行刑地，有很多人在此地被草草斩首。起义军们揪出许多知名的征税官。嫌疑人则遍布整个城市，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罗格·利盖特（Roger Legett）。利盖特在新门街上的大圣马丁教堂被起义军抓

获，这座教堂在历史上一直被当作庇护所。但是，起义军却无视这一传统。利盖特被拖出教堂，然后顺着西奇普被带到奇普塞特，最后被斩首。

你也可以加入到一路向北的队伍中去，沿着霍本河朝克拉肯威尔的开阔地走去。在路上，起义军还会烧掉利盖特的很多资产，其中最重要的是"耶路撒冷的圣约翰小修道院"，这里也是医院骑士团的老巢。整栋建筑都被点燃，熊熊大火烧了整整一个多礼拜。

如果你觉得此时需要摆脱一下城市街道带给你的幽闭恐惧之感，或者大范围纵火可能会引发的狂躁症，那就不妨向西边走走，到伦敦塔去。塔丘上聚集了大批人群，你现在可以看到在伦敦塔东边很远的一端，有一个"义军村"已经初具规模，就在圣凯瑟琳医院的地盘上。到了夜里的晚些时候，两个王室骑士会来到圣凯瑟琳，带着一卷盖着国王私印的羊皮纸。人群中有人迅速站在搬来的椅子上，读出纸上的内容，上面写着："如果他们现在就回到家中，然后把他们的抱怨和诉求都写出来呈递与本王，那么每个人都将得到宽恕。"这在文盲群体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因为他们上周曾经焚烧了官员书写的档案记录。起义军中的一部分人此时会出发回到市内。就在这天晚上，他们还烧掉了律师和书记员的房屋和纸质档案材料。

如果旅行者已经无力再走回在南华克区或者列登豪的旅社，就只能在这附近找地方过夜了。塔丘和圣凯瑟琳会相对安静一些，而且有充足的食物和酒供应。很多物资都在去往伦敦塔的路上被起义者们拦截了下来，其余的供应品都是伦敦市民赠送给他们的。此时街头派对将通宵进行。

6月14日，星期四：国王在迈尔安德，起义军席卷伦敦塔

今天早晨你需要从三个地方挑出一个去处：海布里、迈尔安德或者伦敦塔。

海布里村位于伦敦北部，司库哈尔斯名下的很多地产就在此地。从早晨开始，就有大群起义军在杰克·斯特劳的率领下，放火烧掉了他的宅院和谷仓。后来一大群从圣阿尔班赶来的市民加入了他们，并敲响了伦敦的警钟，南部的起义军队伍也补充了新鲜血液。斯特劳会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并且让大家集体宣誓，始终遵循起义军的效忠誓言："为了国王理查德和普通民众。"值得注意的是，从市内到海布里有三英里的路程需要步行：从奥德门出发，然后向北到达奥德门路，然后沿着格斯维尔路一直走下去。

白天主要的政治事件都爆发于城市的东部，一片位于迈尔安德的开阔地。经过通宵的战事会议，国王理查德决定继续他的战略绥靖政策。而且还给伦敦各地区散布消息，说这天早晨国王将与起义军在迈尔安德会商。国王带着一小队随从出发，随行人员包括华威伯爵和牛津伯爵，以及他同母异父的兄弟托马斯，约翰·霍兰德。奥布里·德·威尔爵士将负责保管国王的宝剑。同行的还有他的首席侍卫罗伯特·诺尔斯爵士，以及托马斯·珀西爵士和市长华斯。王后琼在后面发生的事件中会惹上麻烦。伦敦的警督托马斯·法灵顿在各种场合都试图与国王搭讪。此时他抓着马的缰绳，并且呼吁处决司库哈尔斯——"这个一直在表演的虚伪叛徒"。如果你想避开人群，就得在黎明之前出发，经过奥德门，自己去迈尔安德。这里是大多数起义军和伦敦民众聚集的地方。注意观察现场有两大堆书，都是从海军司令埃德蒙·德拉马位于埃塞克斯的图书馆中掠夺过来的。它们被运到这个地方，刺在干草叉的顶端，成为一种独特的起义图腾。

早晨发生的事情都是按计划进行的。少数几个起义军首领走近国王理查德，跪着向他请愿。他们提供了一份长长的列表，上面写着起义军的要求和控诉，大体上都是关于农奴身份和封建义务，并要求终

止封建罚金和庄园对农户的人身限制。在唠唠叨叨地讲了一些诸如此类的意见之后，理查德会对他们所有的要求表示“许可”，并且呼吁民众分列成两队，让开一条路，这样国王就可以与他们协商，重新颁布一部新的自由宪章。此时这位国王显然没有更好的理由可以大声地表示，自由宪章要有附加条款。而民众们现在获得了自由，就可以去抓捕英格兰境内的叛徒们。这些人必须接受审判，而且要走正常的法律程序。的确，究竟有多少人听到了这些话，是颇具争议的问题。你会发现几分钟内大多数民众要么决定回家，要么因为国王的言辞而重新燃起了信心，厉声要求到伦敦去揪出叛徒。而按法律的正当程序这一条都被他们抛在了脑后。

有关国王理查德要求民众揪出叛徒的消息于早晨9点半左右传到了伦敦塔，随后一大群从迈尔安德过来的民众也来到了这里。伦敦塔虽然看似不可战胜，但是民众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就完全占领了它。活动吊桥被放了下来，守卫们也逃离了自己的岗位。他们看到英格兰王室已经处于民众的挟持之下，而且伦敦塔内的同情者们还为起义军打开了进入这里的秘密大门。

旅行者可以乘机混入席卷伦敦塔的队伍中去，但是要牢记，在像迷宫一样的回廊和房间之间穿行很容易走失，而且现在里面还异常混乱无序，所以最好的选择还是在外边袖手旁观。如果你已经进去了的话，请牢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去寻找亨利·博林布鲁克（Henry Bolingbroke）的藏身之处。他是冈特的约翰之子，年方十八，未来会加冕成为英国国王亨利四世。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起义军将会重新出现在众人面前，并带出四名犯人，他们分别是：坎特伯雷大主教萨德伯里的西蒙、王室司库罗伯特·哈尔斯爵士以及国王的军士长约翰·里格和法兰西斯修会修士威廉·阿普尔顿，他也是冈特的约翰的医生。这些人最后都将被带到塔丘处斩首。萨德伯里的西蒙的行刑过程显得尤为曲折，刽子手挥动了8次斧子才把他的头从躯体上砍下来。



这真的是萨德伯里的西蒙——我们以一种法医技术，利用大主教的颅骨复原了他的头像。这距离西蒙的头颅与身体分离已经有600年之久。

留心这天临近中午的时候，王后琼会乘船逃跑，和其余的王室成员一起躲在他们位于城市西部贝纳德城堡的避难处。

下午和晚上

接下来的日子将变得让人更加厌倦。讨厌外来者的情绪弥漫在伦敦民众之中，尤其是这些乡巴佬一点儿都不懂得城市的规矩。意大利银行家们聚集在伦巴德街附近，打算关起门来密谋。殊不知，迄今为止最惨烈的命运即将降临在佛兰德尔人头上。他们主要聚集在酒窖区，从圣三一街的南道一直到泰晤士河。此时在王后街和泰晤士街的十字路口，你会发现人群正在此聚集。他们将砸烂位于酒窖区圣马丁教堂的门，这里躲藏着超过40名的佛兰德尔人。然后这批人会被揪出

来就地正法。这天下午另一个在酒窖区的受害人，是非常富有的伦敦商人理查德·利昂丝。他被人从家中绑了出来，沿着鞋匠区的街道拖行，一直拖到北边去，最后在奇普塞特被斩首。根据一个当事人的描述，理查德看起来“非常正直，身体健壮。他卷曲的头发绕过耳朵，有一点儿分叉的小胡子，身穿一件长袍垂至脚面，上面绣着大马士革蔷薇，花朵的一丝一缕都绣得非常精致。右边有一只大荷包，挂在他左肩的肩带上。一顶朴素的风帽扣在他的脖子处，盖着他的肩膀，帽绳挂在他的背上”。

这些受害者的头颅被挂在塔丘之上。早晨，起义军士兵带着人头上路，穿过市中心前往埃莉诺十字。在查令村，起义军首领们精心安排了叛徒的头颅展示活动，展示的有罗伯特·哈尔斯爵士，罗格·利盖特，威廉·阿普尔顿和陪审员罗伯特·索莫诺，他们的头都被插在长矛的尖上。午后你还可以循着刺耳的《五头之旅》乐曲去威斯敏斯特，然后回到市内，终点是伦敦桥。在这里人头被留下来继续示众。

6月15日，星期五：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瓦特·泰勒之死

早起的鸟儿和王室粉丝可能从星期五拂晓时分就已经守候在威斯敏斯特了。理查德·伊姆沃斯——王座法庭监狱在南华克区的负责人，成为起义军的主要目标之一，至今仍然“逍遥法外”。他逃离了南华克庄园，一直躲藏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在接近早晨9点时，一大队义军士兵出现在附近并进入大教堂，走向主祭坛，伊姆沃斯就藏在这里——他当即被捉。之后你可以跟着人群回到奇普塞特，午后时分伊姆沃斯就在这里被斩首。

在回程路上接近面包街的时候，注意看看那个可怜的格林菲尔德的约翰，他本是一位仆人，却被当成是冈特的约翰的医生威廉·阿普尔顿（他已于昨天被斩首）的好友。他将在起义军退回到奇普塞特之前，被拽到泰晤士河岸的昆恩希瑟，并在那里被处决。

如果你决定待在威斯敏斯特，可以等着看国王理查德的大驾光临。他和他的随从组成了一支超过200人的队伍。中途还将会遇见一队从圣斯蒂芬教堂赶来的炮兵，他们之后会与国王一同去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在忏悔者爱德华的圣祠中为每个人祷告。这时从正门进入大教堂已经不可能了，我们建议你加入王室随从的队尾。一小时后队伍会离开这里去史密斯菲尔德。

晚上

选择在市中心开启这一天旅程的旅行者应该时刻竖起耳朵，注意听取各种消息，国王理查德已经召集起义军商议召开第三次会议，会议将于今天在史密斯菲尔德举行——那是一片位于城市北边的很大空地，平常是集市，有时用于庆典和公开处决犯人。吃过午饭之后，你将看到很多人朝着新门和奥德门方向走——不妨跟着他们。到大约下午5点，大多数留守伦敦的起义军会聚集在史密斯菲尔德，此时你会看到瓦特·泰勒再一次出现在马背上发号施令。



中世纪漫画书中的一页。理查二世眼看着拉尔夫·斯坦迪什杀死了瓦特·泰勒，并同时向农民喊话。

王室的随从将抵达并聚集在圣巴塞洛缪小修道院，这里离起义军还有一段距离，在修道院前面是一栋很大的石质建筑。你可能无法走到那么近的地方观看事态的发展，肯定也听不太清楚他们说了什么，所以此时能读懂一些肢体语言是很有必要的。你应该能够看到瓦特·泰勒骑着马出来，向着理查德和他的随从那边走去。从这个距离很难看清楚，但是泰勒的确对国王表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轻蔑神态。这一次他没有要下跪的动作。之后是一次与国王非常有力的握手动作，然后你应该能看到一排很长的临时搭建的雨棚。在这期间，据说泰勒描绘了自己设想的乌托邦式英格兰的前景，其中多数的法律和神权之下金雀花王朝的封建机器都被抛弃了。华斯市长和泰勒之间还会发生一些

争吵，甚至两人都拔出匕首来威胁对方。经过一阵混乱之后，国王的随从拉尔夫·斯坦迪什用剑把泰勒砍死了。

此时，这里的局面完全失控了。但是你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国王身上，他要起义军士兵跟随着他，并且与他的近卫军一起骑马离开，朝克拉肯威尔的方向去。经历了一番犹豫不决，多数的起义军士兵还是选择跟着国王走。这天下午，华斯市长回到克拉肯威尔，在一小部分唯利是图的军官前面，他指挥军士迅速地包围了士气低落且满脸困惑的起义军士兵。依照国王理查德之令，在前来增援的王室近卫队的面前，起义军顷刻间土崩瓦解。许多来自埃塞克斯的起义军士兵带头往回跑。如果你在这个时候离王室随从足够近的话，你应该能够看到理查德正在给华斯市长和另外三位高级市政官加封骑士称号，这三个人是尼古拉斯·班布里、罗伯特·劳德和拉尔夫·斯坦迪什。

离开

我们建议你就将此处作为你此行的最后一站。一定要抵挡住别人催促你跟着埃塞克斯起义军们回家，或者对起义的声浪一探究竟的好奇心。随后的反革命清算行动会扩散至整个国家，从萨默塞特的桥港到剑桥和约克，并持续好几周的时间。

第一次奔牛之战

1861年7月21日，华盛顿特区和弗吉尼亚，美国

你将在美国内战的第一次大型战斗中成为联邦精英中的一员。你会在维拉德酒店用餐，这里是华盛顿特区社会活动的中心，随处可以嗅到一股傲慢的味道。随后登上一节车厢前往森特维尔、弗吉尼亚，那里的联邦军队正在波托马克河一带集结。体验一下森特维尔丘陵的政治氛围，这里有记者、政治家们的神秘聚会。对那些向往英勇无畏的人来说，在这里可以听到从前线传来的打仗的声音。但是要提醒你的是，无可挽回的撤退和随后联邦军的大溃败正在袭来……就在你面前，部队以极快的速度移至沃伦顿大道，然后回到华盛顿。

简介：速胜的幻想

在美国内战早期，联邦派的政治家和媒体都纷纷发声，要对在弗吉尼亚北部的南方叛军予以坚决和快速的致命打击，并以此为进攻南方的首都里士满铺路。

欧文·麦克道尔（Irving McDowell）在政治重压之下，还面临着有一部分人并不情愿打仗的现状，最终交给他指挥的是一支毫无经验的部队。而他还是成功地带领这支位于波托马克河的联邦军队作战，军队位于华盛顿西南部，共有35000人之众。这里的南军由皮埃尔·古斯塔夫·博勒加德统帅，已经集聚在奔牛河的另一头，也就是马纳萨斯铁路枢纽。

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们认为，他们可以把南军在奔牛河一带包抄并消灭。期间有数百名平民从首都跋涉30英里，志愿加入在森特维尔村附近的麦克道尔将军的部队，人民大众都期盼着能迅速取得胜利。

但是事情并非想象的那样顺利。由于缺乏经验，运气不佳，再加上一团乱麻的情报侦察，麦克道尔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在决战时刻把主力部队集中起来。尤其是在战场西侧，两支小分队的侧翼迂回因为战况恶劣慢得简直就像蜗牛。相比之下，博勒加德则可以通过铁路来输送援军，从而扭转战争的态势。当联邦军的防线于当日下午5点左右被突破时，麦克道尔那支缺乏作战经验而又惶恐不安的部队就土崩瓦解了。数千人将像潮水一样涌回森特维尔，而且还要遭受南军大炮和骑兵的突袭，最终导致溃败千里。

双方的军队其实都很不成熟，而且将领在统筹指挥上毫无章法。战争状态的紧张心理和不安情绪，让所有人都被战争机器造成的大规模屠杀彻底震惊了。奔牛之战以后，一切都变得明朗起来，即战争会演变成劳民伤财的长期状态。



一支联邦军的炮兵队在奔牛之战的战场上。

旅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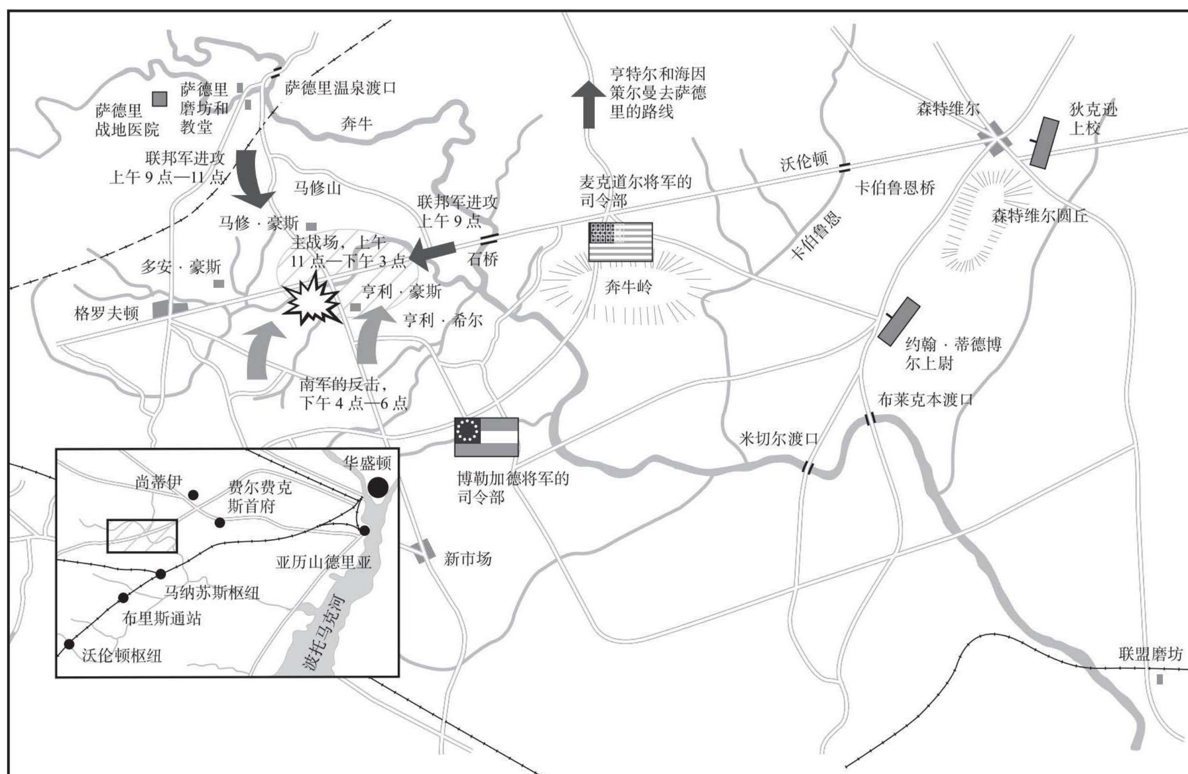
你将在1861年7月20日（星期六）午后抵达华盛顿特区。当你走出门时，会预感到这一天的空气都将是温暖湿热的，你要去的是宾夕法尼亚大道和第14街交汇处的东南角。请于7月22日（星期一）的午夜时分返回此地，等待离开。

尽管未来的华盛顿壮丽又伟大，此时却是个荒凉且尚未发展起来的新建小城。垃圾处理和卫生状况尤其糟糕——而且变得越来越糟糕，因为新首都建在像沼泽一样易于滋生蚊虫的地形上。闻闻这里腐臭的空气吧，恶臭来自位于四分之一英里之外的城市排水管道。

正对着你的是美丽的威尔拉德酒店的拐角，它与一座五层的美术学院构成一种古怪的混搭，而这里是首都最负盛名的旅游地。在林肯总统的就职典礼之前，这里也曾是他的家。在这一年年初，战争爆发之前，也正是在这个地方，举行了最后一次令人绝望的和平会谈。现在这里成为华盛顿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心。市内的沙龙和餐厅里都挤满了政治家、说客、高级军官、记者和商人。正如作家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所说，那些于1862年造访威尔拉德酒店的人，都是“谋求官职的人、幕后操纵者、发明家、艺术家、外国势力的代理人、嚼舌头根子的家伙们、承包商和铁路公司经理们”。注意小片的烟雾和水可能对建筑内墙造成侵蚀痕迹。就在你到来的两个月前，一场引燃于隔壁小理发店的火灾吞没了整个酒店。来自纽约的一队消防员前来救援，他们组成人体金字塔搬运水和水管，奋力扑灭了大火。现在他们已经集体编入了联邦军，成为第11法国轻步兵团（你之后会见到他们）。

此时正是去看一看白宫和华盛顿纪念碑的好机会，它们就在你的西边，只要顺着正南方向的第14街步行五分钟就能看到了。如果你要去国会山的话，则需要乘坐几分钟马车或者搭乘固定时间的迷你公交车，乘车地点位于宾夕法尼亚大道的西南方。

你可能会对混乱的街边建筑感到惊讶。宽阔的路边栽着天堂树，这里人口密集，混杂着大型的大理石住宅、政府机关和粗制木板搭建的商铺，以及残破不堪的贫民窟。国会大厦这时正在修筑主体建筑，屋顶上搭着半完工的大理石框架、铁制构件和吊装设备。原建筑上的旧圆顶正在被更大的新圆顶取代。



当你准备吃饭的时候，就往返回威尔拉德的路上走，走进大堂，找到宴会厅——这里不必预订餐位。你可以在里面尽情地享受美食，因为奔牛战争期间，这里的餐饮并不是随时预备的。菜单上的主菜有浇红酒汁的烤梭子鱼、配马槟榔的烤羊腿以及烤鹌鹑肉。对那些喜欢吃甜食的人来说，可以尝试一下淑女蛋糕、奶油馅饼和果酱馅饼。当然你还可以看看邻桌都点了些什么，这里还供应野餐套装、三明治和啤酒，不妨为你的旅途做点准备。

我们推荐你叫一辆马车，不要晚于午夜，越早越好。对于那些想看联邦军在天亮前转场的旅行者来说，就应该在前一天晚上7点出发。

森特维尔

在到达森特维尔之前，你的马车会载着你往西去乔治城，然后向南穿过波托马克河，这里是弗吉尼亚的威廉王子县。这段路有将近30英里长——乘马车需要7个小时。森特维尔是个小地方，即便是最美的季节也没什么可看的景致。在7月21日早晨，你会发现村里已经有一大片军营在此地驻扎，里面吵吵嚷嚷的。

在军营的东边是三支联邦军的办事处，由陆军上校亨特尔、海因策尔曼和麦尔斯坐镇。大约从这里往西走半英里是一处略小的营地，由陆军准将泰勒坐镇指挥。连接两处营地的是沃伦敦大道，它是此地的主要街道。这里有几处装着百叶窗的住宅，一家小旅馆和一个小教堂，但是对于旅行者来说并不会造成不便。联邦军的总司令麦克道尔，在临近镇上靠西一点的地方扎营。当漫步在营地周围时，你可能还会听到将军正在呕吐的声音，今晚他将遭到困难时期食物中毒的严重打击。

凌晨2点30分左右，你将开始听到军队调动的声音：军号声、击鼓声相交映，组成有节奏的韵律，数百处营火被点燃。货车也将加入其中，马具发出金属的撞击声。大多数部队的早餐都是煮过头的咖啡、牛肉罐头、硬饼干和烟草。军士们开始检查他们的武器装备，之后这里响起渐强的犬吠声，意味着调动命令已经下达。此时的温度已经变得很适宜了，早晨也是非常暖和的。在这天午后，也是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气温会高到能让人产生被烤焦的感觉，严重的缺水状态让双方的许多士兵都难以忍受。现在有必要检查一下你是否带够了充足的饮用水。

制服

当军队开始组织动员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在军队中并没有统一的制服。虽然在联邦军中已经广泛地选用海军蓝，南军则以灰色居多，

但是还是有很多士兵穿着两种颜色混搭的衣服，甚至是对方颜色的军服。因为两方还都没有建立实行统一的军需官制度，或者强令士兵身着统一的制服。

这种服装的不统一造成了很多现实困难，军队通常都是由家乡的城市或者州的富裕阶层装备起来的，军官不得不去自己买军装。而且，空气中有很多灰尘、烟雾，道路也十分泥泞，到了这一天的午后，这里的人们已经不大可能分清谁是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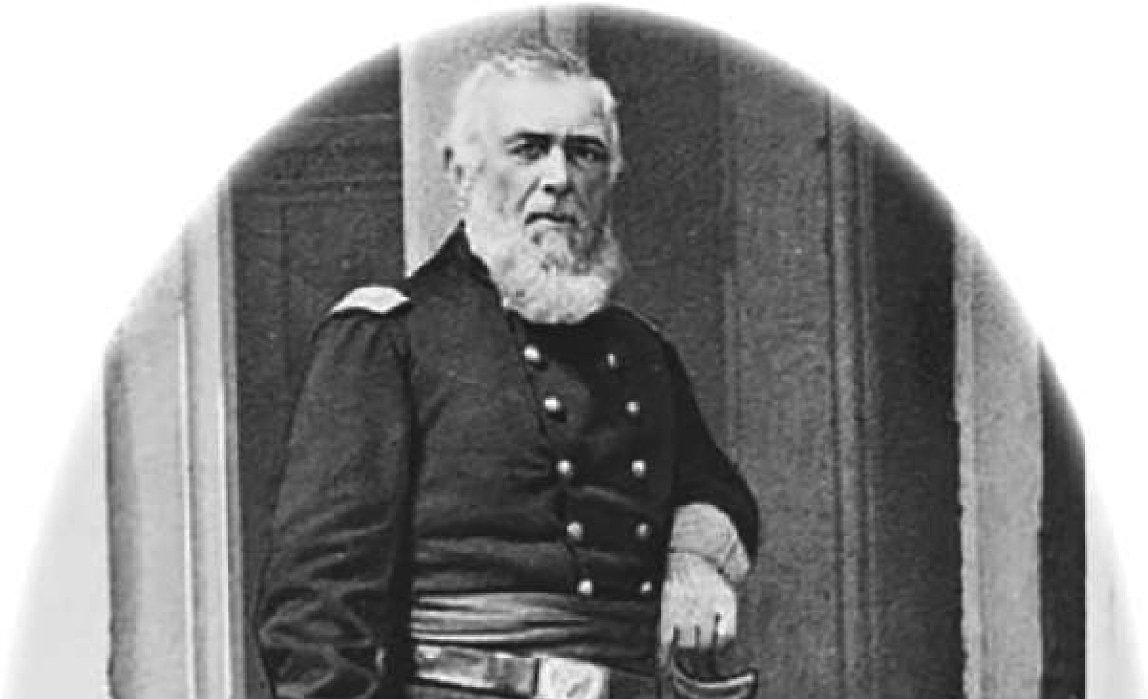
但是有两种区分度比较高的制服需要你格外小心。第11纽约步兵团（又称埃尔斯沃斯或第一枪佐阿夫轻步兵团）的标志是红色袖口，以及他们用心剪裁的海蓝色夹克，还有红色火枪手的汗衫。他们还会戴着红色和蓝色混杂的帽子或者蓝红相间的法式军帽。第14纽约国民卫队（又称第14布鲁克林或红腿魔鬼）穿着蓝色的猎人夹克，配着红色的马裤，以及一条红蓝相间的绶带和法式军帽，白色的脖领上竖着遮阳布。



一位法国轻步兵的装扮，它被联邦军士兵们当作我方的军装。

军队的调动始于大约凌晨4点30分，事先都经过了简单的布置，但是如你所见，实际上双方也都处于极度混乱和焦虑。亨特尔和海因策尔曼的军队——有将近12000人在等距离地扎营，形成了一条大道，但是一旦同时开始行军，就形成了明显的交通瓶颈，军队、马匹和各种装备在森特维尔的主干道上挤成一团。更糟糕的是，当领头的纵队到达镇子的西边时，他们又与泰勒军团的殿后部队撞在了一起，而泰勒军团仍然沿着沃伦顿大道行军，要到石桥那边去，而且他们已经因为在路上的小冲突而拖延了时间。清晨5点半左右，堵塞的状况会有所缓解，因为这时麦克道尔将军和他的随员出现在摇摇晃晃的卡伯鲁恩木桥上，命令泰勒军团余下的部队离开主路，让亨特尔和海因策尔曼的部队先行通过。

对于那些想去体验萨德里野战医院的旅行者们，可以加入海因策尔曼军团的后方部队，当他们离开沃伦顿大道，经过卡伯鲁恩桥几百码远的时候，就正是好时机。部队行军至北萨德里福特，然后迂回到南边，经过萨德里，再到马修斯山的西侧边缘地带，应该会花去5个小时左右。另外200码的路程顺着大道走，你会在路边看见一家铁匠铺，这里已经变成了麦克道尔将军的前线指挥总司令部。





迪克松·麦尔斯上校——少了他那瓶不离手的烈酒。

森特维尔圆丘

位于森特维尔南边的碧草丘是一个重要地点，到这里的访客在白天会逐渐增多。当你一大早到达这里的时候，已经有几名记者、政治家和他们的随员用树桩标出了位置。在接下来的5个小时中，人群规模会迅速膨胀，因为载客马车、城市的出租马车和运货马车都涌了进来，还有更多的看客，或者骑马，或者步行也来到此地。在早到的人群中，注意寻找一下威廉·霍华德·罗素，他是伦敦《时代》杂志的通讯

记者，以及摄影师马修·布拉迪，你可以通过他们戴的草帽，穿的亚麻布长衫和绑在背上的大木箱（照相机）进行辨认。在国会山方向，注意看参议员亨利·威尔逊（马萨诸塞州）、撒迦利亚·钱德勒（密歇根州）、本·瓦德（俄亥俄州）、詹姆斯·格瑞姆斯（艾奥瓦州）、吉姆·兰（堪萨斯州）、拉法耶特·福斯特（康涅狄格州）、从众议院来的阿尔弗莱德·伊莱（纽约州）、舒勒·科尔法克斯（印第安纳州），以及艾利乌·瓦什伯恩和艾萨克·阿诺德（伊利诺伊州）。在早晨的大多数时间里，参议员威尔逊和他的助手们会拿出刚做好的三明治分发给士兵们。你一定要和他的马和马车保持距离。因为在下午的晚些时候，马和马车会被南军的炮火击中，受到惊吓的参议员立即骑着骡子逃回华盛顿。

其他经过圆丘的要员们，包括俄亥俄的法官丹尼尔·迈克库克，以及废奴主义者W·P·托马森，他的高顶黑色丝绸礼帽一直让他享有盛名。这天晚些时候，他会举起一支步枪，加入第71纽约步兵团参加战斗，同时加入的还有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欧文·洛夫乔伊。两个年轻的波士顿人驾着一辆马车去搜寻他们兄弟的尸体——一位被杀的联邦军士兵，三天之前布莱克本福德的一次小规模战斗就发生在圆丘的南边。至少有两队妇女也在圆丘那里活动，包括士兵的母亲、参议员的妻子，还有卖馅饼和苏打水的商贩。注意看奥古斯塔·福斯特小姐，她是个养女，也是第二缅因军团的吉祥物。

事实上，你会发现鲜有战斗在此爆发。虽然炮火声以及枪火硝烟的味道会整日弥漫在身边，但是主要的军事行动都集中在大约在5英里之外的马修山和亨利·豪斯山。这一天里说不定什么时候，尤其是接近午饭的时间，联邦军的军官们就会骑着马从前线传来好消息——“我们已经把他们全都打跑了”；这时一定请你不要露出马脚。如果你已经决定花一天时间待在这里，我们建议你和你的马车在下午6点30分之前离开森特维尔，正好赶在前线的溃败引发重度的交通阻塞之前。

但是在人群中活动是更加危险的，尤其是跟着共和党的高级参议员和记者们，他们会从早晨9点开始就步步逼近战场，朝着沃伦顿大道和奔牛岭方向去。更谨慎些的旅行者可能想要离开圆丘，但是还应该去探索一下布莱克本福德，可以跟着陆军上校迪克松·麦尔斯一起去。

在大约向南一英里的一处山岭，森特维尔稍微往西去往马纳萨斯的路上，你会看到约翰·蒂德博尔上尉和他的炮兵部队在一起。在这里你将拥有最佳的视角，能看到整个奔牛河湾，以及在溪谷底部狭窄的布莱克本福德。在那里还留有尸体和被丢弃的装备，这里是上个星期四一场小规模冲突的比方。到午餐时间，这里还会出现一大群人，在炮兵阵地的后方，赶着各种各样的马车，停在一小片已经挤得水泄不通的地方，团团围住蒂德博尔。大家都在问他关于战争的进展，却毫无结果。

对于那些能够骑着马跟上蒂德博尔的旅行者，下午与迪克松·麦尔斯上校在一起的旅程将是很愉快的。遵照既定的命令，这位上校早晨会待在森特维尔的酒店中，这里被当作他的司令部和战地医院。他的扮相显得有些怪异，因为他戴了两顶草帽，但是的确可以有效地抵挡阳光的灼烧感。对他来说这也并不算是出什么洋相，因为他整日靠烈酒和麻醉剂消磨时光。迪克松·麦尔斯上校早晨到这里后的第一件事情，是去造访戴维斯上校和理查德森上校的炮兵阵地，但是下午就要返回前线，并且遇到的事情难以想象。理查德森拒绝接受麦尔斯下达的命令，并且公开指责他酗酒。在理查德森的阵地待了一阵之后，麦克道尔将军将最终现身并挽回麦尔斯上校的面子。

奔牛岭

毫无疑问，观战最好的位置是奔牛岭，从这里能看到最重要的战况。奔牛岭位于沃伦顿大道的南边，你可以穿过村庄步行到那里。但

是我们建议，你还是沿着大道往西走比较好。到午饭刚过的时候，知名的记者和高级参议员会在这里齐聚一堂，向着亨利·豪斯山和马修山的方向观望，这里将是战斗进行的主要战场。对于富有冒险精神的人来说，最好的观战区还在半英里之外。到那里需要步行至沃伦顿大道，越过奔牛河，到达石桥那里。

下午，法官丹尼尔·迈克库克将在这里与他的一个儿子吃顿便饭，那天他就在此参战。当他被一名南军军官射杀之后，尸体便留在了马车上。参议员瓦什伯恩一整天都怒气冲天，他将于下午出发，执行一项侦察任务。像往常一样，你要保证你对这里的地形非常熟悉，因为到下午5点30分时，会有大批南军的装甲骑兵出现。参议员伊莱会被一队南军步兵抓去当俘虏。

战地药品

无论对于参与者还是旁观者来说，虽然这场战斗与大规模的遭遇战相比，仅仅是一场小规模冲突，但是和将要在美国内战中打响的大战比起来，还是显得出乎意料的血腥和骇人。到战事结束的那天，已经有460名联邦军士兵战死，1124人受伤；而南军则有387人丧生，1587人受伤。许多濒死的和受伤的人都将在战地医院失去生命。

对于那些很在乎医疗条件的旅行者，可以在这里找到联邦军战地医院：在石桥一带有四间房子相连的农场屋；李维斯·豪斯位于它的北边，这里也能提供医疗服务；还有在过了奔牛河的沃伦顿大道上。但是规模最大、最繁忙的医院设在萨德里温泉村，亨特尔和海因策尔曼的军团今天早晨都曾路过这个村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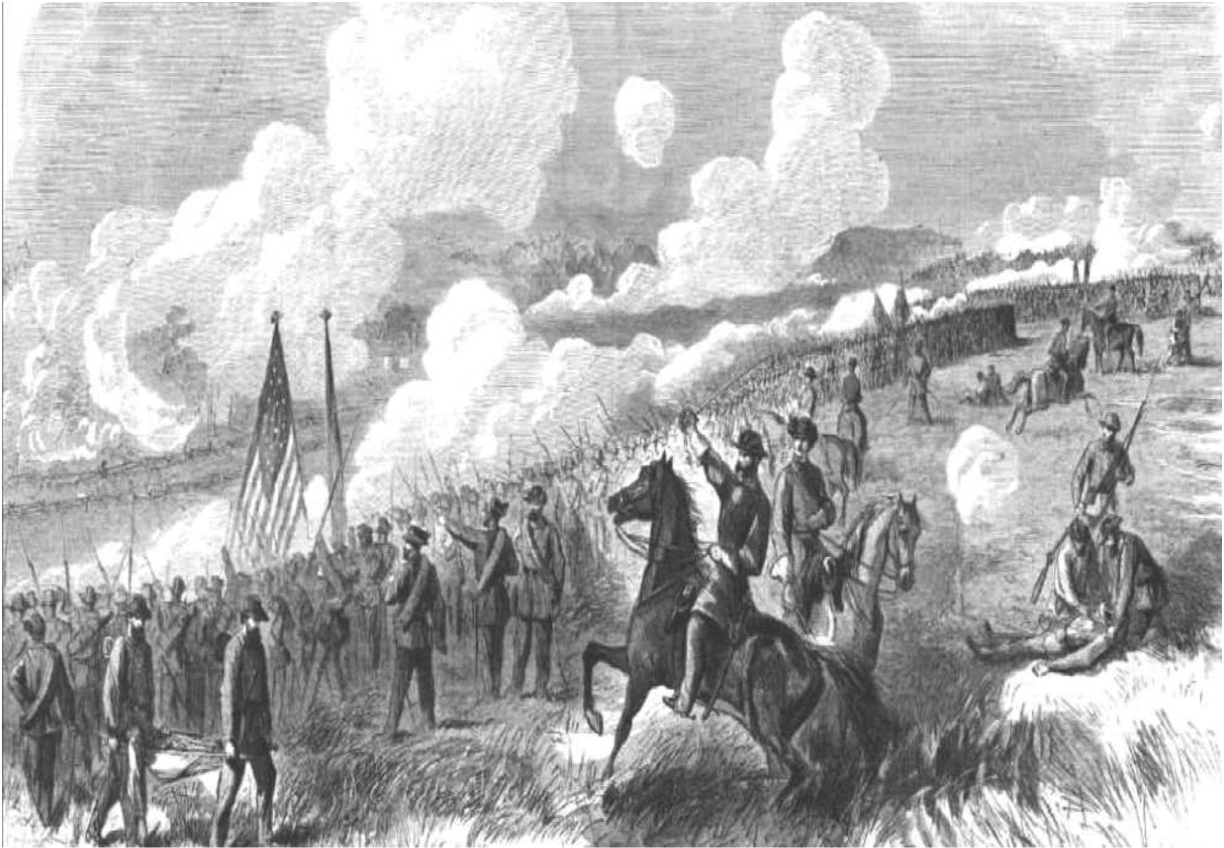
这天的晚些时候可能无法穿过萨德里温泉村到达战场，所以你将不得不跟着亨特尔和海因策尔曼的人在拂晓前动身行军。你会找到一

个教堂，它已经迅速地被改建成了一处野战医院。教堂里面的长椅被搬走，扔进教堂旁边的橡树林内。然后士兵在教堂的地上铺了干草，临时搭建的桌子也已经在里边立了起来。

第一辆急救马车已经到达这里，外边覆盖着醒目的白色帆布。从早晨10点30分开始，血水不断从马车上滴落下来，汇集在教堂门前的一个小水坑内。整个下午，医生们还将占用两座邻近的宅院和一家修车轮的店铺，把它们改造成医院的场地，但是教堂前的院子仍然挤满了马车，车上拉着死尸或是奄奄一息的伤者。医生们就地缝合伤口、止血、固定断骨。截肢手术将广泛用来挽救受伤的士兵。麻醉剂还是充足的，包括白兰地、吗啡和氯仿。但是我们要提醒旅行者朋友，医院里发出的哀号声音甚至比它的景象和气味更加恐怖。

战斗

从视野优良的观战地点——无论是石桥还是奔牛岭，旅行者们都只能看到战斗过程的几个侧面：联邦军的泰勒兵团在午后畅通无阻地通过石桥，士兵分散穿过田野，随后几缕青烟从杂树林里冒出来，散布在小山坡上。但是，从这些分散的图景中，还是能够拼凑出一幅全景画面来的。



如果对你来说，战场看上去是这样的（而且你正站在这里目睹一次联邦军的冲锋），那么你一定是离得太近了。请立即退回到奔牛岭上去。

早晨（9点30分到11点30分）联邦军和南军会在马修山遭遇。你应该能够辨认出陆军准将内森·伊万斯率领的第7旅，军队的移动轨迹是从石桥前换防到马修山的西面。这时联邦军的主力，经过萨德里福德开始陆续到达。注意观察谢尔曼上校的第2旅正在经过在石桥的北边，在距法姆福德几百码处出现。联邦军的钳形攻势将在上午大约11点30分突破南军在马修山的防线。旅行者们将能看到他们如何向南撤退，一直撤到到亨利·豪斯山那边去。

在这一个多小时里，联邦军集结在马修山附近，南军防线在亨利·豪斯山附近，你将看到激烈的隔空炮战。在下午1点和3点之间，联邦军不间断的进攻将一次次被击退，包括现在著名的、但也可能是虚构的一幕，即传说中来自弗吉尼亚的杰克逊上校兵团，“像一堵石墙”一样纹丝不动地站在联邦军和南军的战线之间。



战后在萨德里码头的南军骑兵。

下午3点30分之后，战场上的形势开始发生变化。但是从你的最佳观战位置，不会看得特别明显。联邦军部队中的许多士兵这时都已经精疲力竭了，而且由于长距离的行军和缺水缺食物，他们此时都精神萎靡。在同一时刻，一大批南军的援军从雪兰多峡谷乘火车赶来。当他们抵达战场的时候，联邦军的战线开始崩溃，首先在战场的东边奇恩岭，然后是在亨利·豪斯山脚下的中间位置。有些士兵会向北返回萨德里，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将涌向东边，经过石桥，然后回到沃伦顿大道。

撤退

撤退的首要标志在奔牛岭特别明显。大约下午5点，逃跑的士兵高声叫嚷着：“往回走，往回走，我们被打败了！”这时，且看参议员撒迦利亚·钱德勒如何应对，他试图单枪匹马地封锁住道路，要求士兵们停止撤退。参议员本·瓦德会对着他的部队举起步枪，但是这也没用。现在最紧急的事情是在下午6点之前，你必须穿过卡伯鲁恩桥，沿着大路走1英里。在这之后，南军的火力将抵达卡伯鲁恩桥，这使得联邦军内部的恐慌情绪达到了新的高度。一辆货运马车在桥上急转弯想要掉头，由此堵死了这条路，并且迫使大批人马下河走到对岸去。这时撤退变成了溃败。士兵们扔掉他们的武器、背包甚至制服，留下了一地的弹药盒、干草捆和成包的燕麦。炮弹在头顶爆炸，士兵们爬上急救车、货运马车，纷纷抢占骡子和迷路的马匹。军官们也像一般士兵一样，匆忙地逃至森特维尔，他们的叫嚷声中充满了愤怒和恐惧，所以建议你最好不要跟他们一起走。



参议员撒迦利亚·钱德勒和本·瓦德。

安全的地方位于大道的另外1英里处，布兰克上校的德国旅——三个步兵团加上炮兵——将会在此掩护联邦军的撤退，并稍稍稳住了路上的秩序。有些士兵直接回了家，有些则朝华盛顿的方向走去，大多数人还是回到了森特维尔的营地，把能带走的东西都装上，开始30英里的步行旅程返回首都去。麦克道尔将军会于午夜时分命令全线撤退。如果你还未能登上马车或者抢占一头骡子，那就只能走路了。你可以试试与罗德岛来的人搭讪一下，他们还继续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并且在回去的路上放声歌唱。这或许会引发其他人的反感。想想那些在路上受伤，包括刚刚截肢的士兵，他们操着口音很重的方言，大腿上都被炸出了洞，已经奄奄一息。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饮用水依然短缺得要命。

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阅读材料

虽然已经经过亲身在现场的调研，瓦格号的开发者们还是参考了很多学者的作品，而这些作品的名头却不能进入Chronoswoosh™品牌的产品之中。我们可以确保下面这些书内容的可靠性，但是在他们自己的时空连续体里的可靠程度要稍低一些。这些书都可以作为推荐的旅行前读物——但是要记住不要把它们放入你的行李中去。

金衣之地

格林·理查德森*《金衣之地》（2013）

万国博览会

米歇尔·李普曼*《闪亮的世界：1851年的世博会如何定型一个民族》（2001）

胜利日

鲁塞尔·米勒*《胜利日：人民的故事》（2007）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乔·马克沃尔*《伍德斯托克：一本口述史》（1989）

詹姆斯·E·帕农*《伍德斯托克：一本音乐和艺术展会的百科全书》（2005）

处决查理一世

C·V·魏德伍德*《被判刑的国王：查理一世的审判与处决》（1964）

本·科茨*《英国内战对伦敦经济的影响1642-50》（2004）

查尔斯·斯宾塞*《弑君者们：胆敢处决查理一世的人》（2014）

妇女进军凡尔赛

乔治·卢德*《法国大革命中的民众》（1959）

西蒙·沙玛*《市民们：一部法国大革命编年史》（1989）

刺杀斐迪南大公

大卫·詹姆斯·史密斯*《萨拉热窝的清晨：1914年6月28日》（2008）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梦游者们：欧洲如何在1914年开战》（2012）

柏林墙的倒塌

玛丽·爱丽丝·萨罗特*《大崩溃：突然开放的柏林墙》（2014）

第23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尼格尔·斯匹威*《古代奥运会：一部历史》（2005）

莎士比亚环球剧院的首演之夜

皮特·阿克罗德*《莎士比亚：一部传记》（2005）

詹姆斯·夏皮罗*《1599：威廉·莎士比亚在这一年的生活》（2005）

比博普的诞生

斯坦利·克罗驰*《堪萨斯城的灯光：查理·帕克的崛起和时代》（2013）

伊拉·吉特勒*《摆到博普：一本在20世纪40年代翻译爵士乐的口述史》（1985）

罗宾·D·G·凯莉*《泰拉努斯·孟克：美国原创的时代和生活》（2010）

披头士乐队在汉堡

马克·李维索恩*《披头士：所有这些年——第一卷，电台版》（2013）

丛林中的怒吼

诺曼·梅勒*《搏斗》（1975）

跟着马可·波罗游元上都

马可·波罗*《游记》（1299）

约翰·曼*《元上都：马可·波罗与欧洲的东方发现》（2009）

库克船长的首次史诗性航行

詹姆斯·库克*《库克船长日记》（1768-1771）

皮特·奥顿* 《奋进号：库克船长首次伟大航行的故事》（2002）

弗兰克·麦克林* 《库克船长：海上领主》（2011）

维苏威火山爆发

玛丽·比尔德* 《庞贝：一个罗马城镇的日常生活》（2008）

农民起义

丹·琼斯* 《夏日之血：1381年农民起义》（2010）

朱迪斯·贝克* 《1381：农民起义的一年》（2014）

第一次奔牛之战

大卫·迪策尔* 《唐尼布鲁克：奔牛之战，1861》（2004）